



澤州府志卷之四

文

馮亭之說

魏晉書

秦王謂公子他日嘗欲奪秦之事... 以與諸侯攻秦... 韓與秦接壤... 於孟田韓出... 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 吾將伐之... 知公子他日... 兵攻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 韓必起兵... 一軍臨太行... 使... 入... 一軍以臨... 之... 令... 上... 太... 太...

大守其功之新也曰人有言孝親之智不失其端至則
再臣失守雖王與子其亦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
幸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合不與
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
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
有韓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雖王才之趙王喜召平陽
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
肯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聖人甚
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
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
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難而受其利雖韓大不能得之
秦亦窮而小國顧能恃之而無事乎王曰不可趙豹故平

證于長平 史記七十載作于武城

白起降趙卒論

何 要

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世
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拳猶可畏
也況于四十萬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舞
髮之衆積骸成邱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
下乎是雖能滅四十萬之衆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欲以要
一國之虛實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連而自伐其勢軍勝而
戰益甚計何者設使趙衆復令羸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
前日之勢也况今皆使天下爲後日計乎其所以不敢復加
兵者非但憂平原之禍直慮諸侯之劫至也徒肆之

而不言耳若不措而子肆則無所害也可謂善戰而
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被殺而向趙矣秦王又
殺民於河內夫以秦之強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
此其被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前哉若後之役戍不
豫其論者則秦東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
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敗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害禍天子
則戰也

唐

晉文公守原議

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雖其守問寺人勃鞞以事趙衰余謂守
原救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媿
重王命而晉君得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官不博

辭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
敗而賦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孤
纒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吝外而不求乃卒定於
內豈豈可以爲法乎且晉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
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
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
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
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宏石得以殺望
之讓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守大邑則問非過問事非
過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此若此况于問與舉又兩失者其
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非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
之類

天子廟堂記

夫子廟堂記

一作夫子廟

卷

禮記

禮記

天地者知其至廣以其無不覆載日月吾知其至明以其無不
容納料廣以寸管測
以夫圭航大以一葦屨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
大其險備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後知
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澗之所浸者
得三代禮樂吾其損益百王憲章吾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
以親家國以和鬼神以饗道不可筌其有物釋未可證其無
生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聖人也古之帝聖者曰唐古之君
明者曰禹唐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我夫子之道
久而彌芳遠而彌先用之而昌會之而亡昔者于宗廟合祭

牙皇唐不怒何耀哀而裳垂珠而王者矣

上李司徒澤潞用兵書

杜牧

伏觀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得繼之
謀算盡已定而賤末之士芻蕘敢陳伏希決其狂愚一息
寬奉太和二年爲校書郎曾請准西事重賞詰其以三
州之衆而敵不虜之由重賞自誇勇敵多勇之外復言其不
虜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徧徵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
過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爲客軍每有戰
雖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則多
戰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爲已功少不勝主人先退
有戰焉初戰二年以來軍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以獲
客軍軍少此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雲

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
必辭事申使言西奉進旨只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
遂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四潛鎮監軍相結
起出伍日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且勾當此軍監軍日盧中
丞若言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
捧詔行拜辭希皓四揮劍刺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
一言從史爾後漸畜奸謀義兒三千人日多恣恣變交處
亂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只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
元昌重孕第五釗等及長行兵士並不測心及至被擒重
孕生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人取物賕及河陽取元
昌為之總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皆無大狀况於他謀以亂
軍人心忠赤西制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

悟時當幽鎮入德天下... 勇有議必銷兵雄從...
之士百... 于功之... 德... 其來已久... 且... 去使同...
戶... 傳... 至... 天... 兵士用之無不... 恨至長...
... 年... 旗... 乘此... 首... 軍初亦... 及詔... 殊...
... 使... 起居... 德... 德... 其... 九月天已... 德...
... 師未... 冬... 天... 之... 德... 首... 德... 往... 德...
... 溫起... 居立於... 德... 大布... 德... 自七十餘年...
... 德... 德... 之... 功... 安... 史... 已... 德... 德... 德... 德... 德...
... 不... 德... 人...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 德... 於... 臨... 城... 縣... 北... 同... 果... 德... 下... 大... 戰... 殺... 賊... 五... 手... 餘... 人... 所... 殺... 皆... 樓... 下...
... 步... 對... 德... 天... 德... 者... 賊... 之... 精... 勇... 無... 不... 德... 德... 賊... 中... 大... 德... 德... 二... 月... 日... 德...
... 德... 不... 德... 死... 賊... 亦... 自... 德... 德... 一... 月... 其... 軍... 大... 亂... 德... 大... 將... 德... 州... 別... 史... 張... 德...

因劫監軍劉承借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借侮讎一軍侵取
不已張汝隨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事久廢之汝既
因承借誣汝欲殺君自取軍人怒怒遂至大亂非獨能使
其如此獨悟卒從陳求繼與扶明者只鄭州隨來中軍二千
耳其副傅實道言以實稜謀曰爾父提計三州地屬之朝廷
其功非獨汝汝汝汝之故自爾不察淋頭竟至羞死爾亦孺
子安能如此從陳求繼不救而害一軍聞之皆怒然汝等之
價值寶歷多故爾以授之沐養二十餘歲風格永改汝等
存雖欲劫之必不則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并關陸一百里
關隘多山者不可輕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爲軍下
至其口萬里遠望而與之戰必有勝負洛陽節度河陽軍
士素非勇健弱不足言則有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

取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隣里不相往來今王司
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答殊私魏博承風一賞效類
然亦止於一城攻一堡刊木堙井係累稚老爾已必不能
管二十城與驛上善裡擄上解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
西面今者嚴禁塞之守備謹自馬之隄防祇以忠武武寧兩
軍以青州五千精甲宜濟二千弩手由絳路直東徑入不遇
數日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潞澤兩州全居山
內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爲就糧山
東糧穀旣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擄虛之地正在於此
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弼曰夫河陽要衢
精兵所聚盡力攻鬪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成少山

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攷
計遂以滅齊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暉大破暉將
慕容評于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
亦由此而後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玉壁城故東西
相攻每由此路以古爲証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言劉正終
不能取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寇才舉復生上郤顛相
公妙算深遠北寇卽日敗亡倘使北寇至今尙存沿邊猶須
轉戰回顧上郤豈能計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郤久不能解
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
曰兵聞拙速未聞巧之久也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
某受恩最深竊敢十冒威嚴陳愚見無任戰汗某頓首

拜

贊中書門下平澤澤

杜牧

又曰伏以上黨之地肘京洛而腹蒲津倚太原而誇河朔
國將張儀以爲天下之脊建中口田悅名曰腹中之眼帶甲
十萬籍土五州太行夷儀爲其肩關健馬強兵爲其羽翼自
逆黨專有僅及一世頗聞教育實曰精強昨者凶豎專地之
請初陳聖主整旅之詔將下中外遠邇皆疑難攻蜂蟻蝗
蝻頽亦自負伏惟相公上符神斷濟運廟謀仗宗社威靈驅風
雷電掌上必取穀中難逃纒逾周星果梟逆首周公東征
之役捷至三年憲皇淮夷之師剋聞四歲較虜寇之強弱曾
不等倫考攻取之敗亡何至容易若非睿算英畧借箸深謀
比之前修一何遠出自此鞭笞反側灑掃河湟大開明堂再
振儒校窮天盡地皆爲壽域之人赤子秀眉共老止戈之後

某謬分符竹實由恩知慶快歡怵之誠倍百常品不宣

穆丹河記

武少儀

穆平古泣氏邑也其沿代改名圖經詳矣初相地而居之盡
鑿達厚木深爲善農鑿井而飲者則以穿壤剖石爲輿故千
里之中數井而已穆以遠引而多絕瓶以難升而驟重則雖
有輪馬之機智無施其巧捷雖有管寧之仁惠無杜其忿鬪
况牛馬俟乎滿腹必遵乎千里之河而瓜蔬期乎給口常望
一旬之雨朝夕勞苦歲時饑饉可勝道哉嘻凡爲前弊滋久
綏俟後賢乃革不然者豈子男百輩而莫之是恤貞元七年
歸州屯留令平原明濟受連帥相國大司空義陽王李公之
命假領茲邑撫安疲黎其清勤簡惠不異于屯留之政政可
謂也下車之日咨訪故老問人疾苦念日公之至也俗頌其

于色曰大器必有泰固常理也此豈無望前或未思吾將退
相引決之宜有丹水者始自縣之西北山源高而派平可議
率以導明侯載審厥事將利于人乃下謀于鄉耆次白于郡
守上言于節制才獲所請爰減其功乘井稅之暇俟農桑之
暇先備于薪芻之物次具乎畚鍤之器然後量工命日使里
人樂助我子來而展力故不更于素宛其有成始清流而爲潭
置疏渠以逸郭築防以補其陷隙剝木以道其險阻厥分枝
散貫邑周間瀾瀾苔草之間陰陰槐柳之下遂使家開沼沚
戶植菱荷濫觴可以寄傲垂釣可以烹鮮豈直豐畦圃之沃
漚恣閭閻之飲濯路有奉漿之義井爲應及之泉人無荷擔

之勞畜無奔走之困而已也復于潭側特建水祠列樹敞亭
湖成佳境將俾水依神而永久人賴水而無極庶功用不再
且祈報有歸焉明侯觀夫衆情之欣洽足以閑居而賞玩化
鳥之餘聞王鳧之雙飛臨堂之際調必琴而合響不其美爾
君子曰政無大小以勤民爲良事無工拙以利物爲貴如明
侯者實兼而有之其由我大司空義陽王以至公且明推獎
而致此者矣余偶以行役經過于斯耳聆嘉謠目覽異績輒
黃昏艾因請余以紀事余誠忝跡于文者姑具述義王之德
舉窮侯之善亦何辭焉是尉勉而志之貞元建

宋

孔子畫像記

張持

唐吳道子畫孔子爲魯司寇時像二本乘車而群弟子從

國立而致淵侍者謂之小影司門郎中王伯瑜傳小影
於繪深孔氏蓋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衍聖公兼之所藏也
後於懷州墓石於學中世人畫寫聖往往訛謬不足考信此
小影與今朝廷詔其家獻秘閣者乃此本也是知無妄矣其
本後有東武趙挺之所題聖人既不得而親見之矣今謂其
畫考其行事而又刻其衣冠與夫儼然盛德之容日夜想像
至願審心焉持承乏高平邑人興建學校患無其容以爲憂棧
州教授袁百之偶以寄此上下悅之若合符然乃示王者法
以儆之別摹於石以安廟壁庶傳無窮也元祐三年九月二
十五日奉義郎權知澤州高平縣事兼兵馬都監飛騎尉賜
緋魚袋張持記

朱尚書省牒澤州旌忠廟

王孝迪

禮部狀承勅吏部尙書王孝迪劄子奏臣聞天下之大閑忠
義是也忠則秉心常不欺義則臨難毋苟免人主所以維持
國家賴此而已比者盜發東南震驚赤子武林重鎮望風奔
潰無復古人仗節捐軀之氣臣謂褒崇忠義以勸方來正當
今之急務也謹按五代史裴約以裨將爲莊宗守澤州方李
繼霸據上黨叛約嬰城固守誓不從賊力屈勢窮卒被屠戮
歐陽修普謂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約其一也後唐迄
今二百年幸逢明聖咸秩無文之世而名未編於祀典澤之
士民相與築室而祠之規櫺廡陲識者興歎臣愚望聖慈特
降睿旨委自漕臣量支繫省錢增廣祠宇明譚太常揭美名
以籠之仍舉侯爵加焉載之祀典俾歲時省祭有司奉牢醴
以從事豈獨慰英靈於九泉庶幾厲風節于百辟天下幸甚

宋宣和四年五月勅曰朕寵幸此屬各乞制誥致所免伏惟
死義之臣前時罕見昔有某仕舍而進封侯建忠義兼備
顯惟爾生於五季仕專一方嗚然接續之間者以精忠之節
視君章而克壯配仁職而用光有司遺文久積典祀錫之侯
爵賞以嘉名豈惟慰一郡之心實以垂千古之勸尚其不昧
歎此殊休宜特封忠烈侯牒至准勅故牒

宣和間進士浩天澤得前件黃牒以主其祠天澤傳其家進
義溫溫傳其甥張淳蓋大定初也至二十八年淳傳其道士
郭景昭應衆人請也景昭病其日久湮滅後人不知始封之
由求余書斯文于石或曰書勅牒筆吏之事也應之曰使裴
君尚在雖執轡亦願爲之矧能少發其輝光奈何辭焉禮部

近奉條理典故許引用宋事夫褒崇忠義本朝之急務也
大夫以僞命換官者不可勝計某知屯日不因此文換之增
封者耶金明昌五年秋七月廿有二日朝列大夫澤州刺史
許安仁書附

宣和六年七月朝散大夫知澤州軍州管勾神霄玉清觀
官賜紫金魚袋陳仲孫敢昭告于忠烈侯惟公忠義貫日月
愛國憂君五代離蕩之際四方擾攘之日偷生苟免見利忘
義義薄雲天是如公之節義者幾何人哉公當是時雖有此
子我攻戰險阻艱難乃能以義自處奮不顧身風餐露飲
歷日秋霜身履親生如鴻毛重義如泰山名垂史冊
青遠我皇宋藝祖文宗混一區宇天下太平之日久矣既邦
之人思公之功德謂公之生也保衛吾民其精爽在於冥冥

豈易其志士民受老相與成位思教養顯成績得以血
祀不泯而庇生靈前太守王公孝迪因民所請力言之賜之
侯爵旌以忠烈給錢公府建立祠宇後之視事因循歲月此
歷二年迄未有成仲孫被命于朝方且待次蹕棘之間若與
神接見委以勳勳未忘著及至下道輿議於公之德而
知神要有短詭者蓋地近晉陽故晉陽之德也神與民
力經始於季春而告成于首冬謹以三十有一日奉神而安
之嗚呼國家之於公也若是其厚人民之思公也如是之深
黃河之流與公之功共注太行之山與公之名不朽公之英
靈卽藜復如何哉蓋將佐右國家保齊人民與天地無窮打
月同輝茲足以答揚休命公之風義存庶幾明聽此言

晉城縣令題名記

程題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漢以後
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真芳
凶殘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
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牧之政可書宜亦多矣其見書者幸幾
數乎必變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幾幸而得以傳
蓋其意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國治於長久者雖聖賢爲之且
不能會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
治久而復善則紀綱條議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積
者必待久乃溥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
矣使皆知禮義者自其始以至卽皇皇然圖所設施則亦教令
未熟民情未孚而吏書已主矣儻後人之所至不同復有甚
欲新己之政而盡去其舊則其迹固已無餘而况國者不

曠者乎噫以易思之蓋而又無以圖其去若未幾
而善惡無別焉故欲聞古史之善惡不可得則因謂善惡
前救之名氏以爲記者尙爲近世所無也考之乃考之宋
訪之史氏得自李君而得仁生一人劉燾月先後而記
之燾其名而不忘其賤後之人燾其是善與否
師戒云耳永者請嗣書其次

與劉義叟劄子

歐陽修

任昨奉勅差往河東伏見澤州進士劉燾叟有純朴之氣爲
燾聖所稱博涉經史明于治亂其學通天人禍福之要蓋與
漢之向歆張衡郎顛之徒爲比致之勳能存善類得公充
勳召試或不如所舉臣甘當朝典不取進止

繳進劉義叟春秋災異奏狀

歐陽修

右臣會薦舉澤州進士劉義學通天入難薦之康
欽張衡郎鎮之比乞賜召就拜之劉延平傳臣全有
得劉義學所撰春秋災異集一冊其書義博學識
頗有出於古人文字可行手書其書蓋是漢唐
其學業道博詰之不可窮屈其文書一冊臣全謹具進呈
聖覽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早賜褒賞謹具狀奏聞

重修廟學記

李俊民

郡之廟學舊近市宋至和乙未太守吳肇始爲憫其民之不
喜儒術境內貢舉五六十人無一人登高第者於是聚徒
立以東運學規教授習俗稍變至元乙丑黃夷作題秦氏
學者如牛毛野處又云

成之 禮樂不廢民之難化惠教養之不至而金源高
中由學校 禮樂化未純而中原亂貞祐甲戌春天兵上太行
始所焚 禮樂一空丙午高鳳儀重加修葺樂先而美殿
大成殿 僅存為曠民所廬中外荒圯鞠為團蔬矣逮我侯
公之 顯是邦也蒞政之隙專致力焉去瓦礫剪榛蕪峻以
增廣者 越之缺者補之廟像之漫漶不鮮者飾之志之所嚮
與古人 合晉文翁起學於蜀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弟子除其
賦役不 數年爭願入學富人至出錢以求之蜀地大化後令
天下 郡國皆立學自文翁始我侯之首善也豈獨為一郡
國立學 之始歟安定胡翼之在湖州之學去來者數百人各
以經傳 相授以仁義禮樂為業其教學之法最備後詔別縣
皆立 學建太學於京師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法為太學

我侯之崇儒也豈獨爲一縣一州教法之始歟田表聖觀
州下車與學表請入紙園子監印經籍以給諸生詔賜之還
其紙孰若我侯購求多方私家所藏麾下將佐及趨走吏所
得莫不出之又於東萊宋披雲處獲三洞秘書兼收並蓄幾
萬餘卷上不煩於官牒元發知鄆州學生食不足民有爭訟
則一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
爲學田遂絕其訟孰若我侯取附郭田千畝以給之津凍
糶善暨從任南士人玉天與割已業助之下不侵於民王義
方在昔安也其民梗悍不馴乃選生徒開陳經書行釋奠禮
公人說服我侯之來饗也率僚屬具牲幣遠近學者畢集
置執禮登殿聽立應不中節觀者異之賢於吉安遠矣常察
查相進也爾人未如學不存休宜親加講導歲貢士與內

善哉侯之致論舉世感兩府庶幾預選者百二十有一人而
金師精進以聽推用特議許之賢於福建遠矣噫凡人之其
善好之而且有力無不遂我侯一舉兼數賢大夫之美力而
好之者也多難之世好事者鮮能爲人之所不爲人不以爲
道不待請於上毅然行之人不以爲專先事而後役其功備
其效遠人不以爲勞堂堂齋廡庖湍之次備書之室蓋禮之
位與焉一齋則度稱其宜人不以爲侈旣成之後東修西壽
數篋入學絃誦之聲洋洋盈耳纓冠束衽卒出於我馬介壽
之間其亦太平之象歟我侯戾止樂且飲酒三爵之後有拊
楹而歌者曰學之遠如以藏以修學之曠如以息以遊愷悌
博雅茲學之化周旋動容此學之風朝於是夕於是揖讓乎
其中吾道不窮我侯之功何以報之從記學宮不才閻華視

久矣聞其歌而說之特書于石以俟木鐸之採焉

析城山重修成湯廟記

李俊民

殷湯廟在縣西南七十五里析城山上宋熙寧九年河東路
早委通判王任親詣析城山祈禱卽獲休應十年五月陳封
析城山神爲誠應侯政和六年三月析城殷湯廟可特賜廣
備之廟爲額誠應侯可特封嘉澗公宣和七年重修廟本路
潛司給保省錢命官增飾廟像以稱前代帝王之居而致崇
極之意以其餘材完嘉澗公祠合二廟凡二百有餘楹大金
季合廟止存九間共六十楹大廟壬寅春因野火所延殆者
寥寥民間往往興行宮而祭之本縣行宮存郭內東西街北
有靈鑪門百十餘楹左距縣衙一里強至大金壬午歷一
二十八年丙寅夏八月元武王金王昇張饒王通王漢等雖

有水旱疾疫疔無不感民之戴商厥惟舊哉噫神依于人廟
其始末故書以示之

省冤谷記

王庭璽

少讀楊雄書有較長平之戰四十萬人坑在厚野縣人之肉
川谷流人之血蚩尤之慘莫過于此余三讀其辭而悲之復
令高平問其自乃古長平也詢其故跡父老曰戰西北五十
里有地曰殺谷乃秦將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之所當時頭
顱似山骸骨成邱何晏亦嘗哀悼至唐易名省冤則長平故
事其來久矣辛酉清明日庭直率本土士衆攜酒穀奉香火

張聲樂具服祝謹詣其谷弔以祭之其日陰風襲人寒煙蔽
空必有冤魂來享其祭舊宋運判馬城經過此地移檄縣僚
收拾遺骸于谷口鑿坑深澗以左右前後溝經數十里暴露
之骸畢集而藏揜仍于所揜之地取墳祭之使役人不踐履
爾今觀其墳已爲姦農所侵僅存數尺而已乃勸鄰農于所
占墳地外更四面各廣八步起供堂一所于其上植美木成
園俾永久知所悼惜維有長平鄉老農王姓者告諸去谷十
里餘爲雨水所崩岸崖頽裂露骨數車願收而揜之爰卽其
禮盡載于墳圍如法安葬細視其跡于長脛骨間存銅漆矢
一入骨寸餘因出矢而揜之人骨之堅如此而骨中細矢骨
中細骨發黃四寸其入于骨時骨中細骨受亂兵擊
骨中死其骨中細骨其骨其矢安一得尚存而不朽即是其

之抑之氣凝結而不散以至于此也嗟乎白起克狼恃其
之強殘無心之降卒其勢亦易矣起直爲此克狼也當其後
世又安得而不痛恨哉向使趙卒未降甲戈在體雖在危障
中乃死戰之軍力戰未必無生路卽或敗亡未必盡遭此屠
也譬猶執事執獲特刃自時以爲能殺何以異是嗚呼今而
後其墳併供堂告成一所見有暴露之骨卽揜其中余不能
無望于後之君子皇統改元時六月廿三日縣令壽春王庭
直記

元

元順帝追封郝經制

頃者之役彼因紆難以求和中統之初首議遣書而通好故
翰林侍講學士國信使郝經毅然致命志在息民往諭聖祖

一禮之仁孝被爲相姦謀所梗雖衆假館遂見拘留薦書未
達于中原龍神已橫于江土閉饑饉者十六載臣操益堅訖
宋籙之三百年兵端自此甫遂生遠之願遠傳哀計之肯永
懷忠亮之風宜舉褒崇之典於獻請纓象關既許終軍繫粵
之心國像躋宮式表子卿歸漢之節可贈昭文館大學士資
善大夫諡文忠

進封鄭莊制

聖祖應千載之運茲垂裕於無疆人臣宣百戰之勞豈加封
之未登旌其旣往沛以殊榮故贈銀青榮祿大夫中書右丞
證憲毅公鄭鼎偉畧雄才清流宿望書通六籍惟不肆以奉
煥勳學萬人亦能仁而能勇慶延其闕闕義著於鄉閭澤
賢經濟之世富羣寇搶攘之際兵符早握驅電以蕩

潛邸從游廓風濤而適其利始自西清之從建興南詔之命
志在摧堅涉艱危而不變算無一策夾勝負於必然視長江
此一濤可航歸正統而萬邦順軌招降無走虜去豕思賢之
蘇若其動歷解襄爾小孽輒當難圖夫何孽孽在職失牧鷹
揚之輔卹章顯謚雖已極於褒崇大國徵會盍德舉於春渥
矧其孕教有若忠宣丕躬再世之光俯迪嗣孫之勳於賢
者識其大者生死之節靡舒有之是以似之熾昌之末朱艾
英靈河作殊報是承可贈宣忠保節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守
章政事柱國追封潞國公諡忠肅

東甯先生祠堂記

郝 澐

國氏而道稱先生何一朱師儒抵程氏二昆焉爾乎
聞而知之純誠靜厚盡性知天篤恭徽懿形履實踐

道而位極知幾乘化而詣聖張藉風而不辨精義於一
續乎其願淵乎其奧混涵汪洋不露圭角得顏氏之學
宗之明道先生也千載而下聞而知之高明正大獨造自
窮神知化以道自任憂天下之不行恥一人之不知學
之而學益粹筵粹蕭斬而志益堅源委於六經築大成於
一易傳聖之心續道之統得孟氏之學學者宗之伊川
也二老歸而周盛兩生法而漢雜五精粹逢天敷文命
聖先生出焉宋道所以昌也初兩先生師事濂溪周子次其學而
益養千百之泛濫委漫放乎四海百年以來君相士夫國
師尊莫不知爲程氏之學粹然一歸孔孟之正在所祠爲先
師尊其道也河東向唐爲帝里向澤潞爲重五季以來屢
正業故其土俗質直尚義風氣少文明道先生令澤之

為保伍均役法思孤惻筆表偽親鄉閭厚風化立學校諸位
老以先王之道擇秀俊而親教道之正其句讀明其義理指
授大學之序使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爲於治已而
不忘仕祿視之以三代治具觀之以禮樂未幾被儒服者數
萬人達乎鄰邑之高平陵川漸乎晉絳被乎太行擔簦負笈
而至者日夕不絕濟濟洋洋有齊魯之風焉在邑三年百姓
變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金源氏有國號風遺俗日益
隆及於是平陽一府冠諸道歲貢士甲天下大儒輩出經學
尤甚雖爲決科文者六經傳注皆能成誦兼天賦婦亦知愧
詭詭道文理帶經而鋤者四野相望雅而不靡重而不佻矜
廉守介莫不推其厚俗猶有先生之純焉泰和中鶴鳴李先
生俊民得先生之傳又得邵氏皇極之學遂成多士進而

不仕教授鄉曲故先生之學復盛經之先德
先生之門以爲家學傳六世至經奉承精愈勇
緝興以來先生之道南矣北方學者惟是河東
知有先生焉先生之祠遍于江淮獨不憇食于
立政發藝之土邪學其學而不知其報享焉豈
事師之道哉乃移書澤守段君勗祠于州學以
伊川先生配歲時釋菜尊爲先師題曰宋兩先
生序其學推本其道使學者知所宗焉觀其講
而詠其詞書之久必發之迺異時先生之道未
必不復自南而北也

棟華堂記

謝 暉

鄒氏世業儒至先曾大父昆季七人皆治經力學
教授州閭有聲張徹郝氏益大中堂數楹聚族歡
哭之所也請見皆賢植業於庭名曰棟華取詩棠
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

如兄弟之義也歲時燕集尊卑壯雅比次以序抑然有禮
然有恩而儼然有文無闕牆反目之私於是家人爲其親
國人慕其義道爲人師禮爲人則焉其季年諸孫繁衍冠履
異室殆十餘人乘則陞諸堂退則逼諸庭於是有別居之議
而先會叔父東軒老以季弟弗敢違命扳庭樹涕泣不寢食
者三日諸兄問之曰吾業備而爲是何以爲訓終吾世使子
孫任爲則吾食矣諸兄從之粟廬同食以終是歲棟華特盛
人以爲友愛之瑞焉壬辰之變郝宗職於許洛之間獨先君
以經北渡活於保以有弟妹孫子而郝氏不絕陵川故居獨
棟華堂與庭中之棠存豈將使蟬聯華胄穰穰簡簡復其初
之盛乎已未夏外伯父牛君視經於曹南言邇年棠華尤爲
盛葉效兒纂其興乎故作棟華之詩俾識諸堂且無忘先真

新老之靈云吾家中堂高壓太行苗彼本枝是聚茲堂棠始
有華實大吾家玉崑峩峩德音莫瑕棠華日馨諸孫盈庭有
華韡韡有衿青青奕厥棟茨鞠爲荒榛棠華弗凋中堂獨存
鵲鳴在原兄弟急難遙遙空堂巋彼高寒鴻雁于飛哀鳴嗷
嗷郁彼先棠芬如李桃惟彼桑梓尙當敬恭况茲庭實祖植
爰封爲告知鄰勿戕勿剪庶幾遺蔭本根不斲經也作頌載
歐東軒鶴呼茲堂道路是傳越千歲

舞言概

舞經

痛聞天所棄與而能奉承是謂應天昇輿而葬之應是謂業
天天可棄乎故凡有天下國家者雖一民尺土莫敢忽而不
治非惟應天亦所以奉天也國家光有天下五十餘年包括
疆長巨數萬里尺籍所及其不臣服惜乎綱紀未盡立法度

未盡舉治道未盡行天之所與者未盡應人之所望者未盡
允也比年以來關右河南北之河朔少見治具而河朔之不
治者河東河陽爲尤甚近歲河陽三城亦在崩潰分裂頓帶
河東而包夫河東表裏山河形勝之區控引喬夏瞰臨
平曠古稱要則天府南面晉魏天下而上黨號稱天下之脊
亦先爲晉三聖更帝迭王互爲都邑以國鼎命以爲諸侯焉
至治之隆隆及叔世五伯迭興晉魏高帝侯盟王百有餘年
漢晉以來自劉元海而下李唐後唐石晉劉漢皆國此以重
國全源氏亦以平陽一道甲天下故河東者九朝之盛也
國身發變遷極於困弊反居九朝之下乎竊惟國家封建之
度不獨私強本幹與親賢共享示以太公既分本國使諸
世享如殷周諸侯漢地諸道各使侯伯專制本道如舊漢

使諸侯分食漢地諸道侯伯各有所屬則又如漢之郡國
爲尊卑相繼強弱相制與衆共有進退比次不敢相踰條貫
盡并如農夫之畔分撥公賦使爲私食則亦一代之新創未
易失也平陽一道隸拔都大王又兼奠定河間道內古爲
至處以屬籍最尊故分土獨大戶數特多使如諸道祿額
戶四斤絲一戶包銀二兩亦自舊制近歲各縣備辦正
官更買金不用銀絹雜色是法獨用於諸道河東土產最多
於桑而地宜麻專紡績織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衣被
乘舟相價值貿易皆銀以供官賦民淳吏質而一遺課銀獨
爲天下造爲器皿運輸賦則亦不取只王府也似必使實價
金始自銀折現則十五折復再至二十折三折折自銀二兩
折實金一錢自夏布至一錢得自銀五至五錢得實金則十

費空筐篋之紡績，妻女之餒，初猶未先數榜掠，紫衣
苦楚不敢逃命，則已極矣。今王府親將，隨細分使諸妃王
子各征其賦，並州郡至分爲五屯，軍頭項有得一城，或數
村者，各遣其將督難，又如漢之分王王子諸侯，各衣食官吏
而不是，民自黃金之外，又誅求無遺，於是轉徙逃散，帝王
之鄰邑，流離之民，數禮樂之風，土富彙之人民，荒空蕪沒，
無遺而無水，而人自相食，始見親舊，道爲導乃，今國弊之難
爲國家血戰數十年，以有此土，何獨加意於陝右河南及瀋
陽，及河東而不問，坐視其顛連宛轉而不恤，獨非國家之赤
子乎？是天罪此土之冠而裂去不受也。可乎？哉！願下一明
書勅，求王府罷其黃金，止其細分使，如諸道，送明幹通直者，
其之樂道，俾持其綱維，一其號令，輕飲薄賦，以養民力，

不費以安民心省官吏以去冗食清刑罰設布德澤
以奠黜陟設學校以勵風俗敦節義踐立廉恥則治者一
頃滯者舉九州之冠可正教治之權何以風西本而動天下
其受天之所畀天復萬萬無窮而畀之也在本澤以養金龜
至二十餘年不得一拜松楸守先世之故廬故願治之心比
之他人爲尤急天庭遼遠漫爲瞻瞻太行山色蕭然湖海
無窮前望之而已居地無勢有以仁天下者可無遺乎此非
苟仁之所者若後漢張氏族之劍名曰罪首者皆嚴嚴謹使
者使

新修兵部奏議

宋

陽城漢之二獲海縣也地處禹跡公孫好禮不殺之說而
尚取之西情極新誠謂經國一理雖厚于斯聖學九年

請雨有應宣和七年命有龜負而新之故民做于東西社祀
焉兵餘正穀僅存歲月滋久弗除風雨庭宇湫隘且近關闕
曷稱王祐至元之廿有二年贈中憲大夫廣陳道宣慰使移
元帥高平郡公邠州知州兼蒲救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
鄒國忠肅公之介弟也借耆稱 郁等二十有四人經營造
土趨廷式及劉淳等捐廟後隙地而高平公之子中奉大夫
廣西兩江道宣慰使都元帥昇霄洎郁之子長日日恭次宣
德帝官汝楫繼志述事倡義戮力剷穢夷高堙塹恢宏棟宇
附室之廣三倍厥初以至元二十五年十月望日落成至元
貞之元年高平公復捐俸金鳩工召役建戟門三間中奉君
時長萬夫鎮武昌大德甲辰二月自鄂以楮幣五百緡俾里
人張全成秀元良張通等建析城山神高禱神于翼室泰定

元年甲子君與長平宋翼相遇于京師介鄉儒術元凱屬文
諸麗牲鳴呼湯見于書經聖人定後世文士豈容置喙于其
間哉故書其實俾以入石云

米山宣聖廟記

宋翼

明道先生歿幾三百年澤潞里館歲祀而嬉優伶才乏
俗澆識者興歎由金源而來廟僅存者九里而已翼教授
孟北歸始記勾要館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又記釜山常繼爲
修撰又記河西館竊喜吾鄉人士可與爲善復嘆今之守舍
鮮循良以興起之也英廟臨御制召臺察歲舉守令延佑七
年浣纓簿郎負來宰是邑政始大行惟善以教種之善典興
復米山寺五十九里之文獻繼聖揚度光輝盛德如瞻仰高
深爲廟也泰定甲子翼以

希聖希賢出則忠國處則孝 則鄉校爲不廢
於時好非翼之所敢知也既以
用等五以爲程子之後有能弘其道者爲循吏傳張本云
字

劉德盛并闕夫寺廟記畧

劉德盛 字上

世傳述事此遺轅人因建廟壁記有唐駕部郎中程浩所
撰碑陰真龍圖闕崔德符等所題在金則有西溪姚俊升錄
寄驛石玉勝之之所跋勝之子子安爲時聞人計其世金盛
口闕民富庶及國兵南下闕當路隘無人煙者又六十年後
稍安樂亦未土著寄寓于附近村落廟之所存者惟正殿而
已爲行旅往來止宿之所圯毀荒蕪人不堪憂至元壬申皇
甫瑛圖

通孫彌蔡欽張福等八家供糧餉計功役集不廢廟修墜
墓矣後十餘歲人亡政息誰其留意者瀟然一如喪亂之時
元貞踰年支元詔下之後天下承風廟之廢者例多修完郡
侯劉仲元善甫始倡其議以爲事則易耳奈日後何須闢復
市廟恒產則利有所依費有所給乃可遂議民居以資市翔
客店以屬廟未盡施行爪代而去晉城尹李從杜和等勸入
也至自相募途經廟前慨然有重修之志下軍是其難而力
爲之躬往致奠括店之所得以實用聽市之三十二家以供
糧役期建後之君子嗣而興之庶乎及遠可乎大德四年立
石

重修旌忠廟記

忠亡數十年間帝制土中者吏
而五易代天下爲傳

山入午明等請曰令尹興學盡倡好從求此麗牲之石
以遺不朽懷聖天子崇備重道于其止賢百里承流寔化于
其下凡爲人之子與弟者當念在止之恩朝夕黽勉從事於
經學庶幾希聖希賢出則忠而處則孝家則鄉校爲不虛設
矣若夫術詞章敷利遺教盡於磨滅非真之所敢知也既以
啓用等且以識程子之養有能宏其道者爲循吏傳張本云
質字彥文真定人

重修天井關夫子廟記畧

劉從盛 學正

世傳夫子至此還轅人因建廟壁記有唐駕部郎中程浩所
撰碑宋直隴圖關崔德符等所題柱金剛有西溪魏俊升錄
寄隱者王勝之之所跋勝之子子雲爲時聞人計其世金盛
日關民富庶及國兵南下關嘗略隘無人經者又六十年後

稍安集亦未土著寄寓于附近村落廟之所存者惟正殿而已爲行旅往來止宿之所圯毀荒蕪人不堪言至元壬申皇甫瑛國瑞來守是邦甚憫悼焉以關之故民勝之之孫慶顯重孫彌蔡欽張福壽八家供糧餉計功役集不日而廢修墜學矣後十餘歲人亡政息誰其留意者滿然一如喪亂之時元貞踰年改元詔下之後天下承風廟之廢者例多修完鄉鎮劉仲元善甫始倡其議以爲事則易耳奈日後何須廟復亦廟恆產則利有所候費有所給乃可遂議民居以實市棚零店以屬廟未盡施行瓜代而去晉城尹李從仕和甫衛人惠至自相幕途經廟前慨然有重修之志下車是其議而力爲之躬往致奠詣店之所得以實用聽市之三十二家以歲

圖發期望後之君子聞而興之庶乎及遠可平大德四年

唐亡數十年間，中興之志，而五易代，天下爲僞命
世之君臣，以其勢不以其義，前者仆後者興，翁翁焉以附
皇焉，以去武弁文紳，愧於蟻蟻之合散，雖大臣不免也。是
或十年一易其國，或二三十年一更其主，歷數推移，殷猶
電人紀不立，非獨天使之然也。嗚呼！當是時，有能異孤，毋以
抗不義，方張之兵，寧死無所屈，如忠烈裴侯者，可不謂賢乎？
宋歐陽子論著五代之史，記於世道，屢歎焉。獨稱梁王彥章
南唐劉仁贍與侯爲全節之士，三侯之爲人，槩可想見。然彥
章元帥也，因其君跪而推轂付以闔外之事者，仁贍節度使
也，連城數十，緜地數千里，皆稟其進退，其任屬專，其體貌重。

裏效不立宜如之何不死不可也侯潞之牙將以兵守澤州
於其國家甚疏遠而位又卑乃能不附叛人不從僞國以城
郭爲邱墓而與之俱沒較彼二人者豈不尤賢乎侯有爵又
有廟尙書王孝迪爲之請廟之成也提點刑獄劉燾爲之記
燾爲宋宣和上距侯死已二百年與侯爲先後窮寵極貴而
燾果朝勲德自負者其姓名雖存不宜涕滂而爵之而廟之
燾然爵以侯之廟以神之死者不與知也後人之欲以爲
聖廟厲臣節訓迪民彝之具是則不可廢廟一節燾至正合
贊房入于壞守州者河南葉瑄企顏當軍旅往來之道不以
廢是侯旣爲勳上倡下和晉以從吏於澤者割其俸民於
不爲廟其資正殿神明制仍其舊而革其瓦木土石之不可
變者皆以建兩廡高明廣勳神樓孔安始于至正壬寅之事

春成于乙巳之仲秋
有大節廟食于茲且三百年
其何以迷君子之譏乎起其
而又以厲人焉其他作而無
君能不以簿書期會爲政事
氏名約事具史傳者不詳著
賜也元至正壬寅秋集賢學
士資德大夫致仕浚儀歸賜
陽城縣尹趙侯與學記

李

聰

燕南
知貢

國家之隆替繫乎人材之盛衰而人材之盛舍學校無以爲
董仲舒曰養士莫大於學校而學校賢士之關教化之本
焉也洪惟我元京師有學路府有學下至州邑亦有學仍舊
命郡邑教勸屢勸于詔旨故守令率精白一心以教

自難悉或後詔頒文治天下文明於斯爲盛陽城一邑在獲
尋之西僻處山谷土瘠民貧而俗樸魯鄉閭無弦誦之聲人
衆我趙侯來尹是邑首倡之趙侯燕都人名繩祖字嗣宗該
家喬木以蔭得叙擢至正辛卯之初朝廷方遴選守令遂聘
季春或侯暇選餘是邑下車之日政尚蕪簡不事鞭笞慨然
以得賢才正風俗爲本蓋興校育材化民成俗卽程明道尹
晉城之遺意也侯嘗曰文翁之治蜀常衮之治閩猶以能興
魁斯文爲己任而國家養士之用矧堂堂天朝文治不隆
存非漢唐之可比而陽城在帝堯冀都之域又非閩蜀可同
年語也今觀陽城則庶幾堯舜之治矣不洽青衿聞然而不聞
有難達之文則民風則雖
與教化之不明也固與陽城
作而振之于是會允其意重修

廟貌新構講堂親爲篆正蒙書學賜之旣而收書籍製僞服
廣生衣凡在泮宮輪奐一新靡不周悉時公卿弟子凡民俊
秀數篋入學候每于朔望之旦臨政之暇舍菜于廟聽講
公躬自勸勉不期年而民化之澆風大變獄訟日簡弦誦
之聲聞耳洋溢皆我侯之規範也時則有教諭劉從道洎前
教諭梁翔儒師誦希賢等請文諸石以紀興學之由余辭之
不獲竊謂國家之隆替未始不由人材之盛衰而人材之盛
衰又繫乎學政之興廢宋當淳熙之季朱文公乞復書院時
朝野譴謂州縣已有學校不必煩費文公之議曰先王禮義
之宮與異端鬼道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父無
君之教孰利孰害今耄老之居與郡縣庠舍什伯不侔何有
司不察之甚耶嗚呼此可見當時守令皆凡庸非明時

之比也今趙侯以文公之心爲心他日居鼎鼎職鹽梅舉而措之亦猶是爾故喜而書之以爲來者道也噫人材之不出學校之不修豈特爲彈丸地之羞亦將爲有國之憂

陽城縣風雲雷雨壇記

趙民望 進士

洪武己酉之秋予自西歸客陽城門人郭輝方與縣教謁予寓館請曰自去歲戊申季冬平陽郡縣相率內附朝廷遂以鄧州李君知陽城縣事真定方君主陽城縣簿今歲孟春奉詔祀風雲雷雨師始也各欲立壇其祀日亦各異未幾復奉詔俾同壇祀之定位于城南壇高三尺其方三十有五尺四出陛三級爲壇壇于壇南東偏棟以周垣爰作四門其外左方作神厨厨旁作庫以貯祭器皆四極爲鑿井取水作諸壇房置宰牲烹洗牲地用飲牢醴爲畜牧告祭以驚蟄報登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五



以雷收禮以三獻祝以文北面而禱事自京及郡縣皆然當
是時也二君既立壇以祀願歲饑民力不堪侯十月庚辰
庫池井之類方俱作焉邑之士民咸謂當刻石以紀歲月于
其紀之欽惟國家受命維新光岳氣合宜乎首舉祀典蓋禮
文重卜祭祭莫重於天風雲雷雨皆在天之神司其職而
其化者嘗考先王卦序震居東北雷以動之也陽始用事于
陽之盛離兌至乾則陽極陰生巽居西南風以散之也陰始
用事于陰方歷坎艮至坤則陰極陽生此雷風相薄于陽變
陰化之機夫陽變陰化乃一氣而分動靜必與雲焉必致雨
焉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傳謂雲欽盛盛則多雨雨欽
餘則入土此先天居坎以西爲雲爲雨者也以後天考之
居東南居東南則又相與於春生夏長之交而流行四時欽

禮記則又當子位極陰之方而周浹四海朝廷著有令典祠
禮以祀於城之南則亦古者祀天乎南郊圖也今乃推其義
而爲之制與作燎壇者亦取天道明升義也舉事而質諸前
古或立祀風雨或兼祀風雨雷其壇壝其門垣若無所甚異
之至於厨庫池井宰牲房案豫養其牲牲用太牢必色雖必
體完則前代初未之及厥今祀事可無遺恨陽城賢有司嘗
兵塵方晏創始爲制其于上奉明詔下恤民隱二者權而道
宜非賢其若是乎繼自今也祀不失禮神人以和將見冬無
愆陽夏無伏陰無凄風無苦雨無迅雷庶物露生百穀用成
禮歸于仁壽之域也必矣李君名滂字文輝明經舉進士方
名滂字文輝嘗以才從事於省府二君先世皆以詩禮相
傳今德器成就非他人所可及也

澤州府志卷之五十五
樓記

五原志

亭閣邊陲郡縣其壯矣歸就澤城始事而志則夫騁內
侵離石殘破可憐他焉私議於精神胡語於紙收空談耳惟
武進鹽菴顧先生早振科舉出刺澤郡受上官朔命以修置
棟費不畱於公儲設募及於細戶多方措度以佐費用新修
啟臺啟樓四十六座遂修城樓東西南六座其能賦獨無樓
焉以矮屋代之謂伏不稱鹽菴先生喟然嘆曰蓋亦元會也
其他殿宇宮宇皆於殿前可乎遂創制樓觀樓觀皆在殿
前北城樓一臺置爲一郡三臺登斯樓也蓋觀其象乎牙
幹維樓觀皆在右角登遊極軒洪後前或或觀其象乎牙

臨底務而辨立
惜庭有久題之無
天
梁采李時
不
甲科余
知識者以爲何如

高平縣志卷之四 城垣記

卷之四 城垣記

高平古隸建寧界于澤潞之間與國稱其地
又云地形高而坦平因以名其地
在國
兵
石守信
李
魏定米
地之治要可

臺之城每歲有風交雨剝之損民庶憂存厥築之勞無已
憲撫臺執公撥臺徐公共圖爲地方百世計議用磚石包砌
鑿垣撤前任巡道楊公繼委通判黃公典縣尹馬公楷計數
費辨物出資均徭夫役既工取諸臺臺議定具由回道以聞
憲臺大總督王公暨臺具公俱報可執徐二公會題得旨奉
諭制公巡警臺督辦接臺畧庭司任事履勞惟精措造無何
臺臺臺臺公奉武備行取王公受事乃程土物處材
臺臺臺臺臺臺臺臺俯治高平并築事勸助獎勵臺臺
臺臺臺臺臺臺臺臺次第報完兩臺復行潮慶巡道看
臺臺臺臺公守守爲公查勘工程不惟事無延誤且極臺
臺臺臺臺不但臺無虛冒且多節省兩臺以事告成上臺
臺臺臺臺臺之精臺圖網繆之計御臺臺公計謀使民

依庇僅及兩塘高深有成。共計一千二百餘丈。一尺塘
高二丈五尺。深一丈三尺五寸。夏補五丈。一尺塘深四丈。
門三座。城三座。上蓋敵樓一座。城門一座。塞石物。每
磚用一千二百。每石五萬。計共六萬六千餘。銀用九萬。
萬九千七百一。總計於萬歷二十六年秋。至二十八年冬。
殺夫城。遂成爲難。敵防。屢重地。相緩急。攻守機宜。內以
人外以禦。暴登。輝。威。遠之功。背城期萬全之捷。此
保障晉陽。南仲子襄。誠期于今爲烈也。堅城一座。可抵勝兵
十萬。聖明在宥。邊鄙不憂。而蓋臣憂國不厭先事。豫防不虞。
暫勞小費。矧高平南直太行北控上黨。金湯鎖鑰。堂奧
關繫。固非設小也。是役。撫按兩院俱承欽賞。白金守。魁。贈。
祀。錄。優。叙。若。數。委。官。縣。丞。王。日。旭。主。簿。王。懋。照。典。史。張。登。美。

唐宗畢應科醫官張仕與昔奉委宣力効勞均蒙褒賞
聖令豫凡王公猥以祀載之役見屬犯其歲時始末

漳州學田記

州志

孟 彰

醫勤於海內郡縣應學立師儲才待用承承積久王人
盡之特推慶初年南郡禮巷顧公登進士第與海濱公
學校有獎訓之責焉惟是壽冷髦士充滿泮宮雖美
而資給待選其無資產而守節和衷困窮而學道者
有之法費月以社會之果猶恐不可繼乃創為義田
以資其用俾得學而進以成不負其道而貴以賜之
焉考東馬路義田一所所有地畝百餘畝實無雜項
一畝一畝皆係義田其地係李桃木一畝五計餘株城內
有地畝百餘畝其地係李桃木一畝五計餘株城內

幾為稱自建官來垂百有六十年矣往邇來續無慮數百碩
視事之廳舊無壁記而姓名爵里未上去而復還歲月莫收
將無以尚論其世而友其人也非缺典歟迺嘉靖丙戌今知
郡事朝邑王公下事參事注意政猶未期民胥慶矣遂與邵察
寧遠張君新吳堡張君海陽張君雲鵬協謀者若
閩故牘得其可知繼一百一人戒正鑿石刻置公署懸之
方用埃糴者不鄰若謂以記建屬乎惟題名之設非徒勸
推其人之姓名則其人之賢否政之得失自不可揜蓋國
遺法百千載公論豈易士歷官服采人節不齊上焉者不恒
有下焉者無庸言中人苟且之政往往者多此職之所以日
曠而民之病以不蒙其澤也不假使規其美多知以故官
有題名石焉吾郡諸公風采雖不可尋而風餘韻則

其去茲題真珉姓名復有詬矣夫公論在人古今一也
政果善歟民果仰歟人將指而稱之曰此賢守也此賢
試也此賢首領也審若斯爲榮不勝矣其美不勝道足供
不磨之玷不加涇塵不傳之爲愈也可不畏哉可不謹哉
嗚呼願于鑒考轍于車一從一改善善嚴師固公之庶幾
而亦後人之所宜思也嗣今來者雖南省焉遂聽風聲竭誠
履武先進循良固俾尊美矣公之遺愛曷有既邪公名朝雍
字修和故名宦裔起丁卯鄉貢進士拜嚴州府節推廉平
著譽遠聞被薦進今官政事風節家法具在他日政成
登大用執此往焉思過半也予聞公名於先朝亦猶
公之學於先朝也予聞公名於先朝亦猶公之學於先朝
一二說其學於先朝之公也

公之學於先朝亦猶公之學於先朝

聖歷而重其力惟其起張兩腋故身不自結而凝為所冒之
聖蹟終行局之宏非太不楚以當之而其伊止之所乃所製
為行之地蓋言意也

阿閣記

張鏡言

阿閣者何吾族黨間里思思豫防為茲開用國墨守也吾邑
界九黑子處嶮巖礧礧之中境以內無數百畝之田平著案
者乃其人則安土重遷事簡而俗樸涂所居虎谷更甚彰彰
震震曠里以茲受命焉岫前一片如掌泊水帶之居民無百
許家強半攜中人之產走數千里外求子歲候朝夕焉志強
家強強則屏厥方器竭問砂壤之田結其家僅足奉天可
家強不相往來里無禾用食肉者復多強志未後強強強
強強小兒率皆強之坐是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

里所化謬謂傳處此溝澆池之并可月倫事今年夏河而
通而奔其之南都乃謂以其境賊徒矣其道則攝耕者愈前
賊所折賊將勇而南爲河北兵所扼不得下窮而歸率可成
德元戎改行而將勇是散卒尾其後兵賊鈔掠蹂躪不啻
則當亦有勳勳德德行祀其事詩雖俚然皆實錄以賊賊
歷事故曰賊賊德德行祀其事詩雖俚然皆實錄以賊賊
已賊賊可守泰如斗大今年夏奔者雜選編井至羸其羸而
未暴而度然一月之糧又人情惡奔者不可與共患難計錄
復之賊者國文以避士女錯愕余諸兄弟亦穿泊水崖然
不可持一日聚族而謀猥破產爲此計可容吾間里族黨而
止吾里貧可望而知巨寇當棄茲去若小醜則無奈我何
余感漢史所載第五司徒事第五公以羈客所全活

憲司徒力厚而方異又甚具邑郡當隨其事余不能但
焉意而已料理已備勸并儲裒制器諸事不具悉今以吏斷
官司徒事刻於後屬會來者若賦尙未悔禍家自爲守未
與縣官無小補云

高平縣志叙

王守仁

高平志者高平之山勢土田風俗物產無不志焉曰高平則
其地之所有官職之矣其職方之述已不可尚漢以來地
理郡國志方輿圖志海經之屬或畧而多漏或誕而不經
其則故已不能備載我朝之一統志其綱簡於禹貢而無
遺其目詳於職方而亦冗然其規模宏大淵源實爲天下萬
世而作則王者事無不備矣州縣之志固文海司者之職其亦
可幾乎於治乙應無不備矣明會於編之 高平發觀曰令民

既悅服乃行國野其父老雖巨之也
無志無所於言明有能事大者曰此
大智者在也
揆搜秘關疑涉擾直據輔之以已見
道一統志壯無憾矣
簡而屬筆於明訓李英不喻月編成
於是繁劇盡消之
見聲色而擊于戰戰亂淪落之事業
廢磨滅之跡燦然復完
明甫退然若無與也邑之人士動容
相慶駭其昔所未聞者
之忽爾而喜其今所將民者之復明
也走京師請予叙予雖
高季卽古長平戰國時秦白起攻趙
坑降卒四十萬於此至
今天下究之故自爲童子卽知有長
平慷慨好奇之士思
至其地以弔千古不平之恨而不可
得或時考圖志以索其
山川形勢於彷彿間予嘗思睹其志
以爲遠莫致之不謂其
無有也蓋嘗意論趙人以四十萬俯
首降秦而秦卒坑之了

無哀恤顧忌秦之毒虐固已不容誅而當時諸侯其先亦豈
有以取此者夫先王建國分野皆有一定之規畫經制如今
所詢志書之類者以紀其山川之險夷封疆之廣狹土田之
饒瘠貢賦之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產井然有方俾有國者
之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已意有所增損取予夫然後讎仇修
睦各保其先世之所有而不敢冒法制以相侵陵戰國之君
惡其害已不得騁無厭之欲也而皆去其籍於是強凌弱衆
暴寡兼并潛竊先王之法制蕩然無考而奸雄遂不復有所
忌憚故舉職至於此然則七國之亡實由文獻不足證而况
予之法制無存也典籍國志之所 其不大哉今天下 一統
皇化超萬州縣之吏不過具文書計 歲月而以賢龐之物
圖志不知所以宜其民因其俗以 補補矣者於志焉是

賴則固王政之（此處文字模糊）一舉也。必有禮而後可齊。况
於州縣天下之大州縣之積弊則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
之獨能以汲於此其所見不亦遠乎。明甫學博而才優其
爲政廉明毀滯祠興社學敦倫厚俗扶弱鋤強實皆可書之
後志以爲後法而明甫謙讓不自有也。故予爲叙其略於此
後從之續志者考而書焉。

凡志邑者不過述其山川紀其物產表其風俗美其人才以
相誇耀而已。從此立義卽揚厲甚工亦淡然無味。惟從白起
坑卒一事發端歸咎於諸侯之去其籍方見邑志大有關係
筆下有隱戢汗雄兼并僭竊之志。此等意見議論非文人所

可及

舊註

趙衰贊

晉文公爲三軍擇帥以謀于趙衰衰曰郤穀可悅禮樂而敦
詩書于是使郤穀將中軍使趙衰佐上軍王子曰成季之世
有晉政也宜哉文公所起共患厄昆季交也狐犯雖親才實
匪匹擇帥以將誰能踰之衰汲汲焉晉其素疎後之郤穀僅
然居六卿首而已退處其五混于較勢專于集事又其論致
本而近乎道夫自宣孟而下幾祀矣其間厄于靈族于屠滅
燼忽然迄至罔也衰實培之歟郤氏之役與范中行氏惡而
律亾范中行之後與趙氏惡而范中行氏亾迨其終也又嘗
嘗謂亾之趙雖存其非成季意哉愚竊謂成季佐晉他謀叢
未離春秋人物其薦郤穀毋論鮑管遠可與岳牧同風焉
趙衰之賢而悲後之詞者寡也追爲贊曰造父在趙衰
餘亾人是友既亾亾人以逃晉據曰子餘

夫于原惟是不知假命擯之惟原大夫侯洵任之曰有郤穀能實勝予何以中軍禮樂詩書次者止軍次位乃衰苟利晉社稷恤其它彼趙與郤長爲夾輔諸其敗者交軋以惡六卿之三三卿爲國難則有國覆茲先德赫赫滅季休休有零贊淑節敢告丞公

哀志士辭 精刻昂霄 一人

宋 謙

奇俊之士無世不生特時人弗識之或識之而不能用以
之不能盡其才所以聲光不流於當時事業不白於後世
予竊悲之庚寅之夏因覽元好問所錄入之諸儒自辛愿而
下凡五人見其氣節剛方言論磊落實所謂奇俊之士者也
雖其行專志或無過終非齷齪陳腐不振者流所可冀其爲
一然懷其有志而不能遂也因撮其大略錄於各人之下又

從而哀之以難

劉昂霄字景元一字季房陵川人聰敏絕人或戲取市家日
歷鱗雜米鹽者令讀之一過無脫遺者故其學無所不窺六
經百氏外世譜官制與兵家成敗爲最詳爲人細瘦似不能
勝衣好積策兀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辭如雲四筵聳聽
噤不得語遇其飲酒眼花耳熱後其鋒愈不可當不知去古
談士爲遲近餘子不論也嘗用門資叙調慶陽軍器庫使不
就諾公方薦試宏辭未幾卒辭曰陋儒拘拘以簡爲常目
環堵不知四方狂瀾既倒誰復起之氣蓋一世獨爾能之上
自黃虞下迄五季一隙必燭何有幽邃或觸其機談辭如雲
誰非男子有舌無聲我豈誇多我豈圖靡一物不知吾儒
則獨守寸土上遊寒絕甯身雖窮爾名豈滅

為原傑顧佐請諡疏

臣聞之諡以尊名節以一惠故有一字之褒而榮甚於華表
不出臣部外而臣不能舉私痛愧之臣抵罪歸田屢任謫南
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原傑凋退而延見吏民詢文學掌
教具有能言傑事者津津不啻口出也按傑成化中歷顯職
為江都左侍郎與侍郎葉盛王恕名相上下尋改副都御史
督和州陽滿九載遷右都御史陞南京兵部尚書行至南陽
而致先是闖陝州蜀荆襄饑民以數十萬計疏聚山谷不能
食遂肆虐劉先尚書白圭討之以撫勝繼左都御史項忠
討之以勦勝先後撫斬凡數萬計驅逐餘衆使歸故土而隨
軍隨合再載再起言者以刑戮適當上千天和乃議用傑代

志傑徠撫流民各安僑業招鄉爲邑崇邑爲郡增設郡司循
所歸壓之使烽燧奪攘之場進爲耕桑化居之士示鈴鑿枕
之樂者固傑之功也臣又按河南太康縣故都蔡院右看御
史掌院事顧佐先尹京兆尋館銀臺公廉之譽流著朝野是
時以皇帝念縉紳之間簠簋不飭當展而歎乃以先少師場
士高薦超掌臺憲賜以重書佐遂奏罷御史不法者十餘人
憲綱提衡文武遂使預瞻之直望都門而遠却羊石之
驛邇北里而不前蓋百五十年而士風肅然臺紀益嚴者則
佐之功也原傑遷官執掌以致顧佐滿考懸車令終勲德同
宜顯褒令甲亦無小瑕特以嗣息卑弱門故寥寥無爲之請
者而年歲久遠士大夫不能尋討故乘訪問者願隆慶之

止逮先朝遂使官書永泯雄號長阻而森嚴尸位之臣乃可
先之恐非所宜張國維而勵臣節也伏惟皇上即敕一詔
雪壬午死難之臣後用漕計追錄故尙書宋纘錫典
以御史道憲督責臺臣震舉憲典累百十言其在二臣
必當加錄如蒙勅下該部查果臣言不謬議將南京兵部尙
書原傑都察院左都御史顧佐徵實定諡顧佐仍量贈一官
臣不勝繼哀之誠遂忘尸祝之戒

議諡並擴楊繼宗一人

郭正域

為遵旨有議類奏懇嚴諡典以重公評事祠祭司案呈先該
御史喬望星題稱諡以易名最號巨典宜將三十年以來獲
諡諸臣造冊送九卿科道逐一評品某應諡某應奪某應改
某應補虛類奏恭候與奪又禮科左給事中羅同題擴事缺

名臣彭黜隱以昭激勸事內有合于例而應得諡者或循
例議補格於例而不得諡者或破格議與仍照臺臣之議
咨羣議上請奉旨著禮部從公看議訪實具奏以憑裁奪
奉旨帶管部事左侍郎余繼登覆稱應類應看竟豈何從更
奉聖旨依擬行令九卿等官虛心詳議補諡改正毋過苛求
以傷朝廷錫與之典欽遵臣惟議諡最難而議諡於數十卷
之前又難蓋棺甫定則輿論方新而是非有據墓木已拱則
已碑漸遠而黑白常淆故當日輿論易今日補諡難得諡榮
也而補諡又榮中之榮其法不得不主於嚴當日不輿諡易
今日奪諡難不得諡辱也而奪諡又辱中之辱其法不得不
重予奪今臺臣既應議者七十餘人科臣既應補者十五人
臺事亦詳各衙門之評品而將以故老之傳聞以

實錄就不肖之中而取其善者
賈而後議奪就賢者之中而取其
其行錚錚而後議補凡應奪者四人爲許論黃光昇日本
論諡美應改者一人爲歐陽應補者未經題諡則五人爲伍
實定吳悌魯穆楊繼宗鄭智已題未給則二人爲楊源陳有
事此外若徐階媚事嚴嵩入議其詔田連阡陌人議其富而
乘時樹立能收農格之人心朝宗意結嚴世蕃而廣貨賄人
議其邪阿趙文華而傾督撫人議其險而計獲舉魁則除東
南之禍本張滿僞仰時宰人議其庸而未路庶乎知止余有
丁鑑檢或踰人議其蕩而此中亦無他惡陸光祖機權特出
人議其奸而宦蹟自多嘉福以上諸臣列之當奪當改之科
欽太苛刻臣未敢輕議也若毛伯溫論服安南兵不血刃而

或謂其功非已出張元植潛心理學抗疏經情而或謂其早
不覲幾事希顏據臂逆懸橫被大戮而或謂其考察異官建
軍可已割臺抗節敢言殺身避義而或謂其邊功被論先發
制人以上諸臣列之當補當諡之科似少精覈臣等未敢遽
議也又如孟秋之孤介張元怵之恬退李遷陳恪之清修事
蹟未能臚列而廷議間有異同所當留之以俟異日論定者
也至於臺臣科臣二疏所未及本部原冊姓名所未載尙多
僑人應諡而未得亦有匪人不應諡而倖得者在原議之外
又當從容採擇公論上聞以補遺漏者也夫自刑賞之窮而
論諡散訟重自諡之窮而有套諡補諡故今日之議又重更
議夫矢天日下矢方寸以增諡之數豈從類奏之公評乎
臣等竊謂諡法本備名器補諡之末節已若夫字奪名

其心任之不棄也。議開欵列名據事直。嘉
慶會都御史楊繼宗陽城人有大節持風裁知嘉
州屬一蒼頭書中蕭然如菽舍與學校士勸農賑災夙夜
不懈清軍孔御史杖殺人繼宗榜通衢孔御史酷隄人至死
者言府孔隄行欲許繼宗短直入其衙繼宗遂引臥內凡上
惟圖書數卷牀頭惟一衣篋且不封識復起視之孔隄駭而
去內往往來直與羨竊歷日內臣索金錢或好布絹繼宗出
囊取庫金錢入饋曰布絹金錢在也幸與印卷附案他日慶
帝內出咋舌不敢受廉聲正氣滿天下藩臬御史皆敬憚之
嘉慶浙江按察使貪墨吏望風走避鎮守內臣橫日索供馬
錢一符下抗立革去後巡撫順天永平戚宦莊田占民者盡
奪還民繼宗好善出於天性然得人改過卽不深究居官二

十餘年所至民懷父母吏畏神明忠孝諫直光明後倖難處
人嚮子皆知其名已上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補證

侯璉晉秩尚書

景泰元年五月由
總督兵部侍郎

徐日久

國王男兵部尚書于謙奏聞都督劉知宮奉詔軍水西女王
官標有效順中國之心願出軍馬糧賦不能作與鼓舞乃
聽從隨千方朱暹歐觀等勒畢節衛各處屯堡易屋搶殺人
財宜令巡按貴州御史及總督左侍郎侯璉魏聚解京質問
明正典刑從之是時貴州新添平越甯平興隆等衛團圉已
久三月右副總兵田禮進兵解新添平越之圍然道路猶梗
幾調署都指揮鄭僞攻都盧等寨宣學使安陞富勳水西賊
酋敗之斬首百四十餘級燬死三百餘人使水西至貴州
又行整南總兵調兵馬總督魏聚等路調營

安南商指揮蕭能出城夾攻擒賊首五人
斬首七十餘級賊復集衆索嶺等寨雖破之遂克彈劾首
等十餘寨賊衆等五寨賊復圍平越瑛等回兵擊走之遂
平南七寨賊羊腸河楊老堡諸處以解清平之圍仍哨清平
遠東至重安江與靖遠伯王驥兵會自是興隆抵鎮遠道路
皆通矣是所鎮撫許讓奏節五月陞副總兵田禮都督僉事
泰將方坎都督同知瑛有是命并勅獎之

義士陽城王海表閭記

馬理

韋令之治陽城也谿田馬氏問曰令得人焉爾乎曰有王海
者義士也其爲人事親孝恭而儉積而能散好義而聞於上
獲表厥里焉夫亦隴夷所及矣夫曰其詳何如曰父在不敢
自專事母聞義稟命而行喪葬不以貨財不作佛事哀毀而

已於三年不入其室非孝而何有彼程目不邪視舉足安重
衣不重帛食不重肉積其財將有爲也非恭儉而何其積也
承學人饑則賑之歲終親舊不給則賑之貧不能婚者婚之
窮不能醫者醫之死不能棺及葬者棺之葬之愛立義塚焉
世墓而無資者資之鄉鄰子弟宜學而未能者爲延師教之
難也義學焉避兵而來依者一士一民皆養之恩歸而不能
歸者歸之有稱貸而不能償者則焚其券河隄之決也則出
錢補之非能散而何盜之起也看柳莊屯賊劫庫而殺人則
會兵平之有王德周兄弟聚黨而劫掠則會衆擒之張士兒
之亂也則佐以糧芻及壯士勦之湯家集屯賊之亂也則從
薛御史鳳鳴兵討之大盜劉六劉七之反逆也白諸官請給
帑文行事察鎮無儲者散麥五百餘石豆二百餘石仍由

勸其行何如谿田馬氏曰昔布衣之士斯有茲高善有曾則
擊秋書之戰國有魯仲連漢有杜子春史漢書之論其功肉
食者未能先也今義士徇師則茲高之傳其禦寇而保家則
曾則與其倫使其遇變而當途用事安知其不與仲連子春
同其烈也彰其義以勸善此誠令之政也令其行之法令曰
諸義士字大量陽城上佛里人弱冠從父爲賈韓家道口鎮
令名文英字本和涇陽人嘉靖壬寅歲令陽城云

虎谷先生至德碑

郭 勳

虎谷先生者張少司寇公慎言金鑑先生也先生嘗爲貴仕
大夫無論識與不識皆稱金鑑先生而虎谷諸老人獨重其
意以先生有至德不能忘曰虎谷先生諸父老志也虎谷志
曰虎谷山形如虎賈韓家道口鎮令而下爲永豐之

走集丁壯盡踞其巔分甲署長盪游微懸機設礮靜以俟之
寇凡四至過皆仰視莫敢譖何廷避而疾走前後所全軍
衆奔馬不避以死僅五人婦若女身名完焉然聞所取材
宏用方也衆歷時也久先生雖老顯不富坐是餅菴是耻不
顧也城之已復墮之周其里無一家一人不安堵樂業者
戍後寇犯河南及荆楚巴蜀殺掠慘於秦晉以是怨秦晉人
撥賊遇輒戮殺利其財軍中掠爲首功執詣有司不敢任
或羈留移問勒令從軍討賊脅從羈族無生還理邑所謂定
遠方供俯仰者不返所俯仰皆大失望先生設方計爲乞
文於有司各署姓氏望甲議所向徑手削公牘泣訴數百
露敢當事者以難爲聽授謹幹力特以徑通走沐浴建
問得從歸旋請就官事者受神文讀公牘皆泣前後生

晉長往雖妻子不一訣別居二年酒泉人相感而化放歸送
者數百人至洮上不絕生熟羌關先生至蹕馬前然則士大
夫知有先生而重齟齬者曾此輩不若耶先生至德在人
心何待表揚於人然閭中之父老子弟知先生至德爲妻
子後
非此無以慰父老子弟沒世不忘之懷乃立碑虎谷道左
俾從先生游知先生深非新不當先生意且仆碑礮石而待
經年千里至邽下求爲之官會新讀禮遲三年乃竟爲之

陽城縣修學記

王國光

聖學校序王爲政首重之我祖宗乘運法古建學海宇
二百餘年載祀日甚修葺不廢祀載爲賢惜因循者十之七
風失學遺史忘本巧吏建道備吏緩文尙安望此後張侯
遊書酒廢當提舉未續之教晉又爲邊疆首嚴城地

堦而新之屹然金碧是日冠所始自與維每二兩學其意全如
款不蔽風雨曰有雅素神而謀士哉且國家所重者學之
校賢士所圖有司六事之先其容綴諸禮材瑞工部自禮
不數月廟庶齊備其美且出自權宜民固不知也美矣
明再新之會乎知是書曰學有興廢士風係之蓋禮親
尊則仰止物居乎定將意念專侯之所以作新後學者蓋友
先生其記之乎曰然自古才宦苟有初造如亭廡樓閣臺館
之類多有記述况學校乎然侯之修者學也記之宜也而豈
有自修之學當記焉其知之乎先正有言曰立學所以明倫
也藏業所以出政也談經所以應務也是故學貴博孤陋寡
聞非修也則以至變至曠是記學貴約支離汗漫非修也則
廣切問近思是記學貴專鹵莽滅裂非修也則以保存新義

記學貴誠設偽崇華非修也則發源朴還淳是記學貴勤
一舉十寒非修也則以惟日不足是記學貴成自畫中止非
修也則以貫天人之蘊盡性命之微是記學貴用獨善成己
窮修也則以慶際會興禮樂隆經濟是記由是升孔堂入孔
聖視官場外望者不啻十百千萬棟梁絕學瓦礫百家始謂
之修道修德修身修業而學之事畢矣非只廟貌齋舍儼康
爲也若夫呻吟佔畢雕章繪句以六經爲筌蹄以青紫爲蹊
徑終身束縛於利祿之場而無出處之度下也不足以爲聖
善美學之稱乎因方多事求治其切實甚急豈有可樂則
士習之隳廢其備者多矣夫安樂天爵不可不修而亦豈借爲
其末節之所務乎此其所以不足之先也夫君子之修其身
亦必

序也

君子之修其身亦必

祠宦所有裨夫于崇報以分俎豆之榮所宜近取者也書者
斯其不負談之心機侯守嚴冰藥惠統開闢自有曰澤則其
得於學修於家者可知也

澤州重修廟壘記

張、鵬

澤州河朔今隸冀南爲鉅郡其民儉質而力耕有堯舜遺風
餘士亦勛於文學無外慕鴻嘉鴻漸先後接武學在城東
南漢宋至和乙未知州事吳中始改茲地元大德丙午長官
設置重建中更兵燹僅存故址洪武己酉知州事李祥再創
己未知州事王堅加飾焉檉星門面城墉僅去丈許墻高而
門下纜及牆腹樑樞縮而弗舒不稱偉觀東西廡入大成殿
兩廡墮墜墮地學宇亦深曩不辨宋王位次成化癸亥繼繼
築廡雘雘書閣葺而壯其壯其壯其壯其壯其壯其壯其壯其壯
其壯其壯其壯其壯其壯其壯其壯其壯其壯其壯其壯其壯其壯

參判而又是庶滋無足觀矣正德庚辰秋八月丙子騰按
遷至澤潞德馬君汝驥以翰林庶吉士出守茲郡政成民和
頌聲遐流騰越三日戊寅謁廟與僉憲祥符谷君高堦既坐
堂上騰頌諸生曰惟茲廟學隘若是地殆無餘者與汝驥曰
否乃導騰行堂後隙壤彌望視廟與學居三之一荆榛蒼蔚
騰慨然久之汝驥曰某亦有志改作患無財耳騰居數日舉
郡故弊而橫剔之得贖刑銀以兩計者千三百有奇汝驥乃
悉心經營百材畢具分命判官張鳳以十一月辰役工始事
騰不爲構基門東西廣十有兩丈門之內鑿泮池池梁以石
橋石梁而上爲棹門門之南爲廊廊各十五楹中爲殿殿
爲二翼並以貯學得埤深十有五丈殿後爲儀門南門而上爲
泮池池上爲泮宮泮宮東門爲二齋各九楹泮宮之西爲

庫若倉若吏廨成以次相附堂之後爲講堂三楹東西爲講
舍凡六十楹講堂後建臺三楹爲尊經閣經史百子藏焉
學之東廣三丈南爲講堂後爲射厨又自厨至北四十丈爲
射圃西廣六丈以近中二氣爲路南爲大門欲升堂與閱者
自是路以入路之西其南爲鄉賢名宦祠者二其北爲教書
廊者四茲學之制斯備矣兩廡益十之二殿墀益三之二
會益十之五廟若學舊廣九丈殿舊五楹皆益三之一講堂
若則昔所未有而今益者越年春三月甲子日工告成計
廟夫三百六十人官程日授廩無虛役者彩飾觀麗文文章
章儻有榮觀焉繇是青青者衿來遊來歌叫忭躍舞各自矜
奮殿墀有檜一松二栢二其大蔽牛皆數百年物貯陰下庇
嘉廡諸生絃誦之餘憩息樹下談仁義說王道陋青紫而

乎哉賢者以爲友其趨而之善也如或驅之而耻於爲惡也
或禁之穆穆乎化鄒魯矣汝驥喜曰茲惟我公作新之功
是走諸生來告願有記鵬惟仲尼之道六籍詳焉鄒孟氏曰
是所願則學孔子諸生夙嘗有志於是無庸瀆告者然勞弗
逸民幾弗斂下不踰數月以舉茲鉅役鵬何力於斯而馬守
之政斯亦可觀矣因記之授諸生持歸鐫諸石俾後世君子
知茲役攸始

重修高平縣廟學記

縣志

郭 登

先王以道德造士庠序之教駢列森布迪以詩書禮以禮樂
所以消融狃習以薰德暢化數後世稱治者先焉至數衰亂
廢之廢屋於俗尚士驚文詞以獵取功名而不講世務道之
存廢皆係國家以經術取士志以博學進身其謂書經文以

應有司之職不可已也然其制雖嚴而法以終道術與之文
義倫之本非性命之圖豈非家不壞而好學而精之明證
適用則命之殊尚何處賢古者反遷賢則遷賢禮文雖王特枝
節耳而必無然爲虛空所國家何須於止而學於後養造就
之義亦疏矣高乎古並皆有學歲久不葺茂草頽屋風雨漂
震神無寧居士無謂屢遷請丁巳秋博平傅侯至周顯廟學
思爲令國時官幣既竭力艱舉乃牒申臺省多方措濟以
贖金之餘節供應之資截石陶瓦鳩工選材以繕其事始於
戊午四月初七日閱數月訖成官無權使民無減容由殿
而齋廡而門而池丹雘日晶棟宇暈舉宏麗炫曜絕於前觀
登其堂者如入孔室見聖人也與古庠序無異而增飭恢拓
之功觀昔加倍焉後之政備矣教諭李君嘉應率諸生儀

嗚呼道德著上古之教不可復矣注之俗業
淳厚而其士習聞先王之風必有不狃聲利不溺文辭之心
得謹以修身正家期效世用者自是益砥厥修澄心以澄德
體事以踐迹扶義以摘解通物達倫名實相稱用之應世風
節虎變禪贊備化注之學其盛興且注秀澤澤實冠蓋文權
之興顯聲新誕聞者易慮相劇相應翕然推尚以爲太平之
榮禮則先王之道著焉此固侯新學之意也願多計湯其成
焉

陽城創修廟學記

周志

宋 請

上家四海之元年山而致定詔禮部選拔賢爲郡縣官注極
感之賜以得制縣李繼德等方集明年縣以治開天明年
國正物歸流慶吉望學堂建於海四人佐其教費拾以教起

弟子員各有差部使者敦勵稽考之端嚴道補仁學政
將作養全才以副使用天下翕然向風焉城為邑也伯
廟學枕城東南學基湫隘室又陋小二侯謀曰教養之地
德他縣是為弗職以道使民材集役來策基督匠監以專
紀質中構堂五楹高明宏麗額曰明倫左右為講計程
又稱堂東構庖廚之舍三楹又即廟東隙地開廣
之繕建是門於廣街於是廟之氣象學之規模大
美又擇置祭器爲庫貯之是歲秋役興焉冬書成焉
記刻石走書請文於訥惟紀事宜叙其實與學宜
鑄立學釋奠先聖先師者非廟也後始爲廟以祭
國廟奉學廟焉而不教夫學非制也皇土建皇極叙
彞倫當

無歸區宇之際樊勸封殖如恐不及規模宏遠矣二侯與學
者無負於開迪之志樂育之德也爲邑知重學校莫爲學知
重師習莫無所見而然哉雖然學校立矣教非其教不可
兼養俗矣學非其學不可也廟焉學焉豈使士羣居族並爲
言語文辭之正欲成就人才明斯道濟斯民地道之所由爲
通學之所以爲學蓋不越易詩書春秋之務殊不離於禮
事爲之間卽物以窮理反身以求仁審乎身理及禮之
義教乎典禮會通之大本乎平居屋漏之隱而臨於天地
鬼神之著係於教爲甚明係於學爲甚切嗚呼微矣聖人在
上天下文明祥不祥於風麟寶不寶於金璧正人端於濟濟
釋出明斯道而濟斯道爲邦家太平之屏翰也此誦不詳而
疑然之世壽同志也二侯之德

陵川澤州屬縣自皇明定天下卽建廟學應存至今大爲興
兩廡櫺星門以及堂齋諸室皆穿剝弗治專神育才處先
宜知縣事任選發身鄉舉蒞任之初謁廟視學大興學校
修葺泮池及齋佐以農隙伐山琢木躬治瓦甍講其存廢之不
可棄者悉具焉乃新大成殿新兩廡益塑像新櫺星泮池及
兩倫堂兩齋皆新之棟桷覆瓦巧鑿丹青之飾壯麗光彩燦
然煥然皆有加於前以至神厨牲焉與凡士子會食退修館
諸室皆增葺經始於天順三年二月訖工於是歲九月教諭
羅道訓進郭堅陳佑俱預勞動竣事因進士張瓚求記余曰
聖教乃爲治之本自虞舜有典樂司徒之官以職教事至夏
商周學政大備於是有小學大學爲教人之序澤州屬縣六

雖耳目爲教人之條要其歸在乎知其性分之所固有也
之新書爲而已漢唐歷代以來雖有學校求如三代之盛
而皆蓋三代聖道大明放教法有基本自孟氏殺道幾不存
聖道失其真焉宋二程朱子既有以接宗氏之傳乃深探
夏方教人之法必由小學大專純其精蘊之精蘊其歸亦在
於此蓋聖學之財固有難於得者而巳其爲教雖明然
蓋爲尼言所振故三君子之道實不得大行於學教皇朝文
運大隆於是內建咸均外設郡縣學其教人之法一本於程
朱氏之說以達於古聖賢之道由是學校之盛有以復三代
之盛是豈漢唐歷代建學之可擬哉今任尹知爲政急務乃
夫新廟學於事神之遺既竭其誠而爲士子之游於斯者其
必修教法以進其學以求知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

為子必者為臣必忠得大節學
國家建學育才之意云於是建

沁水縣廟學重修記

初一

吏部右侍郎沁水李公叔淵以公務道江甯授簡於子白君
沁水漢縣也初隸河內郡後改置廣寧永寧郡縣不一隋復
故縣名隸澤州唐宋以來莫之改元至治間又省端氏縣入
為國朝因之仍隸澤州學本宋建詳莫可攷金元皆有重修
碑記其在元末毀於兵遺址鞠為茂草我聖祖混一宇內文
教大興洪武三年縣丞亳州陳德奉檄重建廟在學右草創
之初畧備其制而已永樂三年知縣富陽章君聰改建大成
殿南廡稍為壯麗正統四年知縣臨朐姚君瓊始遷學廟在
改舊學為師儒官廡景泰三年知縣薊州張君昇重建明倫

增置南北號舍嗣是閱歲寢多有司慢不特葺尋就圯
天治庚戌知縣長安王君輔始至顧瞻嗟咨銳志興復越二
季壬子邑事就緒歲乃有秋乃屬梓人度材陶人埏埴凡攻
鑿取石設色之工各掄選執藝事以待盡撤故宇而新之工
畢而憂去丙辰洛南楊君範繼爲令志王君之志益求善工
與材甬吉將事躬蒞暨程督之又二年己未厥功告成凡廟
爲大成殿五間兩廡各十間聖賢像有以塑像爲戟門左右
門各三間學爲明倫堂五間號舍二十間他所宜有者爲神
庫厨爲牲房爲庖廩爲官廨以大修置悉完且美於是廟貌
之別煥然大備矣念惟吾邑疆域廣袤有山川自然之險其
民俗朴而好義文化所漸弦誦不以祀黉英翹秀競顯於時
雖學校之功學政之修實前諸君之力而正嘉之聖嘆贊也

著且其遺愛在人固不止此謂德業者當自不過者皆善文
非白則吾黨小子責也子嘗嘗學山陝以風教爲微業雖
無讓子之病久謝筆硯辭弗獲乃爲之記曰方今上自王親
施及四海凡郡縣所治莫不有廟學其神則宣聖南面而坐
顏會思孟爲之配其他從祀則孔子之門人及先漢專經之
士而道統之傳周程以下諸君子成就列焉其所謂習則易
詩書禮樂春秋論孟子大學中庸之書其所爲學皆以明夫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以求至於是而所謂科舉者
則徒藉以進身行道之階夫聖神如天廟之修否無足爲之
輕重吾道之在天下如水行地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顯
治教之休明亦豈係於屋宇之觀哉願爲郡縣有君師之責
而使本原之地簡陋弗治上無以昭夫安靈揭虔之誠而下

無以作其砥行泮學之氣以禮爲國者宜不能且久矣也
人之趨向才力不同類數遷亟罷多無恒心而形勢之趨利
害之懷又有以奪之日汲汲於簿書逢迎之間以逃罪免違
之不難其有能因時制之所得爲以盡心於其所當爲抑前
者君者蓋亦鮮矣是烏可不書抑世之求記修學者非自欲
發後則博士弟子取悅有司故多浮文溢美而亡其實未有
名卿大夫憶前令尹之勲於數十年之後而圖其不與
本者諸君子之善類以益彰而李公之用心不既憂
才蓋學項待憲歷中外所至興學作人力振風化功在斯矣
其多况梓里之近其所以加惠鄉人子弟者宜乎厚矣記書
之屬於其一端也故併書之自今伊始凡令於茲而不能修
德而能以保成功者其亦不亦如也

由辛丑進士授樂平府推官有所慙惕然有所警也夫
進今官
之建永
刻畫云

創建聖謨閣記

吳 翽

聖謨閣者成茂朝列聖所頒諸書而作也書有五經四書
理大全太祖高皇帝御製大誥三編太宗文皇帝御製
陰陽孝順事實二書宣宗章皇帝御製五倫書凡若子
屋重四窗八楹十六楹百八十楹廣一室高倍尋儀幾
丹堊深漆稱是謂之聖謨閣者取書所稱聖有謨訓朱子
謂惟聖之謨意以是達也始於是年七月壬子畢於
十月辛
示
是學舍監臨前書置之耳房中且晦汗尋至德逸正統
丁卯領教事至庚日古人藏書稱拜六經歛服寶藏以知

當重也矧今朝廷所頒製者乎尤在所當重而簡賚至此爰
向於衆必欲構一閣以貯之然專於簿書期會者視以爲迂
且不急始予命設木厨內儲講掌離位則窒坎位則背震兌
依則動耳房之賚也必不已委俸庀材積以歲月檟拾積故
鳩工盡備以苟完之再閱月而竣事有備予荆之善而無因
宏至之費也時州守律衛將士咸至酌而落之捧其書藏之
上方衆具是瞻喜曰斯閣之建當學宮之中泥以津瀆雖
松檟王而不後華而有制奇矣哉又諸書之頒舊矣未有
兼以書之如此者可不備文以紀其盛嗟乎予之爲是書若
而也故夫工而不倣規於道也華而有制約乎中也曩者
書行于敬也亦以資之以爲一以便其皆知無所當道夫專
書之請則必國而無專其上之水而專其知無所當道夫專

賤而知尊其貴陰有以開其良心入於善域庶幾迪人彝醇
風化之一助云爾而曰往以是爲奇觀非予所敢知也余曰
若然匪特不爲文具實作人之具矣吾等失對敢請書諸石
爲記

澤州重修廟學記

張養蒙

吾澤據太行之勝南俯太行蓋三晉一巖郡云土之起膠庠
繼上國者斌斌乎後先相望也州學之建舊矣重修于正德
十六年歲久不飭浸以敝郡守大夫韓公甫受事謁廟退卽
學宮延見師生顧而嘆曰廟歆如此其何以妥聖靈光祖夏
不治且將圯此吾守土者任耳乃進文學博士王化李遇泰
王崇簡謝鼓聲弟子員孟養重趙友益輩謀新之值初政控
愆未遑忽下霑爲庶廟竟就圯大夫聞然曰吾固虞其有此

區諸子兩院講其書之無與有者遂歸於上取日與事
諸家諸美樞密官不履其事者自後雖不告勞僅兩區
廟殿棟宇金碧魏如煥如視舊制尤真擅闕麗云廟左右
廡則歆者正之闕者補之漫漶者丹堊之後則明倫堂齋房
悉從繕葺前則戟門高揭泮池廣濬朱垣之外樹以松梧楸
李煌煌哉學宮改觀矣於是後進肇自萬曆甲申九月寒冬
工者三月餘至次年乙酉莫春告竣大夫屬予紀其事予懼
齊魯矧于文學乃其天性大大起東齊世以三禮承甲第文
章醜藉凡百可師蒞澤閱歲無日不討多士而訓迪之固已
身爲型範口振鐸音矣區區土木之事豈急欲勒石示人哉
蓋自國家以學校儲材以經術論士士非此塗無繇進今茲
遂建殿環地門而誦習者即此稱經術士也曩已壽

士本深恩務正學肆然當于世用此自帝風所貽真儒教澤
所漸不佞與有榮幸誠厚願焉胡敢居功嗟嗟真長者之言
哉吾庶士勉矣嗚昔所自許寧有待而後與矧賢大夫色笑
以教所獲相待又不薄有不睹廟思行矜奮好修者非吾徒
也大夫名容字可受別號怡野山東青城人守澤多善政不
具論同知宋宗周判官蕭守卿吏目劉宗仁督功均勞例得
贈書

高平儒學

王守仁

經常道也其在子天謂之命其賦于人謂之性其主于身謂
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皆
有乎弗具無有乎身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
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仁

子之親爲君臣之變爲夫婦之別爲限勿之序爲朋友之信
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禮也義也序也別也信
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
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
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
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
備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款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
數言其誠僞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
以至于誠僞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
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
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
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綱紀政事

禮也誇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
禮而愛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
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
獨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紀綱政事而時施焉
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
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
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
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
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
莫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
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至於困
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其心

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有於其家其記籍者特
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
考索於章句之拘牽制于文藝之末矚矚然以爲是六經矣
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隨
忘散失至爲竇人丐夫而有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
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豈一
朝一夕之故矣尙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詞說
解於幾聞小惠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說譏辨
以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
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斯以爲善經

通經

重修儒學記

李廷舉

澤州縣學儒學建置東南隅歷歲既久棟圯椽敗幾不可游
息尋文病之正德癸酉冬進士龔侯進以剽劇宏才自太平
改令是邑下車謁廟瞻顧亟圖修復遂昕夕規置鳩工聚材
爲借孔預已乃語僚友羣屬革言三就卽事事以舊址淺狹
買民地拓而新之爲大成正殿明倫堂各五楹增建廊廡五
十間號舍四十間除道戟門東西齋庖漏庫廡峻整倍舊又
鑿奎光樓謹星門及泮宮文廟有賢大成街諸坊牌旣而錄
板榜示以虞他日湮廢慮無遠而弗屆制無微而弗屬財由
措置而不費於官役多備儉而不勞於民甲戌春三月經始
假祀遺月落成壯麗恢宏改觀增耀蓋盛舉也教諭史章登
臺贊予學禮儀作托都運畢公天節馬子吉書前後未始
他觀喜道爲 表學校者道之區寓也誠賢德老愛成斯

蓋愛其國豈不益匪盛治於無疆也哉昔鄉校不毀鄩國規
聖德廣矣無非美仗服學校禪於世道其重如此侯之賢可
謂德配天地矣太平書築城甚堅完城廓所以衛民生學校所
在德理生養成遂政教兼施二者治天下之要道也而侯
治奉之矧他政皆卓絕可書然則侯尚可以一時人物論哉
於戲使天下有官守者皆侯若人焉無患乎其治之不久若
也時協力贊襄者則縣丞趙寧主簿劉一中典史陳洪孫心
補書者則章與訓導馮景陳鑿云是爲記

陵川縣新遷廟學記

明 趙仁

國家郡邑褒與並建膠庠以儲滿又匪徒陶鑄人材以爲經
世之謀而已以淑人心以維世教而士君子所以修政立
教者皆此焉與世之從仕者恒汲汲焉以營其業而於國家

淑世維人之本漫弗庸念則其施之於政事者從可知已
歲已已余

之學別徙於今之所建而前後功成之自寔有

事且知端還水日就傾頽嘉靖丁卯邑尹孫紹先倡議別

乃以邑之淫祠請更於當道其殿與廡制仍舊購祠旁

隨地將欲爲堂爲舍爲齋爲閣爲櫺星事方經度而孫內

行中職者踰期馬尹宗孝來知邑事銳志績成勸材以

更齋踰斯既備乃舉凡曩時之所欲爲而未就者悉加

殿左有廡以祀啓聖殿右有亭以藏御銘有庫有厨有

有爲資言看宿之所凡若干楹擊地引泉甃池爲泮泮

有門之東西樹之卓樸其森嚴之度宏遠之規是

從事於此者也而馬君成終之功則於孫有賴焉二尹
如君亦可以觀政也已陵之二三子因茲興起入爲善士
出爲能臣使究洪猷以廣化成之德意其有不稱我國家任
重之心也哉是役也經始于嘉靖丁卯之夏告成于隆慶庚
午之秋歲閱四周方能就緒歷時雖久費弗及民馬之所以
善成其終者可爲難矣一時相與協謀參畫以有成者則傳
友着廷瓚王制吳朝聘與前趙應而已者民張祚徐熾曹應
夏在來奔走以効趨事之能而董其役於義官則趙思禮之
功亦有不容誣者訓導卞君贊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
其徒王鳳章請余言以記其事余來也晚從遷之謀雖
之能與而寔有維汝之司者也樂觀其成安得無言姑記之

以存歲月

聖傳天井關孔子廟記

黃盛瑞

夫議論恣不經之疑君子所譏忠賢抱千古之憤君子所德
若夫存議論於不經予忠賢於千古又君子所以壽其德不
可以異言也天井關志夫子遺事石迹異甚矣夫石不變其
堅聖不變其常飲羽已誕矧車迹又矧夫子耶然君子存之
世亦以物之異民所疑聖之常民所信舉至異屬于至常庶
所疑奪於所信其亦善用異矣雖然天井實夫子所不至又
何辨夫子不至而傳其迹至今則君子有隱意矣今夫賢人
竭忠於國亦願一日之知乃鳴犢舜華顯亦究死嗟哉此亂
世多沈賢而夫子絃歌寓悲也同調之士俯仰古今其能忘
情也哉北瞻晉陽南顧河流撫事感時淒然在目是至人懷

人所入境而興情徘徊而不能還去者也故君子志前事於
不經之石迹蓋使臨河之嘆長存兩賢之死不朽亦予古者
之極惡也嗚呼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天胎則麒麟不
臻是以推覆致警惓惓於詩人也敢予故謂託迴車者其有
深感也夫其有深思也夫若曰其誕吾不信也則君子知之
矣歲久廟圯命工重新後之登臨於斯者其將覽其意而興
焉

遷葬城隍廟記

李經

建宏治丙辰春致仕河泊宰王公庸字允中考率督宿吳理
陳雄衛羅隆羽士路得順謁余謂邑之城隍廟自國初創建
以來朝歲既久頽頹衰半邇者吾濟承有司命重修補舊增
新燕間梁者熱七年而功成敢乞文字勒之貞珉用傳茲

久余誼不敢辭爲書之竊按牀光澤成化甲申開判簿滄

公鐸志欲修廟是時正建外大門五架三楹門外立碑

三空扁城隍廟三金字未幾以事去官餘不遑及也宏治庚

戌二尹白水劉公澤謁廟首倡重修議責允中輩董厥役咸

勤慎稱任僉募緣境內得錢帛銀穀若干數罄所有易材爲

工辛亥春翻修正殿五楹後主廊寢殿共九楹飾以琉璃香

獸殿之左爲齋堂右爲官庭各三楹兩側相向左爲神厨右

爲祭器庫各三楹舊東西兩廡總一十四楹今各增其二二

門於舊南向增塑侍從鞍馬象左右翼以儀樓共六楹上懸

鐘鼓門之外東西爲畫廊共二十四楹繪以出入儀仗隊歲

丙辰蓮幕曹州李公聰視凡所未周者復賢襄工力完美厥

事殿宇扁牖合交輝規模嚴遠起人瞻仰視昔加盛矣允

書章家傳之永久而余爲之記也固宜余聞神依人而血食
其敬神而不知焉古先哲王以禮事神于所當祀者謂之宗祀
無載在祀典所不當祀者謂之淫祀則毀而黜之至葺祠宇
謂時祭其心無非祈神以福民也高皇帝混一之初詔示天
下凡在祀典之神悉去前代瀆禮不經之號名毀廟削爲瓦
之况容所謂淫祀哉又爲定制凡官員之任必首謁城隍廟
拜誓以幽明相助禍福相應對越閭雖昏庸之甚中亦知所
警矣聖廟之心亦無非祈神以福民也若澤若聽能以修理
城隍廟爲心凡中輩能以受托勤慎爲心亦皆知禮而有得
者也庸非聖化久而漸被之深與城隍之神卽郡邑之神正
所謂守祀者海內一山一川皆有神物以主之况郡邑之大
宜姓故厚歲時災患賴以捍禦善惡曩趨賴以禍福更受齊

司而事之以禮則冥冥中盡應大彰民將以故行焉
補于治道多矣至于果能禦災捍患福善禍惡固神之靈
神之貴感通之際固自有不可得而誣者焉則神依人人敬
而得其道矣嗚呼而今而後來官吾邑者尙恪修禮典
重勞民傷財職斯盡矣若假修廟以希私祐是實神越禮而
未得而禍隨之也覆其宮而瑤其臺夫何益故曰古人不修
簠蓋又得鬼神不享非禮

高平重修城隍廟記

楊應中

夫太祖高皇帝神猷睿識超軼前古既爲天地神人之主卽
歷前代不經之祀而惟郡縣城隍巍然獨存且春秋與社稷
山川風雲雷雨並祭又命玉厲壇祭其所倚毗之者甚厚凡

守土之臣蒞任必謁歲時必謁有所禱必謁豈非以禦災捍
患福善禍淫爲一方保障而然乎高平有廟在縣治西金大
定癸卯創建元皇慶癸丑一新之入國朝宣德丁未王公惟
一一新之正統辛酉張公璣一新之然而因陋就簡規制多
未備也嘉靖庚申儀封張公鹵志欲修葺壽官常价常神祭
貲助工實革其事及萬曆庚辰長山劉公一相見有圯壞而
廟內肄業諸生徐行常依仁具呈鄉民楊汝聰常嘉賓等議
募殫力飭舊增新肆予之承乏也值天災流行歲復一歲而
高平徼神之福往往雨澤居先荒歉未甚薄有收穫國賦告
充予得少遣痼瘵者秋毫皆神惠也中心感神之靈已命編
其坊曰靈異用彰神之陰隲下民矣諸生復以記文見屬修
廟之修葺非一日工之董也非一人不及今勅諸員報後

將何徵其奉祭請諸善士善矣無得辭按廟正殿五楹廣廈
五楹殿之前捲亭三楹亭之前爲月臺臺之周皆欄以石左
右焚化亭各一座臺之南石橋一座石鐵獅各一對東西廊
二十六楹中爲樂樓三楹樓東西鐘鼓樓二楹樓東爲道院
丸盤遊院南爲官廨五楹樓西爲書房十二楹過亭三楹樓
言之側東西斜殿六楹內祀藥王濟濟高祿等神不知始於
何人乃蹟亂如是予悉命徹之仍限以垣墻以全神之尊重
西廊十二楹廚庫四楹四周皆以甃石爲垣大門外並東南
緯樓各一座其一則予所區靈異者也工始於嘉靖庚申迄
今近三十年矣中間雖時修時止而規制宏偉丹雘炫爛則
於今獨盛云是足以妥神靈禱崇奉矣予竊念有國家則有
民庶有民庶則有城池是築城墾池所以下衛民生上爲國

家其爲功也鉅矣况聖祖勅之以監察凡四境之內孰非所
察臨者乎有檢身若鏡者是有司所欲褒揚也亦神之所喜
俗也有長惡不悛者是有司所欲懲戒也亦神之所惡也
以至三時不害百穀用登雨暘燠寒不愆其期是神之靈
靈異也有司者與有藉賴焉若淫雨烈風旱荒螟螣播厥
蠹者轉徙溝壑是有司者失職所致也亦神之恩愛曲成國
以警戒之也念及於是凡我有司及而士庶有不竦然凛肅
無敬乎則夫廟貌崇嚴昭事之誠恪固我有司責也乃爾地
方之同以爲責也予既述其詳於麗牲之碑復系之以詩曰
猗惠皇明統萬方天生聖哲宅君王鑒元蹟紀綱綱常一洗
滌之清八荒惟此築鑿曰城隍國家民庶賴保障帝命監察
綸綍煌神光普照析毫芒善之所積有餘慶不善所積有餘

映如影隨形不少與有若未至非杳茫上下左右神洋洋乎
來司命愧循良與神表裏相陰陽神不遺默贊襄頻年饑
糞稼穡痒顛連在在踣且殍高平幸而薄苗傷流來赤子寒
路旁何分彼界與此疆嗟無衣兮給之裳嗟無食兮給之糲
俟歲稍康復故鄉匪神吾民不遑將匪神隣享更何望焉此
汪濊中心藏迺新輪奐翼官甍迺顏綽楔靈異坊歲時伏臘
集中唐於粢灑掃薦牛羊式陳桂酒奠椒漿伐鼓考鐘聲
鏘以享以祀發輝光願神陰騭時雨賜多黍多稌豐穰
求千畝與萬箱我吏我民何敢忘勒碑昭德庸功揚靈
古常流芳

重修義勇武安王廟記

田

王解人也以忠翼翰昭烈志欲殲滅羣雄扶持漢室當時好

說之徒皆鴟窺漢之神器天下羣英明目視之而莫能救惟
士以昭烈爲漢之正裔挺身結納欲伸大義于天下會昭烈
振號令於徐兗曹操忌之挾王室之威權以重兵壓境昭烈
兵潰眷屬見掠于操兵王惔身事操非昧于所事也衛昭烈
眷屬而然也而後主亦在操中雖曰事操而忠義愈彰王即
約孫立効以歸漢遂以車騎取顏良于萬衆中効則立矣王
不食言以書白操欲歸操以金幣厚賂之王終不受一旦衛
昭烈眷屬以歸於斯之際操之兵非不多也謀非不給也終
不敢以襲王王非以神異憚之也非以智術籠之也特以忠
義震之耳嶺荆時有襄樊之勝威聲大振曹操視魏遣人以
書而解王以忠義誦之孫權膽落命使以禮求歸王以怒誓
遣之操權皆曰王功高恐其逼已共欲謀王以益危急操以

兵逼王子前惟以詐歸王子後及命呂蒙陸遜輩以圖王二
人不敢以兵力相拒但以書柔媚之王以直處之而不疑遂
陷王子不祿非王之不幸乃漢室之不幸也此忠臣義士懷
千古不平之忿王雖逝忠義充塞于寰宇此天下後世慕王
忠義咸立廟以祀之王已逝矣人皆祀之非勒之以威逼之
以勢也人以忠義慕王也今釋氏以王爲伽藍道流以王爲
四將皆妄也不過欲假王威靈以惑其衆耳陽城爲邑在太
行之麓城東西關俱立廟以祀王與其禦災捍患以保障斯
民亦王忠義中事也民之祀王本以忠義禦災捍患乃其餘
事也茲廟歷年久矣其殿堂廊廡爲風雨摧擊圯壞者甚多
凡值春秋享祀不足以展事神之禮一旦里人欲爲更新之
舉謀于里人藩司令史畢鳳縣掾田荆二人慨然服其舉

楊工募力以興其事王殿三樓泰伯字三樓及其狀金繕飾
年久爲香燭烟霧薰觸盡爲污晦今而重加繪飾廊廡門樓
之類舉爲更新凡几案器皿損者修之缺者補之其規模制
度煥然爲之一新功肇于宏治乙丑歲五月十三落成于是
年七月十五功雖速人不煩勞事雖舉財不浪費里人感義
之於是畢輔田穡舉藉田種原守中孔福輩請書其事立石
以記之予因其請而書之

吳孝子茂傳

楊雅宗

孝子天性孝弟父諱英景泰六年卒於家公甫七歲母李氏
歲化十有五年公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哀毀過禮頓絕
方甦既葬始獲食飲塚上自造草舍一間僅可容容棺履屨
泣血公祖名曰吳茂八十年名道數年方十餘歲鄉人稱其

祖老子幼悉慮寒成瘵得而男兩失其所是可憐也

疆扶以歸公復築室墓側獨處官墳食蠶斷其鹽醋形若

癯鄉人見其不食滋味又恐久而成疾約數十輩踵坐懇

再四懇懇不從由是鄉人感其子無間遠通供蔬果燻炭

里土厚水深每日遠數里汲水鄉人往往送水煮粥孝子

不自安乃去墓北百步許掘地得泉水湧盈尺足具一日飲

食之用人以為孝能感神墓在幽僻山嶺之間非周行通衢

過客聞其孝不憚跋涉多往觀焉兼饋乾菜乾菹用不飽盡

人以為孝能感人母性嗜西廬公塚邊種瓜蔓延塚上二番

五生狀如兩岐之麥人以爲孝能感草木三年不入城市不

與物接誠孝子中之翹楚也咸化辛丑十一月二十三日服

闕鄉里數百人迎孝子歸第適丁內艱效君子不沒人善

之意特作一律贊其孝云時咸化十七年也

陽城縣新甃甃城記

于達真

漢書河東郡有獲澤縣今爲陽城城圍五里高三丈五尺云
蓋巖邑也沁水出其腹濟東襟其前視郡城爲右屏焉城東
西面故甃以甃而甃若北竟以先勞中磨猶覆土爾夫城蓋
也一隅之隙全邑任之何彼此也邑故擅金鐵之利而太行
山洞間往出積錫河北諸郡一二不逞子弟陰窺其弱甃有
甃不畏明之心在昔鯨山之役勤勤王師釋賊而邑全安可
謂前事已往後可無慮而羊腸九折限爲盜之所必不窺也
邑人大冢宰汪公益嘗憂之謂令咸陽張君曰此何不延
石而堞之卽二面雖金湯無益也是在邑令此一役爾不然
若能延一黃鵠安能使惡暴風雨涼以攻吾一城之甃甃哉

非不倍於委土而十年爲許覆土
不費立盡是使吾邑父老
終歲率子弟而城無休已也
張君唯以聞中丞臺御史
報可屬按察賀公督部冀南以城
屬張君而檄不佞達冀從
旁以贊其事自三月至十月張君
並前東西二面一撤而新
之算官錢纔五千餘緡而城高二丈五尺方廣五百五十九
尺殿楹凡十有三楹凡若干所爲雖若干升高視之若自地
出矣達眞曰爲邑非不獲上而能使其上卽安之爲慶也爲
邑非不用民而能不輕用其民之爲用也城覆土而土焉覆
甄而甄焉北者築之舊者新之卽父老終歲率子弟而城猶
曰以佚道使之不賢於飭厨傳登俱具稱過使客意者乎而
吾偷得不勞民傷財之名父老子弟督過之則曰我非不欲
而諸長吏者從中制我也此逆旅舍視其官旦夕視其民而

何廢之能興何務之能舉哉大家宰以卽安用其邑令張君
又善善用其民中丞御史臺建藩陳臬舉是役而昇之邑之
所以有成城也張君名應詔丞衡允中簿劉甲尉孫儀注壽
善云記曰人亦有言淬劍思刊築城思堅有傲其城肇自家
宰釋令孔賢令用其民登之衽席矢解倒懸既興百堵因灰
於石因石於山荷鍤如雲揮汗如雨迄無退言役不後時城
不愆期厥謀萬全卓彼巖邑高壘崇雉層臺指天王公設險
無疆維休於萬斯年

陽城縣新築甄城記

王國光

陽城在太行之西南秦漢爲
符中徙今治唐天寶乃易名
石沙不能胥匡以生始

縣進西澤城里是已魏元
陽城邑山谷八九畧民耕種
黃朝夕今則鎬盡矣南與

中原濟孟嵩洛齊邇西通沁翼垣沃塹谷深故狗鼠易潛
係土城南北不足一里東西僅三里歲久頽頹者半徃歲亡
命大獨曠聚近千據難川爲巢穴劫奪村墟煽動遠邇將五
六年且易視城垣數數窺伺民驚怖四出至勤官兵一勦地
方一大厄也然而城卒未能治焉前尹李君洩此留心民隱
初窘於費稍稍補飭五年間城中積贖穀三萬餘石鄉志稱
是謀易銀修葺乃以彼召去不果萬歷五年新尹張君至復
慨然爲憂遂咨於父老議增繕且決策用縣僉以爲然即檢
倉庾積穀之紅腐者竝庫餘金得若干請之當道皆可之於是
是以六年三月起工撫臺高公御史臺田公臬司賀公謂前
費不足各出贖錢助其事澤守于公徃來贊襄竊至再遂於
十月城成初意費萬緡及其成也僅五千有奇且值歲饑民

以雇役活者甚衆父老請諸當事者記之而諸君謂余邑人
也遂以屬余竊謂國家疆里天下先垂意城守者謂天下無
事卽外戶可不閉假令有他虞則非金湯不可顧今日之
司不然者其弊三寇至惶惶然曰議修築稍平則棄置不講
此之謂踐因循之轍惜費於一舉微利於一時而歲銷日耗
不恤此之謂狃目前之見避嫌者顧經費不斷者飄浮言此
之謂無任事之勇築室道傍又何賴焉乃若是役也鳩工歛
財出納有經有稽未竟歲而旋得全城高三丈王尺厚半之
圍五百五十有九丈堞雉視之樓櫓內巖洫溝外固礮礮周
審風氣益完陽城之民何厚幸矣有備者無患宜吾父老之
備備也夫預防者智士之炳幾共濟者仁人之石畫大中丞
夏御史臺臬司澤守諸君子以咽喉視吾邑而使之卽安經

畧區
君承德意而日夕焦勞善用其民其丞
簿幕史躬督不忘遠底是績事省而功倍暫勞而永安塊塊
焉庶民之嘉勳與新城稱不朽矣父老以爲然因書之石

陽城縣重修城隍廟記

張愷言

甚矣古先聖人治天下之法至神而不可測也既爲三事九
列內外百執事董治臨御之仁義道德漸摩化勸動其不容
己之心復有刑政法紀制其未發之姦使之益有所不敢夫
之不容己之心故天下多君子使之有所不敢則天下不
至胥爲小人也仁義法紀復有時而窮又以其權予之鬼神
福善禍淫之柄與道德刑政之用兩行而不悖人鬼並治幽
明交有所制使百姓皆可由而不可知天下賴以相維而不
亂三代以來率由斯道我國家典制宏備天人神鬼之間

子不可臆度矣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蓋之矣故生者所以死也事人者事鬼之道也不知其幽視
其明今自御史臺暨臺使者監司以至守令簿尉奉詔書符
檄而輕重布之小大相維百姓俛首戢志安焉各聽於其上
是何肅靖之至於斯也天人鬼神之間始亦如是矣國制都
城以至郡縣各有神主之曰城隍封爵各有差視諸祀蓋
尊而責重傳曰神者聰明正直而壹者也非是者不稱厥任
守令以迨百姓咸聽命焉雨暘災稷守令之貞淫民之匪異
若功令所漏神得奉上帝之命陰制之以功法度之窮賢入
君子瞻堂屋漏之中對方寸如對神明神之靈能奪人之羣
曰心志陰蔽其暗室之好而風雨災祥之以又其小者也非
小者則令長及士民之貪穢逃刑政而遺於

責以至乎上帝之怒。影獸罰爾守土者。湖望於齊明。越
舉。前不敢廢。何以故。御史大夫而下。耳。則。全及。雙。國
家之功。令。無足。怪。神。實。昭。臨。之。任。百。必。之。本。其。則。聰。明。能
直。之。謂。何。矣。匹。天。結。禱。呈。於。神。甚。於。社。禩。山。川。百。神。之。祀。一。而
歲。時。祀。事。孔。明。茲。勞。潔。亦。百。倍。於。他。祀。可。不。鑒。歟。不。然。者
復。亦。如。諸。大。夫。乎。祝。室。災。則。匪。惟。明。言。藉。且。塞。亦。不。仁。之
甚。矣。抑。何。以。仰。承。上。帝。之。靈。爽。乎。士。民。之。牲。璧。又。無。論。已。處
經。後。之。互。熟。幽。之。典。禍。滔。之。權。三。資。者。而。天。下。亂。矣。邑。父
老。郭。邦。藩。王。一。受。等。故。樸。謹。爲。里。所。推。能。始。終。其。事。再。暨
而。新。之。委。使。守。土。者。經。人。士。齋。明。以。奉。地。爲。其。以。無。干。神。怒
而。降。之。福。其。必。由。是。也。夫。

西曲里建廟帝祠記

張五典

五

自古英雄之士樹節烈於當時而垂鴻基於後世者代不乏人至於神威顯赫歷千百世而不磨蓋億兆之人心感敬慕而尊奉者蓋莫如關帝云帝當炎漢之末左右昭烈以弱為強是之業厥功懋矣而當時之所以稱帝者不冠曰萬天敵耳曰勇冠三軍耳曰威震華夏耳曰明燭待旦語其節耳曰曹歸劉語其忠耳立功報効義釋曹滿語其信耳至於帝之神謀深謀度越千古自漢以來未有能窺其微者漢室不絕羣雄割據當時知為之士視強弱為向背昭烈雖當乘之月乎然伏在草莽無尺土之權一命之榮誰肯委身而事之者帝傾蓋逆旅一言一合十載盟心問關於顯赫漢祚之中顧不念去此豈徒以意氣相期許如古俠士之衝鋒冒刃無知夫昭烈之才可以有天下而又真知夫

至懿德足以昭萬世

光武之統而非真孫曹潛逆之輩所可比擬也昭烈識孔
明於隆中說者以爲古今第一奇事也其識昭烈何異於
昭烈之識孔明何論者不能同類并稱之也至於徐翔之戰
受昭烈義學之托奔敗之後何難一死以明志而委曲歸
以全夫婦君臣之義此豈悻悻小丈夫者之所爲哉深謀遠
慮又有出常情測度之外也及西蜀紅平荆襄危鎮毅然有
事清中原之志而東吳逆釁何家掩和蓋天之不欲祚漢也
智者自所不逮也正直剛大之氣鬱然而旁者豈能瞋目
於九泉於是在天之靈磅礴於宇宙之間質之若臨呼之若
應上至天子下至匹夫無不敬畏而尸祝之者前代加以王
爵者宗廟尊以帝號倚臥休哉名與天環俱融矣薄海之內
自通都大邑以至三家之聚無不廟祀里中舊有帝祠附在

佛堂之左其制狹小且非專祀鄉人張山等倡議建於
廟之西規則宏敞禮祝森嚴其中歲時享祀而瞻仰
之誠得有所寄於無窮矣余因記作廟之始末而并述
之神識淵謀以闡古今所未發之秘或亦有鑒於帝心也

太原南防事宜

五邊圖

徐日公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俺答阿不孩由太原南下欲犯平陽澤
潞山西撫按官請發京兵赴援上以京兵不可輒動下
部言賊既下平陽則省城固已解嚴各路阻隔官兵亦
莫可如何矣請發行劄臬張達將見在至客官兵摘
以固根本至於賊入平陽蓋有三路中由
州以入東由介休襄陽府趨沁州經岳陽
州趨隰吉石樓以入竊計靈石天險勢難安至其中郭家溝

韓信橫三國百里險甚分兵伺之賊可圍也或出而遁
太行池入懷慶此去臨清灑定僅數百里宜令諸路守臣伏
兵堵截使賊不得過太行乃爲無虞蓋潞安黎城等處與
南武安接境一下武安則地曠難守河南山東北直隸一
俱爲可慮也或知有備不至又將由隰州入石州趨偏頭等
武亦宜行劉臬張達備之諸凡賞格宜各行榜諭以勵人心
得自賊入平陽三路令劉臬張達分兵邀擊且嚴戒諸將遇
靈石等處險隘各血戰立功無復延緩取罪賞格可大書刻
印遍給軍中曉諭是日我軍與賊零騎遇於孝義縣師制
斬首十三級賊營北徙

開墾屯田疏

張慎

開米鼓鑄臣已言之矣至開墾屯田之故臣謹再議之臣聞

爲開墾是也然今日已熟之田民棄而不耕者事如凡幾
願耕田而不墾者與不得耕者又不知凡幾此皆各有故原
求其故而欲驅墾荒殘破之子遺樂利而饋婦子於南畝使
使之報耕歎息而已而漫曰開墾不已左乎今日之政但使
土著無所苦而不逃既逃亡者無親望而復業雖閭里未歸
驟有畝棲野被之盛國家未必便有質朽粟紅之效然是歲
是歲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民日歸農而賦稅徐足又況於
盜賊之患勦捕之餉乎至屯之故難言矣前縣丞沈時其言
亦持之有故顧天下衛所軍屯之法壞已久矣若按祖制
營之不止無屯且并無軍矣不止問他人以屯有幾何
營處即問之軍而軍亦有不知者矣又祖制屯田膏腴如
輝縣濬縣十村民費而寧山之屯則在輝縣濬縣濬州之屯則

在廣平大名是也。軍已無屯不能耕者。田亦歸其舊。交易者。但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父子相繼。已爲永業。一旦以國法繩之。侵之田。盡歸軍治之。雖動其原價。國法所在。亦何辭。然地非止一畝也。人非止二三也。承爲世業。已非一日。變奪而置於法。恐生事端。且非人情。又况奉行不善。其田追呼。抄較。凌虐。需索。又奸民規懷。新怨。田產指非屯爲屯。又隱屯爲非屯。天下眷眷多事。豈宜復開此亂端。乞勅諸臣講求其故。不必別設官僚。但以本省撫按司道於原勅內添畫一。款嚴切責成。撫按下之。該道該道下之。郡縣一道。卽循道之屯足矣。軍之有屯而不能耕也。如數蕩之子。其祖父遺以千金之產。不能守而鬻之。他人卽襲賤之。長者贖。故產與與之。不久亦復盡。今日之屯。使贖而歸之。舊軍決不能盡。

贖則價無所出則又非善法合無但請核其原屯之舊
某縣某人者於民田之外另置膏腴民田之制而增其賦
蓋河南山東等處其徭賦倉馬餉皆計田而派民之所
利種屯者以有民田之利而無里甲之難差且賦額以輕令
或使賦額與田或稍加焉隨民之便而裒益之可也但此是
不得已之計而制衛所軍屯之法無復有隸卒之跡矣臣
生居僻野不習衛所之事勒令諸臣議求要使窮變通久無
大壞於祖制而又便於軍民兼可以救今日之急亦便計也

救荒議

韓 范

不腴沁邑廣踰數百里崇岡峻嶺延延陸路其土地則高亢
歇側磽确剛瘠非有慮國救衛之饒也其物產則黍粟桑柘
非有賦地陸海生殖之利也其人則諒牛而耕暴背而耘

非有居積膏廩之富也時和年豐所入必足以償所費况乎
公室之徵輸私門之收債新絲新穀剝肉豐瘠故秋歛之儀
亦本之民方整蕘而還旋執券而貸禾稼彌野困饑半累年
猶大有室如懸磬若此類蓋十室而八九也今歲春旱秋
二麥薄收所幸秋禾頗茂無不延頸以冀有秋奈當六月以
來亢陽肆虐苗稼盡枯禮記云中秋之月令有薄收民收歛
務蓄菜乃勸種麥今田野荒涼無可收歛矣菜無可蓄矣麥
未布種矣前此蓄積已無升合之餘後此生成會有數月之
速東作徒殷西成無望俯仰何以聊生賦我于何取給社有
者負襁而賦此難養無賴者揚竿而呼庚癸至于驢騾牛
馬牛馬之不堪百十為羣爭售于市目前光景如此過此
則九月十月以至來歲八月將何以爲苟延之計哉蓋嘗

宜周禮之政及上下書所稱早計事士教時之臣蒿目而
憂數事而論靡一曰人人殊總之不無善與數兩端夫當此儉
虛豈不能以惟正之供責辦于時廉甚良然去舊之祿特較
之餉方張口待哺何以給之則請斷雜嗜饒者動以萬計望
教者至以歲計今府庫之財盡度之果能應取應給乎無米
而炊卽巧婦何能措手沉痾之病豈一劑所能收功則諸賑
雜語曰教荒無奇策由斯以談且無策來補之手書也夫策
誠無奇而假顧之赤子鼠竊之穴黎將轉其難與所滋蔓
難圖而莫之省憂乎哉昔唐莊宗時大器軍士寒凍相請
出庫物以給軍不許及趙在禮亂始出之軍士責問曰吾
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爲今之計宜厚賜心思多方臣查請
國則查某項可酌某項通盤可以那那補以俟豐稔帶微

請賑則查賑可賑救財必粟或定格勸借或入粟贖罪
或處本平糶兼聽博訪早爲救災語曰備之于未流易救之
于既竟難今已荒矣救之當如拯溺如救焚則後時宜戒矣
昔宋慶曆中江東大饑運使楊紘發義倉以賑之吏欲取資
紘曰須肯而發人將殍瓦上聞而褒之今无无之命懸于
吸尙可拘泥文法激西江以潤枯鱗乎宜假以便宜責以實
効凡事可獨裁不必關白或曾經批允窒碍難行者不妨隨
機措處先發後聞如奉文請免矣則查所轄被災里分戶口
貧富而調停斟酌之某上上不第某中戶量免某下戶全免
如奉文賑濟矣極貧次貧何以稽覈使無冒濫或遠或近何
以調劑使之適宜或以銀或以穀或以粥隨其所便而賑或
一或一村或一戶聽其自相爲賑勸輸積粟之家崇獎尙義

之輩折衷市井之價重繩射利之奸本惻隱之真心運國職
之活術如大將之專闢出奇不待奏報如良醫之臨症切脈
不泥古方蓋院道廉遠不絕事煩濶有司親民則當條分
縷析事完之日將用遺錄錄其冊報覆最便合實處
及民不必虛文筆飾則文法益簡矣昔徐寧孫舉機民逐處
勸諭鄉官或士人鄉村等處各處及應辦稅之經費等事
事之歸也今宜查訪各處內應辦之官及應辦之稅及應
履心事家共推服辦令其各處及應辦之稅及應辦之稅
行村落料理查考濶報者應辦之稅及應辦之稅及應辦
之稅及應辦之稅及應辦之稅及應辦之稅及應辦之稅
入爲要矣昔宋著作傳歸司馬康上疏曰凡爲國者一絲一
毫皆當愛惜惟于黷良則不宜吝今內帑金錢積如邱山所

司印關而能必轉圜而從乎所承宣者盡而憂民艱則

不復計其縮黠度支者時壽而商國計則不復問戚休於後

之餘上能必大司農之九撥乎甲乙之可否互持方圓之補

整難人文移執取往返就延守令與監司監司與撫按

異同乎今夫人之一身必元首股肢腹心手足精神意氣

重乎命而後無門隔壅開之患未有君臣上下各是其是

非其難而欲朝下令而民夕霑惠者也則同心爲急矣周

禮政曰青禮曰耆樂曲禮歲而大夫不食菜士飲酒不樂

樂亦曰大殺鬼神禱而不祀竊以爲當此凶年饑歲凡

爵節及不急祭祀燕會無論在官在民悉宜裁革即

客俱張騶從尤宜節儉而又省詞訟慎差遣則減一事少

事之費寬一分受一分之賜則侈靡自去矣昔宋辛卯

海內賑濟檄文止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開羅者配明旨甚嚴
諸惡者即梟示首惡正法盡腹饑膚寒計無所出則必起而
爲盜所謂安居則不勝凍餒剝掠則猶得延生是也今之言
海內盜賊蠢起垂涎富戶之積攫金市井之中則鬪鬪不
顧矣兄弟離散貧妻鬻子則骨肉不相顧矣人情重壽輕財
不暇畏死慮餓死則不暇愛生有方圓一飽旋陷三尺墻壁
餓口之謀已罹殺身之禍者則一身又自不相顧矣嗚呼言
勇長此安窮今宜禁杜流言申飭保甲論以禍福之與不與
必誅之律則嚴捕盜以遏亂源不問緩矣至于弭盜安民
長策無緩令當大計之期宜以須知應朝諒恐責難施應
務應開局面更則人心漸散雖有代危然任一既不久暫專
專上無固志下有玩心一切賑濟防盜事宜無所實效似宜

比照往年江南北事例查係食傷重災題免正官朝覲此地
方安危所係是在撫巡監司熟思而預備之耳夫國之所以
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食也無食則無民
無民則何以爲國故無難之間卽以威后女子亦猶備于危
後之間則有國者之所重可想已夫惟當事者務於深慮而
然遠覽大破拘學之見早爲先事之圖權利善處實難第一
難之定勢施法外之仁德溝中之困則垂死之民命尚可多
難而無疆之國祚永延萬世語曰憂先于事故能無憂事近
而憂無救于事則太原平陽澤潞一帶赤地千里米價踊貴
人情皇皇備用難故常因循推諉彼愁苦之民則必不顧死
亡之誅恃亂之行苟幸須臾勿死竊恐邦本一搖則貫朽之
積祇爲寇資軍旅之興所費滋侈害豈獨在民哉謹食者

不知所稅駕已謹議

積粟備災議

附覽

乾
古荒天災時有一遭饑饉則赤地千里寸草不存或
刈草根而食或鬻產貨子而食或乞丐而食或掘河
取食路劫奪而食或同類相戕而食不繼則流離殍
殍盈野已耳於斯時也斷蠲則宗糧軍餉各有出孔
而
存留其何辭於楚辱斷賑則羣黎萬姓張口待哺
何終無濟於枯鱗語曰救荒無奇策策且無之又何
與其嘆息於燎原而倉皇莫措孰若徙薪於先事而
慮誠以豐年之有餘待凶年之不足以富室之有餘
之不足處粒米狼戾之秋爲危垂死之慮則當此
之際若粒米狼戾之秋遇荒而不荒不救而自救矣竊

救之于饑寒則急而無功信之于未荒則徐而易圖也意見
隔于分曹而有計則收恐難一心一德存亡決于呼吸而曰
申曰慶勳輒經月經年况四境遼闊夫官也豈能以一人之
耳目遍悉民隱萬里門庭夫民也豈能以閭閻之情狀叩關
上聞於是貪婪吏胥憑胸臆以作奸殘忍里書藉使費以盡
搜括者未必報報者未必貧賤者未必饑饉者未必賑朝廷
之金粟不以資窮民之枵腹徒以填奸豪之窟壑矣隔地隔
顧則力疲于跼踖給散愆期則食窮于羈候比及到手計其
所得且不足以償打點量糧之費矣是所謂無策也今議郭
登鎮于秋斂之候酌量力之強弱地之多寡以爲輸粟等差
輸粟既定擇相應之家寄囤之寬則寄囤一處狹則分寄數
處名曰義粟置簿登記于士大夫內推老成正大一人主其

事而以二人協贊之百姓之中擇忠實勤謹者司催收斗糧
之務一歲一更量給口糧以資糶積連積二年計其數之多
寡以十分爲率五分出放至秋加三還圍五分常貯不動手
器穀秋收之中高出陳易者之計以免泥爛年終公同計實
分別糶管新收同除實在册註簿內一旦遇灾除富室大家
外其他雖老穉堪憐者爲親近族可以依靠者爲一等伶
俐有心計能借本營運度日者爲一等精壯有力可以肩挑
背負或傭工糊口者爲一等無房無地無食無衣寡孤獨
顛連無告舉目無親束手待斃者爲一等染疾疫而死歎無
棺葬無地者爲一等管之神明贊之長老酌量緩急隨宜賑
救則一社之積自足以充一社之用且聚虛錯處密邇咫尺
世同鄉力久處則情易通地近則澤易及貧富虛實既習見

而習聞計口授餐當隨時而隨徧竊以爲官爲之備則遠而難周一社自爲備則近而易達也以家爲是者不知有鄰里已爲是者不知有人此皆杓之人而有違之心者也且以一室論日省一合一年則省三斗六升矣百家則省三千六百矣分之一人者僅毫末合之衆人者則籌丈積于先事者其積小散于當厄者其益大且吾濟不聞活雀渡蟻之故事乎况人吾同胞乎鄉里常人不走東嶽趨南頂橫足梯航作善事乎不齋僧布施隨會誦經乎試舉此舉相援而論孰爲實際孰爲虛幻乎噬臍之深恩必報昭昭之因果不爽則此一舉也可以積陰德一鎮之生齒非吾宗支則吾姻友不然則吾之鄉黨鄰里也有無相助患難相扶萃渙爲同聯球同感若家庭之關父子兄弟休戚相關若一人之身手足頭目相

爲擇術則此一舉也可以敦和睦哉一不登則弱者死壯者
迷而儻蕩恣睢者則有遊跡綠林委身梁上嘯聚爲盜耳當
此皇皇無聊之時擾攘不靖之會而我孑然孤立四顧無鄰
卽滿囊滿困能騰鏞而守晏然高枕乎累積而死者生也壽也
爲盜者回心而嚮道唇齒相依首尾相應則此一舉也可以
保身家竊以爲謂一社相爲備可謂一家自爲備亦可也嫁
理之人與夫出入之數不報官不打卯不迎送不奉查醫庶
姓名不籍于官明人自樂於從事或曰不虞侵沒乎夫一
社之積升斗倉合一社所共依以爲命者也行藏動靜一社
之人共指其視者也萬口難掩三尺凍若第恐好事小人之
毛沈垢索瘵求瘡轉膏袖手坐視推賢收亞乎况乎絲墨之
人利又公同雅學終其立心創行一德其服可必無他慮也

也竊以爲此一舉也聽當而有四肢展布則易有所以掣其肘則難也嗚呼天下事義之易行之難行之一時易持之永久難調一二人之口易調衆人之口難况乎歛之者必富而有力者也其誰肯言富教之者必貧而無倚者也其誰肯不言貧則恐其以私意混真又况乎備之者以荒年也而荒年不常有也備之者以賑乏也而賑前未必乏也人情極難應而忽遽區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則又恐其以迂緩厭聞然天行之數不測突然而荒則荒矣豈有嚆矢爲之先聲夜氣之良未泯吾心若明則明矣奚待旦旦爲之分別則前所言難易報施之理公私利害之機蓋詳哉無遺說矣所願彼此同調後先一貫脫去封畛共濟時艱卒有乾溢凶荒不必無縣官引領獨賑而化離死徙之患庶幾其可免也乎謹議

貽書撫臺止社倉穀歸併預備倉

韓 范

社倉之設倡議於名儒申飭於嘉靖隨社建倉隨倉貯穀息
法美意萬世所宜遵守近聞有歸併預備倉之說他州縣不
具論如沁水縣東抵長子高平界幾二百里而遠舊制共設
社倉五處以東鄉道里遠澗酌量遠近每設三倉平時春籩
秋運遇荒出粟賑濟計口而授大約不過膏斗而止以牙斗
之粟驅饑歲不任負載之民往返四百里之途登山涉水背
負糶糶踟躕委頓艱難險阻不便者一夫倉以社名以積貯
在社節古人移粟就民之意今歸併縣倉將仍舊名乎則其
地也易將併易其名乎則其實猶存激西江以救涸轍必無
在魚移近轍之水於西江以待以豐濟之枯鱗顧名思義厥後
雖前不便者二夫倉在社則世守者亦在社枌榆相識可省

無名之費晨往海歸則免奉正心之勞者乎之子孫則無名也
領抑勒守候儼居餬口與費云曰汝無為或市墨墨之金則
孔耳不便者三日今各倉之穀因去歲蝗災散在民間應宜
抵斗以爲轉眼西成民之上納必難有司追呼且急勢必有
費一完一鍾得不償失之病必有轉輸不能就近糴買高
抬時值之病必有在城奸民加倍索銀包攬代納之病即使
今日忍死而輸之倉後必有寧饑餒滿中而不敢領者是朝
廷救荒之活術反爲無用之滯積矣異時粟紅腐而不通法
窒碍而難行又將何以處之竊以爲此一說也卽他州縣可
行而沁水則斷斷不可行也夫倉倉老人之苦人人能言之然
而苦倉倉老人者人也非法也向台臺謂天下有治人無治法
誠得精明廉幹之人搜求弊源掃除夙蠹則社倉之法與天

毫無極可也不然安見倉老人之苦不可移之斗級也上不
苦斗級矣安見斗級不苦貧民下戶也况乎一鎮一納長途
跋涉契賣叢起如此其無窮也辟之述司驛通大壞極弊不
窮究其根委而振刷之乃舉弓兵器械夫馬館穀那之會城
夫那之會城則虛而無用彼客使之往來關隘之譏察當孰
與任之故反覆熟計竊以歸併爲不便也不佞范身處間屬
慮切桑梓恃台臺知己輒以干慮一得密達于左右若言之
當與否則不敢執也

義倉議

周一

稽古會庾之盛無過於教倉洛口黎陽然皆爲官不爲民故
情厚怨深而秦隋國祚因以不保其爲民而設者惟耿憲昌
之爲耳與長壽平之義倉至唐開元之初元宗留心民事二

法並行計歸內及河北等處得常平糧石百六十餘萬義倉糧三百一十餘萬其常平法於常平糶糴以商稅課贖爲糧本穀賤則增價而糶以糶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濟衆義倉則自王公以下計墾田地稅二合於常社造倉貯之歲或不熟倉社有饑饉者卽以其粟賑給之故社會卽義倉之意也但義倉計畝均攤雖寡亦多且貴賤同捐人自不以爲厲累年豐貯無收放之擾及逋負賠補之累儲峙有倉而糶守爲善處焉社會則任意攤派雖多亦寡有力者脫不免偏孤孤寒且計十二之利有收放催科之擾強梁者倒換以爲常逃亡者空勞其誰償計之籍百千其多較之斛十一其鮮官府之鞭朴又增一催科經收之賠補又增一苦累况無設立發倉而但寄之琳宮梵刹防守較難焉一旦猿亡林木能保其

不焚乎故社倉之立鄉鎮有識之人咸願歸併預備諸倉非輕捐已成之利其爲後慮至深遠也

晉城書院記

姜祠身

高平堯舜之畿輔河朔之襟喉舊晉城其鄰封也宋程明道先生嘗爲晉城令教化旁及士風丕變既去多建祠以祀之逮元末兵興祠宇寢廢大定中縣令郭子質成化間提學胡君謚皆嘗修其廢典顧厥基弗廣吾道弗榮也宏治初年韓塘楊君子器始宰高平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暨其歲刻日新廟者改爲正蒙社學鄉人亦以書院呼之於是乎書堂弟隆祠享而明道之澤沛如矣柳塘去今幾四十年書堂日就傾圮先是河南孫子應奎以黃門給事左遷高平丞土俗從其門者政教之暇思欲葺而新之甲午春撫身巡行八其

境乃率儒學師生詣海而告子曰卽今書院久荒吾道之厄也淫祠復興詭之昌也崇正黜邪新編一任道先生與其所宜毀與其所宜興者可乎淵身所然許之旣而憲副曹君嘉謨其議巡撫中丞任公洛可其請乃命主簿朱金與史鄭林等其役材取諸淫祠力索諸逸夫於是因其舊址定其規制以興厥工經始于五月之念四日訖于十月之六日則落之前堂五楹扁曰春風後堂五楹扁曰仰止以祀明道先生而左右皆有小堂三楹以翼之號舍二十餘楹以爲諸士子歲修之所他如儀門角門碑亭廚房之類咸各有成歲外建大門曰晉城書院過之者肅肅如也翼翼如也士民莫觀遠邇胥慶騰身躍而歎曰齊魯之道至孔孟而始明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復續吾聞吾道先生之爲晉城令也禁焚屍

之薄俗折痿籛之疑獄而以孝友化民及其擢爲御史也進
求賢之說斥新法之非忠義之風至今猶凜凜焉今孫子應
奎與先生同桑梓孝友忠義本于天性文章政事度越一時
亦可謂明道之捷矣諸士子親炙其教優游浸漬之餘因孫
子以求明道之心因明道以求孔孟堯舜之心雖天地古今
之道卽此而昭昭矣豈特科第之筌蹄而已哉嗚呼唐虞故
地古晉隣封居聖人之居化賢人之化吾固以聖賢之事責
望于二三子也若夫羣居昵小慧之私盍簪無麗澤之益名
存而實廢吾恐作者之意虛矣不有負于明道之遺教也哉

二三子其勉諸

重修程子祠記

張璉

舊祠在縣東子城內棟橈大壞不蔽風雨遂移居匠闈闔小

巷跬步及于堂爲辨者甚正德九年龔侯以才行自太平縣
奏改高平甫至謁廟見其頽敝汚瀆乃誅乎僚屬于文廟前
得僧舍之餘地償其值焉其臺省亦以移文爲是乃命龔實
邵經老人張騰及趙璟督工課程爲正殿三楹旁翼以小室
其東西廊其過庭楹如正殿之數其大門中二門各一楹正
殿仍繪夫子之像于中章服則國公之制焉創始于正德十
年三月落成于本年六月財不病其民而民不知其勞物備
狀歎然焉侯乃托邑人予鄉同年霸州守郭公坤徵予記之
矣蓋經之傳有自來矣孟子歿而不得其傳焉夫子得不傳
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漢唐以來一人而已當家
之治平四年丁未自上元主簿移澤州晉城令其爲治有寓
務各得其所氣象伊川行狀及門人叙述可見使民各得

其情獨倦倦以教化爲務鄉有學學有法朝夕督勵誘進
親爲正何讀焉故熙寧元豐間應召者數百人登科者數
人遠乎畿邑高平漸平晉絳被乎太原所謂濟濟洋洋有
魯之風焉者是已熙寧元年戊申夫子之赴召也去之日哭
聲震野而九年丙辰則又熟知扶溝矣去之日老穉數百亦
攀挽號泣遣之不去夫以夫子之道試乎郡邑其功化之功
輒如此使夫子得乎位焉則厥施斯普於天下也何有日官
報午若將遇焉者而雋子之攜婦冠賣亦甚矣要之神宗之
處夫子與安石其禮遇雖同而任用則異安石固惡之蘇氏
更詆之功利之學旣與之不合而文章之士亦與之傾異上
下之人皆莫之識其視夫子之道若長途然者天下何由而
明三代之盛何由而見耶豈道之與廢則有其命耶抑上

之人果無福耶。端康之禍言者盡言。顯與心學術不正。禍
天下後世如此。則夫子之出處世運所關豈淺。嗚呼。夫子嘗
登泰山頂上。已不屬泰山。雖獲麟之事亦只如太虛中一點
浮塵。通目予嘗言。貴以王公夫子。固有之也。卑以筮蓍夫
子。亦固有之也。賤以匹夫。亦夫子固有之也。天下豈得而視
之耶。茲地受夫子罔極之恩。爲多故在。太和。中鶴鳴。李先登
史以爲得程子之學。中統。中陵川郝先生自謂其祖亦及先
生之門。道山之學。又自郝氏始。宋人黃夷仲有言。澤州學者
如牛毛。野處。又云。長平朱紫半。則高平祠而祀之。亦天理人
心之不容已者。學其學而不報焉。加陵川以爲非事師之道。
則爲位不忠。爲子不孝。亦其必然者。於戲。周人崇射者。尚不
忘武穆之祀。况夫子之功之德乎。宋之南渡。後朱子無管蔡

矣至元又得許文正超然自得而神明其敬以大其傳至弱
又得薛文清一性字括盡千古聖賢之言真知實踐以續其
傳其道至今類之以治天下國家而人象其澤焉繼往開來
夫子之功之德雖與穹壤俱歟可也文清有言程朱之道萬
口之發必有追崇盛於前時者又言從祀不宜在漢唐諸儒
之下世必有能知之者獨龔侯當大盜攘竊之後而首舉乎
也夫其必有所與也夫能知夫子之道則知聖人之道矣知
聖人之道則知天地之道矣天地之道誠而已矣聖人之道
亦誠而已矣夫子之道豈外是哉侯名進字思忠江西吉安
人正德辛未進士以賢能上聞祠之建也際屬捐俸助之登
則縣丞王廷鑾主簿獨一中興史陳洪及教諭史章訓導馬

景陳書

修水縣志

卷之四十五

唐初尚書石崇等奏請於賜曰自晉沁水之罹大盜也
縣不能以自存賴晉侯王公濟來主茲邑民始有樂生之心
唐侯至縣治第毀於兵火侯蒞事於覆葦下凡三月治令頗
中事宜就請屬吏以漸知令心隸卒其戢里之長老其懷城
市咸荷更生村社四遠山谷之民稍稍若逃聞休風君子曰
與吾邑者真居民之父母也吾民其康乎侯以審焉乃合於
民以興縣治曰君子蒞官以政政以治民出政有所政乃有
歲作堂曰會必有屬承上事實不可缺左作典史廳曰庫以備
藏藏者及福右作庫曰吏以承令以作事公移實繁列曹
事制也作六房曰土有神時祀之報有功也若社焉作土地

空倉嶺城壁記

黃盛階

蓋聞去歲所以治家去盜所以安民盜之殘民也甚於豺獍
噬豺獍之搏噬可避而盜賊之出沒無時也是故設之隄防
嚴之重法誠畏之矣先王異服有譏異言有禁其恹恹念民
如此夫城市之中尙嚴儆戒况空山僻野之地其害可勝言
哉是故盜弗去則民弗安官弗嚴則盜不去高平沁水之界
有嶺空倉勢迫兩山之間中逼一線之路盜賊之淵藪行旅
之陷阱也取貨如寄積骨如邱咫尺之地不復有王法誰司
之教令民困虐至此能逃其罪耶余乃會兩縣相地度形請
之旨道議設城堡爲安旅之計夫身不親涉則有過情之疑
事出創始則有經營之費向非深恤民瘼者亦焉能使我
之必得也乃巡道陳公一聞余言即歎息立行申請兩院空

寒之役遂以就績自此以往盜之息皆公之力也民之寧
公之賜也公之惠於是爲大而民且食之不窮余嘗歎民之
乞靈於上也每有生死之急而上之足欲於民也特一反手
之勞盡權足以自便力足以使民士之得時行志亦一快也
乃每有憚反手之勞亡生死之急彼民竭輿馬之奉獻土地
之毛不知何愛而供一人之恣睢也恣心甚矣又焉望消意
外之虞轉難言之隱而爲斯民之父母乎蘇子曰民有冤而
無告之知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
嗚呼民之困窮於上下之間也豈朝夕之故哉余故於空倉
之粟而重念夫公之仁宏且遠也推公此心其造福於冀南
豈獨不知其幾而民之默受公德者又當不知其幾詩云凡
民有喪匍匐救之其公之謂乎余愿在屬吏喜誦明德雖辭

不能文而念不可已敢勸之石以進
公之德於不朽公諱康
由癸未科進士直隸元城人

高平重修預備倉記

劉崇文

高皇帝製觀縣天下視縣規中各設
預備倉一區廣儲贖以
時年之乾旱水溢重民天固邦本云
泣倉舊矣風凌雨剝垣
墉頽圯迢逕往復公私弊盡叢焉事
事者率漫漶而後爲之
理丁丑秋邑令劉公頴賦而側乃鳩
匠率作陶埴伐石營廣
衡之材走子來之庶拓基址稱畚築
峻崇其堂構鱗翼其廊
廡奠壇乎臺榭下至庖庖圍廡之細
靡不振起而鼎新之美
哉矣焉百堵雲興矣量工命日罔僭
厥素异哉公庸功懋著
而公不自有其功非承陳君守恐薄
薄君從厚慕趙君學顏
摹述大都徵文言爲記文不文每於
天下事有慨焉釋

訓曰四海之利病繫於民之休戚新民之休戚繫守令之賢

否親民莫如守令親莫如令豈奉天下與來世哉盡守令一

語一政出而加諸民即給心決隨利則民休病則民戚翼翅

表景曠得著操而繩之灼也肩茲任者可不懷惕乎然士之

選廉直秩履章被綬成以報主庇民為心政理有沃審經

歷有利鏡踵循襲者鈞稽簿會驅趨於迎承之顛優游養望

以待遷日公家政為傳舍市奇譽者請時詘以舉羸厭安靜

者此追呼以動眾請則傷財沈則壽歲而養望者王事靡盬

勿違悔日良府之為閔子以仍買惜春秋書新書纂康侯皆

以讒言見踰時勢力固以民天為疎懼邦本易罷也若公之

舉不然兩蒞必以振廢趨弊為樞宰攻案賄賂相彼餘缺

時制

時制

之合九故不日而告成... 宜誠善而與之... 禮
...乎公之心足裕心乎... 而... 之... 給民... 禮
... 以... 將日... 徒... 自知... 知
... 疏爲大命不在茲乎... 以風天下... 毋... 所... 上
... 不爲... 勸... 規也... 中堂三... 之... 左... 右... 編... 聯... 展
... 十楹... 諸所... 具之... 君... 進... 而... 揖曰... 吾... 堂... 長... 獨... 苦... 之... 心... 先... 生...
... 之... 請... 鑄... 之... 貞... 石... 以... 俟... 太... 史... 甄... 之... 循... 吏... 傳... 云... 公... 名... 之... 補... 之... 錄...
... 號... 所... 丁... 丑... 進... 士... 濟... 南... 長... 山... 人...

高平劉建南察院記

郭嗣煥

... 不... 留... 行... 王... 制... 也... 高... 平... 邑... 當... 孔... 道... 次... 舍... 設... 於... 治... 左... 右... 無... 處... 數...
... 非... 遲... 歷... 臺... 司... 公... 務... 於... 其... 處... 棲... 息... 未... 便... 頃... 邑... 侯... 楊... 公... 於... 甕...
... 爲... 分... 署... 一... 區... 中... 構... 大... 廳... 六... 楹... 前... 拱... 儀... 門... 後... 設... 覆... 覆... 元... 關... 關...

編中外規旋左有寢室四楹而轉閣遠庖漏在東右園綺園
雜簪花木四時菁蔥皆足以供賞鑒釋旅懷囊宇峻崇瞻觀
頗饒顧行者樂焉造功春初落成夏季材無需於編氓力無
難於列伍地無侵於民居捐俸遺金仍廢址飭臺陋罷成大
觀業已經時稱便矣不佞目擊厥勲載稽王制殊爲符契校
故役通遠簡繁省什之五廂之隸萌請紀厥事不佞聞政因
遜因溯古置郵之制凡天子下簡書卿命使臣裏存廉及僞
違轉不可憑皇華露宿則臯在守令將取格命者譴之慢事
謹率切以自道茲楊公祇若明命符守封圻當大憲委首臨
無製道於行旅獨軫念焉是所以柔遠者有道矣且公之心
聖直澤上已哉其所以爲福斯民者良亦不薄蓋人情遠則
實之誦德則從其喜至於身是者苟可以行離畧之者罕有

曰樂施以誦俗文
夫知依將祖而不知
知明道之學是謂子
其一者也孔孟沒聖
聖與日鶩至教靡宣
聖趨幾而厚乎易各
是學之發也謂天理
是學句之迷而立乎
是學之一也也無將
勇而學之一本而德
乎聖則盡得孔孟之

以是生員要錄曰子
六有張乎講學以
一詞之意是謂情
吁晦矣今夫道一
已緒支離之業
膠聲律之浮而
已見標戶爭衡
一本學卓然有
者其曰仁者與
為內外勿忘勿
間也總其緒論
講者之元道故
講者謂明道似

重修陽城縣學記

正一

狀元

陽之陽城卽禹貢所載河東懷澤縣也堯舜之時冀州帝都
之故唐天寶間改今名備學建置創自我朝洪武四年辛亥
三月也厥後雖數重修不過補敝塞罅而已成化二年冬
長西靈臺史公晉字獻忠登是歲謝遷榜進士揭知斯邑致
成務舉百廢具典盡熟讀規悉如心畫大成殿五楹正堂直
堂兩廡數亦相若公等葺殿之後剏起殿五楹六琴四閣轉
廊廊廡各加藻覆楹二十楹高明軒豁迥邁于昔殿額於門
字額於廊額於廡于兩廡復建戟門五楹音侖然高大衆人觀
瞻庶之役也自營五楹西號房十楹殿之少左建亭經閣並
於堂後翼而進新明倫堂止五楹今增爲七楹堂之東

氣然嚴厲而守者得五福者以是死細巧精緻凡奉
君之類應用之是是者無備無遺是是使公知之于前陳公
願之於後均葬二公葬地其地為公葬之所葬之成又豈
能大過于前哉陳公之葬也又何以異乎葬者葬也
石同無以見二公葬之雖也又何以異乎葬者葬也
繼以祀二公之廟于其葬之其葬也于其葬也恭卓茂令
其是故數循良者本其葬也其葬也于其葬也恭卓茂令
葬之事未聞今史陳二公為也令其葬也其葬也恭卓茂令
循舉其賢迫與乎車魯朝廷特旌其德使史公為天官主事
陳公為監察御史以為天下也令其葬也其葬也恭卓茂令
城可占矣匪直名官有人其人彼之出有兵部尚書
都察院僉都御史禮部尚書他如居京職方面

人物之盛寔關乎地勢氣運之感也。不知憲已。會之。人物否後之吏茲土者。兼備重道。當以史陳二公爲。士子膏茲學者。修德講學。亦當以今日人物爲矜式。則。賢才之感。後先相望。必。于。史傳於天下。聞于。又豈如斯而已哉。予慮其。始以是題其大。云。

常評事集序

南大吉

知府

夫物有至壽而不朽者。其道乎。文者。道之華也。道不朽。故文亦不朽。是故道者。天地之始。羣物之祖。感天地其。羣物其生死乎。而道則常運而不息。是故。水之爲。也有。聚散而海。悠悠焉。爾矣。故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是故。入受天命之中。以生也。其。唯夫氣之。亦有。物之。

也有淺深譬如木之情而機諸陰譬如鏡之明而蝕諸垢
人者洞然而至清廓然而至明與道爲一者也故其文與日
月明與天地並焉衆之去聖雖殊也苟反于道則其歸也一
而已矣是故伊傅顏孟之徒實乎千世之上而神采猶奕至
今煒然其弗滅也唯夫人生也弗知夫間祿也弗知夫反是
故剛柔判善惡出矣剛善者氣多豪邁柔善者氣多龐龐而
惡者始相建也是故其氣豪者其志慷慨以慨故其詞多洋洋
焉其氣遜者其志旺以烈故其詞多泯泯焉其氣肅者其志
猶以介謹其詞多泠泠焉其氣雍者其志冲以舒故其詞多
澹澹焉此類也視聖人之文弗如也然曾可及屢世而垂
耀不朽也已矣是故晉楚如常檣居子者彼所謂豪華之士
也是故其功也達能文而野古其出而爲辭事也方在騷楚

一也故其所爲爵者官也神鍾而真可
說樓居子則乃託意朋酒既又放形而
以自爲故其附爲樓者元亨則神幽望而
其可窮也是故
樓居子則又就移壽判靈而兼期捐軀故其所
若震之燭若翔龍而其可壽也樓居子則又
樓居子之陽養時以自
也蓋無如也得年
十又四而乃
子則四十五十
反身而求道以
天何奪我樓居子
也樓居子既沒之三年
南端泉子者北遊而

南放于平陽太守王玄英子玄英與之遊乃出所藏樓居
子之集而示之瑞泉子嘗而後其可憐也已矣哉五
不復見樓居子清廟遺書其集則幸得見是集焉則早
亦可傳也于是校而歸之玄英子玄英子乃遺刻之而樓居
子之沒也始不朽矣樓居子名倫字名卿沁人玉溪子名漆
字公濟閩人瑞泉子名大吉字元善潤人三子者同舉辛未
進士而瑞泉子本與樓居子者友也又自夫齠幼者也玉溪
子初亦爲沁水令故知樓居子者其二子若也使其不死豈
止是耶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嗚呼其真可惜也其真可
憐也已矣瑞泉子曰予校樓居子詩得古詩四言三首五言
二十首七言十又元首律詩五言十又四首七言十又
律詩五首七首絕句五言十又二首七言十又五首凡百又

天所請樓居者託仙人好樓居之意以爲之故傳中
有仙人好樓居篇樓居子之出也初爲大理詩
字集云

卷之四十五終

學堂

附

明道先生爲晉城令宜鄉校六寸餘所手正兒童所習書
徑續按輿記其縣誌晉城卽余高平也余於康熙丙子歲宰
此念先賢俾令數非俗吏所能爲立鄉校以正兒童句讀其
卽記所謂化民成俗其必由學易所謂蒙養以正之意也卽
欲造一課士書院以繼遺意而名之曰宗禮惜其時未暇地
未未卜也乃聚博士弟子之少而有志及童子之可教者於
署東之公館而提命之繼則遷於尊經閣之兩廊至丁亥歲
訪有敗屋廢址久而難售者在視之則樞屋門在其東而甍
臨小巷北倚學舍其西則官地也寂無四鄰以之造書院也

允宜始捐俸購之其官地西接關帝廟前路之石旁列仄積
如邱命傭工者移去計其值與購屋之價相半於是葺舊宇
築新舍肄業之所咸備焉此東一院也北爲廳事廳右旁廂
廂南爲臨卷之大門門左右有簾屏墻列於門之外是爲中
一院此院之西植松二十餘株而築墻以蔽之擬砌池蓄水
作亭於池北以移守澗州之朔旭乃寢兩院書舍凡三十有
五間而敗物廢址土木營造之費約五百餘金正始於丙亥
之四月六日竣於戊子之九月十日董其事者少尹蔣岳
城洎驛宰高宏道也落成召諸弟子而告之曰士習民風相
爲表裏吾所以造此書院者爲爾弟子計正爲一邑之人格
風俗計書院以字彙名願諸弟子寡驥焉惟程是宗也明道
先生教人治國平天下無他意始學者實心爲學斯爲真學

問實心立品斯爲其人而是之謂誠誠動進而在此功垂不朽卽伏處牖下一言一動舉朝則效士習雖則民俗變矣所補者大矣諸弟子其勉之矣是則不得爲宗程魯院之人無入此門可也諸弟子其勉之至若鑒余造此書院之苦心以廣明道鄉校之教是所願於後之良有司矣

高平縣學重修敬一亭記

學振姪

亭在明倫堂尊經閣之間可以言學矣六經之學博以約約至乎敬歟無內外一也五倫之學知而行知至乎省察無動靜一也一者敬而已矣程子入道莫如敬蓋自小學入于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持養已久是以大學始教皮弁祭服示敬道也米廩敬者也序敬賢也術敬業也類宮敬祖也經以詩易理性情倫以綱常立天地有間有堂不可以無

事令使闕有藏書堂有尊卑族姓無主守其中非竊而文之
則狎而侮之矣敬之爲道中有主而心自存心用之一事他
事莫不認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心可強而不淪况等
靈爲之主乎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兩言皆載近思錄以是內
於心習之說起內欲不出曰虛外誘不入曰實則內外未始
殊一一者敬而已矣子曰執事敬要使心之全體整齊嚴肅
以爲主流行周浹以爲用豈有一念之或岐一息之或間哉
新安敬義取諸易以其義爲學問思辨之善而善一南軒敬
仁取諸書以其仁爲視聽言動之禮而禮一濂溪敬誠取諸
禮以其誠爲喜怒哀樂之中而中一夫似中者延平不以爲
中中無主耳中無主而禮以定命善以誠身豈復能一哉平
日虛心觀理豫養之未發而一意一端擇而兩之四之參之

伍之執而十之百之千之不使攝其心之所不覺覺有餘
無將護寬假於其私自無放佚於其理私不一而理一也
在曰止自知曰獨極深曰幾竦然若有所畏物不奪其心則
知止安止天矣介然若有所持動不違其心則守獨
處焉然若有所承心不遺於事則沉幾知幾神矣主一之
無雜道之謂一一以致精致其虛此心無內外動靜主
不主上蔡之屢托一以備萬萬備其實此心有內外動靜主
有察不主金華之存在一爲主二爲用用止于九九復變而
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水火之生化食貨之源流星辰之順
逆政教賞罰之先後鬼神禮樂之幽明主于敬用五事事主
于思以心作聖聖人之所爲學性情也而其所學天地也豈
不約而可行哉此亭之所爲作也嘉靖詔大小學立亭以

覺聞斷便已相續然則豈能敬官尊道敬業已

重修壽城縣學記

白雲

古之學校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司樂司成專司
學之教而州閭鄉黨則分寄其任於黨正州長以至下之比
長閭胥上之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
義俱足以爲人師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秦漢以來備與吏
異趨政與教始殊途故甫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習以
從事于簿書期會儒者之學術盡屬筌蹄而視學宮爲粉飾
太平之具將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吾陽儒學踞城南隅
高阜湖其前迥河繞其下人文豹蔚炳炳麟麟爲名公卿者
輩出比年戎馬生郊民無寧宇踞居蹊雜遂使貴官鞠爲茂
草茂成春三韓戴公來署邑策毅然振興之多士方衆觀厥

成而陳公奉

爲書來矣悲舊緒之已湮而慶初服之有基謂王費浩巨非
一手足之烈遂捐清俸以倡鄉士大夫莫不倉然繼之乃獨
吉鳩工梓者石者金者埏埴者塗墍而丹雘者縮版而隄度
者運輪而駿奔者罔勿子來悉後自兩廡名宦鄉賢祠戟門
雘星門以及聚坐閣兩學舍無不具舉望之煥然而燦爛焉
嗚呼其美吾黨派術美其堪賞錫錫列列居然鉅規蓋是役
德業豈公經始預有陳公始竟落厥成焉君子謂得綜理之
宜矣余謹古人中年考校九年大成進德修業之事也至漢
唐博士弟子通一經者卽授之官宋立三舍法則不過試以
浮靡之文勝以剽竊之徑然如經而必於通一藝試文師必
於歷三舍皆非且暮可就慶歷以後雖有講肄誦讀而未嘗

限以時日卽罷舉之論
明因之所以科場有異
生徒最歸學博虛席
限以聽聽之
歲月而不能遷其久留
兆分違分在城關
校廢弛職此
由也夫國家立學豈僅欲士子精習業而慕應
遂將以成
造人才明道濟世也審諸小學文藝之細以極乎
道德踐履
之原通諸詩書禮樂易春秋之文以全乎綱常名教
之大舉
諸屋漏慎獨之功以達乎位育天地萬物之量爲
教基精爲
功甚鉅故中年考校九年大成進德修業無已時也
自無身
任其教者而遂無身其學者豈煌煌芹宮僅修釋奠
釋菜之
禮而已乎陳公首重斯舉非直以妥侑先師實欲諸
生之進
德修業明道以濟世爾工肇竣卽命諸生社集月爲
一課先
之經義以驗其理學繼之詩賦以考其性情及夫道
德性命

之原綱常名教之大位育天地萬物之量罔不諄諄勉厲若
家人父子之相告語也是豈徒事于簿書期會而棄其詩書
禮樂之屬者哉諸生能因公之舉體公教育之宏思進德修
業日就月將聯翩彙進以輔

國家休隆之運固皆公之所造也公名國珍號鹿屏浙江金
華人仁明廉惠未及期月善政已不勝書教諭李集鳳訓導
馬佐俱以名儒振興文教縣尉趙應貴修飭之役與有力焉
庠生某某鄉者某某或捐財或効力皆有功于此舉者例得
著書

重修陽城文廟記

田六善

夫學校之義載籍詳矣古者入學必釋其子其先聖先師後
世黨庠間塾之法廢自唐以來獨尊孔子爲先聖而廟祀焉

釋奠之禮卽類以存夫生之禮也。禮之用無一不具于禮之中。其
登降進退之節大而養老。養老之用無一不具于禮之中。其
學不一故不一。其聖與師。今天下皆謂孔子非孔氏真道也。
則釋奠于廟也固宜。且廟之制甚傳。尊所尊。則有敬。聖所聖。
及七十之徒及歷代大儒。禮先賢。論定。或于子。宜談。禮。子
庶。又有鄉賢名宦先達之實行可法。前令之惠政可思。坊。爲
迎享於內。二者設有不當。則廢。非而巷議之。又其甚者。後有
兼禮之士。猶得申其說。而暴置之。則此廟也。崇德報功之真
激揚勸戒之意。皆于是乎在。所關顧不重哉。戊辰十二月朔
二日。吾邑文廟災。聞前建廟之日。術家言犯星忌。當火。蓋
險之事。儒者不道。今果爾。則陰陽諸書之弊。有以也。
今上敷率太淨。親從曲阜。續

御書扁額於郡縣廟不修擬何以宣揚

聖天子右文至意邑宰項侯謂事無急於此者首新濬渠
募文苑紳士而議之余曰濬之不修豈惟賢侯之憂亦餘
士大夫之羞然時方匱結費甚鉅若俟捐金輸粟告成無
矣計近日寒家食祿厚請學子姪輩任其事於是庀材鳩
募廉價刻日具舉而邑紳士讀書識大體者亦各次募款
焉諾云此心此理同不信然歟工竣計物料工匠米運共
銀九萬三十餘兩經始于康熙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
歲于癸卯年九月九日余因是而歎項侯爲治之知所急矣天
下不可一日無政教則一日不可無學學者政教之本政
教云今有司凡簿籍斷不
及賢者謂之不急蓋傷之也
考亭之傳紹濬路之
有濬渠教治有冰
冰未加

民之工酬其能而物之行其德也。止而先務之必實有子孝
之義故能成功者是之謂少府金公賦星來往日省月試獨
著實於心而身爲之先生曰此吾職也亦碑力從事夫賢者
國難有者吾巨心格官師之多君子也不可不記諸士觀官
之矣 冠蓋之風異日得時而行亦爲 國家先根本之
吾及無事候今日之教也哉

改建學宮記

孫承振

長吏佩聖賢訓出率百里其所以上不負 國家下無忝職
難者道非可以一端盡其大者惟在於培民風端士習而已
大風淳則型仁講讓時禱年稔士習正則人吏不變爵爲國
禎長風士習若相判而實相因也且士爲四民首一鄉之文
天子第諱然觀望以爲里而禮教之所自出 國家人材之

所由儲必德行文章表表一時如漢之董江都唐之韓昌黎
宋之伊川明道濂溪紫陽使于官而下咸奉爲道業宗範斯
常山斗其學問之淵源器識之卓越誠超於尋常萬萬也然
器識固推原於天成而材品必須沐浴於聖化學官者育養
人材之地也古者建國君民敬事爲先降其祭某不成禮也
大斯鼓篋示警衆也宵雅備三宗警衆也其間師道渾乎清
道文治嗣乎吏治其衆生于聖朝其制道于文運故其文星
曜燦奎耀則禮制可訂而人化之也其科第之詳而制守因
步之闕所屬也其官書在東郭宋金元明以
來屢甲齊濟科第利嗣洵與惟盛地也嗣是膠官移於治內
教靈城福乎而階科甲廢衰士子不無扼腕余由懷李改補
茲上蒞任二載一切地方利弊方悉心體察次第興革諸如

清水耗蠲雜派督月課屢保甲監別汲汲寸悉靡他總期於
民樂其業士端其趨以實盡吾司牧事而邑之紳衿以遵從
學宮爲請余以振廟文風誠屬難能而維新學宮又長吏職
分所當爲况值

王天子雅崇文教勸修學宮以是爲請上臺余寧有憚焉第慮
遷徙之際規模將爲式廓輪奐於焉更新工作浩劇錢糧既
無曩費民力又難輕役不貲之費將於何出於是謀之紳衿
分工協力各任乃事以責其成至於紳衿以下有尚義樂輸
者從若鴈衆議僉同爰講堪輿筮吉舉事余卽躬督獨修葺
大成殿一座其餘東西三廡明倫堂正誼明道二齋啟聖祠
名宦鄉賢祠以及戟門泮池櫺星影壁東西牌樓左右茶亭
尊經閣文昌祠奎星樓儀一亭週圍墻儒學牌樓皆廢之

屬廣文齋紳衿士紳耆義民或獨任其工或合任其事復命
鄰村募義紳衿商民輸誠資助共勸大工者悉行勒石以
承永學右建書院一所後講堂五楹東西兩廊六楹出衆力
而講堂五楹東西兩廊六楹南厦五楹亦余捐俸獨成者是
役也經始於康熙十年九月二十四日告成於康熙十二年
八月初一日仰見規模式廓輪奐更新丹雘金碧赫奕輝煌
齋俎豆之典禮如且而孝愛之化理可張地靈人傑賸運噴
而光浮萬丈者文星之璀璨也蛟騰鳳起頓雲衢而瑞藹九
霄者畫曜之炳爛也其人文之盛蔚然而起科第之群巍然
而發此一否泰之理測復之數所較然而不真者乎要之以
暖色典隆之費官遷之設邑文學之士爾陵邑之神衿耆
賤實與有存余長吏亦何功之有意囑國橋旣復吉地

自發人龍爾多出擲桂香金粉如
砥礪器識一如古儒
聖門之功臣也余亦叨光多矣倘或得志一朝祇紆青拖紫
揚揚鄉里已爾毋乃於改建學宮父師期許之懷殊多對謬
乎故因學宮告成之日並爲請士壽之

重修回車嶺文廟序

馬鳴珮

澤州取舊漢澤名古上黨之高都縣也太行在其南峯巒
西斜且不等總名太行而天井關上嶺云回車轍跡尙存
傳夫子適晉自此旋轅建有大殿兩廡櫺星戟門碑碣俱存
鍾麗竝觀冠蓋士庶過者咸竦然入禮而低徊焉子信兵涉
屬嚮往之而未報督師宣大復藩於邊圖詰戎之務甲午冬
得兩江節命乙未仲春於邁受事先齋三日歷嶺登關乃成

禮於廟中階下而徧殿廡棟楹依然碧瓦零落椽瓦傾圮
丹青不煥俎豆無光爲之三歎夫晉中一經流氛之縱橫再
經逆師之風鶴而廟貌巋然如魯靈光謂非先師之靈歟危
材鳩工而聿新之雖各郡邑有春秋三會上下應急之祀施
祠屬於澤卽闕於府於藩臬諸監司勳登而倡率之子當在
先是用簡諸同心共釀多貴州守孫丕承及高平知縣范繼
頌等因縣夙夜靡遑克集厥事凡六閱月告成且請言勅之
石乎曰卽曲阜宅立廟自魯哀公始立廟京師自梁天監始
創季各立廟自北齊始州縣學皆立廟自唐貞觀始遵獨祀
配享之制易爲先師木其王自漢武嘉靖始而曩上廟則
始於唐貞元九年知州皇朝始創崇禎始修有人今能復舊觀
高踞太行之上爲天下學宮之冠則志之功鉅可泯乎夫

至聖無以加乎與氏云自生民以來未有此禮也
廢而司馬太史立爲世家云以布云而學者宗之書天
機言六經者必折衷焉韓愈黎處州碑文云自天子郡邑有
司莫得稱惟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主土稷主穀句龍與
又其在尊位不屋而壇豈如用王者事巍然當座配以羣賢
天子北面跪享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今稱先師更尊於
帝王而饋之廟又在國學郡州邑之外廟貌之盛與祀事之
烈不更著歟天下大幹三而太行獨爲北幹雖居晉地而首
秦踴豫盤礴於燕峯崎於三韓連斗杓以臨南極向明之所
以出治也與離之所以由生也茲祀與曲阜之林相望秦燕
豫魯之文運率於是司禽闢焉我朝定鼎御極以來首重釋
奠丕承文學內而胄子外而茂才之興亦旣彬彬郁矣乎

以茲廟之隆所助不渺也雖轉河而返適晉未果子夏之教
行西河亦所通而化所存則神之賜也至於歲祀則澤之有
司在卽可以此言登於碑願治十二年乙未 縣志 佩記

重修學廟記

黃國瓌

閭邑之治亂必視其人材之臧否問人材之盛衰必視其風
化興行之地合抱之木不產於步仞之邱千金之子不出於
三家之市余攷陝川之志邑泊居太行之巔王屋拱翠萬山
環竒宋金間七狀元接武俊偉雄傑罕見其儔十二進士清
英尤敦樸愷悌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學宮明倫堂雖在闕在
城遷徙匪常迄今科第聯鑄此豈獨一方人文之蔚蓋亦天
爵應頒采芹之有地以煥發其祥而有力焉述學宮在城中
東南隅 明倫堂 處街之北 前歲 遷 一 壇 禮 鞠 爲 茂草形 隱

以重修但學堂屋宇狹窄舊址勢必杜塞東門又
學前進來充極大非體統欲仍舊址勢必杜塞東門又
不便闔邑文廟西畔有民房一區氣象宏敞衆議改建
之得吉議建明倫堂東西齋房儀門大門堂後尊經閣進東
一區啟聖祠敬一亭茶亭皆創焉又東門外舊有奎星樓樓
峙異方翊我文明年來漸就傾頽舉莫可廢而樓星門欄欄
殊壁等亦久殘缺至博士舍署湫隘不能容膝來者屢爲民
者無論立雪孰育之無所卽僑居亦豈長計余素性喜與爲
善且職司守土百廢宜興矧此斯文根本之大兼以卹人士
樂行善事者乎以爲構無窮之佛地不若成此一基造光輝
之浮屠不若崇此先聖積萬百藉以遺孫子不若奉壽壽數

其後昆與緒紳諸士度言或獨任一工或併任一工或
實財或輸粟米皆當躍然而興成此巨美如聖施頭之
爲車之音以與勉爲義氣而取爲假薄或由此夫

重修三壇記

畢振聲

壇在東稷壇在西高平南壇不可識古者長平建國
言之侯社乎抑大夫以下立一社或其置社也或曰壇
星雲雷雨是漢所祀靈星也北面有墻答陰也坎塗
以陰時
星壇皆無色喪祝掌其禮甚數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
神無二壇皆圯有民人無社稷先後令坐法苑往
看社稷以燕天奉祀事則神然社內外卧牛馬
爲下與其凡類之謂民也不成若社稷想其
之社燕國之稷至此其極誠已謀之於余余恐里社

以是時... 爲民父母而莫之省憂如父老何會武公假縣
... 以其事... 然捐金尙射因助以其貲三壇並築
... 事從不... 日而工竣餘金覆之以瓦春秋王事作之
... 考... 澤門有哲扶其役而歌者止况於社
... 日而工竣此其社爲樂公石相也春秋鼓社救兵
... 先生爲秦畫長平之策鬪饑滿坑周齊東西之
... 南北之所掠屠以爾朱父子焚以粘木以圖賊
... 之不時固其變也一中散坐白社道感髮
... 爲疫疇又無地受其精神其吐之于先成
... 宜矣抑聞之勾龍爲社柱爲護者有
... 以兵屋股社淮南子曰禹勞天下死而

爲地業作秣稽死而爲獲升除遷轉不一其人亦若長吏之
嘗者與其失職上功曰最下功曰殿云乃今三壇基置小鳴
天鳴自此有賢君子其間吏行勉之矣樂巴以鬼道治民而
嘉治張魯以鬼道治民而民亂三壇陰神使鬼物取以形索
靈治之得失蓋亦人事也哉振姬叩薨拊缶相和而歌以爲
樂鸚鵡雨襲諸人間社稷存焉耳武公謫太原攝篆高平又
佛王修敬一廢亭皆以佑君請勤事其於人事知之矣

補修縣城來脉記

張道湜

天道地理人事務專家者每軒彼而輕此余謂非過論也道
化剝復否泰之機迭爲循環善哉易之言曰無平不陂無往
不復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則地理人事習聽轉者者也每
以治水得名而由之數區倍孤城如斗西扼河東之

石樓北曰碧峯兩山對峙爲龍脈自爲鳥嶺迤東至玉皇嶺突起
南合襟焉縣之龍脈自爲鳥嶺迤東至玉皇嶺突起
解出羣巒之上爲少祖起伏蜿蜒而下直抵城之西北隅乃
知昔人建置目力必景純流亞也故山川融結風俗淳厚民
崇儉樸而力農桑士習純誦而重廉耻官斯土者廉勇正道
多以上考超遷至科目之盛甲於冀南明成化時石樓李司
徒公發於前嘉靖時莊靖劉公位總河尙書神廟時先祖官
保先外祖司農中丞兩孫公銀臺韓先生一時位八座者
而歸寺不與焉嗣後風氣稍弱及崇正癸酉流寇渡河縣城
失守焚掠之餘元氣爲之大傷時先長兄司練以忤權貴歸
成雲中受經屠孫公傳庭屬士之遇贊畫軍前佐邑令徵諸
捐貲首倡築城鑿池雉堞視昔增雄矣

皇清定鼎科甲蟬聯一時位方面者七仲輝高公石禮王公
六一韓公泊圖王公余亦備兵瀛海及軍懷守臨慶道而先
兄而部郎守令不與焉秋聞白丁酉後六科無傳者余於壬
子歲入城諸庠友相對咨嗟余因循來豚而上至過峽處名
麥積屢左隣絕經爲雨水衝塌止餘一錢余卽擇吉用石砌
甬之而下視城之藩豚水竇爲溝西北兩關居人屢爲捷徑
塹與城剽然中斷矣據父老言自古西城一面皆土舊令儀
新尙改砌以石壘土緹城而上爲敵臺計固難圖而來斥資
因之損此輟科所由始也余聞而嘆曰天意也可以人力
亦可以人力全因寓城數日兩旁疊石高數尺他處運土者
爲魚脊以斷行路而丁巳余姓德榮發科至甲子則隸
丁卯則余弟道謙余子德興萬子節鉞庚午則余子德

成以爲修風氣之驗。至宣統二年五月廿五年余亦衰老絕助。城
市曩所補直額做甚於舊來之庚午年未蝗緣爲災疫。變之
老弱死徙柯落邱墟沃野平曠。鞠爲茂草幸值邑侯趙父母
福馨。泣止噢咻。撫字哀鴻。畢集而學博程君精青烏術。詢於
昔盛衰之由以補修龍脉爲刻不容緩之事。趙侯深偉其論。
捐清俸贊其成。特選諸生張子繪章百里造余廬而以難登
番鋪之役相屬。時距秋闈止兩月余念時日迫矣。謀於有塞
悉類築舍。竭綿力從事督工者十人所修築仍前二處。役募
隣封健卒限以程期石增之倍高土增之倍厚圍以界牆行
人不止絕攀躋之路且無敢旁睨之者。雖爲費不貲庶稱一
勞永逸焉。經始於六月初六日落成於七月二十八日。此數
棘吾邑入穀者二韓子性善鄭子采宣鄭城中籍距前兩序

羅君人文實破六十年之天荒云足徵地靈將復若或使之不然前此豈無官師視若越人之肥瘠乃蹉跎至今羣心騷舞工成不日豈偶然哉余謂縣城一邑之綱領廢不止科舉而科目其顯著者莫自今伊始宦於斯者皆龔黃卓魯之選產於斯者守唐風蟋蟀之遺力田者慶簿車服賈者富財賄人敦禮讓戶習詩書科甲人文繼軌前賢方駕近哲庶不負官師再造殘疆之雅意乎哉有譏余效野人豚蹄之祝違違伯玉獨爲之耻者勿恤豎之貞珉曠世而下必有同心踵事增修沁之盛可永保矣是爲記

改澹城河記

趙鳳詔

環沁皆山也其石樓碧峯對峙城之南北而諸水襟帶於其間或爲細流或爲巨浸其涸也有時其決也無際他在尚澗

深谷中者不及過而問焉若乃城東關河常患冲塌則隄屬
封疆之所繫也夫河源出烏嶺東瀾卽所謂梅河者是也東
流三十餘里匯聚衆流東南合杏水入沁河浩浩湯湯之往
莫遏其爲城患也實甚嘉靖時伐石爲堤患乃息顧慮久嘗
蝕鮮有完且固者比年以來時圯時築工役頗興大抵堵防
禦於一時而不能永杜其後患也康熙甲戌季夏山水乘瀉
雨而發衝堤激石震蕩漂流無所底止聽其聲如狂風怒號
迅雷暴起卽而視之則駭浪驚濤奔騰而澎湃其洶湧莫可
名狀邑中父老驚相告予策騎循行見水溢堤壞距城垣僅
數武岌岌乎危之或曰堤敗將及城當議築或曰勢迫莫築
堤難保障而防之予獨以爲壅水之流不若殺水之勢惟用
人之力不妨損地之利也於是度其高下相其便宜竊有見

於河之逕趨東南者稍引而東則水與堤遠不爲害且渠
山下多隙地無居民田園廬舍是可掘而注也爰令衆議
曰善乃程工度地均分丈尺募民夫而役之墾土爲河
濶水
遂流山麓約三百餘步始與舊河相接又取其旁棄土
成堤相隔石堤數十軻復將向之衝決者補築之塌毀者增
修之經始於相月之朔閱五旬而竣厥事焉夫碧峰園
之名山也面石樓而並峙高峰峭壁陡峻崔巍翠栢蒼
松蔚蔚深秀今又有清流激湍經其前水聲潺湲不絕
邑雖小亦一大觀也予始念不及此第願自今以始卒是邦者無勞民勤
課之煩生斯土者無築城鑿池之役相與休養生息以
保歲
禮而培罔本是則予之志也夫邑之人顧相謂曰願水注以
水智也用民力以庇民仁也茲役也始兩得之以若所去

則吾豈敢夫保障一
未違亦惟是以快道使民
可告無罪云爾是爲記

勅修丹河石堤記

李崇

出吾汶關關北百餘武丹水環流浩浩蕩蕩桃花瓠子時有
隱憂毒人綉繆未雨築有土堤爲衛是以河循故道關城免
沉窻之災膏腴鮮汀萊之惠恃有此耳縣志城制如龜夾兩
堤堤如蛇邑所以名元武也自壬寅夏霍雨經旬河流暴漲
堤岸崩頽比季因循未築遂致河伯歲徙日漸南侵沃土半
付波臣雉堞廬舍且岌岌乎有剝床及膚之虞東關首當其
衝爲害尤急父老累詞控修當事慮時酬舉靡勿動爲太康
知及今弗築勢且日益潰決後此更難爲功矣余嘗目擊河
水夜發瀉溝高數十丈直灌濠衝城城門局頓以折關落民

房衡毀死者數百水患匪輕清異且然况堤決乎歲丙午夏
靖江侯父母來蒞茲土下車伊始余首以是役爲言謂無堤
無衛無衛恐無城無郭其關一邑之利害實大但度勢量功
衝決幾二百丈且岸皆積沙如僅以畚鍤從事必旋修旋潰
徒費罔功自非伐石高壘安得一勞永逸因思工浩費繁公
帑固無可動若以是重勞百里恐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可與
樂成而未可與慮始也策其上不病官下不病民自可成大
功以禦水患計惟倡義捐輸乃克有濟幸我邑侯嘉茲義舉
捐俸首倡余與方伯畢公各慨爲解囊以助因大集同紳協
力贊襄慮猶未足復延比印照光持鉢坐關苦募者數月賴
里中士民樂善罔惜一簣一勺以助高深而後鑄錄所費乃
可成事致用也經始於丙午中秋落成於丁未初夏八越

而厥工告成自茲以往原田免陷洪濤國境可冀管石垂紅
久遠利賴無窮豈但小補云乎哉嘗讀春秋凡有城作
且義必書以見勞民爲重務耳是役也匠作見工而見重
甲無擾而無累所謂以逸道使民雖勞猶弗勞也余初從一
邑利害起見倡爲是舉省事惟勤罔敢任勞勸導樂輸罔敢
任怨幾可告無非於維桑耳至相傳倡修以致子承父役
永固河防福及城社則邑侯之積且與丹流並永矣

廣境碑記

趙彥詔

從來明則有人幽則有鬼陰陽判而理則同六經諸史夫
畧而不論蓋可知矣稽古帝王遷天立極每以神道設教凡
置城邑各設立廟壇始明理幽制兼備也我廣寧自肇興
數十年於茲而城郭之傾圮如故會之燬棄如故至

廟又何暇議修議建耶余甲戌春蒞茲土適當火後之後
香不垣竭力撫綏席不暇暖民命若此何以身爲教用聞
幾因孽漸次舉行是歲秋縣尉王君曰自公下車以來文廟
重修葺次義學已復初矣城基築而河道開矣禮好射樂又
若此矣其厲壇湮沒寧不爲之整與余聞之喜曰正獲共心
但恐所費不貲或致中止射告以積年措費若干願爲重建
余於是捐俸授之併紳衿所共捐者卽命尉鳩工庀材擇吉
創造不半載正殿兩廊及施食之所巍然落成可以垂諸永
遠今而後俾無祝之鬼依時祭享不致悲泣於凄風苦雨其
號於衰草寒烟於是乎幽明之制盡備而射之陰陽亦足備
焉是爲記

醫仁書院記

陳廷敷

澤州書院始宋宗丞伯淳程先生先生以治平四年由上
簿爲晉城令晉城去今州治三十里而近先生遺大德尊光
被天壤至其所以爲晉城者當五季逸亂金革創殘之餘禮
樂廢弛而之習久而未興先生多設鄉校擇秀異之民羣
萃類居教之以學親至其處爲正句讀晰文義使知入德之
方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熙豐中士之備者連收科目而
人俗以厚魁傑忠廉守節善道敦行而文者徃徃介出其間
迄于今風行澤流聞而興起德化之盛猶有存焉其諸鄉校
之設最近治者故在北城之外此書院之所自賾也然今則
不遺墟舊跡亦泯然盡矣前明州守王君建文昌書院於
公署之左其後使楊君更其名體仁書院因此朱書院
之址也檄州守徐君蒞厥事祠先生於中以伊川

生並張邵朱呂七先生左右列而配焉謂祠爲先生專設也
未及百年墻屋圯傾蔓草寒烟蕪廢不治先賢木主崩剝浸
漶不可辨識康熙壬申之冬灤水倫君來守是邦閱明年治
和以安景先賢之遺烈修祀事祠下愾然興歎作而新之捐
僱金以勸其邦之士夫不勞民功而役者子來旬月之間
事新鼎構而俎豆絃歌講肄之地有如曩昔旣訖功君命余
記之余惟昔者先生之教有學有祀禮凡始迄學者必釋奠
於先聖先師又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禮記
經云先聖周公若孔子先師如漢禮高堂生樂制氏詩毛萇
書轅生古者建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爲重事蓋有學有祀先
王之教也然當其時自國學至校序庠之鄉學莫不有定制
而祀無適主意古者堯舜禹湯諸聖或以爲聖或以爲師

皆其必祀於學者乎今不可考則亦不敢臆論俟後康成以議
周公若孔子者非斷詞也而先師則因其時之所尊者而祀
之故鄭氏又以謂如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之流大河樂氏
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是以祀樂祖
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夫天子視學設廟則
則祀先賢於西學者所謂祭於瞽宗也春秋戰國亂世猶有
庶賢爲之師秦漢時猶有專門爲之師皆祀於學漢高帝遇
魯師孔子明帝行鄉飲於學校祀聖師周公孔子猶未知所
祀也魏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歷晉宋齊
梁陳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唐武德中魏徵奏
學法周公爲先聖孔子配焉房元齡建議升孔子爲先師
高宗永徽中復改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

至師期從祀太尉長孫無忌駁正云漢魏以來顏回夫子至
能此師宣父周公迭爲先聖貞觀之末正孔子爲先聖以家
師爲先師依禮經之明文酌康成之奧說由是以來先聖先
師之論稍稍定焉後世州縣之學廟祀孔子以顏子曾子子
思孟子列於廟堂之上庶幾得古者祀先聖先師之意矣余
聞嘗竊有議焉後世言學莫不稱說今之廟祀孔子於學
是已言先師者雖多矣而永盡其義焉稱孔子曰至聖先
師則是先聖先賢無並焉一人擬之豈適是爲永盡其義也
遂以顏曾思孟四子者猶不得謂之師則豈知至聖先師制氏
聖賢後生之流反得謂之師耶高堂麗朝氏而公侯生之流
經師也非人師也而禩謂爲師若宋魯諸國諸子者非所
謂人師也與哉今以顏曾思孟不得謂之師而謂之先賢

禮經之

義者民之

謂之

子之

聖或後

百年安

哉

莫於

漸古之

學也

於其

詎可已耶

爲聖或爲賢。始定以禮樂之道久而益尊。知先生者。既以禮樂爲有合於禮者。禮定於後。生之道者。教爲禮。禮告之君。天子之禮。政吾不敢以。禮生之學。禮吾不。禮以規有先生。禮事在焉。勉其不。而無失其已能者。是邦君之德政也。禮生之學業。禮天

伯方社會約記

畢振振

康熙十一年詔起曲沃衛公公入修復社會數事。尋頌其意於天下。吾晉院司公祖便其議。檄府州縣行社會。府州縣擢難之吾邑。曰父母先之勸課紳矜富室。自占其有以家量。當社簿輸之倉以備賑。而各出粟積貯有差。邑北鄉民極。擢姬數米而身廢。且賤。猶及見吾鄉人。會次昔。理。致于在鄉長平一倉義社一會。在邑。爲會。史。長。與。民。會。不。可。不。

布井斗級問口是皆李斯之倉庫也。譬若走利而棄其本，而角且翼民窮卒莫之管省，見其害不見其利，久矣。今循此之經，國昔畢比之安鄉一也。禮家施不及國，衛姬許義莊，伯方輸粟百石，社長平於得義輸粟五十石，爲賑鄉人家。人耳社倉利在鄉，不利在邑，在鄉便也，在邑不便也。民以爲便，則安鄉安鄉則重家，指謂倉粟在鄉去此乎？民以爲不便，則危鄉危鄉則輕家，指謂倉粟在邑留此乎？邑有倉而無倉法，做也有倉，賣盜抑或視其鄉人之殍，不肯發歲以屬饋，雖至紅腐不可食，無以賑恤水旱蝗螟疾疫之災，豈法爲教法不可不便也。

清興踰三十年，往年分道賑恤，使者冠蓋相望，慟然出於至仁之心，而法猶未立，周禮小行人之官，札表尚荒，厄窮爲一。

書蓋周公之法也衛公將順其美斟酌常平義倉應惠諸法
見爲社倉周公之遺意而奏議焉仁人哉周公施於國縣鄆
邠里各有委積從民利以爲利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王安
石施於國青苗保甲各有條例滋民害以爲害以三十年之
變籌國息無他利民便民害民不便乎民也賑恤水旱蝗蝻
疾疫之災必有積貯以待之鄉有積貯漢初都鄙廩庾皆滿
後周空而民便邑有積貯隋唐洛口黎陽砥柱皆滿前安石
而民不便利害較然法亦從可便計矣白父母爲利謀先之
仁者利法周空將州縣爲害民難之仁者不利後安石
之法重安石不勝其害宜其遠也爲民父母者安石
至使遠巡於社會之利害而不賑恤何以鄉何以邑不賑
而何以賑恤則是窮於法也已又安所得常平義倉應惠之

利先之乎始元帝平利民耿壽昌請官
今其法窮關皇義會利民長孫平請百姓
不出於里今其法窮屢歷廣惠利民韓
之官發之官歛之其害止於不便民貯之
其害近於不仁民與吏胥爭利不勝也
之災何以救之此非周公之法也朱子
爲便乾道四年請府籍當平米太百石
息十有四年中間息米進倉籍米進府
石錢給鄉四十五里石進收耗三升不
諸籍入簿與籍地真西山帥長沙徵爲
通漕請正以養其民者此安可以利害
法使害常伏於

之量資石貯於防蓄被以屬委之流善圖息利書倚於宮之
善者子身於與列故以屬委之法制則厚比則我矣不從
善大觀也為單書故果乃紙不利金陸圖舉金為益本不
善者及云遊者精盡人傾無他得陳則守報雀升禽家豈三
善者無併而商岸白沙認機費出穀主頭家一石各戶
善者食者占三分膏苗書聚飲收息權穀石一斗新穀石二
守則勝無慮本儀息其半中儀竭其息大儀本待豐年熟
五者之活法富民有取而無與貧民有取必有與好民身
為其青陽八字之嚴限餽直一石飲散在廟更十年當造
儀儀一石收受須人至三百當加舉舉放阻於宿愿宋以
善者無善者出於里門元以保人武納社舍約如此林馴有
言此不為其利無害而已矣昔趙使安鄉鄉五其六數三十

穀六其五亦在二十二年一也此周公之經心也衛公經國
此近可法景德安內道可法開皇實邊將順以至仁之
天下安石與於不仁之謀者何為遠巡利害難此社倉之法
矣乎父母先而神祐富庶不敢後官與豪右寺民無不屬
自利見其利不見其害雖無水旱蝗蝻疾疫之災亦有
之矣鄉之人皆曰假康熙十二年正月舉報經記

署州事高學全編審議

梅 謹

五年一編審風因此五年中人丁之多寡家產之厚薄
互矣此天道使然人莫能強是以 朝廷定為編審除故增
新撥貧賤富務期均平無致偏苦此以人事補天道之盛典
也今本署州恰際此時行得一格好事便道得上場願心然
而遲遲未審者以任事日淺民間多寡厚薄之數不能週知

恐負此舉耳今限期將屆擇吉於九月二十日開審但訪得
向來公直戶頭所開議單一里一甲一戶之故者貧者只在
此一里一甲一戶內報陞報頂甚至避怨不報有六七骨朽
而名不除家徒壁立而差不拂若照此以行第謂之難不更
耳安得謂之審丁在丁多產厚者以為增一丁是一差幾年
承納僅謂之萬年累殊不念陞因產厚增丁多幾幾人幾
幾幾為天所獨厚而得丁多產厚哉誠有積善者壽壽壽
壽壽壽之家方自傷命薄號泣呼天切切然望增陞豈而不
願乃應增應陞者不願增不願陞無乃甘與故者貧者因
願而不願耶余本澤州與爾民約凡丁多產厚者公直戶頭
願陞公直戶頭以冀善奪此非惡民之丁多產厚必欲增陞
也

未及已無餘廣每於退食之暇進諸生童子而校之論文屬

酒賞識拔尤時廣文先生適以饋體去官學憲命余兼其事

余乃與諸生日益親愛稽州志本州文廟爲明代洪武初

年刺史李公祥重建既凡數修修而復敝其爲楹屋門棟壓

將崩其中大殿兩廡時滲漏不蔽風雨其後明倫堂亦覆壓

不飾余不揣獨任其事鳩工告成凡六閱月而罷雖未敢云

建立然廟貌一新規模宏遠矣乃或者又曰王事孔棘四郊

多虞獲澤何暇及此余乃作而言曰客歲軍興已輸一載凡

遺孺之地與夫王師經臨之處僦乃棲壘焉乃勢變竟棄會

火其居凡此士民婦孺子室家慘然不樂而一僻處太行父老

子弟至今未見兵革不可謂非天幸也爲之吏者路因逢之

舊羽書日百餘對稍遲其數匪匪更前古之版以權自與健

兒牛馬相進逐余欲望多世壽

先聖先賢以優

游於此日豈可無德德也而此故道釋落後也
官鞠革而此城郭雜歌謠天恩之厚溥人而釋人之型仁
讓行善向化惟日進德以深重人心者豈不待衆之家論而
其化以美風俗去刑者即以去兵也終編者治世之音廣
以止亂也詩曰存濟厥功在濟厥德用武以文也太牢以祀
之樽俎以新之禮以爲國備可謂敬也余之乘此特修茲廟
禮正欲以詩書道禮之氣替四方戎馬之鋒以 至聖在廟
之靈所域世之禮也吾人土其勿以乎爲迂也也
更有說焉海俗尙鬼神崇報賽僧寺道舍樓臺丹雘淫祀無
福余獨向泮宮加之意焉與文敷尤所以正人心也質與於

贊修者僉曰然乃選石而樹之

涪州縣志序

孫必振

禹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以察民俗以稽吏
議孤邑履古侯國而無史官邑之有志遠矣前此澠民社之
賢者以時考事次其闕矣武備一考之史其猶行古之道也
行古之道莫春秋若嚴農則賦則筆則削則游夏不
或也一詞國千古史學之宗也而邑必有志典章存焉教化
焉焉治忽辨焉以備考風儆之典詎不通於其文則史之
編乎然余竊有疑於今之邑志也里建置賦役物產風俗
古蹟今存志不過稽其古蹟仍其章故以備考而已若無所
焉可者也至於人物者治忽之所從出教化之所自起而典
章之所自賈也前人之志其之表也前人之德後之鑑也今

何以史殺魏郡者多志之曰某某爲循吏而魏者多志之
檀司鐸者多志之曰某某真師範而庸者多志之曰某某
旁贊其政事官避之譽布衣儒雅傳會以忠孝節義之名不
幾於美而無刺泛而寡當與將何以觀而威感而勸且懲也
善楚史記名構机專主乎記惡懲戒之義今之志獨不聞焉
豈今人盡賢於古耶抑志不足信如孟子所謂盡信書不如
無書耶余深用慨焉修學之後將謀修志適奉檄徵邑志爲
輯通志故也夫美而無刺或竊附善善長惡惡短之意與條
次舛陋字畫魯魚舊者泛而寡當新者闕失未久何以備一
邑之觀而爲大方之目哉將亟爲改觀羞費不能佐粟梨費
詢於耆宿畧無點較以備一邑之志則可若欲取一邑之志
一一櫃予之志自附於行古之道則予未肯自信也雖然此

予獨向存乎志者也神而明之存乎讀志者也昔鍾伯敬高
 李建齋取以文人自了乃作史懷取上下數百年事排選隨
 表置疑洗冗究誅既死是是非非一裁之以道義陶釋圭嶺
 之曰此伯敬經濟之書也使讀志者能如伯敬之讀史自開
 卷眼披星野之圖則思郎官上應列宿何以無忝厥職弗壽
 罪於上帝也觀疆域山川則思何以設險何以制勝也俯其
 池之彈丸何以固吾圍坐公署而退思何以補吾過也觀學
 校之廢則數之舞之以教聖人之化承祠祀之典則教而不
 廢以取百姓之麻也稽貢賦拜戶口則思何以省而不煩庶
 民安樂而且一切之利何以興舉何以革流何以興也考人
 物之類驗觀風俗之真源何以是非不致混同淑慝且能各
 別也擬然哲之遺文對讀陵之片石將何以登高作賦漫

興銘不使簿言淵
大山水笑客也
以古考事變之而能通其
經權一教之以道
邑之有沐
聖廟民社者
經濟之書
哉讀而窺其
義極其大體
以存典章
以實教化
以興治紀
自附於行古之遺
予雖未敢自信
乎亦聊以志吾志也

重修東廟炎帝廟碑記

胡

平縣治之北在昔相傳古炎帝神農氏
其上有帝陵焉陵之下卽藝穀園也蓋粒食之原
曰粒我蒸民莫匪爾德帝之功德萬世永賴矣
歷代
立廟祭焉所謂上廟者是廟去縣治幾園十里
不遠焉
附東郭立廟今所謂下廟是也
問廟
之廢無有能言其創始者其重修則自宋元以迄明諸碑記
焉

焉

國朝舉先代帝王有功德於民者悉修其陵寢命有司致祭而茲廟以僻在山城歷年來風雨漂搖鳥鼠竄伏垣頽簷墜瓦裂棟崩雖春秋之祭未嘗不舉而修以新之則有待乎其人癸酉春余承乏蕙土因父老之郊迎暫憩於廟目擊其頽圯荒涼惻然動維新之志而未之逮也越明年諸政事粗理余敢請德及而信孚信孚而人和哉而公餘多暇乃率屬社人氏而語之曰爾等食德飲和忘粒食之原乎而忍俾帝之廟貌傾圯一至於此於是余捐微俸復爲廣募園邑紳衿耆庶以襄厥事按廟三殿三大楹儼古官廡規模兩偏小殿宇勢鑿舊殿之後正庭五楹東西耳櫺上下各十楹迴且疊立殿之兩側以月臺覆之甬甬道東西兩廊十四楹廊之兩側

各立一楹

立舞樓三楹虛其下以爲鐘樓下角

門主入輔以耳樓 三殿西翼樓下之角門生出輔以耳樓三
山門五楹視背制 謁犬之廊太路以壯偉觀王始於甲戌之
夏託乙亥之冬乃告竣趙璧冠塗爰丹爰葺負輪之美邇延
野綠遙混天碧翠 屏障其左丹水自北而東爲瀟繞百挹金
峯之爽氣南望游仙於斯拱翠而又方帝日中之市四月維
夏因廟社之會聚四方之民陳百貨而交易之各得其所禮
行樂作神人胥悅此則極廟之勝槩據高平永清之大觀也
余繼高平自辛未旱荒民艱於食者三年何堪土木之舉焉
余歷任之歲卽獲有秋及廟工之興而風雨以時年告大衝
孺子學而百室盈矣安知其非帝之靈貺率有下民以至哉
也况

國家日以愛百姓爲諄諄愛百姓莫切於立養而興學校

期也民仰德我有本而歲事豐諸君處又前修學義及災屬
建廟塗堯之樓以廣教化而美風俗夫豈

廷之德意俾百姓食德而興行良有司之事也余雖謝不任
儀後之繼余之理者觀余之作其亦可以知余之志而爲可
繼也夫與人之論請以余言勒諸石以作後來者法庶廟貌
老莊嚴與羊頭之陵與藝圃並壽不磨

重建涇州北城樓碑記

樓閣瓏

涇城舊制東西南三面有樓而北城之樓則始自隆慶四年
州守顧公所創顧公之言曰北方元首也其他股肱也元首
平於股肱可乎乃建北城樓一座以爲一郡主焉歷明及
清朝歲月浸久日印頽敗前守陶公議重葺之旋以乞休歸
去不果葺者丁酉歲樓忽頽也片瓦不存錄無復存者余始

更新之而未敢遽舉焉夏以五六費繁欲中之已則清俸無
多思謀諸人復衆情難協且慮董理不得其人將勞民招謫
曠日遷久而卒底無成不幾貽築舍之勞之請耶會州之紳
士僉有同心數爲余言之余乃搜諸箚篋得積俸前後計五
百金諸紳士之好義樂輸者約數倍之遂舉趙君職王君士
範爲董其事獨吉鳩工庀材募役經始於康熙戊戌之四月
始竣于己亥之八月通計正樓七角樓四奎樓一敵樓二十
有三月城三面馬道三座女牆補馬九里三十步濠環週城
濠柳週壕并堽城中石街東西三百丈南北三百丈其中重
建者惟此樓一角樓二月城欄馬墻并新栽楊柳千餘株餘
皆因其材而增補之合其工費較重建者居十之六而北城
壘又居六之五焉宏敞磐固有加于昔諸城之固儲諸儲佐

紳士宴于樓中憑欄俯眺則三水灑澗垂瓏環抱通望太行
王屋砥柱析城諸山浮青疊翠棋布星分信乎雨淮咽喉三
晉門戶也不有茲樓其何以壯麗金湯乎因舉酒囑坐中曰
此固陶公所有志而未逮者余何幸得成之非諸君之踴躍
好義與董其事者之得人曷克至此哉按舊記云近歲澤乏
齊甲北樓始建其年登第者二人以爲增氣元武之驗今茲
之舉亦必有瑰異之士乘運而起者矣

秋木王氏城東修路記

佟國瓚

聞之孝弟者百行之源也人未有不孝不弟而能濟人利物
樹聲績而垂不朽者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夫所謂孝弟
者非徒謂其視聽言動坐立隨行而已也其大者莫如普濟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今候補觀察廣鹿王公

於何知之聞公父故封光祿大夫在只公

施其初修太行山之路也自州屬擱車驛至河南接壤之長

坪鎮計四十餘里不償工費開鑿補砌甚合涉羊腸若坦途

頌功德者將千載不壞嗣後參會州城東抵界牌嶺俗名紅

膠泥路者偏仄險阻天雨泥濘陸步難行人皆往來常道歸

仆至不能保護欲修之而未果乃與命喇基長君山左鹽運

使司參政簡庵公代廣之康熙四十七年南舉寧而簡庵公

歿公賻卹都候補聞兄訃遽返管其喪畢遂踵而成之或曰

公謂若是之汲汲也公曰此我父兄之志有所事而未終者

亟亟取補爰爲乃出直募力伐石于山好者刻之使直隸者

鑿之德漏其間有倍價費人之地而難險難就安者綿亘六

李錦里之險途一旦而成康莊矣其所費不可紀數工竣
雖欲記其事而公弗許以故郡委關東之蕩澤七年往來
者莫不踴躍者屢矣詢知其故乃不禁慨然歎曰不吝不吝不
吝不伐體父兄之志而終父兄之事洵孝悌弟之用也
公立廟堂之上而播天下於磐石之安難易易也余忝司
其職職在彰善舉便利濟之宏功徒嘖嘖乎行旅之口而弗
爲之表揚也哉爰作王氏修路記以附藝文之末時康熙五
十七年仲冬望日也

重修沁水縣文廟記

趙鳳謩

沁水縣文廟水茂林蒼翳環雖僻實明且秀也望氣者稱贊
焉制科以來甲第蟬聯後先輝映志學節烈之事滿浪中

冊閣以是知文教之漸學不遠於秦而北縣治依山爲城墉
曲湫隘無隙地可建學宮西郊之卦自五嶽委折至鳳凰
地稍平衍且勢居上游諸山來朝儼若拱揖而文廟在其環
抱南翼以學舍官廡轉焉稽之邑乘蓋宋時遺址云歷世至
明時葺時圯迄宏治庚戌長安王令始大興厥工越十年治
陽揚令遷而成之制度完好規模宏敞若殿若廡若堂若門
若廡廡若房庫號舍次第修整前志記之甚悉宮墻數仞廡
幾哉巍巍巖巖崇山並峻矣崇正戊辰天長徐令復加修葺
未幾世值滄桑邑不戒於寇雖廟貌未移而學博官署以廢
簞簞豆籩之屬蕩焉無存承平以來宰斯土者席未煖率遷
去視守令如傳舍無暇整飭學務春秋釋奠苟簡而已比者
守令之交蝗蝻肆虐人民逃徙畧盡一二子遺因典守學

德所往往擾廟中寸椽片瓦以易食兩廡木主半作僣民費
下薪昨歲初夏地震自西而來棟宇蕩搖者數四頽垣敗牖
零落砂磧向之崇隆輪奐者駸駸乎有荒煙蔓草之慨焉夫
物之成毀有時廟之廢興亦有數唯是學校之設組豆之器
可興而不可廢可成而不可毀沁雖巖邑乎獨奈何使習禮
講學之所竟一旦將委之草莽也余以甲戌暮春蒞治每於
朔望瞻拜禮畢循行殿廡輒徘徊久之顧地瘠民貧又叠遭
災稔瘡痍甫起未便鳩土木功而此中怛怛然常不自安竊
竊計曰古者建立庠序其非訪文觀美之謂其謂納天下於
勸勉之中而使之敦詩說禮以實踐夫道德仁義之途而衆
善於躬善厚別信之倫也故月則課於斯季則考於斯三年
大比擢其秀者而升之鄉之拔其尤者而升之國其次則明

經大學悉由是登進。湯辨之是也。率以他途。目之。沁明彬彬
文物之邦也。山川秀氣。萃於斯文。鳴珂曳珮之士。接踵相望。
而根本之地。敵愾弗堪。其何以肅觀瞻。倡教化乎。且夫營壘
廢墜。興行育才。實有司之責也。余不敏。其又曷敢多讓。於是
早作夜思。鏘鏘寸景。觀事凡八閱月。出俸金若干。選材匠。至
於能授事。先設門次。大爲殿次。兩廡。次學舍。堵垣之地。種香
墨。築之棟樑之崩折者。易置之。神位之缺參者。更立之。器具
之器。竄者。增設之。計星紀兩周。迄今丙子。而始竣厥事。雖視
昔之巍巍巖巖。崇隆輪奐者。或不能無間。而制度規模。猶仿
佛當年遺意。庶俾山陬士子。自今以往。由此習禮而進退。周
旋可無愆節也。由此講學而身心性命。可悟精微也。由此明
倫而民俗。可以還淳。人心可以復古。而唐風蟋蟀之遺。不難

再見於今日也。飭躬砥行修德學文以不負夙夜者不負聖賢即以不負聖賢者不負君父是則余之厚望也夫。

重修高平縣儒學記

李棠履

吾泣爲晉南首邑蓋太行之沃壤而文獻之舊封也邑有學繇來遠矣自昔以文學起家者名儒鉅卿項背相望但學官歲久就圯鞠爲茂草當事恒議鼎新而因循未舉懼民勞志慮已丑姜逆煽亂冀中禍延潞澤幸賴

節聲討全晉以寧適費生劉公以制科來宰茲土時當兵燹之餘勞來安輯憫疾苦而嘆唯之邑人歌來暮焉湖蓬覆學廟樓題匾刻志聖澤濇則喟然動興廢之感曰鼓篋釋菜之龜頑廢不治士何所考德問業饗射澗疎絃歌寂如有司之謂何於是毅然以興治爲己任首捐歲俸爲通邑倡而薦紳

子衿及鄉三老咸樂輸以請乃託以鳩備置功命曰自殿廡
講堂以至廟閣橋門齋房無不次第繕修因其舊而新之邇
年而告成夷壇壯麗樂器收觀矣時公以內無解經歸臥朱
龍蓋以紀其事越十有餘年余在假里歸邑履文烈君佐世
詣余徵文以垂久遠余謂化民成俗與學爲先古者無一地
不禮樂無一歲不尚學天子辟雍諸侯賓賓到其等也庠分
上下序列東西居其講也春莊夏福秋翹冬講易其業也上
老坐右塾下老坐左塾殊其教也學積之種玉成局而大德
品式物承綱繆繁縟故多士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耳目所覓
拳手足所持行志意所向往卒不悖於詩書禮樂者豈易與
勲業爛然周之士貴有繇然耳哉

國家右文立教推重孔聖自京師達之天下詭邑所在立廟

崇祠殿在令甲春秋上下祀其時牲宰羹醴備其物尊嚴
靈精其器章服虔數定其儀金不剝幣和其音而又董以官
師贊飾修舉且崇其講堂費金甚夥才異等之士而修習其
宗一以誦述孔子爲宗孔子則述六經發明五帝三王之遺
如詩中天下爲萬世師士不通其學不得錄於朝不行其道不
得適於用故學爲醇儒仕爲名臣率由此其選也俎豆言精
吾道根本重地雖可蕪穢不治乎公受事亂餘數千支而興
學校補其闕矣矣其固陋使士遊聖門而見宗廟之美百官
之肅於禮儀新其耳目而繼勵其志意以勸發爲文章括爲
鑿鑿是重俗吏之所難爲哉春秋慎用民力重農門農時
是義必濟書不刑者十九得魯僖公之誓并無議焉蓋其道
之在魯也頗有之曰海濱魯家上夏曆禮也是然也官學一節

多士之學習行且日勤其必離經辨志敬業樂羣博習觀
論學取友知類通達應立不返以是化民成俗而媲美
有餘矣余故深嘉而樂道之以告後世云

迴車廟碑記

孔衍璠

以檣櫟匪材籍 聖祖遺輝謬備太子少師襲封衍璠
大宗主舉事之員督理林廟家務緣邇來聖裔每多假冒
委前符北直河南山西等處清查以防詐僞以免遺累於
熙己未春三月由中州陟太行過天井關見有我聖祖廟在
焉下車瞻拜考周敬王二十七年適魯哀公二年也趙簡子
使使聘夫子將如晉及河間賈鳴犢舜華見殺乃聽河而陸
曰美哉水洋洋乎邱之不濟此命也且邱聞之割胎殺天則
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

風不翔其邑何也惡傷其類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而
 死於人乎遂迴輿而旋之術遺息於師作陳操以哀之後人
 因夫子於此迴車故於此立廟壽敬二仲教莫一如郡縣禮
 廟庭有前給事陳公榮所撰碑記蓋漢時夫子曾九代孫孔
 昱建也孔昱字元世東漢人遭黨事禁錮迨靈帝即位是年
 三年徵拜議郎補洛陽令惡夫子有臨河之嘆為之立廟
 未行天井關亦猶劉累遷魯立堯祠於山東云爾歷傳至五
 世北魏太和元年夫子二十八代孫孔靈度請於野王令董
 景愛刺史咸陽公高允表聞立碑其事見於鄭道元水經注
 以此以觀則是天井關夫子迴車廟創之者有人嗣而葺之
 者亦有人也唐時夫子三十八

勝始楚士及第

官大理寺評事盧從史鎮澤潞碑為書記從史寢議與王

承宗田將陰德樂欲焚馮... 其位數極諫以爲不可
致忤從史... 歸洛陽及... 甫鎮揚州召爲賓位...
史知之... 既... 不得已投衛尉丞...
陽... 遂就近遷居山右卜築天井關夫子廟側以奉...
今... 之孔氏半出關里之... 必有由然也我 聖祖金...
之徽隨在深人仰止而尼山一... 支分不... 在...
登車抵都凡屬玉書... 一... 如孔... 將孔...
... 原實... 世系... 送本州存... 不列名者...
假冒不得仍前混淆以... 其... 辨又念我 聖祖... 於天
井關立廟... 享歷有年所承祀... 可無人復於本族...
... 雅孔... 鑲給聖府... 爲... 車廟奉祀生員因... 述...
... 鐫之石以傳不朽云康熙二十年辛酉刻石

天井關題書院額

國朝康熙二十四年孔繼修繕捐地三十二畝生員孔繼
彥管收供用康熙五十三年衍聖公本朝山西督撫劉委候
補尼山書院學錄孔興鑑專管題額書院祀典事原委劉
云少師襲封衍聖公府爲給劉委署事照得 至聖題額書
院缺員專奉祀典今選得寄居澤州候補尼山書院學錄孔
興鑑謹慎端方堪爲主祀合行給劉爲此劉村孔興鑑照例
事理卽便承奉題額書院祀典毋得廢弛有負本府委用至
意須至給付者

重修澤州城隍碑記

王廷揚

澤州三晉之門戶也城隍屹然雄峙如東來西往形勝相輔存
其傾圮而不爲之所是亦觀瞻之次不可有矣歲其荒久

人事因循時 則能力屬其更新者我州父母終公來教吾州
未及期年以他事望誤當以補州之士庶攀轅卧轅齊禮
事題請復任因以知公之深仁厚澤出于至誠是以感之之
速也今七載于茲愛憐赤子視昔倍篤傳曰未有上好仁而
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苟有興作其有不踴
躍從事者乎公曰澤山州也地多磽确民之艱難倍于他境
故雖有重大嚴切之公務必不令其妄費一文妄出一力其
怒以城樓之役煩苦我父老子弟哉因下令曰鳩工幾何庀
材幾何吾先以三百金付之董事者據公之志卽一已任焉
可也用是余與親舊輩亟謀之曰一州之城樓賢父母上不
欲費公帑下不欲動民力勞心苦志如此而吾輩不共爲勉
力非義也遂爭自書名于簿者二十餘人約計銀三千四百

甬正始乎康熙五十七年之孟夏未週一載而巍然奕然城
樓臺皆峻矣以及城上之敵樓敵臺東南西南三門外之月城
一一修整如故而公猶未已也以緣城之女墻馬道廢者未
復遠城之池墜者未疏塲者未扞因益出二百金而紳士之
積蓄者亦得若干金焉于是復女墻馬道之廢者疏池扞堤
甬山來下流岸栽楊柳中種芙蓉計其餘資遂平治邇城道
路所以然者公曰吾非以是同民樂也將俾澤之人民咸知
聖朝數十百年休養涵濡之功德如此其至也公之意詎不
亦深遠而無盡哉余茲竊有感者按州志城樓修而兼繕自
明隆慶四年州守顧公爲之迄今百五十年矣而我公又一
重修踵事增華有加于昔記稱顧公德宏而志遠材敏而履
夷然以我公較之則似更有進焉者矣情乎余之末是

颺萬以也但知神聖之所歸以效聖子孟公良自慰耳
時察佐師備嘗勤事例直書其捐金董事督江者亦
一并書之是爲記

督修城樓神青勞績序

佟國瑞

昔宓子賤治單父不下堂而單父理夫以一邑之中百務
殷宓子雖賢何能該悉若是及觀其語人之言曰吾子單父
舉其士大夫之賢者共治之由此觀之則單父之理夫亦單
父人之自爲理而宓子不過樂觀其成耳予承乏濩澤于茲
九載政治多缺其愧于宓子者實多而州之賢士大夫因事
懸異匡益不逮則過于單父焉去年春予因州城之樓榭維
遠顧記冊甚思一更新之首捐俸爲紳士倡旬日間樂輸者
幾集計已足費而難董事之人適廣庵王公因事至州隨與

言之公乃集捐貲諸紳士公謀之僉曰非趙子駿王子士純不可二子王公姻戚子姪也故知之最深余乃堯王委爲道其意二子亦以公事毅然任之不辭州吏目劉君炳復遵舉提調苗春曲能誠鄉約焦潤琳劉定遠來爲予言因使佐二子共襄其事先城樓雉堞以及欄馬女墻次第畢工復以餘貲甃城中之石街濬週城之池植柳種荷迄今幾及二載和寒暑雨未嘗少懈凡經營措置片瓦寸木必盡其材是以人服其公憫其善舉屢致力故事半而功倍焉說者謂是役也予實僑之皆歸其功于余余曰不然分財之惠未爲博也不有二子誰任其勞不有王公予亦何由知二子之賢方必子之將之單父也待勤道于彭蠡而單父以治王公其亦余之

重修東嶽廟碑記

趙鳳詔

天地之道未有不好生者也生氣盛於春春東位也於卦爲震於五行爲木而其於德也則爲仁仁也者善之元生之機也造化擬其機以默運於上而人物遂各乘其機以化生於下乃復於其間有鬼神焉隱操禍福之權而顯示善惡之應於是乎天下之人羣尸而祝之若惟恐纖毫媿媿遂攫冥冥中不可挽回之神怒而肅然敬惕然畏且爲之享祀祈報以激慈靈而迓天休神字類然而東嶽爲尤著考之傳記東嶽爲太山之靈專司命之職代天行道凡人生之福籍祿籍悉由嶽司衡注而歸魂反魄之際其考校又最先位既甚尊權亦甚重故嶽有五雨東嶽之廟貌獨過於天下良以導迎天地發生之氣而布太和之仁澤於人間也然則殿宇之設顧

不重濶沁邑僻處山隅舊無雜祠碧峰之陽嶽廟在焉土人
專之號爲天齊廟以其功德隆盛與天齊等故謂之天齊址
巖由巖巖巖極無連臺臺棟之觀亦無金碧藻績之飾倚闌
遠眺則龍岡鳳原石樓玉嶺諸勝勢若翼拱歷歷皆在目前
蓋邑中之風氣萃於茲矣相傳神以暮春降誕適符春生之
會至日領城士女咸設香火陳百戲以賽祝願歲深代久禮
題營寨間有傾頹昨歲又值地震周垣益多圯壞入斯廟者
不憚風雨剝蝕之慘焉邑譜生鄭子成林鄉之仁厚君子也
性好施予賑窮明乏歲歉出粟以貸貧人不責息又慷慨任
使言信行果有古良士風觀嶽廟之漂搖幾然以振新爲已
任又慮獨力之難於繼也而欲爲將伯之呼因質之於余余
承之茲志此及三年矣荷神之庥士與社歌民案耕鑿舉欣

欣有向榮之色屢欲遷建
子首倡捐修俾頤宮殿
者勤東作業獵詩書者分東
負天地生養萬物之意是在
乎之力也歲丑加丁盛德在
且震出東方之位倍宜整飾
慮無不悉索敝賦以相與有
付之俾於落成之日書爲誌焉

陽城縣除荒救民碑記

李繼白

陽城縣前此無荒也始於闖寇之變桑田遷易姜蓮繼之蹂躪更多失業又復有收元邪教之亂雖剪伐告平而屋廬非
飯矣計明代丁口十萬有奇今雖生聚數年供億者不過千

萬餘凋弊之象不堪矚目也其東道諸鎮稍見蕃衍西南山
居一帶如北林大樂長興遊仙南村台安諸里陶居穴復身
處於豺狸狐兔之間寥寥烟火行竟日不見村舍故山田闕
板復道盤蛇石積榛村竟不可問箇藝矣以故闔里不過百
餘丁更有一里一人供役數年不節息者蓋額課全徵以熟
地之人包荒亡之賦歲以爲常雖每年尙多拖欠而官民俱
困必至於居者亦逃生者亦死熟者亦荒困苦顛連呼天
籲地當事亦屢爲籲呼告急而事幾有待終未蒙恩今順
帝嘗三年撫臺白公以重臣開府三晉刑典獎章中外驚愕
其戶口凋斃救亡有據也乃蚤夜繕封事爲民請命

上可其奏下司農於是方伯彭公憲副吳公烈由轉公贊
乃心力贊翊厥基其查賑三

厥成焉會復與災異神廟二月疏請免傷亡荒地五頃此
十四歲九月災再上復免續荒九百七頃四十五畝前歲
共九百二十三頃有奇並地畝加增共免銀四千五百四兩
零錢十年婦孺哀號官督瘞瘠而不可望者公竟毅然
於指顧間勸民何幸際此也

創建關侯三代祠並鳳臺縣署碑記

許衍

長

今夫仁義者天地之主宰而古今之綱維也故立人之道
仁與義唯仁之至義之盡者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
不感興起有動于中不知其然而然者焉余守澤之明年春
鳳臺民曹志美秦玖徐建功等詞稱關壯繆侯功贊化育
德參神聖追封三代崇祀千秋甚盛典也茲澤郡侯廟在府
署儀門內歲時瞻拜未便府治東南街有奉裁前佟州王善

此一所曾議折建鳳臺縣署但念成功不毀改作費繁致等
幸際休明蒙恩被化情願樂輸工料不動公帑建造縣署留
此書院並建侯廟東有隙地建三代祠以光俎豆以肅敬仰
輿情允協並無派累正在覆核間都人士復以爲此非異人
任遂疏請同人云我

皇上政教邇洽禮樂休明凡歷代聖賢有係綱常民生者祀
典優渥崇報加崇况侯忠肝義膽炳垂青史扶翼世道難特
人心

欽命襄陽三鹿得直省各屬於侯廟正殿後建三代祠奉
祭享誠子孫之盛典實萬世之宏規我澤侯廟在府署前
未便今百五十五里耆老家願捐修縣署書院建廟
不異而事歸於公念同鄉之好豈可觀道築之謀因告

共勦盛事決旬之內自數兩以臣數百共捐資四千六百有
奇公買榮會廟等舊址爲鳳臺縣新署易書院爲廟序舉紳
耆十八人董事擇吉於二月二十八日越五月初九日落成
是日張英辰迎神致祭勝弄絡繹商賈雲興鸞鳳坐聚居然
如會夫城之東隅地窪土曠里無市集民用頗艱自移廟於
東街而魁居賃舍者鱗次櫛比率牲具醴盈溢道塗至夜香
燈燿而東隅遂成樂土矣洎秋米價稍昂民間省工惜費營
造者少物料因售匠工閒暇董事者以爲署工又不可緩也
季時復擇吉興建物價平而工匠奮踴躍赴功日百餘人人
皆得新入以供餽粥市餅賣餽之兒亦皆得十數文以助饗
於是冬稔豐收而縣署已告成矣紳士方告余詳其始末以
誌美盛而耆老張必華等復前請曰廟工之役百五十一

以議與是舉今紳士起而任之不需里民分文已告成功我
僑願置香錠資幸附而記之是役也官府無度廩之支間闕
無私毫之擾整頽工以妥神靈刈豐草而造官舍令曠闕之
墜爲輻輳之場寓周急之意於興作之內仁義之所感通其
蓋無方一至於是者是皆我侯仁之至義之盡奮乎百世之
上故百世之下觀感興起有動於不知其然而然者也余與
諸同事樂觀其成亦各捐俸百餘金以充丹腹董事者解元
孔興鈞貢生呂從誨監生張驥趙文正李德謙毛廣業生員
董燦袁敏任元璞王葵林鄉約杜文禮史國臣彭世勳劉德
提調崔景汶宋三益趙國翼張璠例得並書

明道程先生祠堂記

宋 璋 錄

唐武德元年析丹州置

澤宋治平四年明道程先生來一邑先生躬行心得垂
千年絕而復續之聖道於遺經此驚古絕續之會之一人
享孔庭祠祀寰宇非祇爲一鄉一邑之思企然被其澤每不
忘其人此又一鄉一邑之思企所不能一日忽者也續前
先生令晉城時置社會行保伍得民聯屬集義勇較遜可
一軍尤如意無告而卹及行旅其政類多安集民生使之
養相保以延於無窮時五代後民未向學擇秀異者與之
習義理設鄉校凡七十餘所行縣時親爲兒童正句讀仁者
之學術見之施行正大異乎俗吏者之所爲也先生曰苟存
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尊所聞行所知先生真不負行尺
無尺行丈則丈不以一邑而小不以天下而大放乎四海而
無乎方寸月印萬川而萬川皆月道之相隔隨在畢陳獨立

乎萬表而周浹乎衆有千百世下嗣其風履其地緇其教思
而欽其德意莫不慨然想見其爲人而况吾澤哉而况吾澤
之人之親被其風教起而善良達乎隣境通乎大都者哉而
况韓實來守是邦爲先生所曾進類民而煦嫗之覆育之涵
鑿而利導之之地乎故唐俗勤儉舊有遺風斯土爲太行包
宇積厚所載宜乎氣靜而俗淳又得先生之澤化至今猶有
焉顧焉雍正十二年春奉

獎幣而來思布政教以仰副

天子覃敷之治入郡考先賢祠廟爲國人之矜式者於上
乎禮祀典而先生祠在學宮西偏欲繼馨馨上滿旁風煥發
雖將命先生爲斯民父母千萬世所宜風厲而不怠者而祠
祀不隳是守土責也因是與鳳臺邑令羅君著濂及里中士

大夫共謀而新之限為坊額以建祠加細拓立門一區
曰宋晉城令明道程先生祠也建亭五楹為春秋奠爵之所
左右小齋廊各一中設像仍前志也嗟乎先生法而鄉校雖
廢而縣令亦有相繼續興者而弗不湯久延第此郡人士率
多尊其處山谷中不見外事歐陽公所謂安於猷詠學校者
誠能入廟思敬蹶然興起奉其遺書則先生之學之教悉在
學人儀術中出而負耒入而橫經以無忘先生舊時諄諄無
一人不欲其篤行好修勉以循德禮之所為則邦校之真
自在人心無勞通客之瞻禮是先生之志也是余守土者之
責望也謁先生祠先生之諱明道字顛猶在斯亦樂而喜
鄉之食飲也王肇於是年之夏夏寒冬寒成祠觀明道聖
庭祠堂記諸于石

勸助修高平學廟引

朱 謙

長城東隅建立學校規模宏敞由來舊矣歷代修葺俱盡
官可效方命

天子在止崇儒重道凡值省學校恐令有司及時勤加修葺
遠人交代冊籍以垂永久以光祀典制甚詳且盡也高平縣
李丹獲剝落急需修葺邑令褚侯以職事來告棟觀墜
宮甍其荒蕪不治正殿訛極瓦椽零頽 崇聖祠中懸
簾雨飄搖目視心駭此者前有司不經心之故用是與褚
侯謀所以新之褚侯蒞任始能振廢舉墜而學校允宜先諸
務固補葺之事亦諸士大夫責也茲播告秉鐸之師儒及邑
之賢士大夫總地方勸與共殫厥功夫佛教廣宜其宮殿庖
位精誠念肯尚能輸金共成福果况 夫子之宮

諸生肄業講習其中者而聽其天荒蕪莽不爲甚邪所置
庸瞻拜之美也然亦非神明之靈也子真御衆爲此
事新廟貌深有所感

創建鳳臺縣署內碑記

關侯廟與縣署爲終始無侯廟則無縣署矣何君子欲
爲終始雍正六年州晉爲府州署爲府署而鳳臺縣
署亦設縣安得有署議者請改佟州守故祠爲縣署不
置以州同之舊署焉經營之費動帑金三百六十兩請
撥空土地祠寅寶館典史署收糧所左右胥吏棲息辦事之
地以及馬號圖園皆取資於是夫佟公祠州同署三百六十
金也而可以辦是乎哉於是令鳳臺者非假館藉紳之家
廢止寺觀之內以纍纍若若奉

屋五區費至二千七百餘金三兩修葺費一千一百計之兩
自八月始至十一月而工竣計縣署之屋舍及典史之居共
二百一十間外屬廣九間監獄十六間此豈佟公祠州同署
之廢壞朽爛零廢敗壞之所能改進清被計縣署之費是位
費總共三千六百一十二兩此豈三百六十金所能舉事者
漢苟但循舊議則廉者苦於囊橐之空而不能舉即貪者寧
恣爲長子孫計而不肯舉鳳臺將終無署矣乃今之上棟宇
宇諸紳士之力也皆太守公之德也今之升堂下階諸紳士
之扶掖也皆太守公之携持也公以海陽名進士來署蕙澤
不以代庖爲五日京兆計振起斯文杜絕苞苴期年以來風
移俗易先是牧解州時老瓜賊案卷宗累積頻年不清承審
者屢易而終不能理我公稜文各省終日訊鞠鉤距務得真

情有十餘年誣服之囚一旦脫身歸里十餘年漏網之賊一
旦斷首街衢遐邇稱快到處頌神君焉其署篆絳州時有妖
狐魅人妻其夫控告至州公卽移牒城隍神而妖狐就戮矣
此二州之民所共見共聞津津齒頰者公性豪俠好義振窮
救苦以故士不遠千里皆歸之及至澤下車而百廢具舉縣
署且繕以告成微公則鳳臺之爲令者朝西暮東迄無寧宇
何以坐官府出政令乎又將於何時得宴息之所乎余親沐
公恩得有居處行將告休歸老於環堵之室嗣至諸君子滄
止斯庭烏可忘厥自哉用勒石堂後俾後來諸君知神士之
德義若是其擊而太守公之才之德且若是之屬且溥也於
是乎記董工者孝廉孔與鈞明經呂從壽太學生張嗣燾文
正李德謙毛廣業茂才董琰漢鑄鑒二君與生漢林麟星而出

戴星而入置家事於齋而齋 卅一年許然後廟與署俱成
始事之時家尚未履任壬子五月方履事歲終移署內鏡
其經 興史者風雨弗駭而後知其勤也美捐金數具
廟碑雍正廿年冬夏朝陽縣署

新平重修河堤記

李道遠

新平郡邑多山環水抱而韓山丹水則高平冠帶也丹水之源
發鶴由邑西北達東南暑雨乘漲淫洑間屢駭震驚通邑皆
然按邑禹貢爲畿輔支邑秦漢數置至北齊移治高平始
肇今名然莫致池隍何地宋開寶六年邑徙咸陽楊公始相
地脈建城金峯七佛間爲金甌飲水形而北東面適當丹水
西折而東之衝沿北築河堤防水溢壅營務修其未善矣近
誌順治十一年邑侯范公暨邑紳等沙河爲害憂河患完固

石堤立河神廟爲鎮迄康熙丁巳六月大水衝塌無慮千尺
舊河激沸騰神廟蕩沒沉溺萬餘人聚廟民舍漂傾過半
而河所謂完固之石堤不復完壞極後邑令復不常蒞治者
亦日不暇給河堤因循漫滅垂五十年始追令雍正元年
貴父母蒞茲土登城北顧盼河堤城不里許謂其等曰是苟
每堤堰以捍河漸恐終爲城患奈何因遍輪紳於衆庶以復
堤事而衆躍然與曰甘父母持鶴琴之介節著蒲鞭之和平
治行優異豈久積枳棘者猶成威爲邑城憂不虞吾儕士著
節義此甚感乎予是爭先輸納人勸車轍不兩月濶粟山積
以助河工甘父母悅甚亟進茶等告以萬衆之好義在堤是
有資乃興功樂極用度計畚丈籌高卑定修短屆後復事

思自冬徂夏重爾在德壽賴旋車牛魚買研磅惟鑿斷
盈耳者歷八節月乃告竣計當水衝築石堤長六百尺高二
十入尺計用銀米與里甲獨輸之數適符功祀建亭與上暨
不獨以誌侯之德於不朽曰河屆暑雨輒逞威神激輪迴軸
拔我城埋維候惟憐憫茲民人雖非大戾水不妄侵有備無患
乃獲高枕修築諭衆衆志欣欣感侯之素撫字勞心慮候之
寬斷獄平允鷄犬不驚萬耦千耘士誦商遂樂業安羣慈澤
何泝祗爲邑補踴躍獨輸子趨慈母畚鍤紛興時勤慰無訛
壽在聖廟澤莫侮用捍金城神人安堵財力衆舉實伊侯功
士民私願實侯成難山峻峻丹水滢滢佩侯大德與共壽
行若帶若襁毋潰毋崩爰鑄文石千載斯銘

重修城隍廟碑記

何陳宣

書記之廢興雖曰天時豈非人事哉郡邑之丞廟祀城隍
亦舊矣而邑廟在治東偏前之典廢莫攷至明嘉靖時石
先生修之國初修之康熙丙寅耆老樊立初等又修之當其
修也非不丹楹剝柄駁宇高墉及其廢也頽垣敗瓦草露荒
煙不可復識蓋自有沁邑以來茲廟不知幾廢幾興矣歲之
丁未前令錢君元台者復因故址集紳衿耆老僉謀重建於
聖廟左募衆舉向之毀之缺者補之廢之朽者易之兩廡之
墜傾者振之環墻之就圯者築之削之前後窪下之地培而
甃之亦嚴嚴乎規模之既就矣會以事去繼此而令者吳君
福祚田君欣理續其事而緒猶未竟余初至治謁廟下見殿
庭亦且黝黑塵會滿庭雖但其中尙有缺畧者詢之社首
咸言事在墜咸余曰歸與爲山始身一贊矣曷不勉而定之

衆乃並...三月...言爲記
且曰是...數百拾餘金...事者生員李
如...延相王有年...李延相
員李延相或...於前或協贊於後或...其間...
力...事...是余因之有感矣蓋...邑之必...
茲廟之...者前而...者有人後而修者有人雖以錢君之
慷慨奮舉猶必因易官八易數而後成所謂人事以補天時
之臧者是耶非耶爲語後之人因是役而...其事而增...
勿使興之復爲廢也是則余之厚望也夫

續修陵川縣志序

林...
...

陵川...民...隋大業初析置陵川東有...天柱之...
...有...龍門之...勝錦屏在其南...
...

此地澤澤壁立萬仞蒲水浙水三面環繞地勢險峻行蹤疑而寒
本都督也余於雍正十一年初膺

爵命誦補茲邑見山川之野秀知賢輔之挺生觀民風之駿

悍知唐魏之遺俗因索邑志於掌故氏得康熙開瑯琊孫公

孫鑑重修本被閱之下思夫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史所述

者天下之事志所述者一郡一邑之事由一郡一邑而推之

天下則有或異志卽史之體與與昔袁山松謂作史有五難

一曰難云史貴三長必才學識兼而後稱良史至河侯斯純

覽壽更須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能之余謂修志亦難

一曰難云人物必得溯源竟委遠稽近考極其周悉志已難

一曰難云刑應用一法二極其明備志難事官在井里

事多難演固封或滄海魚源極其精詳人一覽而瞭然

登正上下千餘年之遺事，其間雖多，其信可以言者，亦不過
言史。今陵邑之山川，非復昔之山川，昔何以地，豈人傑
德，想今何以，竊奇闕蝕也。今之人，文非復昔之人，武
非復昔之武，科名不振也。今之戶口，賦役非復昔之戶
口，賦役昔何以，俗儉民勤，風恬物阜，今何以，漢之興在
豐，唐之盛在開，今之城郭宮室，井閭陂澤，非復昔之城郭
宮室井閭陂澤，昔何以，穡壤相錯，安土樂郊，今何以，離
居散處，澗澗土荒也。此無他，故由爲官師者，不知所以
富之，教之，不知所以養之，而謂之，其何日之與，有方
冷。

聖天子嘉意，作人軫念，民艱每切，已饑已溺之念，凡州縣
民官，必以官方吏治爲訓，飭往往有無方之用，不次之推，

漢州府志卷之四十六

禮著上

篆銘序贊文之餘情所以少見於世也惟謂之貴原無庸別爲一卷惟是載文之序已重得自是而後之重節略記署及叢祠碑版可也

一任雲烟之說

齊東野語

禮著

聖龜家恩果世... 不返... 刀一割之用過受... 聞三辰不執擢士爲相... 而忝虜揚之在上... 聖明下... 雖歿... 無所云補

西州邊鄙土地瘠塉鞍馬爲居射獵爲業男寡耕稼之利女
乏織紉之饒守塞俟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置反自頃
季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道
君入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在城
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舍生氣質同枯朽往歲井州水雨災
蝗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
隆平以百姓爲子品庶以陛下爲父文潯每不日具勞神垂
慈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體稼穡者是故漢高皇帝不
令邊惡主也故古公叔段嘗言曰天子之於天下猶天之豈
視身金銀寶以爲民耶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
刑之法雖獨行仁爲漢唐之德也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
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

取過... 廟... 之... 害... 敗... 害... 邊... 魯... 囚... 憚... 因... 袁... 緣... 應... 事... 及... 國...
庫... 於... 豺... 狼... 之... 口... 功... 業... 無... 銖... 兩... 之... 効... 皆... 由... 將... 帥... 不... 忠... 於... 國... 則...
政... 前... 涼... 州... 刺... 史... 祝... 良... 初... 除... 到... 州... 多... 所... 糾... 討... 太... 守... 令... 長... 仁... 德... 義... 勇...
半... 政... 未... 驗... 時... 功... 効... 卓... 然... 實... 應... 賞... 異... 以... 勸... 功... 能... 改... 任... 政... 事... 兼... 領...
遠... 殘... 又... 宜... 更... 選... 甸... 奴... 烏... 相... 護... 羌... 中... 郎... 將... 校... 尉... 簡... 練... 文... 武... 兼... 之...
法... 令... 除... 井... 涼... 二... 州... 今... 年... 租... 更... 寬... 赦... 罪... 隸... 掃... 除... 更... 始... 則... 善... 吏... 知...
奉... 公... 之... 祐... 惡... 者... 驚... 營... 私... 之... 禍... 邊... 馬... 不... 可... 窺... 長... 城... 塞... 不... 無... 候... 聖...
之... 患... 矣... 帝... 覺... 悟... 乃... 更... 選... 庶... 井... 刺... 史... 自... 營... 郡... 太... 守... 都... 尉... 以... 下... 多...
所... 革... 易... 下... 詔... 爲... 陳... 將... 軍... 除... 井... 州... 涼... 州... 一... 年... 租... 賦... 以... 賜... 吏... 民...

靈泉禪院記

唐司空圖

嚴... 飭... 祠... 宇... 非... 欲... 侈... 於... 自... 奉... 也... 蓋... 聳... 係... 人... 天... 資... 其... 趨... 嚮... 之... 心... 耳...
况... 帝... 賚... 可... 徵... 華... 緣... 已... 熟... 山... 川... 神... 祇... 罔... 不... 薦... 歎... 故... 自... 京... 邑... 以... 及...

深香勝髮相望皆莫厭居中條發於蒲企於良傑出而爲本
行則天壤不得不冠冕高華爭勅日觀也其北川盤會流盤
香遠粹自高平西顧以至靈泉極矣泉之爲靈非惟利物當
以滋潤所及不育毒螫也其院東向顯豁直亘大川端門獨
闢正延旭日豈西方之書所謂震且者此其證乎綜釋精義
金碧噴泉壑相激梵磬馘香禽猿亦知肅敬眞聖賢遊鑿窟
宜也且有爲無爲於我不礙弛之則若涸其中用之則若湧
泉外蓋克因其源乃能動而必濟也今禪宿洪密長老修葺
剏其本偶家子早詣石霜契其大旨煩而不撓簡而必肅
自清涼屋覽至是山乃創林樓之所遇太尉李公駐軍高李
留資濟濟遠近道俗莫不歸嚮今蒲留隴西左按書屬題記
亦傳揚揚則壽公之遺流光矣凡聖經樓齋堂等之有餘聞

又示羅漢遺像之山以漸興廢而後曰
江漢北渡以至魏晉之交其修廢興
且善教重儒者雖指拋其書而必以意
者編簡積於前管鍵駭於側彼將窺匿
命哉律刑書也經詰誓也禪乃誇勸之
人者耳故其道主隱其功主博不可廢
也嘗念育役之外
隱備隸雖參養至豐莫不苦於受制殊
不知羈執之勞或
避免而方寸之內不形不聲牙蘗牙
龔既論陷死生之域綿劫不能自脫其
苦何如哉噫苟非三
聖之尊莫由幹海之祖親授振其鉗
鉞長老繼作塵昏扶
則後傳以自攻者雖焦爛而猶未悔
也今乃聚其徒俟其
養家為一者禮施之會且俾其人編
慧儲殖然則密公之

爲可邦沒哉耐辱居士病且死不悉其間人惠依惠海之類
請也直紀流行惟以渴畧爲愧云

陽城縣龍泉禪院記後序

後周 王獻可

天崩皇帝承祧之二祀震雄風匡霸業從諫諍遂賢良外則
憂國與未運尙征伐而執戎事內則以百揆方序典禮樂而
憂吏德考諫詢事進草澤而納芻蕘料繆繩愆退不肖而
聖德靈顯既已大矣儒風又已亨矣乃有釋教爰成宸衷慮
兼泰兩相參遂鼎革而垂制凡曰梵宇悉去無名故九剎四
聖之中誤像棲真之所並掃地矣是院以有唐乾寧元年所
賜最額時雖編遺名仍顯著徵其驗而新在詢其始而匪虛
遂免雷同得安靈構且王宣問出有司無私物之心佛法能
靈得于遂幽遠之勝蹟存圖制法比佛觀德如經法法意會直

乎陰替之有神乎亦所謂正首精勤費修堅固置地由貴國
擊甲冑者矣况是院氣歷群山勢吞百谷臺嶽巖日曠曠
巖嶽巖嶽之虛名得清涼之勝槩徵其始而重(完)考其終
而無窮必冀永煥輝門用基宏構恐懼(完)觀畫議(完)廣(完)續(完)
事本朽者耳顯德三年歲次丙辰九月庚寅朔七日(完)謝(完)

祈山謝雨文

宋 許棻

聖宋觀四年歲次庚寅七月戊戌朔越十一日戊申(完)奉(完)
慶(完)寢(完)遣(完)河(完)東(完)路(完)計(完)度(完)轉(完)運(完)副(完)使(完)公(完)事(完)雲(完)騎(完)尉(完)賜(完)紫(完)金(完)魚(完)袋(完)
臣王恒謹差宣德郎權通判澤州軍州管司學事兼管內(完)勸(完)
農事借緋臣許奉世敢昭謝於湯王惟王不殖貨利不遺(完)澤(完)
臣天錫智勇克君萬邦德施三代澤流罔極顧瞻析城溟(完)然(完)
遺迹四隩嚮往高山仰止方夏長養晉疆愆亢夙戒郡貳(完)在(完)

羨覽辭惟王千載其遠答應如響農田膏潤良苗嘉秀年茂
異靈爲國上瑞敢修故常祗報殊貺

海會寺新篁記

黃 震

藝薈之美世人詫以爲奇反之乃所以爲不祥青州之紫羅
襄河陽之水晶石榴福州陳家荔子咸陽元家冰梨伏道茨
日注茶其類不一尤聞此數者流害滋甚蓋其生也有隙而
取之者無窮一遇勢力取不滿意則刑錮隨之其爲害於
莫大焉晉人舊不識竹每見畫本則相與詫訝如野鳥見
之北澤州海會院師自隋州移根布于園之四旁種者得
千百竿于是好事者咸覽觀焉未幾種者翻之笋不飽而
以成竹分者伐之竹不飽而本以養竹滋滋慎慎而求者
近節家重于進東顧之

徐瑛相及瑛文海滿地主僧迎馬裏見下色孛穠有感齊
國遺之又以告夫無窮之球者

五代史死節傳 裴約

彭陽傳

世亂誠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爲無人吾得裴
約之士三人王彥章裴約劉仁瞻作死節傳裴約者澤州之平
終也莊宗以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
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
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養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卿君
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
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于莊宗是時莊宗
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
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願

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議權便爲
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

靈泉寺萬松亭記

金楊廷秀

澤山無松栢非土地所宜也陽城之西四十里有大聚落曰
劉村西山之水會而成川居民臨流而爲屋蘆水之南有山
曰薛虎蓋取山形之似也中有古阿蘭若顏垣毀殿耐辱之
碑幸而存焉山上鬱皆蒼松不知其何人之所植也歲暮月
曠蕭蕭崑崙谷壘而直蓋而偃擢秀而榮盡枯而枿者不可勝
數山之下有泉一眼泓澄瑩澈色味上妙泉之四旁無草樹
參差潤之厚積也世號曰靈泉寺亦以此而名焉虎率居土
勢起秀與山至惠濟上人登萬松亭豁然跌坐植松之相若
于江榜也已而東岡曰上風樹根觸地冷之音寒聲聞

士憮然語曰此蒼髯禪師爲予說法也讚歎事畢踴躍而過
山至請居士曰昔山谷道人題萬松亭以伽陀六言遺太平
長老念居士以棒頭醒半偈不捨老僧他日如何舉揚也
喬祕語開我迷雲居士曰山谷伽陀已落第二我今作偈
上加青色卽非色聲卽非聲聲色旣泯得真解脫宜以此偈
刻石亭上使伶俐衲僧過而見之必掛起鉢囊拗折拄杖盤
薄法會當與居士深雪此段口業也

重修太清觀記

李俊民

按縣圖經境內廟有四寺有八觀獨一焉頃者北臺孫仲遠
以提點南都上清宮告歸許以本處泰嶽廟爲觀餘無聞焉
今之觀厥初元辰敷也大定乙酉勅賜太清觀爲額任持師
李法遵所致也其地負城而高乾之維也距縣宇三百七十

步而近其方面圍周二百五十步而蹙自西關王成叙處
上地後稍綽裕闢之爲三清殿沁水靈虛觀道士馬悟元
緣冶坊民程卞督役斤斧未休而師及悟元相繼卽真王
李洞雲慮陞先業率其徒善言善能善調聚力成之時
年辛卯也茲朝真之位也巍然而其南十三年癸巳並立
西巖再闢而畢茲禮方之所也肅然翼其旁庚子接空
國聖閣高百尺威鎮元門尊所瞻也癸卯鼓大冶鑄九
萬萬筋益朝洪音警所聽也師之所學豈徒然哉丁未
奉成儀師赴州十年乃還續加崇修醮壇藏法堂
列雲房一切屋處悉如心書事半功倍人皆多之貞和兵
幸免其災似有鬼神守護惟其爾風雨所摧勢傾東南飛
摧險危柱就傾率靡是陵珍世工正之無遺恨矣聞之

地福監出入路窘枉步而致延陵珍同前縣令郭福憚
由子正南創開衙道前通官街奈居民王漢所買廢宅遺址
梗其開漢慨然將地基所有奉施以成其美以廣其域不背
願矣自是其基大其事新擾攘之際幾壞而反成之幸中之
幸也卒其功者羽衣楊善應敬之也洞雲敬之授業之師也
法蓮敬之授業師之師也歷三世而觀乃成一日敬之以新
簡抵余欲紀實以光其師祖請直書營建始末以文之石
則誠矣而望膾炙人口爲古今美談與前人此不亦過乎抑
敬之學之精識之明道之高自謂鏡中錚錚者復何過謙况
銀事當以實奚取乎文余不敢違所請特書其始末而止文
驗其能者然始末之跡所紀簡牘亂離間爲他人有賴郭羽
天真購所失以還質而書之

碧落寺磨崖碑記

金澤州刺史

許安仁

澤以巖邑冠太行之顛地勢窪而平自外而望其中則蒼烟
濯木隱蔽於崖谷之下不知其有郭郭也由中而望其外則
重岡疊阜環合於埤坵之上不知其有阡陌也州西有五門
通諸縣達晉絳自北第一門碧落寺也距城十餘里間西且

澗平路轉曲阿絕澗緣北崖而西步益高地益狹幽

深闕遂人意稍變殿閣北依山而起廊廡南邊澗而列傑然
而雲湧翼然而輦飛闌檻之外有地數尺僅能通輿馬下轍
深谷全石爲底清泉激烈自西山來南則崇崖橫起如屏氣
與北山相高南北上下杉松栝柏雜衆木爲一深青淺碧
如天雕簷畫棟相錯於煙光日影之間微風時至澗水泠泠
與泉聲不相辨使人蕭然有塵外之想真入佛界不知其在

人遺也昔晉景帝朝魏時長平侯續定此山至令司
焉唐高宗永淳二年大尉韓王簡子訓誼讓讓爲地記
因石壁刻彌勒像磨崖碑其事于龕作屋宇佛龕之上乃
之經始也至後周廣順間有僧普龍者自臺山來愛其泉石
作終焉之計自爾象設日修徒衆日廣迄宋治平間以年久
場院頽歲月茲久土木漸腐敗丹青益故暗山之僧慧深者
修二院之福以增葺自任直彌勒殿初溪堂又稍西築山堂
制度如一取溪山之實東西相灑焉深一日踵門相告曰山
堂成敬謁文爲記因訪澤之儒生故老檢閱書傳得磨崖碑
之說謂文體亦當時宏麗者辯陳惟王之僞必黃公自書不
著其名以在疾耳此唐李漢之語也誤少以文章見知其文
有偷存視息之詞必公自作無疑自古鍾鼎器物等銘皆不

自名澤碑亦不自名豈在疾耶又云詞翰出公手雙美孰可
當此宋胡俛記與詩也絳州龍興宮自碧峇尊像篆文刻其
背故世傳爲碧落碑據李璿之以爲陳惟玉書李漢以爲黃
公冀書未知孰是此歐陽文忠公集古之語也謾爲蠹妃作
天尊於絳彌勒於澤各文之以碑詞異篆同其書襍大小篆
鍾鼎之款鑄石室之所藏與夫石鼓詛楚繹山等刻囊括殆
盡寫以玉箸法精深奧隱夢得記之爲嘉話李潛睹之而心
醉緣有闕元中石誌謂荆人陳惟玉書考其年紀與黃尚近
李漢爲州長史不實此說謂必黃公自書胡俛謂漢之言然
無所根據安知非惟玉也澤碑在荒山深谷好事者以爲難
得之想亦莫辨其爲何等語郡儒劉義叟仲更有名當世受
重其碑恨未通儼會歐陽公奏爲補修唐書官乃撰精本之

局因景文宋公子京難能遊過節簡所贖歸澤守宋
其從姪敏求隸書刻石府廡世八由是判然此澤之名
重之語也李漢信其書而不信其文程重信其文而不信其
書歐公無所主名蓋未見澤州碑時語也嘗試論之二碑相
去廿二年人生存歿離合豈黃公自作文須前書碑人書之
意以觀之說爲近嘗求陳惟玉石誌爲證絳州碑爲碧落
澤州碑當爲彌勒如隨其像爲得其實韓王唐高祖子元嘉
統紀房氏文昭公元齡之女也來者有能繼深之功則道場
書與此山相終深誠實人也余故喜爲之書明昌五年閏十
月三十日勅刻大夫澤州刺史許安仁記并書

澤州硤石山福嚴禪院記

楊庭秀

澤之硤石山青蓮寺河東之勝槩也余爲兒童時聞之藝矣

蓋華之與澤相去不遠故也泰和壬戌冬暮余由右司諫補
河間之獻乙丑夏五月自獻移澤私心喜曰澤佳郡也又與
余鄉近向之所聞青蓮寺者余得而游焉澤之俗儉而純喜
儒學比他州爲易治不踰月事理訟息孟秋余夢至硤石山
王僧賈賢遊之硤路險而下舍騎而步峰巒回合窮而復通
樓筍轉側于亂石之間路益狹山益竒行三里許雙峰巖然
率門山之陰有二古篆字曰硤石余謂實賢曰此硤石山乎
實聞先師珍唯識言硤石山蓋取兩山夾路之義也山陰之
刻不知誰氏峰之北有嵌巖巖下有池深丈餘廣倍之翼之
真有劈高深不能測夏秋暴雨罅中若雷鳴須臾流瀑海寺
側傲食之費歲仰給焉峰之西南孤峰巖然高數丈峰頂平
若砥柱廣十餘尺此遠公擲筆臺也臺之西入寸步有洞曰

彌勒盡往時彌勒化現其上臺之北石壁峭拔如環堵然臺之上亂峯向背草樹叢翠南望瑤山下瞰丹水屏障橫如畫臺深然卽青蓮上方也剏剏似廬山黃石巖者此也臺之南崗折行二百步古青蓮寺寺額咸通八年所賜也寺之更五里古藏陰寺卽北齊曇始禪師之所建也祖師素遠器識宏偉風神爽澈曇始見而度之日子有出家之相善與父之乃禮爲師旣冠遊學鄴都居禪十餘年博涉經論無不該貫乃携學侶卜藏陰寺之西丹谷築室而居焉宏演大乘教朝夕不倦遠近皈依於是建大阿蘭若卽青蓮寺之權輿也承光二年周武帝集沙門于殿庭宣廢佛教意衆皆喑默帝五問誦五對抗聲厲色不爲之屈教之不廢師力居多師退隱青蓮造華嚴地持等經疏一夕夢登須彌山頂瞻禮卧佛像

覺謂其徒曰吾著述有益感此靈徵不敢多讓遂避紛入谷
結菴孤峰下製涅槃經疏疏成擲其筆曰若疏義契理筆當
駐虛空中靈應果然道俗稱慶師示寂後遭隋室亂法席久
虛太和初有惠愔禪師自并汾來少習莊易晚學天台止觀
見遠公遺跡歎曰恐使聖賢依棲之地反爲墟落乃闢舊菴
葺禪宇以空假中通之教開剃鬚盲是以芘芻之流多依附
焉繼有元依法師駐錫上方開平二年邑民程行立施山前
田二十頃以充禪悅之須逮太平興國三年賜名福嚴禪院
崇寧間整齊禪師繼主其教以其寺基久遠歲壞月隳雖補
葺直漏不勝其弊乃刻意規畫度越前巖臺東崖墮西淵墘
薄增卑以廣寺址由是供佛有殿講佛有堂講寶藏以貯經
經藏雲房以栖法侶賓寮香積法鼓齋魚煨然大佛大定初

福裕寺珍二法師嗣之福裕禪院定寺寺珍特曠
深慧外闢元風自遠公而來幾七百餘年寺有藏經五千卷
以爲僧人之嘗有山田二千畝以給齋粥之費僧不出戶庭
坐以辨道此皆燈燈相續之力也寶賢庵老師宿德之庵非
蠶弗耕而服而食遠離火宅之苦安受禪田之樂而不知所
謝能無愧乎此寺經幾廢典尚存則其可考得開山之迹時
昧而不彰難逃弗廟之責矣其石塔之久矣近年澤寺知許
安仁子靜李伴畧簡之皆一時之文士也法堂未成奉嚴院
文爲請賢曰今福嚴海會淵色圓滿公益爲我記之余謂賢
曰昔歐陽文忠公赴夷陵舟次潯陽舟賈李遷龍石載于舟
公問其故曰遷修訖湘潭縣樂師院嚴欲歸而記其始造歲
月也視其色若欲得公記而不取言也公欣然書之况寶賢

磨礱琬琰待余之文奈可辭爲噫嘻天壤之間半山水潺湲
而流嶄巖而峯者如塵沙著赫赫之名者無幾皆自武晉聖
賢傑棲而稱道之然後能輝映於後世破石去州治遠懸崖
刻經碑并名呀於無人之境然一經遠公盤桓使狐虺寢廟
流復窟宅而化爲莊嚴寶坊豈不偉歟余景仰古聖靈跡又
慕賢賢不怠先師之言故余據賢之說校以僧史而爲之記
泰和乙丑十一月晦日

海會寺重修法堂記

蘇 轅

竊聞作善今世者貴其門修福來生者必知其路心歸依
聖釋教庶不失其本心昔老時當訖錄于蒼姬佛始顯乎天
下而後行善識妙通真顯化自彼西方流風及茲東土門關
聖德入深過于聖道謝四流誘衆咸趨于大道世垢沉

洽之苦法爲辨筏而居凡曰有生皆被兼濟以能善舉矣勝果
義矣國雖壽可無量權乃息于無機于是時屣于金沙池
野衣于娑羅樹上患身染塵劫故自歸于涅槃知名籍天宮
復往生于兜率其質雖盡其聖彌新然後畫像並出于多方
寶刹森列于四海况此梵王宮宇面于金谷巖巖映門之修
竹萬竿青遶院之茂林千蓋綠緣有寒泉湧出勝地磨礫堅
石甃成曲池遍砌靈源吐作瓊珠之顆迎風細浪皺爲珠噴
之盤分派則走碧以橫門激石則成喧而盈耳故題其額曰
海會禪院茲實古有之精舍最經年深者舊堂壞壁暗幾
青疎簷摧以風雨旣早已隘欲倒而傾其或崇建道場
佛事齋席雖設延衆實難使十方香火之人一會蓮社之
或露坐于他所或並立以差肩解空說法者烏可徧授于

人回心向善者不能諦聽于經教大定十年有住持僧祐公
上人發洪誓願不憚勤勞輒毀故以更新特易小而成大廣
其制度增其基址重修法堂五間更于次下剏建法堂五間
西院于屋六間又于正殿後重葺厨屋前後共十間庫屋
五間僧堂五間棟梁採于他山躬逾絕嶮柱石取于深谷身
履臨危人感異而借力相先工競能而施巧不緩樂事者衆
不日而成高低之麗構爭新上下之層臺聳翠朱簷飛峻射
曉日而紅照紅青瓦連空凝暮雲而碧生碧藁宏宣其法教
嗣後學之苾芻祐公上人者下佛村人氏俗姓馬法名宗祐
字吉老夏臘六十有二歲自幼年受業本院從當日立事空
門經論遍明器識宏遠其所修建無不壯麗費用約及于萬
貫辦紙自于一身推其功豈小補哉較其美是難能也余

晉魏日開禪是宇公語此苦心勤
功之事理其義為

壽臺曰

壽臺與慶皆由其人能立事者才
智出倫積公自幼不染俗
塵與弟于心懷至仁精舍前
建更以新公奮厥志不憚
苦遂建立堂宇服勞一身聖賢
洞感必饗而親紀茲功德昭
示永春冀爾來哲相繼善因

重修陽臺萬壽宮記

正大
四年

李俊民

王屋山在底柱析城之東仙家小有洞天三十六洞天之一也其靡然而
也壇之南十六里曰陽臺宮又小有洞天之一也其靡然而
遊隆隆而起似進而遠欲斷而連隱隱乎山之陽者入修洞
也東向二百步許溢太乙之水白而不濁甘而不壞為九鼎
金丹之祖者洗參泉也巖竅其腹廓然有容虛吸元氣與山

深通者西北白雲洞也位高而自邶勢仰而遠俯如竦如懸如趨如附北面而朝壇者華蓋峰也亂峰之間窺而深幽而往窈窕而入延袤而上者紫微谿也樹林叢翳虎豹却走宮殿森肅鬼神護守者上方院也自是出避秦溝陟瘦龍嶺曠人橋欵天門然後登壇而朝玉頂凌風汗漫披雲嘗其後天閼對咫尺爾時天籟蕭天籟派現於每歲禱神之會其為天冠也唐中康道士初為鍊師始奏靈符壹觀並錄晉朝靈神仙龍鶴雲氣升降登節羽儀金華輝光滿宇錄元神寶圖聖事法要則開元乙未三年六月廿三日

上古帝王丹寶並修而莫不遐年自夏禹後遂止余不取
復藏於名山以俟其人開元十七年仲秋十五日記設是
之陽臺之成也在司馬鍊師藏丹寶後之六年開元二十三
年已亥也下值大金真祐二年庚戌凡四百八十年兵燹而
毀敗觀曰宮隨世沿革崇其名爾嗚呼玉笈秘文流運道氣
猶有升沉之時况巍巍華構豈無成壞累代重規一旦燼土
草木色歟煙霧氣沮方外之游未嘗過而問焉正大四年丁
亥林川王志佑由平水抵王屋周覽勝區慨然有動於心
令及司氏昆仲挽留住持以起廢爲事宏大殿堂修置廊廡
復置官之位列齋厨以次接遇則有賓館延納則有道院其
用儉其功速廢始於成興始於亥終於亥一紀而廢一紀而
興疑有數存焉先生幼業儒術長慕元理年高行積境其

休幽人逸士望風稟受號曰樓神子一日與余邂逅於山前
頗得其所長益以靜爲基以慈爲寶敬而愿厲而溫味老子
五千言不讀非聖書悟廣成長生說不作矯俗事龍伯鈞後
長然海上之鷗子晉歸時難駐雲間之鶴大金已亥歲三月
二十二日登真于懸雲觀春秋八十有八其徒曰定曰正曰
壽曰元曰忠曰溫索余文其碑故樂書之以承來者云

重修真淨二仙祠傳

趙安勝

竊聞一氣既判三境攸分上曰玉清聖境下通無色次曰上
清真境下通色界三曰太清仙境下通欲界太清神寶仙君
廣洞元十二部經教太清十二仙天接引通方隨在顯化則
仙聖之道其來尚矣厥後天帝之女西王金母與九天元女
上元夫人傳經授法垂曆九十二萬有云阿瑛受經以顯元傳

六十八女子 則女仙之流亦已久矣皆因宿植德本行清功
成方能飛昇 金闕游漢注京師真澤二仙顯聖跡於此黨郡
之東南陵川縣之界北地號赤壤山名紫園洞出紫氣團團
如蓋故謂之紫園姓樂氏父德山寶母楊氏誕二女長同釋
迦下降月日次同太子游洞時數生俱類異不類凡庶靜默
不言七歲方語出言有章動合規矩方寸明了觸事善悟有
謙如英袖流道侶繼母李氏酷虐善姑單衣跣足冬使採茹
泣血漫土化生苦苣共得一篋母猶發怒熱令拾麥外氏弗
與意無得畏母捶楚竊地凌兢仰天號訴忽感黃雲二娘
降火降黃龍大娘乘去俱換仙服絳衣金縷繪以鸞鳳寶
冠喬履又聞仙樂響空天香馥路超凌三界直朝帝所大娘
俯時年方笄副二娘同昇少三歲許貞元元年六月十五日

野見之驚嘆瞻顧遠近聞之駭異歎慕聲播三京名傳九府
靈此夫爲雲巫山凌波洛浦兩妃金舜於湘川二女解佩於
菱浦雖姮娥月奔弄玉鳳蕭管不足以體遐躡而躡高步也
蓮於南出共建廟宇迄今洞口留其手痕村傍老其棠樹是
靈之聖字了了可稽自後赫靈顯聖興雲致雨凡有疾求
應而未應者早者祈之還見山頂雲起甘霖必霑疾病皆禱
之立觀藥生藥雲沉病必愈求男者生智慧之男求女者得
壽聖之女苟至誠以懇禱必隨心而禱予至宋崇寧間曾顯
靈於建康西夏弗遠久屯軍旅關於糧食轉輸艱阻忽二女
人駕飯救度錢無多善普令屢餼取鹽雖小不竭所取軍將
亦羅二仙道通職責師司經畧奏幸於時取旨緝輪褒奉送
封

封

靈應冲以與人壽能與神靈將官爲

至今猶存正所謂載在祀典有功於國與民者也先是軒轅
前陵川縣嶺西莊張志母親秦氏因浣衣於東南湖見二女
人服純紅衣鳳冠儼然至澗南弗見夜見夢因汝前所觀紅
衣者乃我姊妹二仙也汝家立廟於化現處汝子孫蕃富
秦氏因與子志創建廟於澗南春秋享祀不怠自爾家道日
興良田至數十頃積穀至數千斛聚錢至數百萬子孫眷屬
至百餘口則神之報應信不誣矣逮至本朝皇統二年四月
因縣境亢旱官民躬詣本廟迎神來邑中麻雨未及決旬甘
雨霽霽百穀復生及送神登途大風飄幡屢進不前莫有喻
其意者乃託女巫而言曰我本廟因紅巾踐毀人烟蕭條竟
蕪不堪今觀縣嶺西靈山之陰鬱秀幽寂乃福地也昆泉河
廣我舊廟而居之靈山東北高自龍門尖西南橫迤極鳳掌

岡巒坡陀小嶺大起屈曲奔騰有龍蟠鳳舞之勢因栽松樹
百株今并小松百千株矣其廟之東溪石壁有甘泉飛溢激
玉瀉珠環頌然若鳴琴環佩之聲宋秘書學士張文潛曾作
文以記之名曰響泉其山靈水秀草木蒨蒨真神仙所居之
勝覽也張志子權與子姪舉愿等敬奉神意又不忘祖父之
肯堂乃率論鄉縣增修濶之廟未及成而權化權之子舉與
姪愿等從而肯構之先捨資財次率化於鄉村及隣邑於時
神赫厥靈處處明語近者施其材木遠者施其金帛有願施
助功者無有遠近風雲奔而霧集不數年而廟大成置是正
夷盤三間扶殿六間前大殿三間兩重簷梳洗樓二座三層
水三間九間五道安樂殿各一座行廊前後共二丈餘用香
之堂凡間獨踞後殿壇下香堂步棧等重獻瓦前殿裏階廊

各有型畫象其畫一曰神丹青鬼曰龍近來觀者咸歎其雄
壯偉麗左右神廟無有出其右者其櫺越增修之費猶未已
將見廟宇增加永乎祀勝慶矣神壽屢求作文以記其實後
以奔走仕途不暇搜訪遺跡至天德四年因任太常職事於
寺屬檢討舊書偶見仙墨碑乃唐乾寧年進士張瓌所撰其
略云羅神之曲紅裳鬱纓是本身方信昔年張權祖母所
見服純紅衣者乃真容也其碑文又云歲儉求之卽豐時旱
禱之卽雨遠之耆及爾交至賴之者恩福俱興益知神之靈
應爾善禍福昭然有驗矣其末又載旣仙之後葬父母之墓
請惜乎先傳道史遺遺而不載本廟古碑又多散亡其本
事見於唐之靈碑故并序於後

最樂堂銘

虎舒開

工部高子體心操字仲潛與物無競馭歷中外餘三十年
廷自公宰士書以爲君子長者晚節末路浮湛里社躬先
後故將幽憂憊憊之態詩所謂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者于公
見之新居有堂取古人爲善自得之義名之曰最樂以公平
生攷之可謂無媿其名矣新興元某爲作銘曰樂外有終樂
內莫窮惟樂焉有內外之別斯君子小人之不同大本在中
至和與融涵浸薰醞四靈以充斃不秉彘而天獨以厚公躬
體腐腸數離開聰誠有豈馨者存洵憂長其誰攻相彼力用
祇繫於達就七遇之皆北爰萬折而必東遼海管寧處
翁幽蘭深林穆如清風雖心逸日休人知作德之所自樂
身康強而子孫吉者將非爲善之功乎

種安鄭夢開以所編宋君淵源錄見示云宋君以文章
名海內久矣世以不見金焦爲恨今欲鍍木流布于宋
君請爲題端某不敏不足以知詩文正脉嘗試妄論之文章
雖由于真積之力然非父兄淵源師友講習國家教養能厚
然自是者鮮矣自隋唐以來以科舉取士學校養賢較遠所
聚名卿才大夫爲之宗匠琢磨淬礪日就作新之功以爲信
之則士君子之所爲也以文言之則鴻儒碩生之所出也以
人物言之則公卿大臣之所由選也不必皆鴻儒碩生至卿
大臣而其材具故在是矣宋君起太行其經明行修蓋故家
遺俗然且得鄉先生李承旨致美按察使簡之宗盟內翰
魏川路粹祐之父子王孟州大用之所沾丐任太學十年讀書
積文動爲有用之學使之得時行道其所成就顯豈出名卿

材大夫之下哉易代以來佐東平幕二十年當賢侯擁彗之
敬不動聲氣酌酢臺務皆迎刃而解有用之學僕既言之矣
嗚呼文章聖心之正傳達則爲經綸之業窮則爲載道之器
顯所遭何如耳他日人讀鳩水集或以文人之文求之樂特
權幾子耳非吾心相科中人也癸丑清明日河東元好問引

唐故將仕郎李亮墓志銘

屬名

公諱亮字屬思其先隴西人也元元皇帝之後裔漢大將軍
之孕緒原夫列相秦庭集金人之灶采稱君曷遺光玉璽之
英躔或龜冊呈文擅芳聲於交趾或龍門啓睿泛仙巖於滬
川並見重當時賜諸史錄况宗連上路蓋接雲枝隴西海之
名流諒九州之上族况與朝散大夫趙州平棘縣令父屬自
朝上柱國並武鄉伯七品文茂九功屬自生知忠長天授祿備

製五城之節宜嚴許萬里之邊公勿承庭訓遠體通詩遊習
修膏恭行年律備飲清泊不尚繁華懸種山泉求從散風陳
星詠月夕處期遠未開榮啓之德已深劉預之嘆年六十有
七終於私第汝人王氏四德彰聞早續君子六行無繆琴瑟
聲和鄭子齊美爵稱舊好三周之歡未盡九原之路已歸嗣
子懷敬精心和地泣血流襟掛踊號天杖而後起開元十四
年二月十一日合葬於高平縣東北十三里之甸禮也東西墓
符五福彌其靈南北陔區三光昭其境鶴山既久無憂可論
之歌丹壑因移不記麻姑之頌其詞曰肅肅我祖發自周室
靈忠事王追孝承天扶疎拔萃王潤殊連五侯將相裕發光
前哀哀父母享壽多方酬恩罔極泣血霑裳

敬慎堂記略

府署

白處善

先是罷解之制戟門外迫於民居騶從往來必矩折疑趨委
巷而南出始得與通衢會壬午歲典郡者惡其壅蔽不足以
廣視聽也遂以開田之在官者與居民兩易而闢之由是
北迄直自通衢以達於廳事中外洞然始二百餘舉武則
以稱夫單單府寺之嚴矣越二年傅公汝楫至以廳事背
爲蓬覆之場外殿中踈本末靡稱正猶人之色厲內荏實
子之所惡且承宣有所而退思無地張而不弛於義非宜
廟之謀寔基於此於是取大雅抑之二章所云許瑱遠
兼兼以爲民則者扁其額曰敬慎云至正八年四月

送鄒季常序

魯家之子弟處天下之變易而冰炭天事之至不

焉自立而少異于衆人則嘗得齒緣滬藉以誌事功焉爲不
然在他人未必遽得貶斥爾已爲清議所不容矣季常于其
兄使來之二年請介行人以問罪遣之而宋入不納後十年
又請焉下大臣會議以爲不可明年又請焉不得已復遣之
遂憂廢而還幾死者凡十數其事雖無成而其可與有爲者
下此亦可以見之舊嘗從余授詩書又知其爲有志者今其
將爲州子穎也職米與幣而過予以別且請予以告之子
無以告子也子行矣予固已言之矣勉其所以處天下之至
易勉其所以處天下之至不易者而已矣予無以告子也

默齋銘

明末 濂

與謝和君原德以文行稱趙晉間嘗被薦入朝稱疾辭去
履兼行之類題曰默齋其友湯子方爲之請銘銘曰吳孝上

運元墟下處風雨霜露得其平日月星辰順其軌江河雨露
霽霽以時百物以生萬彙咸叙不廢一言而莫敢失其恆德
者以其本乎至誠之理也維人之生內則五性七情外則三
綱六紀所以發於中而應乎事者欲其酬酢適宜辨析是非
固不歸之于一默而已然苟無誠懇存乎心徒欲以三寸之
舌取勝角靡上陳爲諛下喻爲詭陰謀規利邪說誇已其去
道亦愈遠矣乎昔者孔子嘗欲無言顏氏如愚亟譽其美
而自其寡伎口多言棄弗之取其所尚可知也絳灌不文外
譽推鄭而功茂績偉晁氏之子號稱智囊卒啓戎兵身斃於
陣惟躬行之爲貴何言語之足恃嘗有和君力行未幾期賞
而以自修獨默然而無語此蓋將矯便佞之陋習而進君子

重修長平縣志

四

高平乃古張平地北抗朔漢南通大河東拱畿輔西連關陝
延袤百里介澤潞間爲古冀之襟帶爲西淮之咽喉誠重鎮
也去縣北三十里爲驛而驛之名則長平也我太祖高皇帝
駐蹕金陵此地尤爲要衝晉王殿下往來經行魏瀨濬濬於
驛壁在洪武間適初建時宜其完美也及太宗文皇帝居京
師使節少簡於昔而廩餼車騎亦多撤去驛至今所以亦漸
致凋敝焉成化初邑侯容城牛公嘗一葺之邇來頽圯益甚
宏治壬子邑侯東萊毛公蒞事之明年侯以通敏之才廉潔
之操政平民和乃大整墮廢於是復葺焉傾欵者正之覆壓
者易之剝落者采繪之踈漏者聖壘之輪焉臭馬燦然一新
過客無萬里之憂吏卒無信宿之擾工役則因居民之有餘

於官者易而用之材物則因羣小之有干於望者貨而論之
所以民不知役而工告成矣董其事者老人馮宣而貨襄之
者驛丞馮贊也聞故老相傳驛舍皆左丞賈魯故第賈孟騰
國由進士任御史大夫時黃河決大爲西南害丞相脫脫兒
賈計修復故道以功拜左丞當時爲之語曰賈魯修黃河恩
深怨亦多萬年千載後恩在怨消磨賈之功亦偉矣賈子亡
其名曰賈五舍者太祖皇帝天兵南下集鄉兵拒敵死之家
屬悉遭俘戮建驛曰因撤其故第之材克焉故驛舍之壯麗
者皆賈第材也賈子雖以不服死在于所事則應且義矣賈
父子死矣而故第驛舍矣人知賈第之侈而不知賈之功可
以居之人知賈第之毀而不知其子之忠義足以當之晉王
顯亦嘗聞賈魯傳賈魯相魯當時亦爲政事官及見者

不然何褒之過也賈之妙且難能而其人忠義亦未易得
其事皆不傳者以其敗耳嗚呼可以成敗論人物哉茲因
舍之復特表揚之以爲來者借是爲記宏治六年正月

高平演武亭記

劉虞夔

查額有演武亭一區坐瀕丹潞兩集山海邊陲秋蓄防崖
堦殆爲水伯滙浸邑劉侯振而新之登澤虞之材伐山崖之
石鳩陶埴之工驅子來之旅稱香幣甚量工命日增卑倍
撤故飾新磁五楹之堂於北開雙戟之棧於南峻牙章之
於中退食有齋晏息有關濟以丹堊采有青藻飛葦苞茂
煌壯而麗矣懼師徒營於六步七步之律也繚以垣墉百
纒次召其跡落馳門千夫雲屯縣賞格時節開荷盾矛者
於旁披介冑者馳於下肅矣軍容赫焉武備虎豹之勢雄峙

曾夫添募財賦者抑無而賦猶器之也實守令者豫辦而募
千成之夫繕營壁精器械時訓練無一不可當百者則先事
有脩盡地爲兵起踰州聚帶關星羅散佈之聲應於徼外自
將不戰而無敵矣是故聖人在御神武而不殺者乎夫三習
之鄙長平之墟用武地也昔抱貞守澤籍丁男三之一農隙
角射三年得勁卒二萬故昭義步射冠諸軍民到於今稱之
乃世之業官者以營建爲嫌樂因循憚改作視公家爲傳會
聊以託宿遲明棄去若侯之任勞任怨整旅建威軍容不虛
於國顧不難哉嗟夫徹桑濡柳謀士也憂治危明蓋臣也侯
起文事武脩之猷紆外寧內憂之畧侯之謀不其爲鑒乎
哉余歌周雅廣魯頌志侯憂國之心而冀疆圉之臣效委巧

黃云爾

重修薰樓記

宋 翥

夫薰樓者所與宣天道示人聽澤之薰樓在治前距城已遠
重修於國初知州李公祥歲月浸久羣材腐爛先是
歲之初及郡陳公奎慮其傾壓撤而欲新之未幾公隴去任
材積一空厥後繼理者皆弗遑及至庚子歲扶風張公文實
題始踵舊址小北而臺之餘材未傷緒會今侯陸公偉入代
欲謀成終尋值歲歉還止而臺左右漸剝落觀者日望成焉
至治改元歲稔民安公却人心所在於是計度鳩工庀徒興
役始於儒學明倫堂次明道夫子祠最後題及此樓臺基仍
故完礎從今構樓於其上高四尋有奇廣五間巍然煥然法
度具舉制作視昔殆相倍蓰經始於是年冬十月竣事於明
甲春三月夫天道之運度民一故之動息所關作者知其然故

物變器而又崇之以樓橐曰壺曰鼓曰鐘各節其序而
宵示夜有警陞極子陽極午回壺太暴凡暴舍所至則不
蒸分明非待民之勤倦作息內外百爲準於此大至官麻之
職學校之教軍伍之操歌細及行旅往來戍邊之巡警興止
亦皆以節燕樓所以宣天示人如此此古人所諗作也公能
於茲復之也而其功化亦豈有窮焉以故未作也而仰其成
已成也而樂其事是雖勞且費不以爲厲况不勞不費乎於
戲此公之作所以爲賢也詎可沒其善而不爲之書耶公名
偉字仲奇世爲杭州錢塘人成化乙酉鄉進士明宏治三年
庚戌秋九月十八日立石

訓導鄭可禮建燕樓記略曰澤州界懷潞之間當南北衝據
太行挾丹沁實爲輿區今載罹兵荒民稍安集洪武戊申李

公祥來守是邦於公廨之陽地形爽塏俯臨城郭建譙樓橫
七千尺層二十丈高起四之一架屋三重鸞翔虹亘于以宣
鐘鼓之聲定旦暮之節齊七政之運行警庶民之動息豈徒
多觀美快登臨哉

冀南道兵備副使王公平寇碑

張慎言

吾冀之南鄙賴國家福教寧無事戶口蕃殖鷄犬之聲相聞
有康衢擊壤之風蓋二百六十年於茲矣往者關中虞虜言
竊有杞憂說者曰冀野既不腴不足以飽彼且析城獲麟之
隙爲賊所忌無用爲慮言曰是不然天下有事豪傑蜂起如
劉項之爭山澤可用偷安不則草澤之弄走險負嵎吾土憂
方大耳無何賊王家印以萬衆渡汾水而南遂闖入其境時
使君激有司督吾民以收拾蓋賊無使解圍有升平之慶

不得入關入而無獲不特日置饋而駐不離再四百姓不敢
也壬中秋七月賊遂以十數萬衆繞軍百餘里壓高都而西
子女玉帛厭而去嗣且月一盜焉以之歸蓋過東因賊建統
檄幟者不一而足或以萬計或數千或數百者有者五十五
六至若上黨汾水亦不啻幾遍於是監軍遣大將軍率偏裨
凡若而人更救大中丞親履行間少稜薄以嚴旨切責邊司
馬輟宣雲來視其事又再遣軍容日夜督察罔少怠先是賊
不聽使君檄且以飽賊而公私如洗賊寸五六過兵尾其後
者數如之壬申秋稍有獲初尚瑞慶供糧父老子弟更相勸
勉曰此二百餘年纔有今日爾敢聚美飽悉索敢賊力能重
策不幸大軍之後又以災告賊氛散沫紫城或轉與發去已
賊罷羣恥可奈何且大將軍建德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

於會張各率所部與賊厥欲未湯更復數然縱發縱之
雖是則未知所屬格格不相能而文武遠近中外之聞甲
不勝軍容奉簡書赫然居其間吁難言之矣余至今日賊既
匪去得從父老後謂幸可旦夕無事矣痛定思痛始達父老
而訊之曰往者芹池之捷賊已踰吾邑而西五六十里時獨
將軍領二千之衆既越富店問誰督之令其啣枚而運數行
餘級賊遂鳥獸散乎龍泉之捷賊以數萬據潤城白港相海
關數百將軍出賊不意殺賊數千除墮崖壑而死盡所獲婦
女妻算計先後大小之捷茲爲首功賊膽裂於龍泉之賊後
卒復飲罵於沁陽問誰督趙大將軍卷甲而趨夜發高郵行
百餘里賊驚從天而下也流寇禍始於中強半叛卒日增始
亂迷伍當聚銅鞮開效尤家印

從違下馬 讀文咸思國報後皆得整 既報元不匪財叛之
而反受撫之利乎真之南守與巡各遺地而始若農之有時
也誰能左右畫朝潞子而暮汾水拮据卒瘁奔命永寧石樓
聞三交坪豪子原督率兵將大小數十戰所殺擄過當不以
代殉細糧者乎郡縣被兵者二年餘矣納履踵決正冠纓絕
茲其時矣兵至之數與賊相當供億之苦亦等焚掠爾吾父
老何以不怨年來芻蕘無算丁抽畝稅應命如響懷誰之惠
感誰之義而令子來如茲也軍容之役吾未之前聞也一切
上下之文率功令所不載往者豪傑之士且曰吾有辨此
助爾今中外多故簡書在上諸守令勢不得強項曰吾視此
冠組土苴也問誰謂停其間曰吾赤子方在水火我爲父母
不救焚拯溺而區區爲備強之故自矜豪舉乎忍辱以忠上

抹民嗜良正苦心矣將受命則忘其家援枹而鼓則忘其身
蓋且驕蹇饗人禮至擁絲肉得所掠媚覩諸於繡屨以見兵
使者又偏裨而下半以廢闕從志在玉帛幸則獵其功罪無
所歸問誰駕馭之貪者驕者狙詐者究皆束於文法得奏寸
尺之功而我幸借其半臂也宣雲非無事之地也文中丞臨
全晉賊豕突狼奔東西無已時更風雲之變將在呼吸年來
倉卒機宜邊司馬御史大夫直指使者皆從容受成於誰氏
之手軍興既無惟正守令從事卒不至襟肘及羽書旁午檄
詔陸忽率從譴稟成也客兵之害蓋從古記之矣豈惟兵難
大小將領有事而至吾土皆客也年來往返之積殆不啻有
萬矣此百萬之客誰爲主人令去來無恙且令得妻室必

學難是事未水峪之役賊以數千器號九龍

數五百餘里匪朝夕矣有司匿不以報常事者卽知之曰
竊有待爾使此賊尚未投首當紫金諸賊跳梁之秋東西響
應上黨高都皆此賊屬輕就熟之地一掃之一角之羅太行
之脊連戰退守恐今日尚未得朝食也誰爲徒薪之謀毅然
爲其穴不幸而中伏亡額中創者至再三事幾殆矣奮勇
爭氣授首遂翠其庭獻俘於關曾未幾時西賊見告我遂
獨一意攻守無東顧之憂也言未既諸父老長跪而前曰禮
大夫之言吾儕小人其何知焉但後先毫髮率吾王使君之
功我父老子弟食此無疆之福然亦未知其艱難至此余曰
固也使君何術而處此父老曰恐非權謀術數則終無濟理
余曰否否一老人龐眉皓首年且九十餘扶杖而前曰軍旅
之事何妨術數吾使君不專恃此也政是膽識才智爾余曰

國也術數有時而窮恐才識亦未可專恃也三晉有事三年
於此不爲不久其間兵民上下中外文武瑄弁之際憂乎
以親縷矣卽御史大夫大將軍且三易焉又其間朝更夕易
者不知凡幾蜀使君儿几於先後久近卒奏破斧之歌此豈
爲苟且之政徭侍蒿一耶我默有以識其微矣昔使君之載
德仁也權謀術數膽識才智有誠則威之至而仁則入之深
耳然與否與諸父老又長跪而前曰盡之矣是可以記乎使
君矣請鐫石以告來者可乎使君諱肇生山東掖縣人以河
慶耶奉敕而來項賦遁河以南秦楚騷然斯庭復簡少河馬
陳公奇瑜節制諸省仍以使君監其軍物雖難之數年
表艾也

澤於古爲高都踞大行之脊嶽河以南河東暨溫軼買土
往來南北者澤實爲縮斂焉固金晉以南一都會也所隸
畿邑歲供賦徭二十餘萬以故宦者稱爲舊美歸田之樂
險而風氣勁悍民良者纖儉重稼穡猾者仰權刑奪嚴推
爲奸濶中豪取通吏胥桀黠者持上下陰事又宗室日益
驕恣者饒貨無四民之業率醵金聚黨與擇寢富魚肉之
設際紳人士有司者莫敢問澤於上黨猶上黨於汾陽不
澤李官行部澤與分庭焉弱者雖阿就之不則執前劍
力率不相能已輒中以他事往者士嚮於庠宗橫於下邑
下斷斷如也賢者又辟爲畏途不肯來曰王使君守福寧一
歲以長者聞又吾鄉諸薦紳先生習知使君及獲從諸子
夫後一望顏色無不心降皆願得使君已而果輟福寧來

吾澤至之日陛下熙然爲真得父母人方謂澤故難治定當
政舉行以應朝刻急爲理始奏治辦名乃使君獨尙寬和禁
網疎濶大捨諸特去其太甚坦夷明白不特賢士大夫洞悉
之窮瘁下里皆曉然知使君心事當甫下車郡中豪大家心
輕之及門內外奸猾日易與耳使君外寬內理不務勝此蓋
爲名心謙賢者式其廬餘亦若不知其爲不肖者然明允篤
誠廉靜博大居久之見不可惑以非心折焉聽訟時悉民所
欲陳已則使君爲說利害如鄉三老聚鷄黍爲居其間者惻
隱之心可掬以示人民無良猾罔不愧服往邑隸州視府差
低昂又之郡伯雖稱師帥諸布條敷不過嚴文有司有司儆
事視之使君謹身率先嚴重無假借意所爲均賦役情里
省詞訟章耗羨禁奢靡課農養積會康樂使民無怨

○ 推行之往徵賦急錢在者斥不與是而此冠盜項豈
補益陽必復崎嶇萬山間抗輪蹄者遠且宜盡爲力請能事
者次其等加額各有差先是買於郡者屢相此已而苦更亟
頓慶其居居他邑比使君來從上黨溫輟周爭藏於是法何
常之有按法繩之小者配大者誅使君既不縱奸宄然毫無
失人如張自安二十餘人寬久滯疑則方待讞比得白十二
三虞死不則罄其產使君爲曲尋其生狀爰書詳惻周至令
若等自對吏簿責不啻其口出速爲白得報而後已配以下
減者復無算宗驕悍不可制大約富者居竒乘諸庶宗之等
率出錢物半姑十得五預收春若秋之券抵期持券之官府
養白鏗若素諸寄而貧者又復貸如前時以故富者愈益橫
不特役使貧民請貪宗所與貫子錢者爲若爪牙威重於守

貴者亦避之唯謹貧無檢押散之鄉邑爲最無已時使君乃
置檢諸所應給者一日榜於衢有持舊券乘積逋及弄身魁
者注無赦諸宗至有無卓錫不舉火者一朝得數百金以去
是日曩聲雷動然有犯又輒以法繩之無怨色既人人自給
而重扞門強有力者不得操竒贏諸宗亦以若無所圖其緩
急竊盡解勢遂衰止不禁而自戢待以禮察以恩犯則剪爪
分鬻究其親黨使君夫豈無術而處於此豈有聲色然他
又敬之或未能以使君堅直廉正誠信於諸宗士大夫也政
事得乎其平耳大姓有不能恣得於小民者使君情法謂之
廷後曰二三大姓復求多於使君所案百姓遂一且衆體愈
至煩枉後惠文方知使君所全者大也使君嘗海
之名及去人乃思之却人居平百駭暢道怨惡

復求多於造物一日一揮風露陰陽之變憶居平不可得何以
異此使君居官無異其居鄉時曰吾奉職循理而已何赫赫
名之有哉以余觀古循吏至于古膾炙然所稱述不遑務耕
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而已至復錄其瑣細如曰種一樹植
百本蠶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牡豕五鷄此皆今日能吏所
不屑事史津津言之又劉祖榮爲會稽當遷有五六老人麗
眉皓髮從若耶山谷間出曰明府下車以來犬不夜吠民不
見吏夫作守令者卽不自言才然至使民不見夫亦復何難
之與有固當信百姓何嘗多求於官長令人人解推手至推
酷吏破之以千載不可應之名乃所撫拾則又公廉不可交
以私方畧教導咸足稱述始知古人詭稱者今嗤爲俗吏今
頌爲能吏尙不足比古酷吏之百一悲夫使君旣不肯自表

見入亦無有知者獨是郡邑之君子及貧苦耕鑿之民思特
若今不遭蹙蹙需次而已則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諸貧者餘
爵以長子孫且使使君使君其何謂焉昔子美嘆元道州曰
得若輩十教公落落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不肖於使
君亦云郡若邑方尸祝使君子以人所思而不能言及其所
知而欲言者爲道其實如此使君名所用字行素號寰吾河
南懷慶府河內縣人中萬歷庚戌進士記之日而使君乃爲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

陽城邑令楊公生祠記

張震育

余諸生時讀史至傳所爲循吏者意謂有奇蹟可紀乃其
行事不過耕桑節用種樹養畜諸靡密煩碎之事至考其世
亦不過溫恭有讓以愛刑爲行未嘗咎辱人而已曰斯而

已乎一行作吏親民事乃知守令於百姓父子兄弟之無所
用竒始信史之傳循吏者意蓋淵且遠矣未嘗不作而嘆曰
守令者天下之元氣也又見今之從政者艷稱能吏治以素
取武健爲快且曰治未世不當如是耶然方畧條繫尙未
及古郵都者流造請問遺又未能孤立行一意政嚮者所
俗吏也宛邱楊明府以已已令吾不腆之邑邑雖不乏
先生然陵谷負側土瘠而民貧士大夫率樵魯朴直新農
吏所厭薄乃明府意殊安之與士大夫吏民交若生新農
於斯也與其桑梓無異明府亦簡穆居平不見喜怒之色吏
民有犯未嘗重笞朴之其爲治不令人怒明府旣易直又重
厚少文迫而後動卽貴賤賢愚不至如世俗斬然別白禁奸
除惡亦不以東濕嚴峻爲名無以厭少年喜事者之心故亦

不令人喜然先是歲雖儉率多半獲又鮮盜賊百姓日務農桑明府行所無事大畧治在澹漠清靜而已庚午關中賊踰河而東平水多事尚在震懼辛未首夏河曲賊逸而走汾以虜遂闢入吾土時大兵尾其後復踰烏嶺而西邑之禍未甚憐士民率狎視之云析城底標之間果爲賊所忌然明府諭吾民收拾蓋藏晨夜爲備而士民不知也其壬申秋七月望後一日賊從高都來以數萬衆犯邑之東偏白巷諸村殺掠慘不可言沁方泛漲賊不得渡至河西者無幾明府遣丁壯勦取者縣賞格以往賊有號九條龍者斬其首以歸又爲舟子所誘半渡而沉之賊四日賊拔營東走嗣八月十六日賊復以數萬從沁之寶莊入邑之望川諸村屠掠與首秋等遂爲日留至二十七日始起行嗣是秋抄之十七日冬首朔九日

仲冬十一日賊四圍至二十七日越黃龍嶺焚孫莊躡馬於城

之南明府臨城督守令發飛擊賊應手而落至末冬朔一日

明府起元將軍夜襲賊於封頭斬首百餘級奪馬財物以

歸又竊發遊擊白安於朔三日擊賊再敗之賊從崦山西奔

去無幾時賊又從沁水至邑之西長溝諸村越癸酉元日賊

又出沒縣南山中春仲十一日賊又至邑之西賈寨羊泉間

謀至爲明府幹丁所獲云將以十二日至城下嗣又獲一閱

者皆斬之知有備乃復西去上巳日賊又以數千復至邑上

臺下交諸里明府率民兵千餘人以出未遠嘗敵張旗幟爲

憂兵以示有備至翌後越初憂賊或在中寨白瀧或至獨泉

或至高會橫嶺洪子峪五月再至瀾城自壬申秋迄癸酉夏

無月不至後先積賊衆且不管百萬時遣大將軍前後至者

凡三易將營材官率所部至客兵過吾邑者積亦將強半
於賊之數邊司馬御史大夫直指兵使者都丞梓司李往家
無虛月將驕卒悍且軍容奉簡書以監軍來非禮之禮爲強
頌者所不堪先是尚能悉索敵賦勉充壺漿嗣且不登半菽
妄爲大作民死者又半於殺據公私如洗賊與兵之來幸如
風雨明府諸所爲城守冒禦之具之法之事宵旰勤劬手口
卒猶辛苦萬狀無俛觀縷惟是年來數十萬至客之兵芻饋
無算諸行李往來廩資餼牽竭矣卽取諸閭左乃父老子弟
予來恐後二三窮黎執戈睥睨間將二年所勞民傷財皆非
常之原是邑中三百年來所無何以卒無怨言當曩輩時
喜事者且不難以明濟三尺刻隸豪富一切從事謂累千金
可立致爲權宜苟且之術明府不爲動與諸紳先生暨父

老再四議下至愚夫婦皆諒而樂爲之乃其難也行不致縶
井羸瓶也何適而使民至此卽百姓願效奔走而明府不忍
之色不得已之苦心適於面目仰之者率爲惻然方軍機倥
惚人率辟易變色乃明府依然蕭穆不見喜怒之色其朴訥
少文迫而後動仍然也士大夫始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如此
天下緩急固所時有也當危急存亡之時武健嚴毅之責豈
反失之木強惻愍者與民不動聲色指之衽席卒享無事則
明府潔已愛人民信之久矣語曰信而後勞定其交而後求
其斯之謂與夫卽戎大事也乃夫子必之善人計於七年
明府更有捷焉故知古所謂循吏者善人也諸能吏深文筆
智詐龜術擲凡事稱勇敢盡縣無通事摘發如神職令人善
然其之日不令人思何也善人者百姓之耳目不驚不令人

喜不令人怒然蘊藉冲深緩急可倚去之後愈久愈令人慕
慕而咨嗟詠歌之則吾明府是也噫知此可與言更論矣
或曰守令者天下之元氣也明府諱鎮原河南陳州人嘉
己未舉南宮崇 戊辰試大廷賜進士甲戌三月以內召存
賜城邑令李公生祠記

王國光

此我賜城李侯去思之碑也先是侯召入爲御史毘父老與
其子弟驚相謂奈何奪我父母已相與咨嗟攀援不能留逾
歲復相與伐珉請於余曰李父母實生我吾濟安能一日忘
侯唯是侯德澤在人心治狀在人耳目願碑之以垂永久謹
按侯登隆慶辛未進士以壬申四月來尹陽城爲人惇亮愷
悌中無畛域而御下無私氣登堂左右顧吏輒抱牘辟易莫
仰眎者舞捐爲之屏息疑身竦擬重語若不出口至問民疾

善與諸父老諮畫便宜顧慮疊移日不勅人以是憂而畏之
賜故無鐵稅所司歲加勾稽以爲常民太窘侯獨爭於上卒
蠲其征邑舊以戶口編力差問問朕瘠一丁不能支多跳者
侯劑產之媿惡以登下其賦均派九則徵貯於官而寡給以
時爲顧役之例公私便之當道俾著爲令通行一省裁減墨
甲自綱銀外纖無橫費創立社倉儲穀萬斛以備災稔命民
以漸入母苦人競勸輸鄉有錫鑛土人爭趨其利變且蕪矣
侯按其首事者餘置弗問上下帖然村盜數十輩竊聚莊莊
格弗止侯廉其姓名榜於市曰吾不忍卽法汝亟改行遲
汝辜盜聞之悉解散爲良民四封之內丸絕赤白不復聞
驚侯爲政柳強扶弱大指務德化嘉與百姓更始不事繁
每折盜得情以片言庭徑在空若洗民有被讐以非命誣者

華黜死上爰書矣侯察其有寃色平反之成以爲神明居恒
談羔羊之節未嘗私橐民一錢亦未嘗過飭郵傳諛使客以
疲民一日當道使使下符郡縣也其人虎而冠所過亾不較
樂得意去侯撻而杖之當道恚甚未幾卒敗不能爲蠶尾士
民益倚重侯曰令仁人哉乃不難進上官以庇我治饒黻則
且日行學宮與弟子設俎豆言詩書修稽古禮文之事而考
正其行藝士爭自淬礪文學益斌斌矣洎陽五年吏率於夏
土獨於敷民樂於業治稱天下第一部使者薦剡無遺數于
上軍戍入計奉最上賜璽書燕勞以歸又明年徵舉爲今官
陽之民迄今猶盈盈望曰侯庶幾復來撫我乎意嗜吾邑故
多賢令若尊故所載張之才韓汝弼二三君子遺數百年民
且久而祝之况當晉世而得侯身親其休澤者哉余不佞往

名壽星中耳侯之政聲遠播是謂之節長吏深也
侯託運法而余承乏大宰念天下吏惟念於正
抑惟令能死生曲直之假令令皆得人民胡
不治日夜思登延茂異佐百姓之無窮
焉而時與寮屬品隲諸州邑長吏其傑然
屢未易屈也陽民之不侯忘有以哉余故從
次其大都勒之豐碑匪特承侯之思以風
者侯名濂字尚隱別號吉軒河南涉縣人

送吳卿劉駕段侯之京序

段珍
水人

麟有光

蓋天下之所需者才也才不足以當其任與之百里之地
沓焉常若無所措其握持膠固自以爲能有所爲而太者在
往廢弛頹靡而不能以自持與力僅至於其小者而蔽塞

民不勝其恣睢之習民何以堪之蓋孔門論爲政譯矣取焉
果達與藝者宜若非政之所先然非是三若真能得乎人情
也故嘗論牧民者譬之操舟使之張則張使之弛則弛以能
得乎風與水之情不然未有不敗者也侯有通變之才終
籍兵冊一覽悉記獄訟大小無不立決而取舍操縱會合
情故自士大夫至閭閻之小民咸便安之侯嘗令嘉祥秦
俾惟陰矣能以治究考治淮以治淮者治吳風土習俗失
不同其達乎人情一也故嘗論牧民者譬之父母之生子爲
之鞠乳母焉其乳母或以他故去而繼母代爲之乳猶之乳
母也又續爲之別求乳母則過矣古之守令有假有守有繼
孰久之即與也亦嘗行縣事何不可繼而繼選令此亦
法之過也侯河東儒者每至一摩會都講諸生之服其經而

其門人多貴顯。其勳著先。是數年。則。其。令。缺。票。侯。承。其。侯。環。李。侯。敏。德。王。侯。和。噴。皆。以。別。駕。之。乘。署。知。縣。惟。王。侯。太。人。而。三。公。皆。上。黨。同。縣。崑。山。之。人。並。稱。其。賢。侯。令。權。之。反。賢。也。今。太。守。王。公。以。盛。德。年。少。在。位。必。與。勳。人。而。亦。能。以。可。大。抵。皆。出。山。西。一。時。之。盛。非。偶。然。者。豈。平。陽。上。黨。允。王。遂。其。君子。有。深。思。焉。豈。非。吾。具。異。之。賜。哉。而。繼。侯。署。縣。者。別。駕。知。侯。又。絳。州。人。也。予。故。惜。侯。之。去。真。崑。山。之。人。又。得。與。同。官。而。地。者。夫。晉。多。君子。其。施。於。吾。混。者。遠。矣。

送高平令子房王父母河內序

王邦柱

余曩觀於東萊之風知掖有子房王公者文聲名海內然不以帖括爲工綜覽今古於兵農禮樂天官輿地諸書無不熟與探微披圖核實蓋儒冠未脫早已稱經綸當世霖雨斯民

之德也天下重望公奉而為之益發其機且真恐後也
萬子捷京闈丁丑第兩宮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
益益先被焉殘黎可為之起矣也拜拜初從戎馬佐使中
爾德任則真則求真得所為家苦狀轉條之請河且得爾
靈疏也境以內肅然一清即故稱雨陽不可測者德公處焉
姓名潛遁去聞左晏如也甫下車屬有鼓鼙之聲所品題
折服競誦公隻字為鍼指一時蒸蒸丕變又力害學而者
得增應舉額蓋公以文名世故於造就人文為甚殷云諸所
興釐皆酌機宜而次第布之如馬如漢新獻方在書教居
三月銓部以公調河內聞者皇皇如矢惟恃聚族而語曰而
亦知公之為政乎或曰鄉閭之民雖未公臨但自公來耳不
聞追呼之聲自不親與之迹雖失亦適成一日往者過師

排闥毀室麾之不出今也城門不閉壯無敢入伊誰之力哉
曰吾凡一絲一粟無不受直市於民何如市於公之倍其德
或曰資吾種緩吾征吾餘十限之力以深吾耕或曰入口糧
給百役如織何似蕭然四壁公惟寬我一切自今賦始貼席
或曰我衆激噉累日不火何以假之須臾公之推食食我或
曰賦之數徵之數解之數按簿而足心如水公之素或曰有
隱必剖無抑不伸吾質吾成而已何煩東矢與鈞金或曰災
稔未已潢池紛起非公之建威銷萌亂知焉底矧曰其寧幹
止讓曰餘骸久暴以藏以覆豈惟緩我生民澤且及於枯骨
已瘞泣曰如此公而可使舍我去乎則奔控本道請留而兵
憲李公粹然河內人也笑應曰今而邑則子僚屬也今河內
則予父母也予亦欲以賢僚屬自予也顧能以賢父母乎人

乎逞矣無復言又請之兩臺曰微而言吾亦爲而計之顧求
聞不得輕留之旨乎通日事耳衡命而再瀆奉使者將履蹙
是懼可若何其不謀而詣闕者數百千人例先白銀臺曰送
矣父老情甚懇可念顧未聞通者不得輕留之旨乎而晉事
也衡命而再瀆納言者將隕越是懼可若何無已則蘇公
遞其行河內迎公者遇諸境外不使入更相誠無一作屢傳
至久之而公竟不得去懷人窘請上黨謁李公曰注余令喜
令也泣民乃固爭不可奪公何不以官治之使桑梓早獲注
父乎李公以上命慰諭泣父老衆涕謂公即謂不可留通
審非公誰屬者公乃誓於神垵以公慎傳無告者除之精
以饒有力補其額邑人率獻呼曰公之道愛也史稱王忠文
公即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以邀之橋復葺而

王公之名著杜祁公知乾未盡以治行建恩兩地民皆以說
公爭諸界上昔賢善政足令人繫慕焉乃公俱再觀之猶與
盛矣於是公推河內且有日河內古軍懷地在太行之趾距
巔北不三舍卽爲余祁若邑邑之人日往來於懷者無虛晷
第惟羊腸一綫扼南北之吭一夫橫處而兩境中割蓋無事
則呼吸通焉有事則輔車倚之者在昔蕭王以河內險要
難得其人必得文武備足救民御衆之才如寇恂者而後任
之建武勢敗於潁則口賢良相去不遠河潤九里冀雒城蒙
福蓋地得人乃重人得異地尤賴之非規規隅畫而理也今
寇氛未息方耽耽窺渡河內首衝稱險要固知尹此者非公
不可而近余邑甚不啻穎之於雒以公控禦其地誰敢有橫
據太行一片石者山以托可安枕卧也由斯以往泣人蒙公

豈有量哉抑余又聞之蕭望之材優輔相元康用之更治
以考功爲平原日淺復試之左輔我皇上神聖隻千古所
以破格例旣卜之名廣及外僚其非起家長令者至不得
以亂職於民功若斯重也公爲高平日淺茲之河內得久治
有成績司功上最而館職而旣卜可操契符焉廟堂借其經
籍蒼生被其霖雨公之才志乃始大展而畢究其蓋高乎也
河內也總若萬卉之噓於春陽孰匪公澤孰得私公爾謂獨
我澤也哉乃其非實自余邑始宜余邑之尸厥公獨切慕未
易以他境擬也

陽城令劉公生祠記

白應鑄

劉公名應奇字瀟如河南中牟人歲戊戌以進士爲襄陵令
余陽南下車徧詢邑耨紳士及里中耆舊諸利病沿革狀驗

獨其情已斷試之如所聞於
一夙矣疾除注漚國大竟先
既無賴子多煎入公門懇請
社爲民慮公曰是言取之
嫌也因汰其冗者易其黠者久之悉慙恩不敢爲黨問佞法
宋明無銖毫必知之旋革斥不復收衙以內畏之若神明焉
邑兩稅昔稱易辦至丙戌大稔戶有亡命遂至逋欠里排豪
後美籍單弱苦累催比所蠲所拖率多富豪公廉知一二六
體實重典而詭寄有罰包攬有罰追呼不遣羨耗不加終公
之任賦額日增民不爲厲審編徭役舊里書率受富人賄辱
不以實報聞寄耳目遂開騙竇益擾益舛公出不意候令責
責而又多方體察羸縮莫道高下不爽投贖者類虛糜支度
橫肆口語羣房惟詰曖昧取捷一時公遴選訟歸聽之於官
時斥其尤誕者兩庭質片言而折無異辨無係累第正聽

直無香贖銀且自相勾攝四境帖然邑後髦士舊集向學雲
無師傳公暇時每進於庭士習蒸蒸丕變至一切廉儉錫賚
之類悉以時給並從優厚邑介萬山之中萑苻之盜候來候
往莫可究詰兼此歲不登劫篋公行民甚苦之公申保甲之
法下緝捕之令矣已又思核其實杜其源凡以公事至庭者
輒詢其里中人淑慝生業而籍記之諸偷兒如在阿堵中未
嘗不知有犯則按籍而治無漏網無冤誣又念亂集之始由
於奢靡而服飾有禁讌飲有禁竒巧淫冶有嚴禁至於教行
砥節事介特立卓爲月旦所推遷者則式釐造請不以分位
體親拘七載之間善政莫可縷悉而總之以真實惻怛之心
布敦大澤厚之政究至政清刑簡爰書無大辟一人詩云
伊君于民之父母公且有之彼彼逐逐誰當復誰敢驅公能之

天下也公籍中牟真若遺蹟於仲康公系卯金真若祖述
於文饒矣且冰蘖之操賦之天澹泊之味根之性無論四知
之金篋篋之菱毫不及門卽米鹽薪柴之細僅侔糞素而質
之市民並溢其直市人恒不知也又鑛使行縣張威煽虐人
情洶洶隣封方望塵創屣僂備蒲伏何其顏色而公睢睢盱
盱不飭傳不授餐僅長揖一見而已彼其人方大恚以熱公
治行卒無所肆其毒螫而去夫撫摩鞫用之以撫黔黎而
直節勁氣持之以折近倖公之政績人品端可識哉循績旣
成薦剡相望天子嘉公治理最辛勞久擢參三禮行之日邑
人扶老携幼攀留號泣者踵相接無論幾千萬人已念甘棠
之德峴山之遊爲築室肖像相與瞻依其下志思也邑父老
李遐齒白景華等首厥事丁竣雨乞言於余余乃爲之撰

積聚如此異日者公策助於常垂之千禩迺其事業宦積所
自始必有形管書之者余何贅焉

高平邑令豫凡王公去思碑記

馮養志

公治高平縣六年上計者再會廟堂振淹滯簡一時郡邑之
最待次天官首下弓旌則自泣始公既有成命不宿而或朝
車于時舉邑皇皇戀公不忍舍去相與當車啼泣自邑望屬
之境外卜慮數百千人擁塞郊闕不得進公亦爲之停車
勞慰淫淫涕下沾衣也去之二年邑父老子弟思公不已介
耆民邵雲鵬等過而問計不佞願乞一言紀公德將伐石而
勒之而亭之立父之衢俾夫出者入者遊而憩者一舉目而
公如在焉而後吾儕之思可慰也不佞家食浸久公之行事
業已習見習聞要以當情實而難短言宜冀繼於輿論邑於

之果齋因怒不能支前令茲土者擊斷以爲能則面畢殫焉
爾何所用命安邱馬令君至始一舉而更新之急之後利期
寬安邱于是善爲理矣公當其際而庶休靜之遺有如履
往而喜紛更于暴割何有顧沉機重疊操法恕慈守畫定布
舊章務酌時宜而便境內先是市井無賴子附宗人爲羽翼
禦鄉人而魚肉之又城社神奸以告密爲竒貨間右循墻而
走幸亾及其斫斨公曰耦不亟則莠將害苗亾寧以姑息故
困吾赤子乃窮巢藪得渠魁數十人壹以重典繩之豪黨立
盡一二未盡者亾去人人屏息且懼罪而遠逸矣然而非公
雅意也公之意務在與民休息急教化而緩誅求居常洞重
舊屏闈者編氓自山谷至率如家人父子持令案而得盡言

又以稱周行部中延見三老詢所疾苦而次第行之費之
經起於多訟是邑也程伯子之過化而堯舜禹之更都也豈
其不識于禮讓而好短長申令民間諸以訟牒來者悉罷不
爲理必不可罷者牒至而質成衷則衷辟則辟明見鶴鳴之
曉深探罔象之珠卽有神奸未爲之魁久之訟者罕至跡不
虛無人獄故多寃趙孟陽賀一宰皆以株連而陷大辟廉得
其狀蘭白當事者改從城且春諸上大夫有不決之詞又一
一移公待理矣故事檄行保甲率取應文新令未申伏莽者
或竊發公至而長太息母令星星者燎原躬歷四境聯什伍
警于極盜有左驗必誅餘則與之更始于是鵠冠盡脫鷩
鷩悉夷會有令城城在事者役方輿而得代于時事屬創舉境
內未不賙賙公諭告再三如之何憚一勞而忘百利躬自爲

積勿亟而事速成卽贊爾擬之金湯子以彈不選滄末萌矣
莫便已已稽賦稅日徵輸以藝卽潔已同歸厲民自六戶直
徵收顛覆相繼吾不能驟蠲其役若之何重困之置權于門
令納者自輸之積大戶第令以時銷解總括而會計之卽看
羨贏分毫不及等庫事畢寧室歲省可數千金客以其私爲
公謀惡用見邪而求且邑故稅商革矣徵里甲革矣役肆市
隸之官革矣一切亾名之費僅僅于此佐之不則悉取諸宮
中猶恐不贍必藉而後可也公曰客休矣吾不能以脂膏填
巨窟卽諸供億亾所出愈益堅守成言乃謝交遊縣書邑門
客自四方來者勿闖入或怏怏有後語若聞聞知自採權役
與地方騷屑已甚選以部造不中尺幅罰及守臣各邑備邊
有戒心必廢請寺人而後可公曰長此安極吾知勤所事備

李侯足矣失得有命諸寺人何有焉會權使乘傳南至中
應言鑿斷拒之迄不爲動已而亾事然後知公之誠信格上
可貫神明也暇則修明古文禮樂之事周視廟學舉其缺
悉新之拓路而南樹以綽楔甚偉歲時解督諸弟子黉
羣諸弟子以經術起家率其高等比入謁公論高下等
先是公至泣時適苦旱既而爛甚人皆以爲憂公曰亾
當爲父老子弟取兩竭誠露禱以萬民請命於皇天項
之其
溘溘四郊歲不爲害則曰久旱之後得無燻不及時者乎則
饑者乎終粟賑貸人人果其腹而後即安疫作出俸具藥餌
遣使徃視之其饑瘼不救率四外流人又令里置義塚一區
以掩暴骨凡此皆公精意于民視其刑病若在醜體間也其
以澤究人安阜成之理得矣謂之循吏嚙口不宜失也

以吏治立名取人而騁其捷伺上若射隼周下若掩羣曰
不波難以希時好矣公獨循理亡害亡用已亡矜名可以得
上知而不必爲可以不得上知而不必不爲有所中議而不
爲阻有所中忌而不爲懼誠心直道六載如一無根而爵祿
亮之效可槩睹矣益嘗盱衡古昔而知漢神雀五鳳間吏治
特盛天子爲下璽書勞賜且往往徵人爲公卿其吏民亦皆
德愛懷惠相與俎豆之迄于今不絕也則竊意其人必有掉
繩澆蕩之事爲當世所豔而史之稱之曰廣康德讓君子而
已夷考其事仲卿廉平不苛次公用寬和爲名勞來循行以
富蓄積則渤海之治也出入阡陌爲民興利則南陽之理也
蓋汲及鰥寡煩及泉渠細及韭薑菱芡之收賤及牛犢鷄豚
之畜屑屑盡心焉無他奇也若其並時之吏摧彊抑暴成不

澧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撓之威遠衆用察表難測之知此其奇政多矣而傳循吏者
顧以取焉卽如敝理劇禁奸卓乎足述亦弗列于康廉之流
豈非以循良之政第取緩吐化俗以所事奇也哉公雖與題
秩行于宦不爲鼎貴乃旣去而能使人繫思之久而益切也
是公論不在上而在下也向令意不在民政斯炫俗吾寧
赫之名易就而蚩蚩之衆難欺卽一旦都顯仕明得意矣
亦視之若蓬廬彼夫桐鄉之牽嘗畏墨之尸祝何以稱焉若
子考得失之林知不以彼易此矣公諱省身字惟誠河南西
華縣人舉戊戌進士

陵川令袁公遠愛記

卷一 統

履誥曰如保於子孔氏之徒廣之日心誠
矣夫恩物禮御民所情欲也製規刻符民
所同惡也彼雖厥

頑嚚以復犯上豈其性哉夫上之責我者賦與力焉耳竭力以供之誅求方劇乃或盜之以無道於是乎民無所賴而死者靡不爲矣陵川夙稱難治嘉靖甲申天官簡於衆以爲袁子淮蒞茲土甫一歲俗鄙變而雅民獷變而良袁子歷錫淮安迄今丙申凡十年民愈愛而愈思之耆民李泣徐澗刻石頌德而都生王生婁生狀厥政或謂仁義不如刑法忠信劣於智術乃讐言哉袁子勸闢田教勤耕示之本申祖訓示之恭去貪放猾示之法祀賢廣教示之禮緩征禁索示之靜詩云如墳如篋如璋如珪膺民孔易民性本淳政本中則勿作聰明勿便已私勿求赫赫名勿曲取以厲民嗚呼斯道可以平天下於一令乎何有

楊公去思碑記

安陽集

崔統

楊子予器去高平十有八年高平民申鐸周增而下數百人
立祠於建寧鎮祀之鎮有先聖廟宋程子伯淳作楊子書
之祠列東廡下循哉楊子之政也刈胥猾破書手好事無狂
且暴傲蔽也均賦役廣儲峙歲省耕歛給其乏詔遷民兵實
邊奏已之普養也修學者再設鄉學者九十申道誦發經訓
樂教也修社祭圖祀先之儀明禋也石洞能風民駭行禱取
紙覆孔壺且吸曰噉通谷驗乃塞禁釋道毀淫祠俾民無懼
為正俗也去官知僕嘗賄治之責友不告行却贖金厲操也
脚戶途殺賈取其貲賈父誣店主白其寃殺脚戶同謀者十
餘家脚戶積歲殺四十賈取貲累千照獄也去吏者牧者也
非以厲民祠者慕者也非以媚上楊子誠愛結於民民誠享
其愛思楊子是故鄉可以殲國一楊子可以殲天下聞而善

導而治此之謂化故禮協諸義而起雖先王未之有禁與
日粵歲癸酉宵星虛民祀其侯屋渠渠屋渠渠兮民樂與
有民歌推不去旣饋曾著五吏書撫實作碑示稽模於善布
官勿謂民可思於乎有官勿謂民可思

澤郡守王公長河堂記

苗胙社

今上改元之明年歲在辛未王公移遼州守守澤四載以同
轉運遷秩去茲且滿河南郡太守晉副憲矣公之勞勩久而
彌顯澤人之思公久而彌篤通創祠堂一以爲公祈禱一以
爲澤人之不忘公也愷幸未壬申寇來予讀禮已從諸紳士
後日與公從事城頭具知公初尹武鄉尹翼城守遼州三載
皆晉地所至有聲而公泊如也治澤一如治三郡邑而四載
結芻十七禦寇則所遇之難百倍於治三郡邑不過盤根錯

節無以別利器豈造物投艱以益公歟將澤有天幸以公活
我百姓歟以余耳目所親記澤人士所信服其推心接物是
公之醇德也案無留牘是公之敏捷也金矢無擾是公之廉
潔也顰笑不私是公之沉密也狐鼠縮項是公之威肅也出
納惟平是公之負惠也然余所爲公稱難爲澤人稱慶爲屬
邑之邱隴族里廬舍荷保全者尤在禦寇一事流寇自察渡
河關入晉地連兩多邑殺人盈野澤故無兵卽衛署亦僅存
空籍撫標鞭短監司張空券應接二三弁管尾賊而不見賊
見不殺賊援兵絕望獨剩孤城大鎮累屠萬家之窟無煙火
公躬率宗紳止庶經營城守規畫詳明舉夫搜奸究恤澤士
憤乃斗影俱然諸事確有勝畫如招集健兒則登勝有人設
防鄉練營則新營千兵則追賊截勝此其大凡

也積勞而病病
不勝其勞
署初定縣城
是部者惟勤
矣公矣既而賊去
兵來中責總
或接踵以至
常餉微羨
食其
市其觀州牧以下
如廝養公妙有
察會能使爲
戰守之用
令怒亦不令
真事以濟而
軍以行雖所
費不啻宗紳
仕庶輸
輸於常賦之外
而公補其所
不給卒以無
諱於今桑田
如昔
難驟然伊誰
之力乎上功
曰最主爵遷
使佐轉遷可
以慰
勞臣之氣哉
公今逐寇河
南一用其所
未足較方州
之事
威望豈止倍
徒登高而呼
則應之者疾
也功成必有
以報公
矣事有不可
不忘者有不可
忘者臣之有功
於國惟恐其不
忘也易云正
臣蹇蹇公故不
敢言勞竟忘之
矣人之有德
我雖恐其忘也
詩云勿翦勿
拜則此畏壘
之垣墉不改
爲我
春爲我秋者
又豈可忘乎
余從澤人之
請述斯情記
信服之

譽如此王公諱孕長北直吳橋縣人

與高平令節子書

王維楨

客自晉中來者頗稱高平之政崇慈悲務寬大煦煦然有古
禮節君子之遺余甚嘉之顧獨念近世人情竒黠狡巧故治
隨之變運宏治正德相接人情尚未甚澆故政宜敦大迨於
今爾五六十年矣天道三年一小變三十年一大變則人情
推移可知也故禮貌之遇士夫恩惠之結善類刑威之務舒
慝息三者從古善治莫之能易也若一槩量物不別等級不
辨良惡則善人解體而凶人掉臂積久而名敗卽能改屢變
嚴百姓弗憚何者習故也世亦有主嚴治者君子又非之夫
意濫刑不當其罪小過而大懲甲怒而移之乙也詩云魚網
之設鴻則離之刺不當也張衡治河間下車密先收捕大猾

郡中豪俠皆通正一之術。雖此賦止息大。禮。而。其。德。也。當其罪荆。機不。知。非。能。所。致。卽。斧。質。日。事。維。其。懲。焉。吾。德。與。半。度。才。於。一。也。何。事。事。變。體。民。情。猶。須。裁。察。斯。措。置。不。謬。而。張。弛。中。察。古。人。有。言。不。剛。不。柔。數。政。優。優。以。子。通。於。詩。故。數。惠。其。詞。告。之。毋。謂。余。文。墨。者。言。之。迂。也。泉。南。郭。君。獨。稱。子。不。驕。口。真。余。得。之。人。言。者。殊。異。郭。君。忠。厚。如。此。待。子。更。調。頌。聲。受。京。師。當。復。爲。言。以。賀。

地震祭告文

明世宗

明嘉靖三十五年歲次丙辰二月二十九日皇帝遣戶部左侍郎鄒守愚致祭於南山之神海瀆之神日維神受命皇帝奠奠一方茲者山西蒲解澤臨汾臨晉翼城聞喜襄陵靈石安邑榮河平陸高平芮城夏等州縣及河東運司各因地震

接連千里響聲如雷震倒房舍壓死人民不計其數惟茲災
變異常余深用憊創特遣大臣敬齋香帛往詣祭告伏冀神
明贊天敷祐幹旋此難消劫難錫福生民地方其承賴焉
禮言

祭南山神文

鄒守愚

嘉靖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戶部侍郎鄒守愚率兵備副
使汪來都指揮王運致祭於南山之神海濱之神曰天子明
聖道在位天地而撫神人宵旰憂勤期臻盛化邇者地震
其出於非常聖心惻焉懼神之不安於居也不以余爲不
敏遂以告於神適茲之變母亦出於數而不可避者請爲
其哀震驚以知神之靈靈於茲土以余爲善度請於神其
之盛 陰陽典譔雨其百物登五穀以康兆人其則

定能志其母與書錄

題郭伯常帛書後

宋 點

竊慕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擬寫
奏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馬獲者勿殺
使都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管新館右郝文忠公帛書五
字博二尺高五寸背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末透於
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欲告即位定和議於案
公最宜四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
復以行宋相賈似道拘留儀徵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
平詔使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徵已十五載以者日久
不通乃以九月甲戌用蠟丸帛書親繫鴈足祝之北燕十二
月丙辰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假道

卷之四十六 雜著 吳

命總管段佑送公歸國三月虞人始獲鴈於汴梁金明池四

月公至燕都而七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爾其書中統十

五年卽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爲中統也十二年

正月甲申宋亡帛書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春

集賢學士郭貫出持淮西使節獲見焉遂奏於朝勅中使取

之十一月太保曲出集賢大學士李邦寧以其書上仁宗詔

蔡懣成卷翰林集賢文臣各題識之藏諸東觀而王約吳澄

袁桷竊文淵李源道鄧文原虞集皆有所作矣昔蘇武使

匈奴奴誦稱武死漢昭帝使使者論云天子射上林得鴈

有帛書言武牧抵澤中武因獲遣此蓋一時假托之辭非有

事實也今當一介行使不通之際應乃遠離翰墨而徒

至汴其天欲顯公之忠節耶會公歸故獲者不歸則不歸

則是書之所鑿宜無故也哉或謂世祖見善有四十餘年
南曾無一人如鴈之嘆遂興師伐宋皆好事傳會之談而
知有信史在也虞修元史既錄詩及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
於卷末以見憑泉傳書云

澤州大堂銘

馮 燾

環境千里置府以治州亞於府建官次之有臨乎上有仰乎
下凡爾所職承流宣化蚩蚩者氓休戚在爾心誠求之却保
赤子無妨其糴乃衣乃食無殫其力乃休乃逸與舉學教參
敬聊祗獄訟必平賦稅必時毋縱民厲毋侈貨黷維仁維清
如冰如玉如繩之直如鑑之明豈弟君子懋永令名萬曆二
十八年立石

靜齋記

方孝孺

陵川郝君仲安治屬市之征於浦江恐夫躁心煩慮之不足
以應物也闕小齋於公署之旁陳書史於左右公退則飲醪
澄坐以養心名之曰靜齋而顧得予言夫靜之爲學著於易
述於禮而大備於濂洛諸君子之書人皆誦之余不敢以爲
郝君告然余少時嘗從諸先生遊於市修衢廣巷車馬往來
鼓吹溢耳珠玉錦繡之肆交陳乎前余憧憧而行不知其所
展及暮而歸失道者數四至家而思之凡觸乎目者漫不能
記而先生坐爲人言所遇馬幾蹄車幾輪鼓吹幾部道中人
語者幾者新語何苦所歌何辭何爲道以行行凡幾里皆識
之也所失余大驚以問老人曰子知子之所由忘乎心之爲
物靜則明動則眩子不見夫鑑乎妍媸大小畢應者以其靜
耳使人持而播之塵埃前何與余問吾心何以不靜老人曰

子何之暮也子見夫車馬得無顧來之乎見夫悅耳而
無言者得無願有之乎人誰無欲觀寶貨猶瓦礫也視
猶草芥也視鼓吹猶蛙蟬之聲也心安穩而不靜子有欲
之心存雖欲靜而明得乎余聞其言始駭而悟退而養吾心
三年果與老人無異今也雖處於廊廟之上置余於寶藏之
庫余心未嘗動也是非情偽紛錯乎前而應之未嘗勞也
若之爲是職與游乎市者略同矣而人咸以無欲稱之庶幾
靜者乎苟能無欲雖手執筆而聽訟口斷曲直而自察錄
兩中之寂然者未嘗少變也奚必處一室而後能靜乎浦江
俗好淳古異人材士必有隱於市者郝君密求而問焉其必
以余言爲然矣

通判廳右記

歸有光

順德府故有通判一員其後復設一員責以馬之政而隸集
職於太僕寺自國初使民戶養馬議者謂難行之而善猶不
免墮宋熙寧保甲之弊法未見馬之善政而先以疲畿內之
民其後此法亦益敝不可復振而有官或以擾民反若贅官
然隆慶二年秋余自吳興來遷今少司徒趙公以巡撫在浙
適辭之趙公乃郡人爲言此官於今惟以無事爲得職余歎
其真長者之言余病不能來明年五月始至趙公自司徒出
董淮漕時尚在家見其言如初於是余居邢之三月益有味
其言之也蓋河北之民困久矣不嘗復擾以馬之事第奉行
文書之外日閉門以謝九邑之人便無至者簿書一切稀簡
不鞭笞一人吏胥亦稍稍遜去余時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
滿階砌殊驪然自得而趙公又急稱前判注君之賢余既聞

縣事欲考前官姓名以議於堂因問王君得事蹟
卒能言之謂王君於馬政不孰何聞播不德人
侯若求其所建明扶掖無有也而那人聖今稱官之有遺愛
於民者莫逾王君余尤自喜願何以能比述前賢抑王君之
居此者九年而余以疎愚度不能容於世老病侵尋不久且
告去矣王君名雲衢字道亭山西高平人以國子上舍來詞
嘉靖二十八年至迨嘉靖三十六年始遷潯州丞以去余蓋
州崑山人其請前賢之名關於所不知故不書

勸農亭記

縣志

張鶴

冀州厥田中中在昔民淳風穆率力南畝民不逸而官不勞
百室之盈歲其有也我明分字置廉注故山羅地坤之舊市
廛逐求而城郭以外耕農者十之九歲豐則此屋聚實即年

不願成而囊橐之餘積猶足相啖未聞枕饋享而散四方者
萬黍之季漸驚俗習奢靡且多競訟用是耒耜釋而疆場蕪
民且有饑食矣豈盡歲時爲咎土不可澤而政米足達耶有
司計與世浮沉墜野非其所注意彼登樞履要之後聲華赫
奕夫誰稽其民之盈歉乎而瞻明公之令是邑也殊不然公
議經國大計撫原應又議維垣根本調停潘沫計無首重民
事權是競靡以耗其用別務以分其力亂馳以嬉其博而農
名政廢猶是山樞蟋蟀之舊也輕薄狙詐爲上官厭而饑餓
流徙復爲上官惜于是乎長平失其舊矣公重本源而善以
調其理服食無兼品館舍無重欄別浮習雅以正其趨而民
之用不耗城堡不孤燕暉遞不食彼委辦設處以應其紛而
民之力不分轄斷無復詞道路時禁緝濫論議以易其尚

而民之時不絕夫民力而家於時復不耗於用孰與不足乎已復念力闕而志窮特裕而易荒卽不沉於食而用之盡猶甚於耗也乃於歲終之時四出巡勸斥去一切儀從館中備服乘小力執雨蓋周歷於窮簷荒陬之中見者莫知爲縣官召父老問田事始囁嚅不敢進公曰勿懼吾正不以令長懼爾也相與講桑麻禾黍以及天時地利人力之事真切詳切若主伯亞旅然久之農老上粗糲山茗未嘗不舉箸日曛陰暈晴聞者悉唯諾泣下公善遣而之他南阡北陌皆然公之慈暹如埜惟玉井距縣纔十里公送迎必止是止必勸農諸鄉有疾痛抑鬱必于田畔告理無有不白未幾以最詞賜而去公去而攀送百里民猶依戀焉閱三月羣議建勸農亭亭成而公之政教與千萬人之精神俱在矣鄉人佩公謬誠

人無遺力地無遺利聞有惰農者出觀斯亭不肅然耶周禮
司稼掌巡邦野以辨種種周知其民與其所宜而召伯巡行
南國憇爰其棠愛慕者至不忍翦拜今公至誠惻怛去後令
人思茲亭之建其亦其棠之遺愛乎俗吏矯偽以沽名愚民
惑飾以奉上則忘亦竟忘之矣公諱景新號瞻明貴州思南
府人由進士令沅令一年調陽曲民之不忘如此若其操求
棄嚴吏胥滌宿弊興斯文善政載生祠中茲不復贅總之不
出民事爲第一耳

弔頭顧廟文

管

律

高平
令

嘉靖紀元歲合...十月庚申方已...
遺踪出城西...
想如怒雨...
胡能不動

夫後人之悲於是，是謂道也。然張平之，漢文曰：「不事奄有天
下，聖人不爲况，四十萬乎。然迎戰長平，謀困力竭，解甲伏降，
遣令趙滅固，其子也。嘗夫戍守雁門，鼓技奮庸，虜情鋒銷，曾
使趙重非其子，聊秦暴起，殘趙衰，括隸子生，不辰乃遭其屯。
千秋億載爲汝，含冤秦也。起也疇與之憐，迨夫咸陽三月之
火，驪山一炬之烟，新安降卒之骨，望靈齋日之壇，出雨反爾。
天道好還，子又惡足憾耶。顧夫列星瑞鳳，殆子所化，師帥王
公，殆子迭生，又豈有終負屈於此之理耶。文不足發子其享
之。

旱魃解

李維楨

繁峙女，性或以爲旱魃，非也。雲漢之雅曰：「旱魃爲虐，傳旱神
也。」箋：旱氣生魃，而害益甚。疏引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

天袒身而目在頂上行走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赤地千里
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溺中卽死旱災消此言旱神蓋是鬼
魅之物不必在於南方可以爲南人所執獲也韋壘毛詩周
書旱魃傳曰天旱鬼魃曰旱氣生魃天有常神人死爲鬼不
言旱氣生魃奈何答曰魃鬼人形眼在頂上天生此物則將
旱天欲爲災何所不生而云有常神卽藝文類聚引神異經
語又云一名貉檢韻書說文曰旱鬼也周禮有赤魃氏或作
媿文字指歸云女媿禿無髮所居之處天不雨周禮赤魃一
作反按此則旱魃神鬼之屬不產於人今女乃人形不合也
魃目必在頂俗謂天恣雨下傷廿六日故旱今日不在頂不合
也馬端臨文獻通考齊魯王時女魃而頂各二目爲之人病
中正以其非魃有二目在面耳已具矣初魃非魃異之異

醫也前漢書五行志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兆厥罰恒陰
則有下人伐上之病後漢書五行志同而引雒陽上西門
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又引劉翕妻生男兩頭共身以
爾一事爲董卓之應魁王早而兩漢志王恒陰其不合愈較
然矣前漢書傳又言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尙微
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既言其著也及
人謂之痲痲病貌言寢深也故此女怪謂之人痲其災異在
山東牛怪上今澤州每以生兒不全之母爲魁母聚衆用水淋澆致傷生命此文正是藥俗

魏宮曆文集序

夫論苑之爲文非進言於君則口代天言者也進言於君者
當正直以和而弔詭尙奇有所不用口代天言者當博大以
則馳騁縱橫有所不爲故操觚之士欲取法咎謨設命高矣

然世代古遠未易追也欲近學唐宋易耳然風會日流恐益
下也於是乎斟酌兩漢之間取其醇厚質實者以爲矩矱而
於應酬之文無關廊廟者稍稍恣其意之所欲言窮其才之
所可至是爲詞林格外非內篇也吾師高平劉先生賦才類
異卓冠人倫志學之年便通三經十六魁鄉榜二十成進士
議書中秘以彼其才曾變五臺大行以爲筆鋒激龍門砥柱
以爲波濤自其能事而先生俯首功令鋪張治道其爲文體
如也燦如也任纂修則明其典章叙其品秩稽其財賦法度
稽其損益因革其詞核注起居則仰察宵旰詳載咨詢紀其
權俞吁咈昭其進退用舍其詞嚴此乃國家化成天下之文
非一人之私文也至侍講幄則自唐虞以歷商周所以繹熙
聖學黼黻皇猷者其言婉而切詞綸詰則自宮闈以至臣庶

所以光盛典而特編恩者 其言典而變通者 廟祀延 議席
皇仁孝之心 既與並連 萬 古君臣之分 又難踰越 先生謙別
建一廟以盡展親之禮 無 如魯傳公之踴閔公也 儼若言 欲
書法矣 先生支名方盛大 小臣王 承恩晉秩 以及出使省禁
稱觴致祝 咸欲得一言 以 爲重先生 隨其人 應之 德勝位 雖
下僚 隱士 必榮以 華衮 位 勝德 雖尊 官高爵 不飾以 丹青 其
見於 詩歌 賦頌 者 亦然大 抵詩 多應制 故其體 取法 初唐 以
沈宋 爲入 門 至於 征行 贈 別 則體 物叙 情 格韻 清新 華實 兩
稱 直當 接 武 錢 郎 在 精 于 唐 律 者 自 能 評 之 先 生 年 踰 不 惑
以 吾 長 過 咸 溘 焉 謝 世 其 嗣 子 計 部 未 離 襁 褓 今 在 南 都 故
暇 乃 蒐 其 遺 篋 共 得 詩 文 十 六 卷 付 之 梓 人 而 遣 使 來 徵 序
某 辱 先 生 拔 之 禮 闈 馳 驅 中 外 餘 四 十 年 愧 無 尺 寸 樹 立 以

報知遇今老矣何能爲然同門翰苑諸君子俱已化爲異物
產遺二三兄弟其齒爲長序何能辭焉呼景行龍門者以器
御車爲幸何況親受麟經者豈不以附驥爲榮某知昌黎之
能爲李漢未見元晏之能重三都也三復遺編徒增慨嘆
正三年仲春書

續憲使原君之官江右序

尚 略

國家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以當旬宣之寄又設按察司于
各布政使司以任繩糾之責所爲振肅紀綱維持倫理之源
詳且備矣憲使爲一司之長號令之所自出刑政之所由施
非有守有爲足以表率乎羣僚而風動乎一方者曷能稱是
任而無負哉監察御史陽城原君子英以盛選拜江西按察
使命下朝之縉紳咸以爲喜而江右士大夫之仕宦師者亦

以爲幸子英曷以得此
精神士決之間哉蓋子英所謂有
守有爲者其爲人敦厚謹
訪言不妄發要之外無欲而
至蓋有德之士也始以進
士擢監察御史嘗奉命巡關子昌
平巡按于江右又嘗審刑
于眞定等八府賑濟于文安
縣所至政聲籍籍著人耳目固非矯矯以干名而人之稱之
者無間言亦非煦煦以要譽而人之慕之者同一心此子英
之才德所爲信于人人而憲使之超擢所爲合乎輿論也豈
雖然按察卽古之外臺視
內臺寔相表裏蓋均有耳目之責
也均有激揚之司也又均有
做察官邪扶植善良之責也以
子英之在內臺其聞譽彰
彰如是則長憲於名藩表正于有
位豈復有他道哉舉斯心
加諸彼直易事耳異時風紀肅然
使貪者警而廉者勸弱者立而強者懾威惠並行風聲流聞

以無負聖天子之所簡拔士君子之所屬望則子英之才德
矣而江右之人所以愛慕之者益至而稱道之者益無
矣刑部主事范鑪監察御史楊瑄皆江右士也子英行幸
同寅諸公徵予言爲贈因序此以復子英其益懋哉

白龍神祠記

楊繼宗

陽城邑治西北岡地名嶗山自唐武后長壽壬戌歲肇有白
龍神祠其神變化無窮隱顯莫測或示眞形或託白兔或化
素蛇大則長數丈小則盈尺寸輿雲致雨旱禱則應爲一方
福地此建祠奉祀之始也暨中宗復位之年歲舍乙巳天下
亢陽靈驗大現故改元神龍上遣衆臣降香賜服鳥封爲應
聖候及昭宗光化戊午進封普濟王五季之時周世宗顯德
元年白崖眞像出現雲勢冥合風聲怒起暴雨傾注厥後祠

像會其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歲在丙子其事見形畏數寸
丈飛騰而去朝廷聞之加封顯聖王金明昌壬子歲自冬經
春不雨民廢稼事劉村許福懇禱祠前出三門東隅傍禮四
顧忽有大蛇丈餘隨出步武間赤睛元吻縞色花紋盤屈不
動就福外蹀躞拭目似有所告福驚懼曰龍神見怒如此
小民焉敢禱請言畢引首上東廡延及門裏下舞亭卽化滅
不見遂獲大雨霑足許福感其靈異膳斷碣舊文請雙溪遺
老韓仕倩爲記碑刻現存時泰和二年中秋前三日也迨夫
聖朝歷年愈久靈異愈應勅有司每歲四月初三日備牲醴
致祭載在祀典舊祠僅三間五架皆木柱隘狹不堪奉祀天
順庚辰邑宰湖廣黃岡劉公以文字彥章欲恢神宇創塑神
像令增村耆民凌謙董治其事重建前後二殿俱五間七架

易以石柱後殿始立劉公致政榮歸前殿落成凌謙棄世仍
令乃子凌玘祗服厥事成化乙未冬適陝右靈臺史公書宇
縣章以名進士來宰吾邑凡事神治民之事靡不備舉向之
神祠壇塲學校公廨郵驛傾頽者葺理之未完者悉成就之
名雖重修功同創始而斯祠之廟貌神像煥然維新玘請爲
記以傳永遠予惟事神治民有司大事能盡之者百無一二
先令劉公事神可謂敬矣今史公之事神愈致其敬劉公之
治民可謂勤矣今史公之治民愈極其勤前後得人神民不
慶二公之賢可列循吏雖古卓魯豈能過焉史公歷任甫三
載政平訟理而邑大治民常恐其摧陞而去不得終惠陽邑
之民此公愛民之深而民感戴之至也昔劉公歸時民于木
縣門右巒北留鋪右二處皆立去思碑此公德政之遺愛也

其他慢神虐民之惟恐其不去者視二公有不內德也哉
書事之始末爲記釋吏斯止者知惠神治民之道云

贈衛孝子詩序

楊繼宗

孝子衛道字廷璧陽城青陽者民衛福之子母賈氏成化三
年卒廷璧廬于墓側不食滋味唯蔬食飲水而已將及大祥
邑中數盜官銀搜捕甚急有誣孝子盜銀者邑令遣人縛
廷璧推究不得其情桎手足將收下獄從容拷訊忽爾雲氣
陰合白晝如夜須臾迅雷掣電烈風甚雨交作不已衆謂天
見孝子被誣發此震怒之異也邑令聞之內顧倉皇釋刑與
放廷璧歸廬是夕微曉月白風清列宿宜朗黑夜如晝衆莫
謂天見孝子脫獄發此闕霽之祥也吁孝足以動天地感萬
神化強暴格鳥獸孕草木詎不信夫禳除之日邑令因前疑

遂不奏請旌表後獲真盜是非題野予任浙江提刑按察使
蒙陞都憲之京始知其詳已踰十有七載矣弗敢上疏特作
一律以嘉之庶不沒其孝行云

立衛孝子詩碑跋

獨一請

善之出于誠君子必好之善之出于偽君子未必好之予觀
祁憲楊公贈衛孝子廬墓詩序可見矣公當代之名輝天下
之人望剛廉正直素孚人心忠孝仁慈一本天性其于忠臣
孝子尤篤意好之然亦未嘗濫許所謂惟仁人能好人公之
謂也方孝子廬墓時初非爲脫桎梏之計而上天之威卒應
如響及孝子釋服後亦非敢望孝子之名而仁人之言不末
而發則孝子之善出于誠而非僞抑可徵矣邑令劉侯嵩魯
觀公之所作恐泯弗傳爰勒貞石用昭不朽予跋其後噫昔

文公作董子行以生祥下瑞爲徵而董生之名載諸左策
至今人歆慕之今都憲公作衡孝子詩以格天感人爲徵則
孝子之名聞于後世而人歆慕之者不亦猶董生者乎吁孝
子雖未蒙聖朝旌表之典而若不幸然而得蒙都憲公嘉美
之詩其幸又何其大也耶他日觀風者有所采焉則列于志
載于史又可占已若夫孝子之行已有都憲公大手筆在不
敢復贅

遂州守田侯去思碑

張相進士

宏治紀元之又明年河東陽城田侯振之由尚書戶部郎中
出守蓬州至今宏治歲丁巳田侯職滿而去蓬人挽之不可
留思之不可見舉相告曰疇昔足我衣食田侯賜也今侯去
矣誰其賜之訓我道義田侯惠也今侯去矣誰其惠之與夫

盜賊之所息詞訟之所簡戶口之所增賦役之所均煩苛之所去皆賴田侯之力也始吾於田侯見其面今吾於田侯見其心過後思君子得乎于是士民相率立去思碑來索余文以寓其情欲其每接於目使侯不得其心何以逮此蓋侯自濬蔡之初深惟蓬民爲擾元年大旱穡人焦勞嘉穀用虞流墜項尾哀矜久之因語余曰我奉命來守斯土今凋瘵之餘民貧盜起化荒爲穰易沴爲和是至願也然治之在身借曰不濬官府之政欲民安盜息本之則無爲之奈何卽以已之嚴行已之政利與興之害與除之首及吏胥如諺謂之頂頭錢者一洗百餘年之陋習與凡在官者關節下鄉陵鑠小民久占衙門積年民害者咸與除之施發奸擯伏之令盜賊之害人者消化鑽隙踰牆之陋男女之失次者又嘗徵工斃

石修州城及西門往來過者皆曰此田侯爲保障而設也
嘗因水患民多病涉泐建廿四橋往來過者皆曰此田侯爲
民便蓋而設也嘗植柳于城門外數百株遠近擔負屢乎下
者皆曰此田侯爲民避暑而設也他如禱雨而澤復沙洲定
規部運預借濟民糧幾萬餘石與民造福尤多不可殫數民
空旣遂民教可施又以風之自在學欲求民俗之清必教教
化之本時行請學集諸生兩階爲之傳道解或以爲夫子之
道大而不能化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
或不可犯也又命各置書牕於臨街或漏下二鼓或雞初鳴
雖祁寒盛暑亦往來點試至今燈窻相照科目得人又念廟
學堂堂庭渾陋感然不寧乃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饒功役廟
自大咸歲以至文昌祠學自明倫堂以至三元榜逾二冬三

修悉成立廩以周食圖哇以育莖權其子以贏且不竭他如
古今善行有關世教者圖表成軸支分節節勸戒小民雖蒙
童亦時教誨及朔望點試勤惰以德化之此田侯未下車人
懼之既下車人悅之今去後而人思之善政若此君子可沒
人之善乎嗚呼在周則燕召伯能布文王之化詩有其歌在
漢則郡守文翁能興學校史有其贊我田侯法古之大侔于
燕化今之績追于蜀故今去任之後士民懷德相率立去思
碑蓋思其人故立其碑立其碑卽見其人也田侯雖去德不
在茲乎銘曰振振田侯鑑秀析城飄飄凌霄甲第早登筮仕
戶尊待漏金門出守蓬萊化洽儀營來思何暮衣食滿簞去
燒真符政績猶存椒棘已伐蠹賊不侵民不見吏犬無夜驚
風高三巴名重四楚以佐天子澤被蒼生安得重來西蜀拊

循亦既見止以慰斯民

樓居先生傳贊

常倫

先生生燕趙不知其世籍族氏所始燕趙故多慷慨故先生少好遊俠談兵擊劍有古豪風云甫弱冠則折節讀書好治百家言尤邃黃老嘗曰近儒而兼釋了一而畢萬毆末而崇本此天道也故嗜之不輟往往自誦傳異人時固有莫信者矣性嗜酒需醉時輒歌咏若無人輒有非之者弗顧也嘗病免歸田止于樓日飲詠探元理若將終身焉因自號曰樓居云

贊曰鷓鴣之於鷓鴣燕雀之于鴻鵠古之人命之曰自適其適各知其知也觀先生之跡其取適而逃知者與固非數數求滿人者矣先生本樓居號樓居予聞之公孫卿曰仙人好

樓居豈謂仙耶

送晉城鍾方塘赴陝叅政序

楊···

余與方塘子俱晉人也乙酉同舉于鄉己丑同舉進士同爲縣令斷金之誼合簪之雅蓋不啻鄉閭里黨之私矣若予自山東來撫甘也方塘子寔先我兩年而至竊自慰曰博無似深懼辱天子之明命幸有方塘子在必能力救我殆誓之有相焉爾矣丙午七月方塘子逆我于永昌之東余因答所宜先方塘子曰河右孤懸不通舟楫脫有蟲蝗旱澇之灾胡以相恤必也其屯田乎余乃講求其故首疏以開以故酒泉活蠶之問蠶田賜治不下數千百頃且耕且守庶幾乎惜人墾中之遺餘爲旣而請益方塘子曰飛說之變賣人之無利也買人之無利法無之大弊也其勢而利轉之心也其極買

平余爲爲之檢其曠平其價釐其盡實始有未辦之望尚
未盡者葢七年之病回非三年之艾所能亟反也他如又問
方塘子曰冗兵不除雖米粟如山弗能供也令疲羸老弱咸
隸行伍者則甘峻古城巡邏之兵更番迭上勢如焚蠶蠶
行厚不下千鍾何濟于事余乃簡精勤之吏四出諭之曰
問法去數千百人且請于朝募兵當成甘古分置防守官
董之既有藩籬之固又無糜費之擾吏民不知方塘子經
之詳妄意以功歸我良可惡也已而又問方塘子曰河右險
尤守後戰場墩之斥牆塹之繕不可弗之講也余乃徵下諸
司各計厥功是故安遠鎮番議城高臺平川議塹山永涼莊
議堡西寧議峽其他修守之事日有議至應酬弗暇秋防在
通萬一可庶我民勞何計焉於戲此其大較也凡方塘子之

詔我千縷萬端更僕未易數之方塘子參政陝藩計日行矣
雖羣索居余當何頓哉竊以贈人以言之義敢爲方塘子
夫朝廷張官置吏凡以爲民也而剛柔寬猛類各不同所以
示政也故周典有春官有秋官夫春陽也未嘗無殺以生物
爲義秋陰也未嘗無生以殺物爲義要之天道人事理一而
已往代官箴姑未暇論今之司寇卽古之秋官外之臬伯亦
漢官也今之宗伯卽古之春官外之藩伯亦春官也方塘子
三歲河右風清弊絕秋官之治亦旣修矣今按部而來也方
將首秦隴次滎邠次潼華徧歷關輔問民疾苦而撫循之勞
來之斯固春官之大方也側聞天子銳意河湟盡括列郡之
民往治邊陲拓還祖宗之故疆湛盛舉也臣子經畫調停使
外寧而內弗擾是又諸大夫之責也經曰汪命召虎來向來

靈輿曰予亦予名公是似方猶子念之甚憐之甚會其時
寧候仇公濟臬將佐都閩請余序以饒方諸之行余遂不
辭俚執筆書之非不知孰修友道也

太清觀新建元武閣記

王國光

吾邑城西北其地最高堪輿家號爲鳳凰頭稍下爲太清觀
大定時勅建也千峰屏列二水帶流蓋勝境云觀中有三清
殿壯麗一方前有四聖閣此年榆權墜凹繪剝瓦崩久之觀
爲草萊黃冠王清源忤焉心震乃集諸父老而告之曰此地
荒廢駿奔者其謂之何吾將卽其址以重構閣上尊元武
靈護祀事蓋惟神庇庥吾民惟民報德其宜也于是會財鳩
工躬先役始于萬歷癸酉四月迄萬歷乙亥四月告厥成
七十尺廣七十尺深四十八尺偉而棖題堅而瓊甍翔而畫

巖而階陛而坐而楯而牖戶舉皆煥然負元冥而拱離揚登
雲霄而燭遐邇真太行之瓊宮而析城之紫館也清源出私
積佐費居多誠于修祝道流罕儔諸父老在觀休焉遂使
來京謂余記之因得其狀舉以語客客有問者曰元武之勝
籍中載姓字里居及水火內煉之說果然乎曰非余所敢知
也余嘗考之曲禮矣謂後元武北方七宿之象也傳曰龜蛇
是已是故元也者色也北方象之自宋人避諱則湯而爲龜
武也者兵也龜蛇象之蓋龜蛇鱗介之物也於器爲兵故兵
家旗旒之飾俱用焉元武之義取此耳客曰審如是則人何
祀之更安得廟祀徧天下耶曰兵之爲道有象侮之義有止
戈之仁所以屏國而衛民也元武以兵爲象者也懲惡勸善
罔所假借不背者懼矣而于吾善民也則或先事以消變或

臨事而解難或既事而歸祉神功厥脈皆為何謂其靈靈來
遠矣故天下郡縣雖然而祀之宇其地以定祀人其象以敬
嚴而尊其稱以申格酬之也前所謂此民報德盛靈之矣不
然靈人處極器祠必毀何神之祀載在典章罔廢或致耶又
不然神明正直不欺非祀天下郡縣雖欲祀之焉可得耶客
喜曰祠而弗文弗傳也祀而弗理弗永也如茲斯言文而理
矣而今而後知功大者祀理正者安是關也承乎哉余思無
毀復諸父老因次第此語寄之

蓋傳耶父子贊

蓋傳耶

愚臣何求孝子之門孝子何德廣父事若登巖巖
倫雅公父子奕世揚芬

澤州府志卷四十六

法

聖

意所嚮往處非乘雲御風身不可得而至窺之乎山川委之
李官守曠之乎歲月當食食忘當寢寢廢一有感乎外而動
乎中終日視而目不瞬以言乎化外不化而內化以言乎情
則哀而不傷至矣乎非子之於親則臣之於君過而不過其
數梁公歟梁公仕唐在武后朝以一身繫唐宗社之重扶陽
燭陰光復唐祚事載簡冊昭若日星夫梁公可謂有大功於
唐矣賢者識其心自望雲一念中來故日求忠臣必於孝子
之門今王公少孤事母夫人以孝聞稱於藩臬諸君者蓋異

贈公山西人也奉命來南海幾年念太夫人春秋高不壽左
右朝夕侍以爲憂與人言輒流涕嗚咽面不自勝先公之遺
德方委齒已能慟絕復蘇蓋公之孝自天性非由勉慕乎外
處是諸公命公繪望雲思親圖以賦之頌者公乘濶海之舟
道經新會吏民親公如親賢大夫志乎公之爲貴也時情倍
感好譏佞而樂承奉皆是也公一濯之清風而民稱其不墨
夫以今之所聞徵諸古若狄梁公之事然後識其心之所存
苟無是心有文章足以收譽於衆口有功業足以耀榮於一
時有名節足以警動乎流俗皆僞而已豈能久而不變哉夫
孝百行之源也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堯舜大聖也孟子稱之
曰孝弟而已矣故君子莫大乎愛親嘗取李冷伯陳情表讀
之有不感咽涕零廢書以哭者乎冷伯之表誠行之雲也斯

其君者乎圖而賦之以表公之孝以勸公之忠而又以公之
能愧人之不能振頹風扶世教固有位者之事諸公能無
乎竟者當自得

海會別院種松銘

明張慎言

黑入太陰雷雨垂白摧朽骨龍虎死吾以狀大雲之松而不
知其所終良爲之惆悵而徒倚只愁明月消爲水猶恐清陰
凝作霜吾以狀虎谷之松而不知其所始又爲之蹠躅而竚
想今海會之松拱把望虎谷大雲殆如雲耳而下憶所不
可知之祖又如今日而猶想無懷萬天之太古吁一刹那頃
靈色系天霜皮溜雨異日者蹠躅彷徨惆悵徒倚嶠然林廡

於穆穆謾謾之下者試問諸衲子此何人斯非我也耶諸衲
子惘然而不我許止止不須說但道今種者誰氏之子是樂
正戊寅嘉平之望虎谷迂濁無用爲余支離之喬若粹要所
樂爲無終之終原所始爲無始之始

學宮書壁

劉東星 泐水

入闕里過隱巷當尋孔顏樂處祠宇宏敞丹雘輝煌後人崇
奉先師非聖賢之所樂也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簞食瓢飲不
改其樂是必有自得之處吁古同然者若多其輿馬於其才
能作富貴後大氣象固當輝之門墻之外而以此責備縣官
糜費民財奔走天下士又多教之罪人也敢以書於後之樂
者

左右警詞

幹莊正而陰蓄同澤者天無不知之備康
陰無不知之事求不愧於吾心事君之道
在於是矣職思不職
於吾君事天之道在是矣

四檜說

郭顯文

漢堂前四檜太守王公手植也公爲政清約勤慎以愛民
爲本暇日樹此以况節也公之遷不久矣他日臣之視之者
莫不爲之安知不比爲甘棠乎公名顯雍字仲和陝右高邑
人嘉靖己丑學正郭顯文撰

張侍郎壽贊

忠矣張公殉國以身稍昧幾先委托非人密謀既泄大事壞
傾公平奚媿英誼干春鄙哉李吏乃歌乃俞

蔡忠襄懋德傳贊

國朝 畢振姬

婦史氏曰白孕彩爲余言蔡公讀新建之書存新建之心而
無其才與識也新建初破賊象湖橫水虔吉南昌黔驛之道
無手剗割天地廓然理其學爲有用才與識無兩公自提學
江西終晉撫所在講道德理義命識拔揭重熙萬元吉會亨
應敷人先後慷慨殉國難豈其才盡而爲無用之學歟世
獨惜公無膽耳晉王發金募死士殺賊提學黎志陞遂其金
易以紀功紙票公不敢禁檄周遇吉守太原迫於衆議又止
還寧武公不敢專趨趙爲解任聽勸視昔龍場驛丞何如哉
汪御史疏不重於桂尙書揭儉令公守於內周戰於外重賞
以倡勇敢太原未必亡也太原不亡賊不能進守一城捍天
下京師可賴以存解任官却劉鄩太原有臣法矣生於
識生於學新建變學爲覺公自覺而自經蓋身後於汪如生

譚覺者良知所不昧公以解狂死封疆爲重異也愈於跪伏
馬首受官賊遠巡逃死而死者之不覺也嗚呼此新造改命
遷志之學矣

楊貞肅公贊

彭澤縣

昔我夫子日未見剛惟公直養氣塞穹蒼弗畏乎處乎公自
美暮夜懷金不至其室惟善之明而惡之嫉公豈疎者百年
二日

羊頭山新記

樂律全書

佛鄭世子朱載堉

羊頭山在今山西之南境澤潞二郡交界高平長子長治三
邑之南自山正南稍西去高平三十五里西北去長子五十
六里東北去長治八十里所謂嶺限二郡麓跨三邑也山高
千尋支旁礪數十里其巔有石狀若羊頭顧向東南高岡皆

六尺長八尺餘山以此石得名焉石之西南一百七十五
層一所正殿五間殿中塑神農及后妃太子像皆冠冕若王
者之服按神農時尚未有衣冠之制不若設木主爲宜耳此
殿以南屬澤州高平縣登滋鄉團池北里殿之西北屬潞安
府長子縣義豐鄉欄村里殿之東北屬潞安府長治縣八維
鄉苑莊里故俗說云前潞滴高平後潞滴長子謂此也殿西
稍北二十步有小坪周八十步西北接連大坪周四百六十
步上有古城遺址謂之神農城城內舊有廟今廢城下六十
步有二泉相去十餘步左泉白右泉清泉側有井所謂神農
井也二泉南流二十步相合而南寰宇志云神農管五穀之
所上有神農城下有神農城後魏風土記云神農城在羊頭
山下有神農泉昔指此地地名井子坪有田河墾相傳

虞得嘉穀于此始教播種謂之五穀畦焉廟之西北一里許
有黑龍池東北三里許有白龍池東南二里許有金龍池此
三池惟金龍池大而且深高平志云金龍泉闊丈餘舊傳有
二魚噴躍於泉遇雨卽飛去疑龍也山之正東稍南一里餘
有泉甚清泉西半里許有覺刹曰清化寺建自後魏孝文帝
太和之歲初名定國寺北齊改名 福隋末寺廢唐武則天
天授二年重建改今額有碑乃唐鄉貢明經牛元敬撰并書
其畧曰此山炎帝之所居也昔者攝提紀歲之後遂入此家
之祠穴處巖居茹毛飲血爰薄炎皇御宇道濟含靈念茲穀
之虧仁堯曆羲之殘德靈求香味以替麩糲遍陟群山嘗遠
度草屆斯一所獲五穀焉記此靈奇顯其神異石類羊齒遂
立爲名於是剞劂耒耜始興稼穡調藥石之溫毒除瘴疔

取黍稷之其馨充虛濟衆人欽聖德號曰神農歷代崇慕
亭享廟其山也左連修橫橫巨嶂而峙滄波右接遐峯列長
關而過絳闕烈山風穴泛祥氣而氤氳石鼓玉泉洩雲雷而
隱赫芬敷花藥春夏抽丹翳鬱於蘿秋冬聳翠人天交樂福
聖遊居警鷲嶺之靈宮猶鹿苑之佳地播生嘉穀柱出英華
矣字乃行書遒勁可觀頗類聖教序其而○等文非篆非隸
蓋武氏所製字也碑陰識云所有當寺方圓八里東至秦關
古道下面東西石楞井虎谷南高僧嶺所管南至圍池若無
分水西至秦關柵村道下面東西石楞井古泥寺下平潭正
北至雙浮圖下古道以上所管永記於銘後凡七十五字
訪遺蹟多不可曉問僧云四至以舊田泉林木遺蹟本寺
自存僧無租稅有司

地彌滿山谷近來築池並伐薪盡寺僧賦詩曰地無餘水豈有不勝其苦者矣寺東五六里有水焉俗呼爲長河而平志云長河在縣東北南流入丹水河渠涉遠環繞地勢險峻水寒衆溪合流水勢若江海渡者艱危至冬始涸是時水經云長平水出長平縣西北小山今此水在縣東北寺前所謂長平水也山之西二十里曰丹朱嶺其古之丹林縣水經云山經云沁水之東有林爲名曰丹林丹水出焉卽斯水也又引地理志云高都縣有堯谷丹水所出東南入沁水是也又引竹書紀年云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出公九年丹水出相反擊卽此水也考其時在白起趙括之前已有堯水之名高平志引方輿勝覽云白起坑趙卒血流成河故名焉水又云丹朱嶺在縣北四十里長子縣界以堯長子爲名

得名此二說皆謬蓋本丹林年久伐盡不復有跡矣蓋漢
丹嶺而朱乃後人妄加耳長子讀如長短之長見顏師古集
書註春秋左傳云魯襄公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子執孫嗣子純留竹書紀年云梁惠成王十二年
尚子屯留卽純留尚子卽長子古音相近互用無礙於
也是時鄭已滅矣此云鄭者蓋韓魏侯也見史記韓魏
又西二十里曰傘蓋山泫水出焉山西通志云傘蓋山在長
子縣西南五十里以形似名下有水名泫水水經註云泫水
導源泫氏縣西北元谷東南流逕泫氏故城南而東會泫水
以流東南入丹水是也寰宇志云神農嘗玉麟之所生有
廟南倚太行右有繖蓋山卽此也又西就三里曰
山下有泉泉上有廟宋歐陽文忠公南唐書曰

蓋濁漳水之源也。山神之女爲漳水之神。漳水欲漲
鳩俗稱三聖公主乃華嚴山神之女爲漳水之神。漳水欲漲
則白鳩先見使民覺而防之不致暴漲。羊頭山神指神農也
然白鳩事諸志未載以其近怪故不語耳。愚按山海經云發
鳩之山漳水出焉有鳥名曰精衛炎帝少女遊於東海墜而
不返化爲此鳥常銜西山木石以堙東海故陶詩云精衛銜
石木將以填滄海蓋用此事然則俗語亦有所本矣。周禮職
方氏曰冀州其川漳其浸潞許氏說文曰潞冀州浸也。上黨
有潞縣閼駟曰潞水爲冀州浸卽濁漳也。後漢書註引之。蓋
卽亦謂潞卽濁漳然則清漳爲漳濁漳爲潞明矣。山西通志
云潞水在潞城縣東十五里微子城發源西流合濁漳流
非也潞爲冀州巨浸豈小水耶。濁漳卽潞近乎聖矣。潞水

羊頭山西北去山五十里山之陰凡有泉皆北流入於潞水
而之隄凡有泉皆南流入於丹水古所謂泣氏者卽今高平
也所謂高都者卽今澤州也羊頭山在太行之北一百五十
里衆山最高處俯視太行猶在下矣高平志云羊頭山在縣
東四十里危峰秀拔勢凌霄漢日夕諸山俱暝而此峰返照
猶先發俗傳此山比天下名山高三尺然非山高地勢高耳
澤州天下置郡縣以此地極高與天爲黨故名上黨郡卽今
澤安府及澤州所屬皆古上黨郡地至隋仍置上黨郡屬澤
州今之長治縣卽舊上黨縣也山之東南八里曰救隱村村
之東二里曰換馬鎮鎮東南一里許有古寨垣址東西廣大
十步南北袤百步松柏茂密相傳爲炎帝嘗有石欄石柱存
焉蓋金元物也屬接路史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無賴氏鎮

漢高祖參盾封靈盧於潞守其先塋以肅神農之祀參盧
之後政衰其廟浸削至春秋時爲晉之附庸焉蓋因國小無
綱紀禮法而民俗鄙陋頗同夷狄然以火王猶知尚赤故謂
之赤狄潞氏潞子嬰兒娶晉景公之姊伯姬爲夫人其臣
舒專政虐伯姬而殺之魯宣公十五年夏六月晉荀林父
帥滅潞事載左傳今潞城縣東北四十里有古潞城卽其
也其地至神農塚一百六十里此爲先塋理或有之又按
農塚天下有二焉其一在湖廣衡州府邵縣載於祀典每三
歲遣官祭其一卽此塚元成宗大德九年亦嘗遣祭禁燒煉
然南北二塚相去三千里世代久遠是否真偽莫知其詳今
此墳側有神農廟有司歲時致祭焉又按諸志先羊頭山以
形命名隨處有之在潞州之域者有三其一卽此山其一在

汾州西北十五里見一統志其一在古穀遠縣沁水所出見
農書及水經註今沁源縣綿山是也神農嘗穀之所亦存三
焉其一卽此處其一在潞安府東北十三里百穀山其一在
隰州東四十五里合桑村有古穀城穀臺是也若夫神農
字音處尤多茲不足紀蓋皆鄉民積年私建謂之行祠云
家考拒黍率曰羊頭山卽其詳多不知附此以資談論而已

高平向日軒記

李植

居之西有田一區環以垣堵繞以茨棘砌以瓦甃蓋以蓬
經界以暎畦序以銚鋤沃以灌溉終歲如之花木欣燁而
飽禽鳥悅繞以明奇風雨晦明景態各變寒烟漠氣象不
齊爰亭其上以爲後進無不云者蓋堯先農之志伸也前
紀之備

之爲物也出於陽谷而於亭午潛藏其行與雲霧
息光燭萬彙明被六極星月之輝或借或藏况於
象至尊而無對有君象焉君子居廟堂則憂其民
憂其君余遠臣也宰佐既有日矣政務之暇優
閒而至於斯也饑也而茹生蔬湯也而汲活水
覆飛聽嘒抽簡披冊非不可樂也而憂與存焉
是故無敢怠也而向日於端景無敢忘也而向日
於地谷宰君之民也而日以拊之行君之事也
日以治之斯亭也豈獨後樂云乎哉官不憂家
君不憂身不憂勞之念切而燕燕居息之欲微
矣不觀花之葵淨寢寐交加青白掩映云可樂
矣而向日以傾心者不厭又不觀之云之芻乎
疎密間值低昂扶翠云可樂矣而向日以傾心
者不厭又不觀之

不衰葵芻何物也而亦知向日以呈其華而况於人非見於
人臣乎昔有人之海上遊者觀日初出也狀若巨輪騰然
炎突如烈如海水震蕩不定俄而日升三尺許恍見捧日玉
如蓮花樣入海歸來茫茫然每視日事之惟謹昔史之贊襄
也乃曰就之如日又曰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敢不敬
是故不敢玩日則不敢曠時不敢忘君則不敢遺民苟無以
敬拜致君爲說李德裕以法日報定爲詞然則范公爲聖之
言其意良有見哉有見哉

龍巖石龕銘

劉翥

得禮湯素殿戒律行若志堅每感法雨經今五十年矣
六月六日方誦法華經忽野兔徐兔食肉而龍妻前日
何爲豈欲伏吾法事耶法靈靈其夫無神也一龍而滿屋

爲汝諦誦汝其諦聽兔昂首傾耳若有所受者謂已應
不去徘徊半日自巳至申湯曰且送汝歸路免從之全與出
而夫龍聽法聲極道禪子類盲之備者以爲
幻妄斯兔也聞寺所共目觀豈與與狎鷗鷺雜古語有之語
審機也湯具大類是乎予雅重湯交契且四十年故爲詞之
龜門以俟傳燈者承焉萬歷壬子七月吉日省菴道人爲系
之第曰倬彼山巖維石嶙峋泉水澄碧旣清斯盈誰憐招提
爰建高僧三年既武畢世獨行伐石爲洞繞棘爲門朝課異
業夜讀金文有兔綏綏來哉盡聽塵之不去拊之不驚彼
奚知動物惟誠

禁楮山伐松檟

張道濬

嶽嶺嶺山大雲寺住持等茲山松栝列冠巖阿佳氣鬱鬱

顏蒸蔚風來謾謾陶居士午夢初回月夜亭亭杜少陵朽骨
未死虬形自古龍質宜蕃中室羣峰隔高嵩而不見石梁一
徑向天燒之誰多加以影翳真曇濤清別梵沍飄花而散而
象外成林吹野雪以粘雲空中無日誠靈區之異觀禪宇之
竒蹤也故劉莊靖止爾樵蘇我先宮保嚴其斬析昔者寇禍
浸淫山門灰燼化城議建柯斧因加一時計出權宜大衆緣
爲侵盜方怛怛如也旣失禁於厥初乃旦旦伐之亦何難於
坐盡在也巳于貪戒于山顛滅壯觀今約方袍員頂之流
龍蛻骨皴鱗之色茶鐺煮月燈許掃葉堦前墨竈飄烟豈得
樵脂爨下天長地久蒼髯翁任化雙童日升月恒支離叟任
同平佛誰彰木德免犯竹刑故論

大雲寺三松說

張五真

蓋山寺三松植釋迦殿前中左二株圍各一丈五尺右一株
蓋小然其高皆數丈也膚理瑩瑩如雪蓋山中萬松皆然而
此其大者三耳山中人習見之不以為異也余嘗陟岱嶽中
道有枯松柯幹尋常無異人指為秦封五大夫松也密縣白
松一株觀者異其色為之歌詩繪圖以為寓內第一松矣抑
其知蓋山之有三松乎玉骨凌霄瓊枝插漢視岱岳松於不
啻藐小方之密縣彼一此三其數不敵也然數千百年松有
稱其青者蓋托根巖寺岑寂嶮巖無論車轍所不到而其人
墨客罕有涉其境者不與秦山密縣同稱其所托者然也余
因是知天下之士矣彼其履高山四履亭途即一林一龍皆可
以樹數名蓋竹霜彼山松高厚乙子周才噴地老死無窮

止之若非高光之世其爲老福在無窮一也吾與三保皆有

端氏三老堂記

端氏

嘉靖辛卯九月太宰白巖翁公至京口弔其師少師遂塵揚
先生北還登太行山走書於澤約少宰遲齋孟公訪大司徒
石樓遊碧峰之萬松庵又明日遊郎壁之玉清宮及乳壁之
元真觀又明日趨檀山大雲寺未至遇遲齋於河頭村會雨
雪遂冒雪行薄暮抵寺白巖題三公名作大篆勒石於堂下
端氏止德勝寺之翠閣堂相與賦詩唐歌劇飲歡甚與取
酒楊君起言僧寺僧咸樂爲筵款曰盛事起請爲堂名爲三
老許之

辭召疏

文有孝思固載入

楊氏

臣本訥啻人類，仰豎子生，逢盛代，達筮清途，詞苑二
廟，靡效講帷，六七載，啓沃何裨，鷄濡愧於在梁，鸞
鳳，瘳之罰，蓄咎乃叢，方旬旬以悼，慈親，更勝，舊
樂，瀕死，恐君恩圖報之難，緣緣偷生，宜吏議，撻
處，葉言之腹，眩庶幾，茅塞之開，明瞻天焚，想行之香，爲
告，逐世，宸鳴，寬之草，事不蒙，聞有無，悉聽公評，豈
潛，羅自，修，素節，美染蒼黃，自，蓬，蓬，素於溝中，誰望
曲，於，於，登，陸，奇，昔，栢，臺，擢，輝，旣，寬，斧，鐵，老，誅，於
今，芸，館，招，延，猶，屬，召，旌，之，命，舊，官，重，拜，新，職，益，
深，朝，使，賢，於，使，叻，故，賜，環，果，於，賜，以，祿，悉，薄，劣，曷，副，甄，收，荷，恩，厚，之，殊，光，六，幽，照，朗，乾，坤，之，澤，道，九，履，爲，盟，固，結，賜，以，是，禮，蒙，德，德，而，身，願，復，道，重，事

臣等及臣經且皆謂如林廷云國真臣父年積喜懼逾七十
而二齡臣身病極支離醫再三無一效臣真父更相爲命父
於臣惟疾之憂感時驚過隙之白駒思養愴啼杖之身爲禮
爾侯依依水又兼總總松邱矧因疴疾之沉綿爰致護劑之
靈薄毫欲濡而旋暈卷纒釋而輒忘卽使衷赤勉殫其於子
骨何補若或昧乞身之義必將貽除目之羞此臣所以敢身
親惶誠恩踟躕而不能已於控辭者也伏願聖明察臣懇懇
令臣休致石渠盛世雖亡繇微附輿之榮山澤殘齡或再
獲獲麟之端上不累聖主知人之鑒下亦全愚臣守已之禮
臣無任肅冀待命之至

謝燈文

孫 勇

一日行野中見有伐鼓舉烽者意其捕寇而卽或然而

焉則盡田間之老農也得物狀甚怪喙剛而銛目怒而怒志
 震其腹或掀其鬚羽翼未成已學飛舞兩腋之下可蓬一
 余美其狀問於田父田父愀曰子識今秋飛蝗之狀乎此其
 孫而彼其父祖也官命我輩捕之余曰蝗何負于官而
 捕乎田父仰天泣涕曰是害吾稻黍者也王法之所不忍
 吾小人謂為瑞物也炷香而祝其來既來矣則田毛山
 為糞埃然後知其為災初以為祥後以為殃昔恨其來今
 悔其不去吾小人惟無知故若此觀子之貌類學古者
 然何哉吾小人記為兒時過村市一老生學投表一
 名而記其畧曰某食苗心某食苗心某食苗心某食苗
 者及日竟侵牟生蠶乞貸其真犯法生蠶者無事也
 然自蠶至蠶白未端其色也余雖無心反不感其

余曰能盡。孟子曰不能然則吾爲。若盡心使去可乎。曰能
盡不可論耳。余曰金石無情可動。以誠尾。誠無知。可格。其
雖能爲害亦能聽。吾誠矣。試掇魁傑者數輩置於前。詰之曰
使汝害稼。天降人歟。惟天惠民。必不使爾爲吾民痛也。苟其
定相汝則民何辜。且食民天也。汝啖民之天以充其饕餮。不
將汝誅矣。速去無久居。頃之若有昂首揚目趨避而服。其
聽之者曰。今爲害者獨我乎。牟人之利以饜已之欲者非
乎。食人之食而誤人之國者非蝗乎。利口而邦之覆。磨牙而
民之毒者非蝗乎。故窮竒饕餮虞之蝗也。夷羿獍泥夏之蝗
也。受辛億萬商之蝗也。蹶橋家伯仲允。豹子周之蝗也。齊桓
庶其牟夷黑。春秋之蝗也。儀衍申韓楊墨列惠列國之蝗
也。缺監斯高剪邯翳欣。蝗于秦者也。酷吏游俠外戚佞宦。蝗

子漢者也。大者如是，小者不可算也。自漢而下，蝗日甚。其
日益病，蝗日益殲。民日益瘠，雖唐之貞觀、開元間，就多饑饉，
蝗亦息。忽嗚呼！其爲害三千餘年矣。踴踴躍躍，實繁有徒。夫
之饑生，及之愈甚。其庸有旣乎？必有風使，特書屢書而朝。臨
樂子。且夫節按常程，無非急征，鬻獄賣刑，債隨輕重，外託公
計內爲己。廉若是者，不謂之蝗可乎？櫃金囊帛，峙如山嶽，
飽苞苴道途，盤錯一筵之費，或至千索。咀噀已竭，未厭。溪壑
不稼，不穰。取禾三百，若是者，不謂之蝗可乎？大昕會朝，崇朝
退食，水珍陸羞，映照巾幕。是中其誰羔羊？正直乘馬，從從
奕奕，備鳴玉。曳履鏘鏘，步趨明且封事。問之則無月，靡躬內
盡口。廩太倉粟，輔郵致醇醴。京府節居屋，休問故。此
流履，孰若是者？不謂之蝗可乎？屯雲百萬，老弱相半，聞其

工於習見銀負米已喘然身已汗流衣履襦市暹時

一占終身妻如食粟而已惡知其餘此冗兵之爲蠹也

軍命施及子孫所在胡曹蠻蠻說說舞文冒賄蓄吾本根

而無淫債爲官軍止更齊之爲蠹也傑閣廣殿金鑿炳煌土

偏衆珠階壁湧如點首無知禍福驅燭此蠹鬼之爲蠹也

察防團透刺等官本待有功豈爲養安養安得送坐廳厚款

率民戶百不能供一賦吏斥屬更得廩祠豈念祠廩亦民膏

脂推此以往其他可知貴介姻族仍及僮僕倚勢逞豪飛食

人肉鼓物弄翼道路以目凡此皆人其形而蠹其腹者也

爲民害章章如是若夫惰田之農淫浮之技曳縞之商蒸

之女農商市門之子假飾衣冠之士瑣瑣碌碌者尚不與此

然則豐年富歲常有數十百億萬飛蝗在天下誰人肯蠶

待食稻黍而已况害稼者有時害民者無期害稼者邊徼吏如魯中牟則不入境今聖天子齋居潔蠲至誠動天我雖無知將率我族類而遠遷矣然我輩雖去斯民終未得晏然也使若屬未殄天下寧有豐年予聞其語書以自省且俾觀者述以爲有位儆焉

太行虎記

孫芳

太行天井關之西十里有草庵焉老僧居之嘗問行山者有小虎子體大如犬折前一足委頓伏地殆崖石損墮而爲虎母所擲石也僧意憐之攜齋庵飼以粥虎饒得飽輒飽食後遂馴習僧出則尾隨居則繞佛宛然柔狎不去左右居二載虎益壯猛不可馴服一日足微蹙人訝爲跛足虎客有過者中書虎其與虎無異疑于是遠近高僧之行朝能

金瓶梅詞話卷之八

日精精虎連出至天

弄鬚鼻血不止淋漓淫地僧惜其活以足點地使罷之虎
得血寸甚嘍其無幾又饑不可忍遂前撲僧頭而去之端中
發齒殆盡自是此虎日躡伏要路間行人過擄強不復食
物以其初入猴時甘在大也而凡他虎之出沒太行者亦
習一書古人往來行旅傷害甚聚每日糾卽相戒裹足今寸
數年矣而患未息論者以爲皆跋足虎導之云事在崇正
家談論曰語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虎噬人之獸也而養
自體又教之舐血啓其饑狼不但碎身而流毒于當路其
害帶之愚以小不忍貽大禍也虎預備之力免于相死又其
害最青經歷歲月一旦又眼見血而不見人斯其所以爲害
也往讀中山狼傳亞然笑之以爲形骸之言不意竟有實

夫乃爾雖然僧其小者也漢之新莽之際景唐之安祿山
皆皆厚寵隆恩長其爪牙豐其軀力及情遷意改變起貪
嗔于不可控遏向之撫摩煦育皆足以爲儲充釀蓋之資而
天下跋足之虎多矣何獨太行也曷而遠之寘之深山大
澤間謹吾藩以自固雖有毒亦安能及彼庵僧者貪馴虎之
類而自以爲虎與我善者也

中村廟兵荒碑記

王夢震

聖正四年流寇作亂其首曰王加印者習秦入晉統領五
營賊夏六月來中村居民盡被搶掠其時受害猶小其首
號曰紫金梁各黨與復自相名目次年秋大營賊過有老
獵人金剛人大王埽地王備王興將湯天破甲錐那紅
亂世王混天王順道神廟里人

大約三許

分營三十六營賊寨有百有餘賊寨日所在焚燒劫掠
奪奪財物擄掠男女其餘騾馬牛羊雞犬等物盡掠盡
民遭此凶毒聞有逃匿山隅或深藏深洞者賊率其黨搜山
窟穴死於賊變者又不可勝計連六年八月十一日遂破敵
城城內外父老子弟受其屠戮骨肉分離驚散實難言狀
後賊衆去河朔餘寨土賊尚羣聚千餘人盤據茲土凡五
境內人民雖逃奔他方城池故土竟爲賊之營壘戰場矣
十年賊方招安里民稍稍復業則歲歉薄收十一年蝗蝻食
民苗民復困于食明年幸黍麥告豐又明年閏五月自夏
秋赤地千里歲復大饑間惟藉草根木屑爲餅糜甚難
所得食則殺人以食行在父食其子夫食其婦親屬相殘
相殘旦夕真令人自不忍視耳不忍聞屈指兵荒以來所在

亡戶口才去其九矣十四年春斗米兩銀斗麥子錢一
值錢三百豆一升八十錢至于柿康羌桃每箇錢二文
不能供酒肉凡豬肉錢二百五十文羊肉百二十文
雞一百文有一雞而得千錢者有一大而索兩銀者
則一二十金不等食物之貴一至于此尺布值錢七十
一物值錢五百故兵亂年荒不惟食不充饑布衣溫
可得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似此哀慘情形使人
爲記其事如此崇禎十五年四月八日昌慶生

陽城科貢題名記

馬理

國家重子學三年設鄉試以難之人羅之貴以
樂子官復設會試以難之人羅之貴以

進士三羅設天下之彙錄鴻禧者矣君子曰當今之世取
貢以羅賢雖孔孟欲行道濟時亦必由是以進不其然
不 是進者則國初特吳方伯印揚學士寓數人而已
家得人科員爲盛陽城居析城太行間地靈人秀科貢之
若原公傑並至尙書而血食三省若楊公樞宗官至都
列於名臣非特爲三晉之良寶一世之英也其他棟梁
之勇宗易枚舉亦云盛矣然自國初迄今百有八十年
石刻凡先後諸賢皆大書其名於上細書其出處及所歷官
爵於下仍託子爲記以垂永久予曰君子名世亦在乎爲之
而已夫題名者前賢往矣後賢予有靈焉誠晉以上建爲

知原如楊則爲世巨擘無愧于題名義也苟非所安益以
違爲心希孔希孟則百世萬世巨擘無賴于題名尢義之
也否則人將目名而指議之題何益哉今亦題名於上其
無愧與否無賴與否同請賢者均勉之哉均勉之哉令名文
英字本和涇陽人其令也宜民宜人止官交以賢能與之博
有志於上達者余故因而厚望云

玉皇廟記

劉東暉

至孝昌齡註感應篇稱天帝有玉皇主天事稱大天尊遊於
聖宗世傳其書事應甚悉足爲州戒後之人崇信供奉謹
圖都達於郡邑在在有之邑廟有修其壘一區修多像地
慈王添添獻募緣鴻江創建玉皇殿三楹築土爲基庀材
榑會羣力而共作之

善懲惡之大防又豈徒飭土木崇不經之祀已哉且
山西時沁河東注左卑右高壙與冢壙補修之說是
靈方補缺塞向風氣既聚人文煥發廟貌邊新靈異
幾會逢其適神人相爲協應固一邑昌明之會而年
此間相聚流離遷徙之憂生齒日繁禮教益崇無
奪之習雖父兄故老長厚成俗有以教導之而然
起善念彼不畏于人者獨懼譴責之及神功又焉
始於嘉靖三十一年落成於萬曆六年廷獻名
功德甚多此特其一節云宗功名九叙封任
汝廉任趙州知州其德財姓氏久遠

參魏忠賢劄子

奏
奸之罪惡

竊願重處以快輿情以培國祚事在兩朝願治皆欲求
忠自爲舉賢自輔乃忠而未必忠賢而未必賢卒令恬倖肆
德天怒人棄其善蔓延而難於救藥何哉則以真忠真賢者
其心素其人多苦勤而拂意僞忠僞賢者其心險其人多獲
詐而曠旨積弊則生憎積順則生愛此親疎之所以分而治
亂之所以相尋而不可挽也臣見我皇上臨御以來未明求
云日昃亡倦批答如流嗜學若渴可謂堯舜主矣堯舜之世
五之國而豈謂今日而森若人哉所貴乎天聰明之盡者在
於見而遠解之耳曩曰朕聖讓說珍行震驚朕師又曰能智
而惠何憂乎雖堯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君臣之間吁讓戒
飭則聖哲之慮遠矣日者臣堂官左副都御史楊繼疏奏大
增魏忠賢臚列其罪狀繩繫數千言射高墉之隼問當道之

而不敢恣既經一掃自知不爲子所容已廢之
何益遂甘心於大惡而不之恤舉前日霜經變則之時盡肆
爲猖狂無忌憚之行故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棄義
背理不見其惡有時而亡也則履霜堅冰易調切矣且皇上
亦知忠賢一段淨瘳之態乎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而老
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謂不可以籍人忠賢手握王爵
口含天憲少拂其情能立致人死命所謂作威作福而授之
以柄者非與柄之所歸衆之所赴蟻集蠅聚將群起而輻輳
之縱橫顛倒罔不如意是禍患生於肘腋而左右之間有戈
矛也豈不殆哉今國家外憂未寧內患又起然外憂不過邊
事邊將練兵可幸無恐內患則上下相蒙表裏煽惑離堂上
遠於百里下堂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何則步者一日百

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
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
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
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甚哉忠賢之爲壅蔽者大也夫其
壅蔽雖其蔽則皇上之明並日月矣臣聞叔向曰大臣重諫
小臣謹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堯太
臣堯典公忠正直之左光斗等親受先皇之顧命擁戴我皇上
繼日月之際亦功臣也錡奸剔蠹正是盡職易危就安正是
報恩而曰尋端沽直夫諫諍之事屬忌以伸詞蒙死而賜官
復人意氣所激無不效犯愆苦口爲主上一言而避恩却
恩其明諫而休長廣而廢者多矣自非忠盡天植誰肯此
其身以於不測之淵也昔王曾正色危言使宦官不

敢言說

德曰此臣於禮等有厚望焉臣曰亦人所依焉

高曰死盡害來怒之難犯也今尋朝以爲不可遇國以爲不可卽時諸普天下諫亦以爲不可考而皇上肯獨以爲可乎水火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此實也忠賢有焚竇夷汝衆口沸騰如矢之集的怨氣滿腹似鋒之攢身入非怨謂合辭交加清夜內省能一帖席否忠耶不忠耶賢耶不賢耶方大拂皇上命名之初心矣夫親賢納諫從善如流此理道之所以日隆也拒諫飾非狎近佞人此王業之所以日蹙也顧其要只在乎能斷言曰鎮邪弗利無異鎗刃又曰當斷弗斷反受其亂惟我皇上大奮乾剛早賜聖鑑將幾忠賢建加罷斥明正其罪以濟神人之意庶幾不生禍患不惟一兩億萬年有道之長壽在是矣

孔子過車廟齋

陳 策

郟陵陳子棻給事謙頊以逸言講外稍遷知澤郡經太行天
井關關有孔子廟號曰過車石上輪跡深尺長數十武廟殿
頊敝朽漏弗堪後講堂惟數址陳子至郡首葺廣之完屢壯
麗矣客有問過車之說者陳子曰孔聖之車未嘗登太行也
後史記世家孔子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聞齊
鳴犢舜華之死臨河嘆曰美哉水洋洋乎師之不濟此命也
夫乃還息乎陬鄉作陳操以哀之而返乎衛斯世家所謂至河
者黃河也禹貢導河東過洛澗至於大伾北邊繕水至于大
伾陸地志曰大伾山今黎陽東山嶽隱則曰太陸在鉅鹿及
八我朝黎陽即北直隸洺縣而無其之大陸澤則寧晉境也
遂古之黃河過洛澗即陳北流而南在其東南故自稱之

晉書地理志而後太行過太行而後晉境孔子嘗時遊
返是水濟河也既未濟河是未出太行之下也其太行
有河之祿者妄矣客曰孔子無迴車太行矣何以有廟
陳子曰余聞其說矣水經魏都道元注曰野王西北有故
城魯太行南路邗水又東南逕孔子廟東廟庭有碑魏泰和
天齊孔靈度等以舊宇毀落上求修復野王令范泉愛河守
舊宇元真刻史咸陽公高允表聞立碑于廟且云按諸子書
經籍之文並言仲尼臨河而嘆是非太行迴車之言也魯國
民官于洛陽因居廟下以奉丞嘗斯言至矣蓋孔因遊山
下追尋聖履故立廟存饗耳其猶劉累遷魯立堯廟于山東
矣水經之言明可考見如此夫鄭道元後魏人也太和建孝
文年號也已云舊宇毀落是此廟元魏以前西漢三國時所

建然建之自孔氏始客曰誠若此何以漢魏水經卽以遺禮
稱也陳子曰欲往晉而卒未往者孔子之實也適晉之路而
嘗晉之境者太行也升太行之巔蒼然遠望而可指見者黃
河濟渡處也後人思孔聖者徘徊行山之巔望孔子臨河旋
轅之處廟曰迴車亦何不可况我孔聖道在天下功在生民
自國都以迄鄉塾皆宜祀之故先正曰自天子至于郡邑通
祀遍天下惟社稷與孔子又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通蓋春
秋傳與于先師者詩書禮樂之師也孔子則人道之主也有
君臣父子之所在卽祀祠之所在也廟于闕里未爲多矣春
日車轍石跌則何如乎陳子曰此不可據以爲信也斯不虛
于天也則出于人焉耳古之人亦有精誠動金石者如荆山

石也荆山石出者楚其一器事際迫切義氣

通車者行亦何所

子石通車者行亦何所

手通車者行亦何所

者非人功所就也予謂此跡若非穴內車所不及之地則

實必指爲仙靈之跡孔廟之跡或類此不然則好事者因

車之名而爲之也胡可據以爲信耶客曰此地名天井闕然

俗亦名擲車者父老傳爲孔子見黃鼠拱立或曰小兒拱揖

而之通車也今車跡曰妄矣父老傳豈必盡誣陳子曰天井

名闕舊矣古地志曰高都縣有大井闕蔡邕曰太行山上有

天井闕在井北遂因名焉故劉歆遂初賦曰馳太行之峻坂

入天井之喬關史漢光武建元二年遣司空王梁北守天井

關擊赤眉別枝是闕亦兩漢三國前所設至乎擲車之名果

闕擊赤眉別枝是闕亦兩漢三國前所設至乎擲車之名果

俗因迴車之妄附會之而復車則又謂車說也今直名不
并可矣獨車復車之名宜盡革削以絕謬傳于是客野衡而
諱迴車人五疑而公五釋之迴車之義昭然矣請以示夫
天因遂書爲迴車廟解俾貽夫主祠記者

遷烈婦郎氏祠文

傅淑訓

嗚呼郎氏曷爲乎祠以表節也然則曷爲乎遷說者以爲爲
屬也余曰不然夫郎之爲節昭昭也節於天地爲精靈於山
川爲調值歲寒之松柏狂瀾之砥柱物亦有之人亦宜然若
夫節有之死化而爲厲伊川謂別有一般道理其說近誕不
可信與有之亦小人之沈者耳夫正氣之與戾氣若陰陽寒
暑晦明晝夜之不并行也又若水火冰炭然相爲勝而不相
爲用也與長短參死備神安五原豈非浩然之氣空而雨間而

德主靜也婦教主貞也方郎之有夫也夜行必秉燭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其天性也及郎之木有夫而榜未亾人也闔門自守形影相弔一切屏絕戶外事諸爲也族黨者及爲郎也父母昆弟者謫一面難於俟河之清苟得正而贊焉而冥志固已畢矣南門何地乎其紛華則五都之市所趨也而酒貨之所輻輳也其雜運則賤丈夫之所爲壘斷而轉農氏之所不能治於日中者也若乃莊姝艷娥羈衣輕襪材姪里媪抱布貿絲聞左少年王孫費遊之屬鮮衣怒馬黏竿敲扇博爲樂特遇其祠而登若堂嘗斯時也知必有慨然如焉其容而慨然若不能以自安者矣何者其靜之不可以

有也 隱其地而燥潔跨而深廓其有容深而曲無詭

有之泉而灑焉吾知郎之必有當矣不知者以爲
以爲婦人女子也皆非也於是刺史傳好
日將率二三僧徒以共成此寺也先時之
之以辭

碧落寺西閣記

張宗明

碧落寺新闢戒釋富釋來嘗丐文於先大夫屬後先大夫遷
疾不諱遂不果今來復要予記按寺乃司馬山西一支山也
山行一直迤南而五斷之故中爲五門山極南盡接晉晉山
而此則第一山門也寺坐連氏村下西北有水界山經寺南
黃門稍東雙橋其上上橋下路入寺橋房數楹爲南殿之後復
道橋北稍東爲舊閣閣對松栝幾萬株蒼翠鋪於殿之後爲
東西閣之望此寺之奇觀處也閣舊爲殿殿舊卽石龕龕前

石壁直立數仞磨崖碑刻其上火燬今不復存文亦鮮傳者
家僅儲楮本耳惜哉竈左右石如鏡存篆隸行草字十數種
書成如法此寺之奇觀處也因西閣故呼斯閣爲舊閣其實
新閣亦新閣也閣咫尺對溪堂五楹入山門東二十步步中
並爲山堂簷前壁嵌許刺史文簡公碑中上依山甃石間兩
閣爲水陸殿殿楹門棖咸石上刻唐宋人題跡瀟灑遺跡可
愛文士慎寶重之新閣則止當山門去溪堂稍遠並峙於舊
閣之右舊基爲十王殿殿亦遭回祿鼎新而重高之爲閣上
像支殊下則如舊像焉羅我從出兩山之中爲入寺首觀也
經始於正德壬申終始計之二十餘年乃得美奐焉當佛子
亦可謂勦心力於教者矣便爲人臣人子肯操二十年不倦
之心以成君父厥事固不難於是郭魯聖教之有聞吾湛有

靈乙酉勅賜太清觀其徒李洞雲楊善應輩相繼修理易泥
板爲三清殿入國朝觀名因之歲月滋蕃不免風雨患殿宇
就傾道流亦有修理者不過補罅漏飾墻壁芟柞草萊而已
成化壬辰道士邢守純武德文慨然以重修爲己任昔聞其
誓于三清前云前人創造勞心孔極守純繼之坐視其廢乎
心安乎此功弗成神殄此躬遂衣不解帶茹荼飯糲蓬首跣
足無間寒暑以募緣閱歲餘厥志不少懈而益離遠近善家
大感肅然感化讚歎敬重樂于施予再歲餘得白金百餘兩
赤帛五數十倍金數乃體所得易材鳩工屢歲壬辰癸巳中
午凡三載三清殿成且五楹廣袤其一加以琉璃穿花欄脊
飾以金碧丹青棟宇侵霄漢層阿華彩而軒翊已亥包焚殿
前月臺瑤階玉砌平直如截高臺對虛稱之消供奉三事而

花板刻作擊巧已中絕無庚子約今歲宗獻論武文

先生望雷聲救苦天尊暨諸侍從像于殿之後壁蓋文濟

讀書須靜于斯也東西道舍齋堂庫厨之類舊者新之缺

者補之咸用備罔缺總十有九楹工啟于壬辰春三月

落子庚子冬十月一日也是日守純設太清醮五體投地告

償其願始櫛髮更衣著履遠近聞者川會雲集觀觀之事

咸懷然驚訝改觀復讚歎敬重憐守純之苦行賀守純事竟

成也 治乙卯余適守制里居友人鄉進士張信夫亦須

讀書觀中與守純爲方外交誼茲偉續須紀之金石新承

傳乃以文字屢余余聞轉昌黎以道自任兩不擇備

其墨名儒行非泛泛也守純與信夫友必其心與行出羣

並所謂墨而儒者也余爲之記也固宜又聞地因人而盛今

天下名山道家流多目之曰洞天者豈真洞中別有所謂天
藏無非因其巖谷奇秀棲宿雲霞有道者居之爲演教道場
而設美名嘉之也若觀之西北崇岡疊疊而來如龍之蜿蜒
起伏隸東南諸山環抱拱侍如虎之蹲踞卧伏狀俯視川原
瞻紫烟火萬家儼然尊嚴地也昔仲遠法遵輩建觀于斯卓
有靈見茲又得守純而漸之而今而後當更增一洞天爲演
教道場也是皆可書也嗚呼今之視昔猶後之視今守純能
以窮人之心爲心繼守純者當以守純之心爲心哉不然非
獨將負于太清勝地抑亦守純之罪人也守純邑之對頭聖
人初脫帶太極觀師劉洞淵而住持今觀深于老氏教氣清
而政弊視者謂其有倦風雨之骨豈特拾其實以應并錄同事

官有循良道德惠於民民思之而弗能忘則必立祠致祭有
天下者受從而封之廣祐王是也按搜神記王姓崔氏唐武
宗貞觀七年舉賢良授潞州長子縣令時黃嶺有虎晝暴噬
人王遣人至山廟投牒召虎虎遂踰牒至廳下王詰其詳
即燔階而死民服其神乃立生祠以祭之繼爲衛州衛縣令
時大水漂沒民舍王設壇於河上祭之未幾見一巨蛇浮水
而死水遂離縣民亦立生祠宋真宗加封陵川縣西三十里
有里曰禮義里中有廣祐王廟考之兩碑記一云重修於
大定二十四年一云重修於大定二十六年相未詳創始
何代明洪武二年大旱里人禱於祠下翌日澍雨霑足歲
歲因新廟貌以答靈貺經始於是年八月戊季冬十月

卷之四十六
真澤行宮感應碑記

真澤行宮感應碑記

石城許

余遷耕東山之麓懷雲武公鉤因舉其鄉中二真人事以發
且示以宋元碑記余讀而嘆曰異哉二女同居苦遭繼母之
虐顧能孝孳不衰其至誠必有感動天地者及採藥紫雲山
各昇仙而去自晉至趙宋蓋百有千祀久矣方用兵西真種
餉告絕三軍餒甚二女乃化爲兩婦賣飯以濟之何其異哉
公曰此廟在吾陵川邑中舊稱真澤行宮迄今尤著靈異萬
歷己卯孟夏記

乾明寺碑文

裴 善

澤城西北里爲洞陽山又曰朧岳山俗呼爲嶽神山上有先
翁鞠嶽神廟古稱爲洞陽觀由洞陽而東爲可寒山山之麓

馬

漢書孟二守攝陽城序

白孕

後漢方澤州沃淳高平僻煩富陽城僻煩險陵川
水可渡以今觀之澤州沃矣而弗淳高平煩富衝少
其僻孤陽城皆未爲僻也陵川沁水俱如昔獨陽城
甚矣何者言乎山川道路則近于僻而實通關陝部
傳難明乎兵燹之後戶口凋耗什七雖經

國訪休養城池充物西南一帶村落邱墟虎狼擊
無人敢變酒故也殆未可以稱煩至于其俗化極爲
子貧其勢然耳而近復軍害健訟凌威頓津其
後使罪於長上而勝播徒使人疾首憂額于其
焉幾計是此將安窮耶然則其禍守其將洵
易矣在

其後雖或有不滿額雖正之無
也。上以乘輿澤州高乎縣列
約左官或利其督責而誘導之民力
民既復故易亂而風俗之敝因之無
仲夏鄧瑯孟公來撫陽城徃賦首革
不爲爲好登諸公者秋毫無羨潤其
一切報罷決訟獄情爲立判無留贖
之措又自奉日止蔬糲給發價直與
如籍巷寂如閭閻帖如郊鄙晏如靜
將債而無所歸懷瀉之形庶幾所謂
穠病未除每患屏視塞聽或投諸
會于徐徐甘食而耐寢疑造物者
子我以

謙之生也尚及先朝盛時親觀其時邑里之樂官民上下相
愛之情其時之官爲費縣王公其爲治若慈母之于嬰兒迨
年二十餘謁王公于京師公謂識我容否對曰識之公問其
年驚曰吾在陽城生君也居之七年去時君數歲耳奚能識
我對曰信然公次第問及耆舊某某之存亡灑淚以別又崇
正中澤守黃公沂人也居澤僅年餘其善政不勝紀抵今四
十年遺愛在人雖陽城之民猶能言之嗟澤與陽故多循良
君子哉二公實尤卓卓矣乃今日之陽城風俗駸變前後履
歷其官豈時勢之獨難于昔抑或其民實甚傷生其地者唯
焉時則有若澤之佐守孟公來攝陽事其始至若無官非無
官能不以官累平民也其旣若無民樂樂民能不以民累乎
官也是故負稅無贏羨之入聽斷無積案之費吏肆無酒刑

之擾而官正于上是故國難大不驚比問之茲謫不變
道路之怨詈不作而民恬安上下熙然不相爲累雖三代
之盛疇以加于茲然則非特勝有難易與民好惡之性殊也
亦非公有所遷避于其間也竊考之公與黃公俱沂人而至
公者費人皆生鄒魯間素服孔孟之教故其所用于時所爲
弗苟類非有道者不能致也夫是以官無卑崇時無久暫民
無譁靜其治之者一而已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孟子曰
愛人者人恒愛之且凡爲上者皆能處已以廉而率其民于
靜若此卽孔孟所稱行義達道而民不失望雖由此進于磨
相尙不足言區區一隅之治哉間以此多公用私志諸策書
吾聞見之實屬公攝事竣去還州因遂錄之以爲贈

陳廷敬

陳廷敬

三鄉賢者陽城贈君田先生戶部侍郎田公巡撫張公同其
祀於鄉里人榮之屬予爲記以風示來茲者也傳曰前哲令
德之人所以爲民表也又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以
死勤事則祀之故古者鄉先生沒而祀於社今則列於學官
戟門之右與名宦並崇豈不以邇時建立勲業爛焉而著書
傳後以其身仔肩斯道耀潛德之光皆典祀之所不遺而庶
幾乎孔子之徒歟按表傳田贈君諱雨時字霖商性剛止爲
諸生學邃於易嘗舉全史與衰本皇極經世之旨參驗其剝
復之數以理學自任守道不屈圖遊之變勢廢其邑中人欲
逸之以免禍君力斥之一城人賴以全節賊至則攜其子及
從子以行從子孤兒幼則養於貧因遺失其子幾遇害其後
乃得之又時有被中傷生死壘須臾君抗言力救獲免其人

身不知君亦不言嘗舉鄉飲酒年八十二卒以子貴追知
成流太史滄柱表其墓侍郎公諱六善字兼三贈君之
也治丙戌進士由太康知縣擢戶部郎特授江南道
御史復以刑卿管刑戶二科給事中事在職敢言疏奏數十
言切時弊如罷捐賞生員請復巡方舊制尤侃侃正論也
官至戶部左侍郎博學能文年七十以致仕卒於家祀太
康名宦韓宗伯慕廬爲之傳比於宋直臣田錫云張公諱泰
字公孚其始生也有震雷繞舍生有異質髻亂時卽知問
其先世多達者家中落幾廢書服賈會祥符張君都南知
縣竒其才授以胡氏春秋壬戌遂成進士初知太和縣多
美績以治行授廣西道監察御史累官至刑部右侍郎進
浙江年五十有六卒於官上遣使視之附身之外無餘財

初公季之功也父遠出訖不歸號泣無虛日及喪益哀毀
臣皆背裂以故弗良於視其純孝如此嗚呼三君子者生則
墨學同道而或見或潛以碩德相後先蓋接踵如一轍也今
矣人平居里巷讀書觀前賢行事嘗慨然慕曰若而人吾所
願學也幸哉他日獲沒弗湮滅無聞矣乎及得志有官守言
責矣或怯懦而不進或備員以全身其窮而在下者於六籍
履如也甚且逃儒歸墨自託於輕世肆志之爲此陶士行所
謂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者也哀哉孟子謂伯夷之清柳
下惠之和皆可以風百世而於伊尹之任亦云嚴一介之取
與其義精矣今觀三君子之操行及所以達之邦家者昭昭
已後之人聞其風興起宜何如也天陽城堯都之南鄙也有
陶唐氏之遺風今 國家定鼎燕京實古冀州之域道化之

禮典皆莫一廢而日興賢育才崇重祀典生其特既親炙
聖人之教而又有未成人之異選以爲法守節何事
子既教聖之人薰其德而蕃蕃日衆乃合諸諸祀於鄉
也其事報可於禮典則月仲旬奉主祠祀學宮之右自左
曰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贈君之先乎曰禮與
鄉軍也禮也入學以齒序又孔子處鄉黨之義也吾是以稱
先生焉是日也道左觀者數千人有歆歔欲絕者觀於鄉而
知王道之易不信然哉考陽城田氏得祀於鄉者三初有贈
公諱世福者以訓導死難於宜城今復增其二張公孚之高
祖叅政公諱昇伯祖太宰公諱慎言號藐山者皆祀於鄉及
公孚亦三矣嗚呼何其盛哉昔范宣子與穆叔論不朽以世
祿當之夫世祿之家何國蔑有顯元凱濟美唐虞盛事也三

君子之剛人俱克世其家學因以是尋之復為古詩三章
 獲時奉祀者肆而歌焉其辭曰背鵬之精析城之靈是生哲
 人孔道以明約身厚志履仁蹈義其氣浩然塞乎天地
 覆豆卜爾烝嘗以將以享來格帝旁其二章曰司訓既設司
 履繼之邦之司直惟家是師彈厥言責秘乃聲邑斯謀斯歌
 我后之德晚節懸專故山可家毛詩楚騷擬於正葩流風餘
 思德音不瑕三章曰孝子之門忠臣是求天生賢應以襄聖
 欵生有殊勲設有顯號祀社敘崇用禘風教爰及二因歸尼
 九垓嘉惠來者於焉取裁

義塚碑記

陳起敬

吾所居鎮曰郭谷者連四五村居人三千家皆在週峰斷嶺
 長谿荒谷之間地取磽確耕牧無所其土方數畝者少其狹

吞天下及祿食者之所宜三致思也故吾為書遺家之教

陽城白菴選免城役記

陳廷敬

竊聞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疎庵王公國光為戶部尚書時起
廷命有司卽其所居之里為治第以寵之公謝不敢當既而
曰君命也不敢辭願竟以其治第之金覺陽城縣城城故不
覺陽城之城至今覺自公始也當公之時天下承平無事後
十數年流賊起秦滋蔓天下寇晉晉郡縣罔不破壞者攻陽
城縣城卒賴覺以完賊無所得引去其後天下數更變故城
不被兵覺之功為多焉去年秋霖雨城之復於種者且甚縣
令延津都君更築之一縣皆受役公所居里人避法請事
於縣曰公覺茲城城數得不隳矣公功雖多宜惠其子孫
不使後嗣者各於里之人報之入曰吾侯於陽城

於其白卷之免其役志公之功於其所居之里示不忘也
竊觀明之盛時往往爲其臣出官帑治居第高簷巨桷影
煌煥者今或爲公廨馬廐矣居高位享厚祿或多營良
宅遂阡陌而澁衢巷者今或數易主或化爲頽垣敗壁
雖其美而公嘗所覽之城巋然獨存於世較其所得失
爲何余聞當萬歷間江陵秉政公於是時同而能異特
其一事蹟載冊書而功名被天壤者豈獨其一鄉一邑之
人乎哉輓近士大夫知有身家而已遑恤人之城社卒之
身家不可自保也而公之所爲數世之後猶惠及其子孫
此於則觀乎此者其亦可以興起也哉

修建孫公峪路碑記

陳廷璣

郡環山而立居太行絕巘據中州上游山峻而峻水湍而
湍居民往來商旅輻輳每當變阻陷危驚心駭目則絕山道
道爲最急云屬邑若陵尤在萬山深處東鄰共城南接襄武
襄路險巖幾於懸度之阨遺山先生所謂太行頭上視中懸
水于四百八十仞卽指此也乃上黨以南與中州山左南左
往來必由於此舊有小徑歲久爲山水所噬逼窄難行且多
河患土人病之孫公必振來令茲邑以康熙八年四月鑿
於山至再歲七月曠成康莊始于陵之治頭至輝之平昌
爲道之通者解之阻塞者鑿通之峽巖百餘里凡土石備工
之資費逾三百餘兩山中村落如孫公路蓮花村自兵燹之
後久無人烟公設法招徠勸給籽種開田若干頃昔也爲州
之勝地也且永泰油鹽鹽片矣昔也爲虎豹之窟

今日居民競集竟成樂土矣昔也望岩而思阻今且與焉奔
山無長塗矣公之嘉惠陵民與鄰封之民不遠二世焉

午園記

徐乾學

太平澤州陳公有午園蓋以水經注有午壁亭公所居也
此地廊道元所稱流逕午壁亭而南入汾波灑石澗曰
灑灑設轉者是也公居亦名樊川往歲嘗繪樊川歸隱圖
余作記會方多事不暇以爲今春告余以名其門者取
經之義曰君必爲我記之余考道元注沁水逕陽縣
灑灑運灑澤縣故城南歷析城山自山陰東入灑澤水澤水
東南注於沁水沁水又東南陽阿水左入焉灑澤在陽城縣
西陽陵城卽今陽城縣治析城在陽城縣西南七十五里午
壁亭不見於志乘以道元之言考之當在故陽阿縣南爲冷

高平縣西南界澤州西界與陽城接境其南五十餘里小竹
園荀被於山渚蒙籠拔密又南則爲石門枋口迴轅孔廟接
河南野王之地正可按籍求得之者也天午爲天之中氣地
之正位析城太行爲九州之樞關公莫妄起德中和完粹得
角川淑秀之氣爲多弱冠登朝游歷臺閣從以直道潔持精
廉兼年之間欲還山者屢矣當夫蓬蓬論訛羣惡導之而野
曠子身當衆牀忠義感慨喟然長嘆曰吾荷國恩家有老
親不敢以試不測之險急請抽簪以去未卽聽許西望陽城
望澤涕淚沈澗此歸隱圖之所山作也唐始興張文獻以遠
人嫉忌罷居荊州以文史自娛久之以展墓歸去其海燕譚
曰吾心與鸞鶴鷹隼莫疑猜感遇詩曰嗟爾蟪蛄羽翫竟亦
何爲又曰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獲其初憂譚長議溢於言

表其後覽勝山水去思卽安其卷快然自足者亦餘
張子壽風度醞藉亦復相類獨是已解政事尚懲
一脫世網有所不得此其鬱鬱於中必有所託以自
當意於古人之名其事者雖其荒殘寂寞不可究考
未以從之也公德量才望非余末學敢擬萬一然其
孟知道謗罔則與公同余嘗記公七柿草廬爲之太
爲公記此重有慨也故旣考其山水之所出以徵公
假名而重述公樊川歸隱之志附於其後云

石少參里人頌德碑記

白孕謹

余嘗爲紳之士在國而令國之人頌德也難在里而念里之
人頌德也逾難蓋在國則提衡在手揮霍維意尚有縮朒
無所表樹爲其下叢指側目憤愧不平者至於在里則

利弊嘆庶苦樂咸良有司事維抱淵謀慮而權弗貸已
議同率一非宜具大快烈鮮克起而劍非常之原者欲以有
器粉榆錫勞金石憂憂乎其難之矣吾友者嘉雲石公舊嘗被
居憂家食時析城王屋間有潢池之遺某等千人噉聚陰阻
潰沒靡常邑西南一帶被其荼躪四絕爨烟縣令諸城李朝
冬督市肆守蹕貌無寧晷監司寧夏焦數督兵征勦卒無如
之何嘗是時士紳懷懷憤憂間相晤揆策又言人人殊公
獨奮然曰吾視彼雄悍負氣弗可激也激之愈憤且晉林窮
各委所任兵戈恃有德化耳乃屏去騶從單騎趨山空爲寬
布朝廷恩威指畫取服利害皆歷行角崩泣下沾襟曰委實
坐我從茲水火惟命公語令立功自贖某等即踴躍斬馘不
版者若干人必知無詐得國移殖皆勇爲之盡

假以... 厥宿事與之更始邑西南隅村落三十有六皆得
... 公之力也於是里中人咸嘖嘖頌公德不置聞敵
戰邑大役民不聊生挺而走險南北諸山曰孤曰壘素烈
... 不逞營窟其中聚衆幾萬縣令定與李籍子弟爲兵
... 命某等數十人統之某等曰可借力以報石公衆
... 先登陷陣奮不顧身殲其魁散其黨邑賴以寧某等不
... 爲邑患而且爲邑削平禍亂脫非公安能至此於是里
... 頌公德視昔有加頃遠將其發難自幽薊邢鄴轉掠而
南以迄澤潞屠鹵甚慘將抵邑境遠適沟沟如沸美計無所
出公遣使入其營諭止之某捧公札卽麾其衆野宿必礮秋
毫無犯邑之東偏如白巷郭谷素稱膏沃率安堵如故蓋遠
兵公舊部也雅服公往松山潰圍時衆困棲筆架之島饑

矢竭業數日不舉火矣公募海航若干艘破濤宵渡遂全活
受累五千有奇某因深德之以此報公比出邑境百里而還
則火肆焚磔罔所忌於是里之人頌公德者手額道舞千百
聲昔矣公爲人豁達恢爽饒權畧有殊膽如含先之刃雖劇
難仔襲而鋒猶熿如遇事直前胸不習毀譽禍福之見以故
梓里以身任之不啻良有司卽旁矚者陰懷讒妒而公屹如
山岳弗爲動不佞嘗慨士人籍通綸束功令尙有掇拾故事
塗飾聽觀及一旦解組旋里門自謂官箴可追輒求田問舍
腹削不遺餘力里人方畏避不暇而冀格外蒙休乎藉令夢
且喜遇其舊所部修厥前却地魚之殃正未有艾也因擬
紀公俾鄉里後進益知所風匪泥濯而比於義至公所頌德
於國者則有旂常鍾鼎之言在予復其何贊云公雖風臺已

進士以遼東寧前叅議居里中

千峰禪院碑跋

朱彛尊

石潯州盤亭山千峰禪院後唐明宗賜洪密勅蓋明宗處
書具表稱賀以此答之曰退避無所愧愿良多臨呼至
之季安得聞此長者之言哉歐陽子謂明宗武君不冠
衣也
字觀書尾數大字出自親判上有璽曰書詔新鑄之印可鑿
也

老姥掌游記

陳廷敬

上黨南三百里有山曰方山又南十五里曰洞陽山又南十
五里曰樊山上黨地形高天下此山高出地上皆直下高側
由樊山則枝分條披狀形奇詭嚆噤而為峰窈窕而為窟
囑而為峭峻嶒而為巒巖薛而為嶽峩巒而為巒嶺嶒而為

峭壁竒而爲巖其又南則砥柱析城岩壁重複峭竦如樓榭
嵯峨如壘隍如玦如環繚絡數百里其中長川夾岸若籬若
連如海波歛而島嶼出如江湖平而洲渚生村居靜深關扃
與闕蓋陟樊山之巔皆見焉余家樊溪東浹在山之南開門
見山測以圭景南北相峙不失杪忽則仰觀夫樊山之爲壯
也如仙髯冠帶而立其上又如鯨張鱗如鳳舒翼委蛇而下
而其東則如巨靈奮臂隱然信其指瓜上捫太清下揮空曲
竒曰老姥掌者向所讀烽焉而惟曉經焉而窈窕嶠焉而崑
崙焉而峻峭嶸焉而巖崿巒焉而峩嶢岫焉而吟嶂巖焉
百疊嶂數十里之內聯嵐亘嶂俯可搏擲如置諸掌昔以景
會得其形矣信異境矣哉其下則古松流水形態甚復入
於時時而變之甚一嘗最窈而不能去也夫去山數里而西

所屆遺壘竄墟近在耕壠室家婦子何得一晌安眠所謂
兵而兵定者亦聊爾其言而已耳不知當時鋒鏑餘魂
暮晉其何以爲生也且又安得此餘閑出其物資以事營建
與迄於今千有餘年撫其遺跡感興廢之無端忽須臾而
古世運屢變陵谷依然此邦之人生齒繁興耕食整飲樂太
平無事之時而澗洞上世念先祖栖草萊庇風雨匍匐掉駘
於兵革闕亂之間者豈不以此爲極樂淨土而彼爲鬼國灰
場此爲瑞日祥雲和風甘澍而彼爲刀塗血路熱鐵鑊湯也
旣然昔地當彼原野蕭條白骨如莽之日猶能新境刈穰
遺漏闕變現於空無而今日者蒙業而居優游於化日光天
之下曾不能以財施法而補弊修墜使成肆舊觀焉論
將復爲荒榛衰草直山嶺谷也誠亦可悲悞而莫能挽矣

皇恩之始爾來吉日環山前後而居者無虞數十行洛陽
有德之士率其子弟炷香作禮發願重修思得居士一
言以爲之勸其時比歲旱凶民艱於食余不敢遽爲詞以請
六年穀小登春雨頻降僧復來促居士不言將沮衆念余
不能辭因畧叙其興造之時代而致歎於始作之易善繼
之難請父老子弟果有意於斯乎固不必以余言爲勸竊懼
以余言之不達於辭而沮也吾父老子弟擇可而行之毋
毀前模辨飾後觀量力稱心毋拂鬱息以底厥成有承其修
其尙善圖之哉

祭蝗文

牛兆捷

維康熙歲在辛未六月市王牛兆捷憂旱之餘聞蝗自東
肆虐暴齧邑西北及王莊心怖欲死謹同本村某等庸香暨

酒脯告奠汝蝗王之靈曰王怯入吾地垂四十年鄉民戴皇
 天而履后土皆謂不支忽再益以汝之貪暴雖肥鄉虞立盡
 贏者市玉探汝將鼓芻奮翼以來且夕可幸有生哉民有生
 汝無生汝有生民無生勢不得不與王爭命以原汝生謂汝
 生早早之久莫如景毫桑林汝曷以不敢來謂汝生亂亂之
 久莫如春秋二百四十年春秋書蝻書蜚書蝻書螟惟蝗無
 書時尙無飛而食人者汝曷亦不果來汝之來始自秦罷侯
 置吏始自秦傳言吏侵牟也蠶生吏乞貸也蠶生吏冥冥記
 法也螟生吏賊害無辜也蠶生汝貪暴如此輩遠尙待考蔡
 邕之對京房之占月令之記乃知汝所生必有貪生汝貪必
 有養生汝暴汝激而泰固將以暴易蠶食蠶食極於汝
 汝以成上帝之生貪者暴者反歸

蠶食蠶食極於汝
 汝不養不食群然則

兵之禍禮修嘉定之圭璧甚則聖
女殺以歸罪汝汝何以不遺彼汝
不托公計爲邑屬道任肥
身爲已禍汝不舞深文以屯膏
任剛隊以厲行汝長子
不歸家室所遇者化詵詵螫螫
帥朋曹不限什百合
辭千里極目故唐宗吞汝以爲仁
姚崇捕汝以爲勇孫齊論
汝以爲智下如姚岳貢瑞汝以獻
瑞激汝生者爭孽汝以市
德知汝不服漢唐修救不修禳汝
或服上世修政不修救汝
且安於無生汝無生民有生上帝
亦何忍必殺以成生面今
既生矣汝文從皇汝首戴王皇王
有帝制自終之勢乃
仁解網則不入世感春秋殘不類
後則不入名威管養
中卒則不入境感捷竄迫待命遇
物直諫或亦可以不
淨無修救修政之任捷無獻媚市
德之才前苦肥蟻後懷

煌兩陷而無所避。螿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視知汝不受。讓計不得不出。此且上世不修。禳周禮。歲冬蜡祭。昆蟲未嘗不報。曩聞王過西北東北。竟不入。余卿此亦爲報。非瓦。禳知報德者。尙可有生於今世哉。王雖貌爲貪暴。其必有以宥我生。况汝固將殺以成其生。尙饗。

與劉提學書

陳廷燾

某昔者僑員國學。嘗獲同事。辱執事相推重之雅。惟是以尙。廉耻矜名節者。謬自砥礪。以求副執事之所薦許。則勿庸以相成就。不敢忘執事之功。其後執事在列曹。自非朝會。公見無因相接。則執事自待。不肖者又出尋常交際之嫌。非近令人情所能及。以此愈益。思仰飲服。容履。既奔于舍。因執事拜督學之命。苦出餘生。隨處。

聖天子爲後士得人而馳近學校之願慮慮力之積習習以
爲正而革除也澤州晉之南鄙地僻遠而某居陽城山陰處
僻者指施不易得聞見頃知已蒞河東將有散邑之役敢布
所願於下執事幸留意焉嘗澤州盛時州試童子可二千八
十之學使者汗有餘人州所隸縣如陽城試童子可汗餘人
州再試之上之學使者亦六七百人其三縣高平陵川沁水
悉號爲最盛今澤州應童子試者不過二百人陽城四五十
人陽城如此三縣可知矣一州如此天下可知矣學校者人
材之藪淵人材者國家之楨幹而一旦衰落如此是可歎也
今

學之

天子方嚮用儒術側席而求天下之士而士風凋喪生有

皇君下鮮挾書之秀士此其故亦何可不爲之深長思耶且
今天下之士盡聰明才智之人也既已離去詩書又無恒產
弱者不免爲饑寒流離之人其強者不能保其不爲頑梗難
化之輩 國家留意教化屢下

詔旨而入不知書先自絕其教化之原是又其相謬違者也
凡若此者其患始於進額之太少其弊成於請託貨賂之
行今進學額數人耳而富貴有力之家輒攘之去單寒之子
淹抑坐歎白首無聊或至改業身爲工賈苟且自活固體
義所關民風豈其細故則亦豈非吾士大夫之自有以致是
哉尤可怒者今天下在學生徒寥寥焉戒昔十之八九矣司
文者既不以教養爲心又從而揣摩之剽削之其誦之保尋
者

言於外不肖則類要官爲之

而後置之三等之

振作如等之事無不可言前引

請入多有行之者

入正萬無此事誠慮有意外

請託或指名招擢者若不

其端而絕其流終恐爲清名感

德之累而於官方學校兩

之也其於昔者砥行立名之意

豈不大相徑庭也哉伏望

節之次嚴飭官屬凡有前項舊

哭痛加掃除至於矢公矢

務振其才則進事自有鑒別無

疾瓊濱請聽顧自念行能無

似自裏先淑人羣事虛居塊

即家事亦皆屏絕何

名毀不敢以一字通州府犯

控不語之戒而獨念其

金

事廷不費三令五申而建言者

如書進章果續舉世所

貪昧之風究未衰止每見覆轍

如每笑恐不一爲

卷之四十一
蓋茲然忘其言之愚狂以至於
率匪規不勝祝願至於盡言招
冀照察不宣

此也伏惟執事大破憐而
九自取悔辱實不獲苟避惟

蒲風文

華表文

大清康熙十三年六月十四日

方畢振姬謹約田發望

雲翹薦茶裸告當筵血殷常午白

念振姬退耕伯方十有

年伯方之以水旱告者五水不

獨田旱不澤藤土水不為

吳學必稱苦小旱可禱大旱無禱

自六月上旬遂數由極

天封火田自六月上旬願數至

秋八月清社無雨何而無

將何歲無歲何民無民何吏無

何備更下所在所而

留地經上龍巫覡徙市通渠

醴斥變不敢享居玉杯

靈靈事歸善應上公之尸祝

神之稽顙自大馬止

雲上豈隆雨水

生地

宿滴

伯方

半摧半立飄風南來逢

尤之敵噫氣怒號天晴風息伯方寸草順風仆背風

四隣澤下尺生上尺老幼從而輟耕鬼神自此廢食

不六月息南風薰不南風泣天何棄此伯方風伯於焉

風過錚錚拱供萬馬千幢魚鱗草莽遠巢青紅掃碧落

象騎羊角到竹宮茅飛散圭棄脫漫空天際儼忽不見

容撲蓬指其國邑拔樹索其鱗鱗振翅躍然起日必封

稜也堯水九年長隧大風

沐神盡死而不祀旱則

布周雲龍從雨師不瀨風伯

衡虹蜺抱日而

風烏雨飛南國... 肥六月風寒五日風... 言言言... 伯方之遺黎... 天刑羿戈風而簇... 之井管祝已封... 其聲地藏其熱... 不鳴條伯方懷... 德振姬以是為... 請伯方自今為... 節

懷古坊清德井銘

并序

白孕昌

邑治西坊爲懷古居民櫛比日需水以千計皆取給西坊
之永惠泉頃以烽急城門盡鍵民乘城縶取殊勞頃且
再罹敵寇伺又莫敢乘城民習濶轍匪伊朝夕矣雖頗
秀計輒以難於汲泉功非竟厚茂冬邑侯李公泄吾邑
得憲百廢振舉暇日詢民疾苦聞詞對如前公聞而念之
寒謂驚方域慈將城隅隙地曰水在是矣命鄉耆某等
修鑿俾盡其事戒勿擾民於是里之矜紳衆庶咸公德
垂獎其贊襄之揮歛緹畚不浹旬而報及泉矣溢涌四注
甘冽如醴首以一杯奉公公飲而色喜次及紳士及鄉
持杯吮飲咸驚詫爲靈異因名其井曰清德蓋邑治建自
魏興矣時改邑不改井內之井不一而足皆苦澀不
取粒或體靈跡跡者云有非也

入
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後有非常之事是勇之謂也
天肇自軒轅伯益倣之龍登元國神棲靈嵩靈而不
死子而祀漢取恭虔禱而井泉騰起唐韓朝宗論神而井水
甘井於人事相應若枹鼓是地困水若干任公以何則
非常之原垂永賴之績非清德所感詎能致是傳曰水有
德孔子見大水必觀焉釋氏又侈水之功德而八之余以爲
水之德皆公德也灌溉羣生如公之慈揚清激濁如公之
勇盈流謙如公之虛和而難犯如公之勇汪洋千頃如公之
度量滔滔莫竭如公之才猷澄泓無滓如公之廉潔濯濯可
鑒如公之慧照晝夜不舍如公之勤勞隨器之圓如公之謙
智非公有水德水肖公德耳清德之井良有以也公惠澤
新賢聲鶴起自有采風者勒之薦剡非余所敢醜稜謹獻

德之井而系之銘

下穿地脈上應星曜古歌擊壤樂彼寒泉陽胡
瀾激用汲遠
遷降馳告驚巖城畫縑挈綆提罌奔走市廛沆
至未爾老雅
海顯李侯至止維民所恃令職既修百務斯庀
爰念曩乾哀
露正齒乃詢耆耆乃相方趾鳩工命鋪惠我赤
子曾不顧勞
豐饒伊始玉甕斯陳球欄載新乳竇石髓涸涸
濟漢庶民子
春功成浹旬塗歌巷舞酌醴飲醇侯不居德遜
讓遂還蓁
日碑被之貞珉

陵川郝文忠公集叙

陶自說

明道立教之謂文何代茂有其間升降隨乎運
會而顯晦
之六經道有無意成文文之至也先秦兩漢
由文溯道
夏盛衰後漢勇遠夫前變而不失其正
皆趨程

西氏大故厥解力淵淵
之使代典者是情有各
深才非相惜雖具一時
素而秀出唐子末由窺
入正統則古今一轍授
此以定南
金元之文莫不然矣陵
川郝伯常先生崛起冀
南率使不
中誠大節載在元史間
嘗取其世論之當干戈
俶擾之秋
盟早渝邾莒不桀寧復
知有通經學古之專先
生業難艱
不與其勇蘊職職難發
為瞻博宏肆之言理性
得之江漢
在法度得之遺山元好
問而獨申已見左右逢
源固自有其
美復之學寧官書柯槐
嗣後姚氏燧虞氏集揭
氏侯斯
元元黃氏潛柳氏黃蒙
陽氏元吳氏萊咸以其
文
名元代非先生
先路載蓋作者難議者
尤不
華華龍劍論不讀唐以
後書貌史漢皮毛者靡
然從之

近世遺文散失闕就盡口則烟煤度闕者多在昔昌黎起衰
不徒必俟二百年後太一居士得舊本韓文爲之演繹其書
如昌他可知已故明三數巨儒講求復古不以世限往往錄
拾標舉疏通證明若所稱牧庵道園諸君子之書次第照錄
先生所著續後漢書暨易春秋內外傳太極演等書不下數
百卷俱不傳其文集三十九卷曾一刻於元迨明武宗朝池
水李司農叔淵官楚復鑲諸板江右陳司空文鳴爲之序其
本行於北東南學士罕藏之余願見旣久購不獲會移知澤
州歲乙酉纂修郡志遍搜得李刻全冊于陵大喜逾望惜魯
漢漫漶訪他邑又見一翻本似初刻者頗明晰較其可知餘
則姑付闕如因歎先生之文宜冠元儒道遂不偶至朱被留
真州十六年嘗將就地

龜谷不可與較川故學廟亦頽廢製作是將漸就此大易
事亦守先生齋責不在我乎檄屬鼎新其詞漫事前集此
莫以行敬謂先生異世之桓譚聊志私淑且願求者必爾然
後知處晦之必有時而顯先生實大聲宏光苴終不可掩
在易代一遇於余則表而出之彼雷同剽竊靡無一物者
汗牛充棟初何異水火之投撫先生集于是乎有感詩文具
在卓爲諸大家後勁固也余覽其論兵議及上宋主萬言書
爲達國體指陳利害務俾守以持重答天心惜民命於和議
拳拳三致意非空言無實可比其見超矣經濟專門望洋徒
歎孰云文士弗適子用哉發微者當自得之沾沾源流瓜別
又可置弗論焉

癸山射虎記

陳廷敬

梁山上有虎自吾居山中避去數月已又復來有跡可視獵夫且伏弩射之或曰虎有知能避伏弩或曰虎非有知也野東五里外農家有牛晨出暮歸歸則喘汗且卧農察其狀有異晨尾牛之野見虎來與之鬪虎不勝而逸明日農縛牛備而縱之虎中角刃立死晨割虎張虎皮於石劈日牛風之豈爲虎也復與鬪角觸石牛亦死虎夜騎人屋明日人火其所騎處虎夜復來則下其一蹄穴中人以鐵鈎引虎蹄而遂以巨石乘崖擊虎虎斃人燃火炙虎蹄蹄收縮知其骨斃也遂復乘崖大擊之虎乃死老婦人携其二子遇虎於道婦人欲虎噴大兒搏虎不勝小兒以馬箠中虎睛虎痛摩其眼婦人與兩兒得脫去虎痛定追上出山上人轉石壓虎虎死余在山中所見則如此虎卒不爲人盜徒以爲力及乎此

百獸耳非果有知也今有貌人而虎行者豈得謂爲無知也
虎然雖有虎行而能自解免於人禍者則亦終歸於無知而
已矣其可哀也後數日果伏弩射殺三虎

聚奎堂三賢侯記

陳宏慶

堂署名聚奎名聚奎自今日始映奎而象賢侯於中不自今
日始聚奎而象三賢於中自今日始首新鄭次淄川次陳淵
新鄭諱良臣清操介守愛民如子于學舍東偏建堂五楹額
曰映奎聚學之秀者治供具給筆札彙所造就凡甲乙類及
學使者前茅皆公品隲士又創有造亭延臺飾筆臺畫畫
之一時文教大振擢瀛洲去紳士以堂爲公甘棠地育象其
中稱東里王公云淄川姓安氏諱伸性嚴明人不能欺大旱
霖雨立應尤加意學校先是魁星象在敬一亭公以奎壁乃

天上圖書之府不宜偏處就東南隙地建閣移象祀之拜暨
蔡御史捐俸贏息佐士子焚膏費祠舊在儒學門右甲申之
變居民請易公祠爲武安王香火而以公副新鄭焉陳州楊
澤鎮原爲治簡重不見喜愠之色與士大夫吏民交若其柔
粹壬申癸酉流寇數犯邑境公多方捍禦時客兵往來如騷
霖雨浹旬城數崩圯公冒雨繕葺晝夜督守城知有備稍逸
去民賴以安迄今稱巖城焉以內召給事黃門臨終戒子曰
陽城我桐鄉吾獲歿必葬我于是墓在今商鹽都人士新從
導前迎置之今歲新閣因併及堂五星交明之象因舊名顧
爲崇奎二賢固久妥此堂也與哉城南因及保有此城者而
三賢者食其利服其教畏其神遂與此堂終始矣不然昭祀
此廟者豈存繫去思則豐碑存刻人望則其葬之俎豆存何

取乎三選之有是也。豈非德者三不朽以合於之三侯哉。幾焉分俸贖士遺澤無窮。世所謂立德者耶。滿川是已。無德宜民樹德樹人。豈所謂立功立言者耶。死丘東里是已。嗟嗟人亦有言。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稱其德而贊其事哉。斯堂是已。

六簋銘

項龍章

從不廢者謙會之禮最難繼者奢侈之風嘗思桓元子三升十鬻陸太守謹奉其言孔休源赤米鮑魚范侍中忻然共飽章請史乘用挽頽風不謂至今竟難言矣山珍海錯雅求異產爲良薦豆陳枌必擬方丈斯貴甚而七箸竭申人之產屠宰于上天之和亦若宜然罔足爲怪豈非習俗溺入滔滔莫返邪龍章幼生吳會恒恐服奇而志淫長讀唐風寤慕思深

而慮遠熈茲講質承乏名邦乃望平陽蒲阪之區山河猶是
琴瑟蠲痺樞楡之舊歌咏已非則今日而期易俗移風其急
務必在真奢寧儉夫人情相耀匪僅濫觴世法隨波祇緣角
廢今既未能抑情廢會置此酬酢之需亦烏可時絀舉廢值
狹饑饉之後昔者脫粟自奉齊國推高剪韭延賓洛陽競倣
以古準今豈真不相逮之遠乎何況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
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則殺哉胡庸求異且陳饋歎
以入簋九十養以六豆則治具又奚取過繁苟先從燕會
婦共相汰損次及周身百務率戒紛華則惜有餘以歸造化
富不盡以貽子孫古道復存世俗攸賴矣還淳返樸實有厚
望焉爰製爲銘敬告同志銘曰

養王旨廉必極水陸秩秩初筵一寓且物力躋難應

導請酌其中六盤已足果核隨指 聖勳量績以儉故奢調時
惜密

重修千峯寺碑記

陳壯履

嶺南皆山而西南諸山爲尤峻一曾巒疊嶂關日參雲與析
錢三屋相聯屬中有河曰盤亭其上爲千峯寺後唐洪憲禪
師結茅於此禪師明宗時屢著靈異因勅所司爲建斯寺厥
後代有興廢固蔚然邑中一鉅刹也寺左右陂陀起伏林壑
幽邃明末流寇肆虐遠近居民扶老挈幼避亂寺中者悉獲
保全茲朝定鼎寇焰旋熄流離復業感佛慈之默祐曾爲修
葺迄於今又數十年藻壁歌頌金容剝落僧人各爲默識去
遂令覩床象座滅沒於荒煙暮靄間幾無從識舊時規制矣
康熙五十年 上人仗錫來止則灌莽叢生蓬蒿艾藿如林

立飛颺野礮譁噪悲吟若迎若訝絕不類人間世上人晝則
腰鎌馱塚刈惡草暇則支敗竈糜橡栗作食夜則端坐一破
樓中時聞山魃作聲羣虎怒嘯悲風吼林薄哀湍灑灑繞寺
鳴其淒涼蕭寂殆不堪忍非行力堅定未有不接浙行者寺
前有池若干畝上人闢荒蕪事播種以給饔飧因自斥囊鉢
別募金錢重修寺門鐘樓若干間補葺破壞若干間裝塑佛
像若干軀置買什物若干器始事於某年月日訖工於某年
月日向之齋頽剝落者至是盡復其舊且視昔有加焉嗟乎
不墓難哉憶余垂髫時侍先文貞公觀鐵盆嶂嶂亦拱密禪
師習靜之地去寺不數里時寺已荒圯遂不復遊今歲三月
初勸勝山中搗厚蓋至寺見夫禪宇清幽塵囂不到心甚樂
之門外奇峯矗立蒼青紫黛小桃弄色灼灼撩人興二三知

流石酌酒賦詩徘徊不絕 去日既暮遂留宿寺中上
日成敗迴環萬緣幻海冷 日之琳宮紺宇矢珠疊飛
昔之數井頽垣斷甑碎也今日之瓔珞莊嚴幡幢妙好
對鐘磬鼓花雨潮音皆昔之繁縷竭黃愁燐慘霧也歲月易
遷功易廢後有來者孰知夫前人之勞且勩乎願乞一言
垂之久余嘉上人之確苦淬磨拓復舊刹而又以從前募
之出自余也遂不復辭因挑燈濡筆而爲之說

創修五龍山水簾洞石殿廟宇記

陳壯履

西四十五里有山白洞陽由洞陽迤邐而南不五六里爲
五龍山諸峯朝拱溪流環抱近山而居者天戶里之馬螺頭
廖家莊兩村列於左右雍正十一年七月九日忽大雷雨霹
震杭磴山石崩裂中涵一泉深莫可測凝神靜窺隱隱有聞

雜像其水甘寒清冽有疾者飲之輒愈喧傳遠邇新墾者皆
不憚數十里攜甕提壺絡繹不絕是山川之靈秀不盡於
湮沒與抑仙佛之意悲現化以濟人與居人既爽藉藉
爲橋於前以通往來復謀構屋數椽以妥神作亭橋上以慰
勞者因據事實書以爲同志者勸

重修龍王祠碑記

馮 鏡

謹竟陵有言碑者山川之暇也碑不易佳佳者亦不易也若
摩崖石經許公書頌焉韓陵一片石柳子厚山水支則佳矣
他如鈞深素遶字語險晦以爲佳則大吹噓焉毒書大石山
亦奇而碑斯恒矣山水勝而碑斯汚矣吾邑居萬山中西南
五里外鳳山而西諸山秀拔環繞溪流若護若爭若送若迎
曠之爲林壑之爲巖壑壑則壑石

薄如早雷如哀玉如琴瑟鐘磬之鳴諸觀也或色如黑刀又
如篆籀石骨瘦露處蟻盤綉苔長松時作海濤聲中有
源出其下故老相傳神龍潛於斯山大爲民福水溢旱
亦禱卽應色侯荀公集居民新始於康熙五年七月越數
告成謹記其年月因山水而碑之碑之不汚白水之巽期
予之律也夫

香爐山創建普同塔碑記

咸局莖

意樓作神滅論謂不聞刀没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此不
通之說也夫刀頑物也神靈物也利因刀而有神非因形而
生者也利因刀而没而故亦與刀而俱亡神非因形而没在
故不與形而俱滅也未水氏曰天地有壤虛空不壞天地有
形氣也虛空不滯于形氣也形猶之乎天地也神猶之乎

虛空也香鑪山夙有野梵年陳日削于敗有明懷宗九年空和尚爰宅于茲備歷兵凶茹荼如一日百廢俱振于寺之東阿翺建普同塔以瘞蛻體工竣而和尚與其徒問記于予予曰差乎和尚其識神存之道者乎天地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理之說吾儒所謂性釋與老所謂神氣大辨附形後而立于形先合于形內而超于形表故火燒身影不能焦其神焦其形正留其神也普同之設其存神之所也故曰真影在也心如死灰寂滅也其形焚也心如燄火無處也凡百滋緣由合茲以迄于萬斯年悉作存存觀已足爲記

晉美縣清社辨

李青藜

晉城郡邑色遺址在郡城東北二十里高都村亭詳郡誌

或以郡治作縣治而先智題仁書院亦從此
晉城令明道書院去郡城最遠晉城縣治亦去
郡城不遠則卽宰晉城者斷晉城而晉城卽州城從可見矣
雖然吾時恐於郡誌或未暇細按也夫郡誌稱明道建鄉校
七十餘所明姜潤身題高平正業社學亦曰晉城書院必謂
書院近郡城郡城卽晉城吾不識七十餘所鄉校凡散列郡
屬者亦將或稱晉城乎高平書院稱晉城書院亦將謂今之
高平卽昔之晉城乎且夫郡誌建置沿革辨之詳矣一稱唐
高平武德三年析丹川置晉城縣隸澤州夫丹川爲隋文帝
開皇八年改高平所建澤州初建於隋文帝開皇三年再
改爲澤州至唐太宗二年至唐不析澤州置晉城而析丹川置晉
城蓋晉城垣所建之地屬丹川不屬澤州明甚夫城垣所

建之地且不屬澤州又安得謂晉城卽澤州且綱目稱建州
兼高都縣地後魏置建興郡置高都城兼置建州隋改建
興爲澤州治丹川縣夫澤州治丹川則丹川卽係澤州而新
齊川置晉城則晉城不僑在丹川城內可知其不仍在澤州
城內又可知卽後太宗貞觀元年廢蓋州徙澤州治晉城然
似亦不過借晉城寄澤州亦如武德八年廢建州徙蓋州治
晉城又置澤州治端氏矧天寶元年尋已改澤州爲高平郡
肅宗乾元元年復改高平郡爲澤州以此觀之澤州且不必
必在晉城又安得謂澤州卽爲晉城一稱宋太宗至道二年
入天下州軍爲十路澤州屬河東路領縣六高平陽城晉城
沁水陵川沁水夫晉城果卽澤州如今之附郭縣則必先晉
城而後高平五屬乃先高平而後晉城則澤州之非卽

皇元之臣服普率亘古無有昇平既久產齒日繁民之休戚
歎爲獨刻頌于石永承不盡

縣尹關公德政記

關公德政記

皇元之臣服普率亘古無有昇平既久產齒日繁民之休戚
寄諸守令任是責者實難其人惟我令尹關明府之宰吾邑
也而優爲之公名世傑字英甫占籍晉寧世業儒歷掾兩臺
一賓運府所至有聲薦章交辟至元戊寅春三月到任大布
恩信推以至誠楮垢爬痒窮悴蘇息鎮以清淨而教令不繁
前政勸課編鄉都巧索豐求瀝民膏血公曰農桑有衣食之
利孰肯甘游惰而樂饑寒乎若憂之太甚視之太勤乘騎從
徒家呼戶召而小民輟養殮具饋餉以迎勞且不得暇又何
暇顧其業哉此雖愛之其寔害之也每歲郡農之際但召各

耻之長而喻之民獲不議吏之安矣邑處太行之巔土瘠民
貧好學嚮義比年以還學校廢弛禮文滅裂公自到任聿興
斯文授室延師講明正教學者聞風四方雲萃一時文物蔚
然可觀且山野之民負豪俠氣爭相雄長倍撥籽息冒踰疆
畔紛競交拏謹不可詰公杜私謁從公議秉正筆片言之間
便積憤潛謀冰消雪釋市井少年悍戾不率亦必委曲籌論
使之必改而後已至于簿書鞅掌間日無遺自奉甚薄淡若
儒素多讀書手不釋卷且重義輕財務周人急而于文士尤
厚故攬薦延惟恐不至有禱祈隨獲休應凡拯貧餒寡者尤
之有微科貧僮者寬之復業者優以安之疲癯殘疾不能自
存者煦育補苴百計以先之故三年之間異化大行青衿向
訓黃髮履禮權稱勳績澤之心熱吏遊淳和之性憲使金公

按部至邑大加檢閱民無爲公政爲認難之最一懼公齊也由是
言之豈止治文案督賦飲斷獄訟而已乎流一受代之將行也
父老十數輩告余曰吾儕小民德公之賜福所以報將者金者
大書深刻昭不朽而垂無極所以報也最福爾做邑則惟是殫
書不書公何損益然所以示民心之不忘也非是而莫可也故
敢以託嗚呼美哉在他人猶當不讓况公於余推惠至厚
可以燕陋辭因撫民謠而爲之錄口賦均而平刑措而清以
飽而嬉吏公而明物無失所野無廢耕路不拾遺犬不夜驚
姦不遇而懲廉不率而與數不令而行政不嚴而成無責之
譽君子以爲媿我之譽公者殆無媿而庶可以爲公之榮
影消名播芳聲匯輿情又將爲來者之法程也

蘇州張公重修神門記

衛元凱

自古忠烈之士克享後世之祀。庶幾一邑者有之。通天
而祀之者。惟昭烈前將軍關公。止自西郡下逮郡縣里社。
禱海內外。悉有廟貌。民之欽慕之誠。若一。一軌。雖公之神化
業往。不在寔由忠義大節。感激其心。千載之下。凜然若存。嗚
呼。處茂公當炎運灰冷之際。奸臣竊命。正綱解紐。陸梁虎恃
之徒。不復知有漢矣。昭烈以帝室之胃。龍騰高光之業。欲伸
大義于天下。方孤勢弱。動輒顛厥。惟公深明君臣之義。雖以
兵死。左右周旋。恩若兄弟。誅討逆亂之心。夷險不渝。吳魏間
風。徒都求婚。以避其銳。天意其回。竟成鼎峙。公之豐功盛烈。
載諸信史。昭然可考。觀報効曹公封還之所。賜不以爵賞。少動
其心。拜書辭曹而去。較之乘時邀利之輩。豈可同年而語哉。
夫就取舍勇而義忘。而節義。而後世有慕三

之專心維繫... 公好惡憎愛之心... 于正由是推之公之... 授朝常德垂來裔俾人人皆知... 受其賜多矣公之神福遍滿寰宇享歷代無窮之祀... 也宜也聖元天歷戊辰秋九月奉旨特加顯靈義勇武... 英濟王天下之人愈神其神則神之神也熾矣食于斯廟其... 來甚久先是大德丙午建戟門于通衢之北日征月邁... 風雨元統改元癸酉春二月縣尉張公慮其傾圮捐割俸資... 首圖營葺里中耆舊義公不私戚樂爲之助梁棟之木堅... 音因之陳敞首易之復命埏埴之工陶造瓦吻極其壯麗... 壑學功飾以金碧門之兩植堦置神龕欄楯戶牖及其獻... 之臺焚醮之具悉如心畫公于董役之暇觀神門之左右泉... 瀾竭公相彼地脉于故臺之北疏鑿新泉澄澈瀉瀉不涸

引非惟求汲者獲免遠涉之勞俾一方陶冶之家咸資其利
民皆歡悅余曰公尉職也敬神恤民兩盡其美是皆可紀里
人趙政等囑余爲文用著石章以傳永久僕終不能因陋辭
曠公名繼祖字紹先家世晉之吉州名族由祖蔭補官叔廉
僕自持政事勤敏一任之間民安盜息鄉鄰無犬吠之警深
謀遠略見義必爲年方富盛設施注措歷歷可觀他日獲登
顯仕利民澤物之志豈易量哉

陽城縣清風亭記

衛元凱

陽城郭郭之東居民廬室之間其地負嶠而高爽宏敞古有
武安王廟巍然而其南峯巒拱揖川陸環抱雲烟之狀
之華望之不窮西南諸山遠濛濛若禹貢所載析城
又山之奇絕者也廬之建於水出滂味甘且冽汲飲者

達百家用之真謂鄉人等近北建龍祠以祭之元皇改元本
縣志應志必及將仕實治是邦政教畢舉民皆知會一旦
冰散散謁祠下瞻拜禮竟退觀俯視觀溪山之佳麗泉水之
滄涼怡然而樂乃屬其者德衛珪等告之曰古人立祠於此
誠宜妥靈又得者淑其亦罕矣予欲構亭以庇之汝等若何
衆皆欣諾而言曰先有古泉前臨通衢比歲頽廢而有飲甕
之漏莫能止水前縣尉張公疏鑿于廟庭之中爰及是謀未
卒其願幸吾賢亞府特起丹誠豈非神明陰相之力與于是
鳩功掄材以興厥役趨事赴功者不召而集方其經始之際
輿議復以迺近祠宇具白于公乃卜故踪別圖浚治甕以烏
甕之甕穴地爲竇俾相通貫引水注之于茲板者成以爲甕
徑來途路之人一勺入口塵積頓消泉之口周東西三百遠

後廟庭壘石爲基高丈餘延袤如之東向與街平建亭于東
溪之上重簷複楹勢若翬飛鴛瓦參差吻脊旁午日忘歸之
碧巖羅疎耀乎空碧梁棟榱題飾以愈碧上下煥然一新
基之高者夷之卑者堙之方隅之缺百未正者補之張公
鑿之泉公重加修葺通乎庭宇之間以識其源亭之冲起
假山寓以玉泉之號于上省設關侯之像以彰神化又置觀
音之容面平北以瞰亭中之井觀者異之堂陞廊廡悉與修
完有級有序由公之心匠素有成規經畫之功也亭之東乃
神之戟門有民居一區爲之阻蔽以高價償其室與撤其室
植以佳木直抵前溪望之豁然衆口稱快是役也始於至元
乙亥夏四月落成于明年五月既望是日公與客履道其亭
登眺之頃真可以開襟置襟助益精神觀令人蕭然有出塵之

定嘗任天眷初居民張權遂男親之士相勸謀採施於此
開五項俾供佛僧以資冥福大定二十九年勅旨定權繼王
其教嗟悼先師雲仙法堂後初建慈氏閣果值暴雨頹塌崩
壞恩廣其基繕淨土堂未克就緒遽然謝世湛之嗣子孫有
習源師兄曰昔慈氏閣堂構弗固一旦棄捐今淨土堂路
毀草之轉師兄其念之且院門孤僻人迹罕至師兄嘗以
土觀經訓誘信士洪洵殫精畢慮與成一簣之功蓋通邑
翁然歸嚮富者施資貧者効力遂疊石爲基高十有餘尺而
輿俗之中塑彌陀三聖像功將告成洪源來謁曰法轉興院
處宜遷久矣是院處深山中四隣民居近者十餘里歲或兵
燹難院爲寇賊之巢穴所以興廢者屢焉今承祖師之盛願
更禱林有山田足以給饘粥有山木足以取材用有泉石足

竊娛自有經論足自洗心不見紛華不聞喧闐且且暮暮經
行燕坐於寂寞煙霞之境真休歇之道場也與夫夙達備
架屋養數百閑漢者固有間矣然而開山祖師創始之跡
不得而知之矣竊聞先師澄公之說院中舊有壞碑甃甃
觀禪師興復之績而觀之後省常之前在持宿德寂然無聞
蓋緣碑刻之闕也嗣續不傳良可歎息此院紹續於觀頭陀
獨包於教禪師成於愍法師以至於今若不刻石紀之則數
老宿之勤勞亦猶開山祖師之泯泯也而使 之子孫無何
景仰而考據乎且松峯之形勝道場之靈跡公昔游歷而徧
之矣率爲法輪誌其始末自傳無窮可乎公昔摩崖勒石
尊澤隱逸之士尚舉朋而發揚之况治勸之所存豈尋常
不獲紀錄者乎萬一闕而不書此則功德無量矣

之曰余先夫種德... 而前是山之靈迹勝... 後乎宜其接訪拾... 午日記

王光祿墓志

國朝 陳廷敬

晉... 公身... 禮制... 自私... 遇年... 幸有... 醫者...

其得被於窟檐部屋漱漱待斃之民者亦已鮮矣安得鄉有君子好行其德如公之自保其鄉庶幾猶有周禮之遺法乎

龍泉寺禪院記

陳關名

龍泉院者人天集福之所也者舊相傳其來寧遠刊刻無寄
西究權輿一說云是院之東十數里孤峯之上有黃砂古洞
時有一僧莫詳所自于彼洞內誦讀金剛般若經一日有白
兔馴馴而來胸所轉經文燦然而前去因從而追之至于楚
院之東數千步先有泉湧謂之龍泉於彼澗而漢晉異之而
感焉焉因結茅庵坐誓于其地始建別殿歸靈鷲而通幽寂
給孤而建號東鄰鄰社之末前據金谷之堪處名擬以來標
稱郭谷而斯久一廷有唐乾寧初西蜀惠教精舍襄律沙門
願慈振錫東游得無遺迹焉及是院遂欲換心襄律禪而

通路級級巖以亭及殆日徑明來以遊及
○和者若蠅聯蹤云興廢有時亦繫方圓
○舊求柱石于他山緇殿故而復新雲房卑
以廣其居漸加少而爲多變其質而增麗
○并正殿等共七下餘間其院東龍泉後面
○蕭微恙故蹟今則湮沒矣且泉之所有時
也噴湧而出喻虎眼射人鯨口吻沫通注
○若駭于風雷夏寒凝冰冬溫若沸比鏡澄
飲酌所須可以塵垢旋滌矣愍公運心匠
○方塘振爲澄沼且嘉魚成窟拋玉宛轉以
珠亦濟而覆水有斯靈異甚警凡愚自通
○又樵弱柳則扶疎而春媚蔣修篁則蒼蔚
以冬青長水松爲

喬松接山果為家果功既崇矣景亦備矣一日愆公論諸門
 人曰是院也厥初任持所重幽僻止期謀誦以盡年節故
 委修有若斯壯麗者矣吾聞空寂者正真之本名言者
 之象知來亦假于莊嚴假修斷斷于方便得不申
 其義則者耶郡侯魏西公果論革故之謀俾是
 兼慶興慶降勅文額記龍泉神院矣時唐武宗元
 會五年也

秦阮趙軍評

次詩馬光

夫兵之設非以害人所以養人也殘暴如此其誰與之秦
 世使諸侯卒兼天下然其失策之大者有三焉欺楚懷王而
 席之不信莫大焉阮趙降卒四十萬不仁
 莫大焉欺與國誅
 降諸侯疑而百起怨不智莫大焉

矣在此三者予不信之不信不在之不仁 不智之罪類是以
始豈謂其生而四海橫潰宗廟爲墟歟 其謂本迷乎此矣

陽城縣臺村岱嶽觀記

李俊

竇虛觀清虛大師孫景元字仲達沁水縣上格鄉村人夫定
十一年十月丙寅出家禮本觀尊宿道全焉 希通爲壽十八年
歲戊八月二十三日甲寅試中經業被戴爲道士以戒自持
靈高古博通經傳學者從而受業所在雲集名動京師值真
僖之變晦跡嵩洛間偶幸涉棠名爲止清儲祥宮開講大師
題禮部敕諭云 絕句二首 然屈節應命非本志也三年不告
而歸先子崇慶壬申禮 在文出賣觀額師與弟子已知
等請買回陽城縣臺村岱嶽廟爲岱嶽觀中都路觀額 字
第四號也觀與格碑靈虛相鄰其地高爽在北臺之東

西南曰南臺皆俯視之亦呼爲臺底師與其徒懸壺爲形于
許師年八十四道氣所養舉動健美出入古今手不釋卷其
謙冲粹和容接亦未嘗少怠至于逆情退想飄飄然與造物
者游人莫能窺其涯際也余四十年心契頗得其詳其所著
述秘而不傳本觀節次買到民田并南臺招撫吳英圖陸村
諸難王太師歷魏國弟子韋知訓等捨施各家產業屋宇亦
遺充常住其地條段四至刻之碑陰以示來者

重修成湯廟記

元王演教諭

澤即古舜澤析城者禹奠之名山也澤人不祀舜禹而祀
湯者蓋以湯嘗有禱從古立廟其巖神池亦在其處每代農
事極盛尊嚴民歲請水以禱旱者不勝數紀新歲睹本邑之
西南巖巖勝瀾周數百里近邑之南岳莊之北有尚隆然燦

此俯臨城郭襟帶山河極爲清曠美觀之地原其所自亦
城之餘支遠脉伏而復見也湯之行宮在焉冰旱疾疫隨
作應雖無銘誌可考寔未甚遠徐迹廉淑壯若帝居惟正
我門嘉澗公祠巋然存亦各上漏旁穿弗障風雨居民共
視而莫能支延祐四年春達魯花赤古燕木八刺沙公縣尹
羅臺韓公廷傑仲英並簿天黨王公踪德明典史單懷賈公
道彥元卿同寅協恭宰製斯邑事神恤民愛敬兼盡凡奠醮
巡躬焉一日縣尹韓公與同僚集里中父老曰成湯古聖帝
也神食此土舊矣廟就傾摧安可坐視欲與諸君完葺之何
如衆咸喜曰能若此宿願遂也於是鳩工萃材不日萬計富
不稱賈貧不憚勞居無幾何而漏者塞穿者塤土木丹雘之
工煥然一新矣以其餘貲修治嘉澗公之祠岳莊社人承命

而樂以就其役人皆義之而響應焉今亦告成其王倍於
矣韓公今遷介休且行具書管建之實令里人進士張房
梁君勳良求記于僕不敢固辭直紀其事云

陽城縣右廂成湯廟禱雨靈應頌

王 漢

於歲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有能全其覆
廣乎天地之能者則成湯其人也昔者成湯聖德日新
大錫戲定暴亂表正萬邦猶以葛之不恭桀之不道遺
穢致旱七年萬姓嗷嗷幾于殄滅帝乃洗心齋潔罪已責
躬德能動天甘澍滂注夫旱者天之數仁者帝之德數既有
時雖至聖不可弭德由于已雖上天不能違聖不作無以
賜之仁仁不施無以救時之旱此消相須理由美濟也
以雲行雨施曰湯信不誣矣并戲而

帝廟古矣。四方請水以禱旱者。故以萬計。我之西社。南社。東社。西社。天昏札瘥之疫。此焉而禱。雪霜冰旱之變。于是乎禱。禱。則勿藥。祈穀則年登。民恃以無懼焉。至元四年。龍集戊寅。自春徂秋。恒暘不雨。二麥已枯。首種不入。輿情惶惶。計無所出。本邑王簿周君。卧衙舍間。歎枕默念。曰。時將秋矣。亢至極矣。不雨踰旬。遂爲饑歲。獄訟繁興。盜賊滋熾。黎民流徙。國賦不供。糗盛不潔。而明禮廢闕。跪欲與監縣令尹安居。暇食優游。一堂之上。可得耶。且仗義宜先。當仁不讓。于七月二日。扶杖而起。沐浴更衣。從以邑吏。備元善。潛宿本社湯廟。即夕元雲散空。和氣旁洽。次日雞未及唱。露首徒行。晚達善利。召集。黃冠影衆。就彼湯祠。宣祝致告。夜未及分。甘雨大作。請聖及。請公不避泥潦。冒霧露。陟巉巖。敬謁神池。請求聖水。聖水及。

地亦約畧可見其二稱明太祖洪武元年以晉城併入澤
州隸平陽府九年改隸山西布政使司屬冀南道領高平
城潞川沁水四縣夫曰併則必戶口與戶口併土田與土田
併至澤亦有土田戶口則晉又奚必卽澤澤又奚必卽晉卽
曰併工阻戶口爲併併官衙公署亦未始非併然卽論衙署
臨潞郡城內縣署遺址安在但舊誌于元時有附郭二字或
自元晉城始附澤州城內至明太祖方廢晉城省入澤州亦
未可知參夏之元以前晉城卽高都則斷斷如也況古蹟遺
迹縣則曰縣南地名垂棘之壁出此蓋高都南不存里壁
在焉內有石堅而潤塋澤而光潔則觀垂棘而晉城可矣
山川誌丹水則曰在澤東里許夫郡東里許無丹水高都東
里許有丹水其不言晉城而言郡者蓋統縣于郡以爲言非

豈非晉城以爲言則觀丹水而澤州之非卽晉城亦從可知矣
且夫晉城得名豈真自唐始哉昔春秋韓趙魏置晉公奉祀高都故高
都得名晉城後唐建晉城地則猶是號亦由舊而由唐而後
難或名晉城或不名晉城而晉城之城垣遺址則舊古常如
一日矧高都南城外景德寺大殿東廳下卧碑又確乎可據
按寺自唐創始名慈善至宋真宗景德四年僧道幽始繕工
鄧育書同平章事諱且王文正公叅知政事諱安仁趙公諱
拯馮公等具題奉敕改慈善爲景德至金太和人年道幽始
裔方舉前事並勅命勒石前鑄澤州晉城縣僧道幽后鑄寶
祐景德寺中鑄勅命並諸大老官銜如左由此觀之曷使晉
城在澤州不在高都則必高都之名仍存而高都晉城

晉書景德寺必冠高都于景德寺上曰是帖嵩都景德寺
乃前後會無一辭及高都則必其時晉城卽在高都而釋
之寺又可知夫寺僧俱晉城之僧寺在當時又絕無一字及
高都而止言晉城則高都卽晉城又無不可知苟必舍此別
言晉城當宋景德金太和中間具題與勒石者有高都而必
故還高都之名非晉城而必硬也以其城之號其外一至是
哉予生高都也晚其得聞晉城之名亦最遲及長覽郡誌遂
難考頗味其詳因不禁授筆謬著其辨

澤州大陽小析山取水記

都廣祚

取水之舉爲甘澤計昔七年之旱商祖成湯實爲民請命

大陽舊有湯王廟鎮人所報之所新城之桑林古聖王之遺蹟也
 由析城而東有小析山高下有池三名嘉澗池其析城之支流
 抑聖王之德澤所遺耶湯廟纍纍在聖曆數人多百
 歲於此歷世以來廟為故典其取水之法以木為樽以
 之徑取以金鼓旌旗導引諸廟伏登階視之又於池
 之東鑿金甕於池中有異徵焉池水汲凡四瓶六
 序一曰瀾澤一曰甘霖仍金鼓旌旗導旋敬祭於
 其因瓶供神前修祀事者三日仲春開瓶賜其長壽
 其法其收藏成修秩祀次年之復取也祝池濱許水蓮之法
 復取水貯之瓶迄今循例行之蓋聖王之澤萬世不竭而
 其甘潤是坤靈與澤氣孕精而流通也特以祀也
 以祀也

祀典外溢舉非常紛修華表者何嗣相詔試儀成於十九年

事蹟記

重修澤州縣志

卷之四

澤州爲郡後凡有與于政治所當興舉者非一事無
樓者一郡之親瞻五城所遙矚者也縣鼓中極爲警晨昏司
啟關之所已多歷年所風雨剝蝕屋瓦飄搖爲之典守者正
未可忽爲弗急而不謀修葺之舉致前刺史加修屋今又三
十餘年漸失完固今是郡專領一邦於冀南實屬望繁之地
况臺隍大都介在南部下臨襄鄧上接并汾非昔州刺史兼
聽之舊新此一樓用增視聽且前人已增葺之而今日當振
興之會反任毀圯則無多前人無廢後觀之謂何葺葺于觀
且葺一二賓僚登斯樓也千峯環繞關雎家春而慶勝秋

而川獲祿寒暑兩車牛徑來民物之瘡恬

豈仁之淪浹也尤非可以警漏簿符之所在而怒之委楚江
請樂柄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殺磚之破缺者豈白漫漶
之不鮮者重理新之凡以宣

聖恩德與民興起以其安此早作夜思之斯夕也曩者荒庭
曩之過萍鄉聽更鼓分明而知政事之理今雖未敢遽使人
之善察然所當興舉而弗可與者將自樓始也雍正十三年
六月十五日中憲大夫知澤州府事錢唐朱楫撰立石

碑

榕嶺法輪齋院記

碑有李侯民
家族志卷中

全楊庭秀

澤之西南空十里雙峰巖松傑出於羣山之外日極峯絕頂
巖壁破山浮山初昇時塔危植於空石懸崖巖壁事祈禱時

巖於右邊而黃流曳帶一脈綠蓬屏北如伊闕猶培塿然近而
巖壁一山巖林蒼掩抱雲一壑出沒不可名狀奇偉之說得來
石壁之上有佛宇焉卽古之靈巖院也院之開創不可考而
謂之隋大業中有慧觀禪陀自終南來身止一衲日唯一食
髮不剪晦跡叢樾過雙峰下見山崦幽寂木古泉清乃駐
錫而歎曰此古佛棲隱之所也因卽誅茅剏椽果獲壞廢乃
覆殿之舊基也遂築室而居焉師唱導接入略無怠惰四方
諸素望風輻湊李衛公提兵過太行躬詣禮謁慰諭嘉歎發
錫之名自此益彰矣寺僧感念衛公之惠乃於山頂建祠迄
今存焉爾後任持未嘗虛席迄唐之季日筭干戈朝梁暮齊
幾宇焚蕪十無二三天福五年有大苾芻省常禪師歎恨廢
毀復加營葺逮乎太平興國三年更賜額曰法輪禪院慶

周法師奉教蘊松筠之操抱經論之學啓饒益心有興復志
於是繕修堂宇四十餘間凡講大乘百法上生等經四時演
說未有虛日傳大乘戒度僧俗千餘人齋僧二十萬置四大
部經作兜率觀朝夕行之未嘗少懈寺神空中報師曰師堯
率觀成當捨幻質往生天宮師欲捨身僧徒難之乃詣千峯
肉離亭寺之側誓焚肉身以報佛恩遂裹以麻布漑以油燬
燬火然之但見白光燭天異香馥郁四衆讚歎煙銷燼餘
取舍利唯舌不壞若紅蓮葉此師誦經之驗也建寧堵汝
而藏之及宋末年盜賊蜂起祖師宗愍悲哀涕泣誓於佛前
曰寧捨身命不離山門雖豺虎縱橫恬然不畏皇朝撫定
亮損目表祖師堅勇之志聖賢陰勳之力也由是信士
嚴整師遺教建法亡軀乃捨去社山莊之所敬施

解慍之詩
不傳無名宜屬自清風非惟一舉而兩盡其美亦可表神
之弄靈間者賦以爲然客又言前賢遊宦之邦凡興建樓觀
畫之傳記甚多如歐陽文忠公守滁州名其亭曰醉翁蓋其
思在扶風亭名喜雨如范文正狀岳陽之景朱文公記蘭庭
之樹流布後世爲之美談雖古今人品不同風景各異吾鄉
獨公獨能致其高山景行之思以繼賢蹟誠可嘉尚書載六
府本爲志先務設井卦特發勞民勸相之義示民法井之德
雖矣云能然美其理斯亭也實能壯觀神宇爲一方之勝
至乎此者有以導迎清曠是皆可記囑予爲記僕竊思金石
之文本誠傳之永久苟非其文不如不記之爲愈也余曰

以記寔必得鴻儒椽筆如名公先正之文雖曠世不可復有
悉終不錄備記之也祈諱益堅不肖忘其國迺直書營建楹
水讓侯來哲公蒙古人氏大父玉罕珠佩虎節長壽夫鎮
康父悅盛結知仁汪遠使朔漠敬迓武宗皇帝累恩重
吳正公汪續官順德少尹公廉補是職等用忘句才隸明教
政務

老父富貴

賦

冀州賦

冀州賦

於冀州而託公以建居歷九州而觀風亦哲人之所
於冀州而託公以建居歷九州而觀風亦哲人之所
於冀州而託公以建居歷九州而觀風亦哲人之所
此即偶五嶽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

河東賦

楊雄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勅漢
鴻發祥積祉歎若神明者盛哉鏤不可載已於是命羣臣
在服靈輿迴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持祥星之流旒覆
天張之威孤疾耀日之元旄揚左憲被雪梢奮電鞭驟雷
鳴雲蓋建五旗葦和司曰顏倫奉輿風發颺拂神騰鬼趨

乘靈氣萬騎屈播噴噴旌旗天地相發箴印異精湯渭溪
麥神下遷邱魂負沙河靈雙賜鳳華眉凌遂壽陰宮穆穆靈
道厚神如血靈冠既籍五位時序稠繼元黃特藉厥后靈異
茲與靈步屬沈容與以覽庫介山變文公而整維兮劫去焉
於龍門廣沈苗於豁濱兮播九劫越東瀕登歷觀而遺靈兮
那浮海以經昔樂徑昔之遺風沙裏度氏之所耕穰帝差之
爲萬步以應用之大寧旧低徊而不能去兮行觀陔下典彭
茲滋靈氣之坎珂兮易幽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
岳之巖嶺靈氣竊而來迎兮澤滲滴而下降鬱蕭條其幽靈
兮滄九帝以豐隆此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參天象
而獨立兮而並攝其亡雙道燭摩歸來段函夏之大冥
言何足據此功建萬神之遺此兮將悉德以羣龍慶兮

...於雲漢之中 離俾色於紅蕖之寶...
...天晴望洪波歎太清... 夷駘曠陽象秀...
...江濤翻兮龍... 仙於金鏡驚天...
...猶藉普天之樂... 尚噴執議未融之明...
...四目新在危岫... 日城遠乎蒼海...
...和蒙汜之浴彩... 乍分夜色未改昇...
...土而有待... 明夕晦徒觀其... 次之常出有入...
...之宰氣... 露露月落星殘... 流暉電曜散...
...下燭出... 藉藉上平掛扶桑... 而果果昇陽谷...
...而遊... 夷嶺三山之峰... 且羨升天... 無憂於見...
...乎... 神... 願... 實... 而不... 煉... 漢... 之... 無... 端... 乘... 變... 化... 萬... 靈... 在... 得...
...我... 乎... 汝... 酒... 於... 是... 舞... 太... 極... 舞... 夜... 義... 和... 敬... 禮... 禮... 有... 有... 會... 海... 下...

處久充影于真明委然無私不間於夷夏嘗領覽而久儲
餘光之一借

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

其二
前韻

山惟體天海則孕日日將昇而轉麗山蓋遠而無失青虛直
上覺亭亭而漸高碧浪邊分觀杲杲之初出將以測暑度窮
節汨豈能獨媚東南之隅空呈畏愛之質而已哉嘗其陰翳
傾晨鷄鳴捫葛藟陟呼喚挺身於重嶽肆目於八極天地廓
爛雲清赫彼巨浸吐茲炎精映矐矐而有竟燭倍泰而方呈
彩射空中謂陰火乍出色浮波上疑萍實初生噴屬下土海
乎上在觸高濤而暫減泛輕浪而還明曠色漸分晨光未曉
灑灑拂浪味柔溶彩將貫道以麗天邊清亦而淨海豈無
之

以難而取象此以是而居靈者之判陰陽有度宗之異
無端况乎銀漢落金波殘將東方而自出俾下上而式觀
三景相輝若刷乎渤澥重輪輝煥如歷乎波瀾映岫夷而未
定垂若木而將升紅綵下沉照波中之鱗甲朱光上溢射靈
委之峰巒誠變化之相詭詭始終之莫殫洎夫出溟渤極盛
夏昇九天際午夜蒸和整壘而直上雲霓傾心而管物者何
逢登日觀之峰而後望神明之舍

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

其三
賦題
字爲韻

客有靈輝發層高山獨登覽煙嵐之忽歛見海日之初昇
參旁照炎光吐厲影乍播而滿目霞碎波不動而長空直
由是俯危巒立天壇夜色既啓炎精始圓赤氛上煥於雲路
津輪乍張於波瀾照耀一海之中剖開溟實多明百丈之外

流出金盤浩渺無涯礧礧在聖高若崢嶸之頂下視赫嶽之
狀焚蒸巨浸浮沉奔浪陽烏浴羽而載飛羲和按轡而直上
不視乎泉將履乎天燦雲濤而有飄飄庭燎而無烟赫赫光
滿規規質圓纒湧出於溟渤之窟已見盡乎巖嶺之巖所以
斷高峯散丹彩明暗既分升沉漸在蓋若木之初出投查上
天河想陸火之潛照見烟塵沙海出水米道騰飛已散塵
等於噴噴之際指大明於顧盼之間滂上接長繩曉漢之高
翠巒出仙島舞爛龍之映山歎赫赫空濶滂天日當無遺
曠焉泛金波以洋溢巨鯨之冥目暫張洪爐之鑄鏡飛出及
至乎懸度射候氛霧洗光華而不淫衝塵埃而寧汚倚九天
三照臨見百川之奔赴故滄海徒倚遐望徘徊久駐因物屬
情

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

其內稱

蔣 彭

山有極天崇峯覆羣嶽而首出可履瀛渤之奇岸平視狹
之初日天光海上曠曠而曉色已分人恍夢中促促而寒更
未畢客有愛此早景登茲崇山候東方之昏黑據中頂之
巔俄而陽開陰閉翕絕廻還曳晨光於莽蒼之外走狂電於
溟濛之間高焰忽興瀾汙而洪濤血赤半規猶隱洪形而
帝朱爰及其旋轉將昇睢盱萬狀散五彩而錦章已出黑三
山而隄足相向杲杲茲始規規滿望火輪上碾燒碧落之氣
埃金汁下融躍紅爐之波浪觀夫巨浸無際跋鳥上搏萬象
昭著二儀霍寬驚魚龍之蟄銷昧谷之寒散入圍哇想瑛璫
之俱靡稍分林嶺見木石之同壇獨立嗟峨曠瞻暑度羅次
一道輝華四布赫曦而六合貞明吞納而百川奔赴不假消

冲之日盡觀元虛之賦赫奕昭宣層巖之巖赤玉之盤獨地
黃金之鏡帖天海若奪魄羲和振鞭溼光而長波初沃暖氣
雨孤峰最先美潤呈祥重光賦彩帶寰抱之珥照不波之海
陰火之微茫已沉土圭之盈縮屢改則知大明之麗天兮何
舉而昇高山之橫空兮作鎮不崩倘躋攀之有路願觀光而
一登

蔣相如秦庭返璧賦

李 爲

有和氏兮曠代之珍有蔣生兮非常之人全重寶以藩趙在
輕生以抗秦既獲我心信卓哉於千古不辱君命能使乎於
四隣相如於是譚東山之詩考四郊之役車騎轉陸謝
又徘徊悵望沉吟激激誓殺身而報主欲張膽而吞敵
若而若兩過鯨口而無傷焉以復命得連城而

信之或虧豈微躬之是惜授使遣征不遠底寧望紫
出黃砂之井陘旣臻天府之地遂遠壁壘之庭秦君方
陰乘清澤耀國華振朝經建翠鳳之旗則天收光景伎
之鼓若地出雷霆然後命謁者先告令使者後進將特
以逞暴欲愛寶而損信曷其尋而知機弗詭辭以奉願溫
之質比美凝然之姿乃振且勅敵之見欺將殺身而不悔
歸降之言是責南山之節斯峻何大國之無良爲匹夫之取
後不然者何以遭賈傅之過秦爲相如之慕商連城棄諸良
玉歸歟且告秦言已矣復爲趙寶焉如潔誠求之何視而
讓之已達生易之寶空存白虹之氣不返

感山賦

去序

東晉伯勇

客有爲予言太行之高其山一名皇母一名女媧或於此獲

石補天今其上有女媧祠因感其靈為之設其辭曰嶺嶽夫
生從先大夫之南征徇黑井於紫霄訪或王於朱陵投羅浮
之隱書擲三茅之神藥自有淮泗之流周鼎陸歌與世無管
一日梁國公子銅鞮處士聞然踵門悅然相親曰先生倦遊
者矣祈有異聞先生不對賓請愈勤於是為論山中之物山
中之民叙山中之遺德詠山中之淳文二客相視而笑曰先
生唐相之家族蕃西京京於吾鄉駕財累程連聯高山見於
羣經茲其不言疑未之行試為先生陳之何如公子贊之處
上曰夫坤厚之勢猶一人之體崑崙為之首自首而下映於
地無復平地陵隸百國有陰山焉橫二千餘里北為戎狄
南為蠻貊之所治測中言之殆吾國之乾位斯天銅鞮曰可
也

地之形勢為最詳上正權星汗馬冀方墮青而自

安弱則真強起為名岳安為至剛
大河於楚東瞰北嶽其在旁其高也
登躡千里昂目而前望巖巖與夫天
也縹緲盤辟殆莫知其深也馳朔東
而左轉垂三月而見
延乎錫石傳曰東海之水不盡而此
山也吾莫知其所
極此其知言哉如彼大邦圻鉤壤連
如彼大川洲維浦聯殊
鄉異觀習乎所傳均然若鞞者曰鞍
山突然若鼉者曰鼉山
色黑者黑山形方者方山如此之類
名何可殫墨翟祭而
駭之黃尸被過而辨牛之難穆王升
由雀道而出世宗行自
大河而還孝明嘗登幸上黨郡章帝
以游至天井關孟德北
上紀維翰之懇謝公西顧引臺生之
端阮籍失路而
俊懷空而發嘆歸晉陽子
二板相濟之

時建都遷徙不常遠近表裏其險其
易春秋之前封疆既多春秋之後唯晉爲強大抵以兵爲阻
以險爲防守不敢弛戰不敢忘越至魯耳而齊相以霸一入
孟門而平公幾亡燕趙中山衛韓與魏或王山東或王河內
或王山西或王河外或城其隈或據其會或保作咽喉或持
爲腹心屯置有常阻山陽有常界跬步之例萬人死之復驅
萬人而地不少退如熊斯林如虬斯壑左顧右睨爪牙鋒鏘
乘馬薄人肝腦塗地以奉旗虜將而爲樂不無假息竊視每
以城郭從姬歌兒名珙重嘆不敢不獻雖欲藏之亦終歸乎
攫搏駭乎哉固嘗一朝之中一舍之間東四十餘萬之家乘
頭顱之山舉長平爲鼎鑊善壁荒城豆分棊錯今千餘年幽
陰寂寞此山之勢勝也當時雄豪迭指交質行野者非樂其

野逐獸者非卽其獸徘徊陵陸踰蹠躡草葦約六國耽耽九
道孰爲龍首孰爲天龍向背孰徙草木孰遷器械孰便器械
孰厚東西孰廣南北孰袤爲地孰尾爲鶴孰蜀孰方孰圓孰
孰孰牡衝輪孰敏沮馮孰懸孰利襲掩孰利藏覆孰此出擊
孰此入寇孰實徒搏孰可騎驟孰可啗誘孰可斥埃孰可接
戰孰可挑鬪孰最恐夜孰不欲晝勝此孰逐敗此孰救律道
孰止乘亂孰走孰要於邇孰閉其後記省在目陳說在口烈
彘結朝忿衆去就所過之邑鷙視狼吼詰無不講嚮無不偶
入軍則建旗鼓入朝則佩印綬以國試贖以民試手爲縱橫
家隨以此售鬪警遲速稱畫策當犄尾厲角恐渴讎構鬼神
不能窺其密賢後不能糾其謬中人注之利欲移將相之器
齊之或至或臣建勳立業尤顯則安後世則有決羊腸之

望此山之道改築 獨佔險以威天下 據族爲秦 帝王之謀
也 掘教倉之粟杜此 山之阨距飛狐之口 守白馬之津徒矣
下知所歸者 屬食其爲漢高祖之謀也 踰此山 入於大嶺
積之衆殺謝躬於鄴 以收復天下爲心者 漢光武之謀也 濟
河傳射犬之衆還軍 教倉屬魏种 以河北事 然後西向以爭
天下者 魏武帝之謀也 進據武牢 扼其襟要 俾竇建德不能
踰山 入吐黨 救河東之地 而卒以併天下者 唐太宗之謀也
徐思以魏亦吾之近 潘北壓燕薊 西臨順檀 龍裏控外 聯區
接袁州 開其隅 邑䟽 其間衝而爲壘 缺而爲關 有朝歌內黃
黎陽之支 離有五原 高平 廣民之依 攀前規 成臯 逆嬰 邯鄲
收 妻 性 趣 駕 之 威 宰 簪 笏 假 轡 之 官 大 城 望 之 如 雲 小 城 夾
而 金 宇 各 負 城 勢 熊 驥 應 蟠 宿 貌 狝 之 倘 佯 時 駕 粟 之 噉 坑

此又其山古今因人以明效者也偏隅之稜蒸鬱成象或爲
樓閣或類亭障下利墜闢其土白壤穀備五種類粟豐稌以
陶則不竄以牧則易長駢駢駘駘駘駘駘駘駘駘駘駘駘駘
白類奇毛異骨駟駘駘駘駘駘駘駘駘駘駘駘駘駘駘駘駘
散或就飲以羣在秦青觀之而目眩造父達之而使瘠者
邊風夜號寒氣朝蕩木葉盡脫川原蕭爽挺逸彩之駘駘駘
雄心之僞儻分騰而郊野暗聚鳴而阮谷響最下者蓬播載
士日中而馳百里風臆筋探蒲扶後何止乎蹄間三丈馬
之所施險之所依有德者然後能之其或守之不以道用之
失其宜則二者在所爲盜賊之資司馬戾告晉戾以先王
之不務者非集之也而具起言商紂之國志有激於當時何
則言帝處先零金城而終貽漢惠武帝倚元海并州而俄傾

自後魏曜石勒魏季龍元魏高齊諸符蓋容呼在

提蓋占戎或屯於定襄或保於居庸或建都鄴下或渡軍
中或改元離石之北或僭號沙河之東胡塵一踰三關遂
長安之城洛陽之官搖響長驅傳國都而扼蹤暴衣寇於
滎京客宗廟於妖鬼更帝迭王抑爲盛衰其四方簡冊不可
得而書者凡幾戰而幾攻由是觀之爲彼君者始之失一朝
遂使天下之人親戚離散一百二十六載挂性命於兵鋒此
又當世賢人君子登高慮遠所宜追述爲萬世深誠者也當
彼之時國中窄而山中寬天下危而山中安外檢人苟容以
盜官兮內詰歌乎考槃外吁嗟愁涕之辛酸兮內遊鹿豕其
方歎外窮奢極侈以相殘兮內交讓乎瓢簞外仍權籍劔以
銜寬兮內樂天其盤桓仁智所依仙聖其迹其動如龍非迅

雷烈風不起其出如鳳舞醴泉甘露不食服皇媧之妙道藏
補天之神石或餌朮而採芝或吞陽而嗽液或自耦於焦劍
或偶懷於老易引公和之餘韻振文舉之歸策堊王二老猶
自輕之士壺關令孤殆多言之客至精元以友造化精餘尚
足以治萬國此其山之隱逸也卽以仰之首名歸山吟管行
餘巉巖孱頽曳泉紳之飄飄東雲衣之廻還積泉精於寶鏡
慘靈氣於天丹盡秀霞之朝覆豁光怪之宵環其金則銀鑑
鏤銑鐙鏤鏤其玉則瓊玖瑋瑋瓊瑋瓊瑋石黃綠而青碧
珠玫瑰而木難餘擢石脂之硨磲赭堊理長之爛編陰映定
倚穹注蟠聯絲絳甌緞鉛鹽銅礬備先賦之不名距三方而
祖繁復有紫沙黃露神鋼是取逗落液於庫澗萃堅英於窮
土喬崑尤之遺勇回歐治之靈顧下分擅乎百源上夾輪於

六...其山之寒...也其鳥五色...生...如...
...星精响...利...卷枯荆...趨...往...青...木...
...水止則...鵝...類...可...名...狀...
...馬尾聲若鐘磬以出爲瑞赤虎文豹黃熊封豕...
...行搏生...草則紫團之...母漏...街...
...烏牛...豹足龍沙虎須赤節紫荷如雷...胡雲英玉支解
...蒼鹿...鶴...彭根屈...天...芳...或...
...或冬...暑枯或珍傳太一或用講史區木則有榛有栗其
...其...篁...懷風桃李成...柳...楓...檜...思...蕪...梓...漆...
...檀...紫...檉...槐...棗...棠...榴...棗...梨...陽...榿...桑...枌...榆...松...檉...交...
...唐...陸...身...緣...中材...資...療...肌...松...栢...千...歲...金...石...麥...
...之...蜂...落...影...千...丈...之...溪...孤...幹...直...出...百...尋...而...後...脊...棧...遠...而...望

焉或如翔鸞或如蟠螭其大蔽牛其圓中規參差欄楹下陷
百步猶樛曼而相羈公子矍然曰陸產之盛僕知焉不若是
之詳也且聞之漢甘泉肇於武帝唐含元建於高宗或決事
其上或受計其中始用材之有餘終興利於無窮陛下臨御
以來四十餘年未聞園苑圍之觀土水之工尸賸朱緘之飾
詔五歲而一易服玩帷帳之具雖屢補而尚供四方黎元自
覆怵然咸願獻力京師進嬉皇躬聽鐘鼓管籥之音瞻車馬
羽旄之容儻有司因億兆之心率慎衛磁梓澠滄歸之人披
爨薪伐空曠踐新甫之栢簡徂徠之松激春澗之轉臺扶丹
雘其末東經營庶民作爲新宮以壯闔乎中區以購曠乎九
壘高闕秘廬侍從兮蜿蟺翠幃黃屋往來其冲融追三雍養
禮之法申其孝慈復延英訪同之迹考其邪正更取士之與

法若久官之新令明刺舉初祖之典雖有 則異日之政
長廊翼其兩旁左遷天下經術辯通之士 以爲議郎居講
廷煖離之義補百司之闕出委觀民決獄之事以信其所
右遷天下材勇溫恭之人以爲衛士居講司馬軍機之要掌
諡門之禁出委偏裨別邑之任以觀其所莅興利如此顧不
爲偉哉山日以財貨日以通衆庶習知勿爲牢籠欲發者發
欲夷者夷盡者捐者剝者斷者烹者殺者繫者戈者四時蠶
登首民所同庶寶之淪幽萬模之紛紜雕屨形製羽毛甲
弓矢鏑標之材與馬骨革之倫被服織華鼓鑄精珍三卡
一歸於縣官寧有聞子富而父貧興利如此顧不爲偉歟公
子再言處士再恩之曰公子之惠亦云善矣且民可與樂成
不可與慮始况乃三晉人號沉鷲孕鷄火之流烈感斗極之

勁氣瞻顧端巧手足便利蔑淫盪狂厲之感無喘夜戰疾之
聚專思慮而喜任俠貴然諾而多慎伎重淪姦多之化孤守
而莫變由滲唐虞之澤彌久而未墜平居之際以氣義相親
馳馬射歌以爲樂投石拔距以爲戲悲歌慷慨以據其鬱於
誇功名以見其志自古受命之主不先得其土則先得其士
不得其地不足以控諸夏不得其兵不足以威萬寓粵天寶
失機之後事繼近而不復言而五代不綱之時其迹甚明而
可法護朱梁失守則晉人南下而急攻河陽師厚不死則魏
博六州據山口之路莊宗之禍由鄴郡而起清泰之敗緣上
黨之助蕃戎陷相而石滅鄴兵過河而劉去或羣盜乘隙而
竄出或前軍自此而先渡河東之舉昧李驥疾度控孟津之
衆世宗之征預車駕倍程有南平之遇可畏也如人懷心腹

難去也如木受根抵之毒故活太祖皇帝之興也踐祚
親平澤潞念賊失仲卿之節不西下而直趨懷孟而表
河內拱之言速濟河而擊其未集離定賊擒其非之對拜登
無難色李氏之深論如洪波薄江借海以爲力水靈震空鳥
電而俱赴交廣閩蜀之區淮海江漢之墟疆矣疑玉襲頓編
疆於上稱臣冠佩聯雖天命之所在亦云感之使然其勢
如足潛藏太原謝將休戎十有九年太宗之擊俄也指師爲
林檎糧如屬石噴之應刻崖處之堅躬擐甲肯窮鋒易該
畫及圖智大師爭先屢之以天下之靈燦後始能破焉迨我
夏宗撫養其人留輝授閩南之師促使益安陽之屯許龍慶
之道和教猛將之陳軍以至陛下仁風德澤扶導長養時人
寸春賦不聞竭其財力未嘗疲其身慮辦者不仰給使運衝

之謀尚勇者不知收城奪邑之勤室家熙熙老於菟窟如蒼
虎者不與之全物貴先至者不導於一津蓋奈何台之源山
觸驚猛而爲勦擊之怒心鑿鑿疎矜若南園之茶海濱之鹽
予百良民化爲頑兵或兼飲而聖輔或漢特而貪發始違罪
而羣亡終盛氣而橫行鎮之會員則東有所驅民列之大殊
則民轉相震驚陸機謂興利不是以精害焉焉孰德委子曰
不然古初生民禽獸雜居無禮法以存食無衣裳以被軀粟
聖哀之修其所無鑽燧取火鑄金於鑪鏡以鋒刃俾持以趁
逐其蟲蛇剝其室廬列木爲屋編羅爲衣剡木爲矢設木爲
弧以飲以食以收以漁服牛輅馬紡績饁勸後王因之迄今
以娛安有至治之世導民以利德澤取之是虞太公封齊熊
罴封楚魚鹽之業山林之祖必一得之民也如燕不穀十年

高彼諸侯之國民且守法豈天下之廣人或敢侮調
有百里之籍出入視保伍之名倚之守令之良讓以使者
之策蓋建隆初興通餽之役集今日之政姑息而艱行是有
不復舉因民之利四方無時有可勞之氓弗卹所治之法
可知而已亟此禁山摧海之圖疑所思之未明處士曰君不
聞天子之建宮乎厭江陵之魂幹空鄧林之巨樹山鬼見榮
而燻燥坤后斥繼而容與青帝執規白帝司矩攝離朱之魄
覩真嶽經拾倭藹之神明其斤斧裁魯鎮以爲址判湘嶽以
爲礎趨步而龜鳥正叱咤而虹蜺舉星覆重寮雲縮萬堵塗
以齋赫甃以甃土華薦金石之美梁修牙角之賦揚瑤琨與
織貝荆碧丹而箇輅蒙羽之織綺澗瀍之棗紵優尊而百禮
六樂並國則東房西序邦賄豐息寧主是耶公子曰嘻上方

東被於流求西薄乎羊同南暢於訶陵北愔乎空峒積犖爲
窟填貨大農天人之交何求而不克徒念羸懷之域三河之
衝滯斷于滄溟背樓乎大戎齊楚既越魯鄒巴邛轅有所不
適機有所不通重兵之常處列城之所宗將帥之治守詔使
之過從壤地所生衣食所庸不疲其資卽疲其力不出於官
則出於農帑焉而乏府焉而空或驕陽滔雨之災或戍發備
河之達流離其民易資梟雄或陰會於朋仇或權理以成亂
放先諸權俾怡其衷禹散歷山之金而贖賣子之衆湯鑿莊
山之幣而救無糧之凶非先君不足以說士非首衆不足以
就功如彼泉源我發其蒙如彼委藏我啓其封設坐視天財
而不知發猶有此民而不以爲兵徒示二虜之涵容處士曰
知其一未觀其二琉璃之河華林之莊晉書臣民今委棟

聖學施乎能乎矣。收燕樂胡。德陽承。三。道之師。直。歷。曠。柔。
聖。虎。北。石。門。四。疑。之。勢。非。輕。軍。發。弄。夏。之。東。穴。出。奇。道。斷。割。
奴。之。右。臂。二。客。歸。神。說。八。邑。相。不。平。抗。秋。棋。起。質。於。先。生。先。
生。曠。然。而。笑。適。然。而。興。曰。坐。吾。告。汝。夫。有。對。而。弗。取。無。道。者。
之。言。也。取。而。不。以。先。王。之。制。無。法。者。之。言。也。二。者。吾。聖。人。之。
惡。惡。不。順。乎。冬。夏。不。相。乎。陰。陽。禽。獸。之。於。暴。貨。幣。之。誅。處。不。
釋。而。源。枯。不。禁。而。山。傷。逆。於。天。元。降。為。災。祥。則。雖。傳。道。之。人。
豈。容。無。贊。哉。古。者。大。德。大。功。之。人。天。子。尊。之。公。侯。之。爵。疎。其。
奉。養。之。方。功。厚。者。享。亦。厚。德。長。者。報。亦。長。推。之。四。海。之。內。夫。
為。公。卿。當。為。牧。伯。盛。不。過。數。千。處。地。所。有。人。民。務。盡。其。實。易。
庶。其。財。易。當。然。無。非。天。子。之。獨。恩。焉。蓋。天。下。皆。樂。其。有。以。此。
其。說。賢。者。勉。焉。以。修。其。業。繼。者。繼。其。德。焉。而。無。敢。望。其。

志於... 金... 劍... 焜... 以... 綉... 以... 雕... 狗... 馬... 棄... 齊...
民之食飲與妻媵士夫之衣裳宿昏祠葬驩敢紀綱通吏買
法陰滿墜累其憑荒負險之民擅彌山格野之疆諸奴如兵
占田論辨至連蒙寇者攸眾寶龜藏甲者為常罪竊徒史私
為之視察尋... 夫公隨之奮攘是天下山林之樹除公...
之賦守令吏... 略有常制每郡每邑宛轉靡遺輸... 矣而...
王... 禁相師極欲為... 怒... 而川負笑斧而林... 孰察... 諸...
制水火之遺製孰恤乎... 堅... 而直之所宜積之... 多而... 備用
殊寡舉之... 遠而民資自... 害... 者售之益... 輕... 者... 而... 愈...
警窮原... 之饒而... 膏... 之... 乃方乃州或... 或... 饑... 民... 涉... 為
笑而被反為宜從是其... 屢... 併... 之... 不... 取... 益... 令... 悉... 籍... 藏... 租

隱地之無疑南方諸山非復昔時鬱鬱者愛而木履覆而顯不
滋迨有千里不毛裏餓莫支是天地陰陽晝夜長養猶不能
以充其欲則吾民何負獨爲狸而畜豨蓋馭民無予奪之政
厚生無發藏之期萬物失由儀之道四海廢崇邱之詩或者
縣官列膠幹皮羽之須營棟宇舟車之材且司之以歎咎下
撓之以追催索之於邇則此既莫有求之於邇則曠孰能來
方此之時時耆之家驩相比朋固所以制首難之命期年而
纂其業更歲而竭其財如是不足以饑寒怨怒不委於溝壑則
聚爲盜賊非此二者吾不知其安所爲哉始於傷財則終於
害民察其蠹屬緣因乎亂俗故國家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
之圖錄雖增田三書四萬餘頃運減賦七十一萬餘斛由是
言之土地財利名制物取不周先王之法其爲弊也民失其

平若之何而經獲高者愈會而辨純不許者抵禁而獲和
刑罰日增裁奪日積蓋兼并之法不足以致政制度不立不
足與言抑禁錫存者米之說賤肉有愛牛之意此言雖小可
以指類事爲之注物爲之制數器之得非不多也先王禁之
以其傷生原蠶之利非不博也先王禁之以其害氣暴糞陸
燕本不中伐用器不中度禽獸不中殺鬻於市者執而有罰
不以其時不順其教捕一禽折一草謂之不仁斷一樹伐一
木謂之不孝公卿大夫羣士黎庶居室有品器械有度車馬
有等衣服有據飲食有常味人徒有常數戮民不敢服讎君
子不履絲屨爲農者不得爲工爲士者不得爲賈天王之尊
也台園籓惡其盡物諸侯之貴也殺牛尚戒於無故小數暴
越大豈容首草木鳥獸而舜以命益水火土穀而堯以任禹

名山大川縱封國而不勝至其漆林獨二十而征五著於後
王修之愈明典之於天官圖之於地縣任之九職之事辨其
五物之征主山而有虞王林而有衛中士下士贊其政令府
史胥徒頒其所行豺祭而弓矢陳華擊而尉羅與司險達其
道路山師辨其物名鷩獸在前穴氏火物而誘之出阱獲鹿
設冥氏伐鼓而使之驚然後萬民隨之詔焉以程斬材者有
期月竊木者有常刑至於金玉錫石非人之專取犀象麋鹿
角人之所登率避其孽育以待其豐成必以其時素王稱其
大順不可勝用孟子陳其養生貴賤有差六器五韜之資民
得而無所用興造不妄五金六材之屬民用而無所傷禁發
之有錙重輕之有常天生時而寒暑奉地生財而水穀異類
以食養以谷澆暴暴如山岳澤澤如江河山出穀穀如

惟聚應麟鳳凰追前世之盛被於此時以吾君之垂以
王陶唐之二宮姚虞之總章商人之重屋周人之闕堂雖鳳
省耆耆愛惜朝夕期有以必觀也予之言曾何足今於漢唐
陛下慈仁如天廣厚如地任臣則勿疑聞諫請必喜賞罰不
濫切愛乎民命祭祀馨虔勤交乎天淵雖民之與難守臣不
知而知之甚詳克己之誠在茲來論者而行之甚易至若五
帝憲老之禮三王觀鳳之制六典察官之法三適進賢之制
慮有司不得其術不患取瘠之不符慮臣下不舉其職不患
信任之不至今也輔相大臣左右良士重君子爲臣去就之
節思古人得君功烈之致施以善俗爲本學以力行爲貴若
朝廷不以先後持其嫌守藩鎮不以內外疑其勢同德一心
竭力協議阜陶謨而矢契稷之業伯夷讓而仲夔龍之志以

共察天下之善不使有蓋虛驕士之黨以共收天下之傑不
使有妨功蔽賢之吏以衆人之耳爲耳聽衆耳之疾不聽以
衆人之目爲目視衆目之所不親授百司庶事於吏而聽其
成績委二邊軍賦於將而責其邊治法制素具東南旣饒天
府宏壯訓練有時吳越皆霸王之兵朝令乎西西納十四州
之地夕使乎北北歸十三州之城軍無懸之以至健曠然載
之以不傾伊洛之水盡乎其前漢夷畏之驗黃河之流邱垓
之山質乎其旁戎夷阻之甚太行之橫與其遼遠功於一山
增粟糴之弊牽危疑於往代沿因循之名使王者着之與百有
餘年神聖在位而仁愛之澤獨未及於禽獸草木曷可同世
而語哉二客離席踟躕媿謝不敏請爲弟子旣而少進日問
早則得阜民之法問治由身始之爲道者將大有爲之

後臣者有不可得而臣者今山之隱逸亦如是而後
日農可得而知也神農之於悉諸黃帝之於崆峒顓頊之
於壽門禹辛之於柏招帝堯之於務成帝舜之於尹壽禹之
於圖處生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鬻熊武王之於尚父周公
之於觀叔齊桓之於管仲然尊德樂道說者如此也吾觀之
彼數子者之心將如是而已乎莫可得而知也三客恍若自
失再拜而罷

石樓賦

明何景明

石樓先生既捧檄於外臺將命駕於中州乃假道以省乎高
堂馳太行之阻修展其曠懷慰茲遠遊覽山川之如故訪風
景於石樓念舊遊之所在舉壺觴以優游遂與客沿清溪跨

絕澗控天梯，鈎石棧羅羣山於膝下，挺層臺於天半，撫千載而孤燈縱，蕩戶於一躬，此其大觀也。而重峰結翠，簷牙之澗薄也。疊嶂迴遭，峭垣之連絡也。列岫吞吐，戶牖通也。樹色渺蕩，施簾櫳也。若其璇題約月，畫棟承雲，乘長風送斜暉，霏霏霧冥，鬱乎氤氳，橫披風雨，側通星辰，又晦明之相因也。詩而窮八極之表，九垓之垠，高寒冽乎肌骨，寥廓蕩乎神魂。已而嘆曰：是則天下之奇也。彼麗譙齊雲，并幹落星，極匠士之工巧，被人力以經營，貯綠竹以待夜，豔羅綺而嬌春，及其盡也，莫不華落聲沉，墻頽基湮，向之靡麗，雄傑悉風散而波淪，此不可辨於大八也。曷若茲樓根於凝成，肇於鴻濛，天造地設，萬壑神功，丹雘不御，斧斤何庸俯兮。無極仰兮。無窮日月之

奇蹟，乾坤之所新，慷慨闔闔而

不聞等古今而回榮客曰

亦知夫心乎遇則重不遇則輕故濤以龍而靈山以仙
而名義精顯於三蘇龍門顯於二程盤谷托昌黎以不朽匡
廬得六一而益尊吾今始知石樓之遇觀其峴巘隱顯即德
之深遠也披披閱間卽才之高贗也旁合而獨起中立而崔
嵬乃其巖也萬仞壁立乃其直也四境俱通乃其聰也笑元嶂
嶂曉通空乃其器之宏也白露飄飄芙蓉碧霄乃其出塵之
清標也龍虎交蟠鳳凰雙攀羣峭互出紆綠流丹乃其文彩
之翩翩也至其所積之久所培之厚則又仁者之壽也况君
子之所愛或假情以自寓或托物以自省離合而形忘機會
而神領豈徒恃竊嗤以誇奇詭清絕以炫景耶於是攀翠磴
及瑤巖玉巢棲鶴翎柱擎仙洞雪積素山月連娟排石窗而
撐欄戶風吹極而言旋但聞崑嶼風生萬籟始覺天高水清

山空谷鳴醉下白玉車竹立清霞
燕謁帝圖
於太清

華山賦

常倫
子五

山形亶石色磻驅神兵加斧鑿儼乎大境之開
寰宇寒玉之削維一邑之崔嵬鎮三晉而素
簫極萬仞之盤旋雙五峯之
流車疑天上之飛仙遺袖中之華鬘以天
草爲穎毛化現池
爲壽盤石立人形崖崩虎攫怪怪奇
奇磊磊落蒂東則沁河
西則山環其中萬頃一碧泛綠浮紅波
搖明月浪拍長空可
濯足可釣可浴兮可風一瀉千里
真竟其窮南則小山玉立
巖巖若良嵩黃沙崖半翠栢成叢
乾坤秀氣造化神工
武夷兮丹山碧水分太行兮怪石危峯
若紀計之有盡雖九重而無功於是
自西而望則雲林縹緲有山禽
盤煙霞出沒光景

爲筆也鳳鳥有感麟獸就殛隻字寒寒旋言書神靈后賦
天王黜陟此春秋之所以爲筆也雷奔龍騰歷蹟懸空滿兔
兩山鴻飛西適出入有神迅速兼覽此筆盡之所發爲筆也
實核事工褒賞貶的一夫所言萬世所適正人直書絕惡如
觀此史氏之所以爲筆也今先生名著於海宇望隆于公卿
筆端霜擁筆陣風生叶胸中之錦繡煥筆下之粵嶼驅海海
兮現滿頭星斗今文明國將以經綸之大手寫天下之大書
而晉之山名爲筆者又奚足以爲先生之經營哉雖蕭蕭
始號古以別名後之因之是則是滉或趨夫山水或扁夫軒
亭說桂亭詞筆美於詩人而翰墨緣小子之何議爲先生
自許畫鏡字聖之徒嘉嘉若一號之稱情翰筆山兮何幸哉
英人於儀禮乃敬曰謂之太公筆山仰高墨少難題也先生

山而... 亦起而歌曰... 心高於... 號予之號... 子之宜... 良有得... 兮我... 之... 飲... 月落... 尊空... 客去... 卒... 先生... 筆... 而... 勢... 而... 操... 鑿... 有... 得... 於... 高... 山... 流... 水... 之... 調... 也

前析賦

李成

天地吾不知其何所紀極也六合之遙八荒之浩十州之重
五嶽三島環元流長炎元縹緲生祖風麟聚窟相靈蓬萊
丈海洲矯矯東岳西華恒衡嵩表足之所不經目之所不
想像之所不成議論之所不擾惟此十大洞天玉皇居先正
壁之上析城巖然載在禹貢經典名篇生斯長斯胡默然而
不彷彿其一詮其爲質也縣崖矗立四壁峭堅猿不能上
不能攀其山之頂壘爾平川寸木不生藥草芊芊徑四則

千里之陌阡星列碁置龍窩蟬聯散散整整巨巨細細參參
合合派派洩於彌漫草色之中焉有千年潤之山腰石無一
乾之海眼泉泉之清也者質質澤澤如鏡光秋月不用分毫
膏膏對物則妍媸美惡罔不纖毫畢見於其前其濁也陰
霽霽混混池池靜如勻晦禹甸數頃平原動則濤奔湍急電
擊風旋萬枝洪波白浪掀天是誠蛟龍之所出入靈仙之所
宅潛六事之責桑林在乎其東偏成湯之廟立於其巔呈焉
致禱禱則興雨邪綿以是取水者三百六十千墜奔馳而不
轉乎變山遠水崎嶇跋涉之維艱南至於南河之南北距水
原之邊東極東都西抵滄關罔不陳牲設幣爲之至正而香
爨有宋熙寧前後奉旨殿宇岬岬并聖鑲雕三百餘楹黃瓦
羽客越百餘丁迄今廢貌雖圯大殿重燦功集於存於太

先生雅言揚水鼓角齊鳴 絡繹遐遊致懇以
我為四顧山光粉盼匝地鳥語花香明晚上下天好其傍雲
氣下飛山烟上徹氣氣撲鬱而興致為之超絕因歌之曰網
罟鱗鱗山川滋溼維彼耕者罔使不給若夫朱明入夏盛暑
炎蒸鑠火流金揮汗灑洋僵仰石磴策颯風揚如瓊草琪花
玉露瓊床赤日行天午不知烈烈之難當因歌之曰薰風南
來願分其涼蘇子之咏切不可忘及其脫葉秋山金颺應律
青女揮霜織唧蟋蟀螢火之光斷續星簇因歌之曰西成在
望稔熟異數誰非赤子念彼不足省刑之月威尊典重罰不
可濫懸不可縱至於嚴冬凜烈六花皤潔狐走鴉行梅花竹
葉虎嘯巖頭鶴啼斷業煮酒臨峰與客對酌飄飄乎如羽化

而登仙者後先爲之一轍因歌之曰胡然而風胡然而雪
積之施皆可隨分自將而各致乎老安少懷之豫悅果其然
也能盡乎數者之襟期庶可爲遊覽者之豪哲

後析城賦

李咸

戊春正月十九日積雪凝山而明庶和暢廣文許天璣先生
突至招遊析城予曰噫竒甚矣雪擁迷離而曰遊山噫甚矣
竒先生曰不不吾欲探竒而不乘竒時歷竒山竒水則山水
之竒不竒遊亦不竒且吾輩舉事欲止則止欲行則行倘步
人之步趨人之趨不能獨出意見烏覩所謂丈夫氣骨乎子
何何嘆其見乎行矣遊者豈畏雪乎且罔遺厥途竒具而優
奚盡之不富也予曰誰發唯命乃率役從四人離村而進二

旋風轉而二巖中有風洞人以木石投下輒解

前三日風出五口則五日風出之聲大則風大出之聲
小則風小是誠宇宙之一奇觀也過此越層山登峻嶺危巖
下壑深窄陡險攀藤緣木山盡而水見泉名曰煖雖感寒屢
冬水亦不結氣蒸蒸勃發直與春夏之烟雲鬪勝可不謂奇
乎乎而南折行二十里許曰鐵盆嶂由山直上爲道羊腸
約三里許有龕龕上有厓厓壁立萬仞峽壑中有水如珠
不溢卽遇祀事汲數千人亦不少減蓋後唐洪密禪師成道
處也噫奇矣尤奇者轉而西南豁然照鮮其色改焉如赤城
霞起紅映林田如公瑜屢兵江火連天如火樹之合銀燈之
叢爲之煇耀而燒煇地盡丹穴山抹朱顏其爲形也巉峭其

巖嵒峭嶮刺投巖巖鬼不與他山之鑿鈍爲緣如細柳之房
動戩森嚴如早朝之笏鵠序聯翩如五指之峰交背而前高
平驟處巍然巨瞻令人手不及指目不傳曉從者曰此千峰
也盤亭之奇之最勝者也因縱觀奇勝獲觀先君子手澤於
盤嶂諸境其所撰所書如了凡和尚傳三和尚傳修鐵盆嶂
記諸名公詩先生不勝擊節嘖嘖稱道低徊留之而不能去
無何夕陽在山止宿於水頭簷背茅覆墻盡石甃居然又一
洞天之奇矣明日循厓東上踞析之巔巔東南絕巖處曰南
天門南有九河北有雲間東有天井西有歷山迥然遠矚因
俯仰千古憑弔往事義舜之聖司馬之王柳后鄭相襄敏鄭
公貞肅之操此桂之坊李原兄弟科甲聯芳兩魚之貴三正
堂邱武之介鳳麟之瑞地靈人傑不盡論揚後有作者將

登高而眺長從者卒曰山之東巖有洞曰龍洞之六合皆在
龍所居者見飛羅雙車盤折中有大窟其色黑深寬則數丈
從未知其浚竭道路嶮巖縣崖危隄不敢相繼故陽鏡孟徒
生曰壯哉是僕傳奇於次與子偕遊盡此暢悅予曰不不天
下事聞者不如見者之實見者不如聞者之著且留其餘步
以待後日先生曰諾亦唯命令而知名不在山水在子能留
餘意以自處且能留餘地以處人也噫觀止矣乃檢點奚囊
錄子數言以歸

漫澤賦

國朝

白象顛

河西之賓適于河東問于主人曰曩聞夫子之邦洩唐虞
封之內以爲泱泱大國之倫也今帶覽其槩才如墨子著
耳若其山川物產之享澤風俗古今之易更可俾歸入傾耳

而悉聆乎主人曰唯唯僕將觀樓以對而思吾子之清強也
不勝敵邑肇自虞漁漢澤著名于戰國陽城更號于唐初樓
秦豫而肩聳跨燕趙而臂舒隔其形勢則掩山俯瞰于後折
城拱揖於前左帶沁溪而漾潑右襟畫嶼以巖巖砥柱王屋
峙東西之雙關盤亭雲濼列屏幃以千巒黛堯靈通之寮廟
白岩卧虎之纏綿或嗜岬而中斷或岸峇而纒聯其貨則石
穴之炭積如黑壤鍊非冶鐵爛發夜光以釜以甑烹飪唯良
鉛既分乎黝素土復別其赭堊爰制器而象宜亦塗墍夫丹
蘘石經火而飛灰黏無異於膠漆硫溶液而凝黃霜候雨其
騰烈咸五都之市所必需而軍國之籌所勿缺其木則桑楸
桐檜榆柳椿槐榭櫟偃卧乎空谷松栢挺拔于巒巒
以交亞葉掩露以繁影干青箐而亭亭直上

行其美則麝香五味蒼木黃精等藥藥本益母等木香
擊于峻極何者懸卧於崎嶇蓋殊形異彙而不獲彈
也封域之內則原隰墳衍阡陌綺錯黍稷油麻菽澤
張鷟大之欄戶軋杼柚之樂此有耳者之咸聞而具目者所
共觀若乃古今易制風俗迭移月異而歲變通趨而就卑敢
因明問以竟其辭夫其殷遙遠古遐哉邈乎莫得而考稽也
亦嘗讀茲黃髮之詔質諸掌故之遺有明中葉成化宏治暨
聖代作渾噩冲夷兵革式偃野畝被樓父誨子以原樸夫
室以勤劬弦誦必夜籽耨維時闔閭中宵而弗銷賦稅願
而不知野老絕跡于城市戚故契澗於往來當是時也
鷓鴣剪土蠶無飾士有溢困女有贖帛務本力田節餐積學
翼之靈雉生茨詰原襄敏算籥藍樓退既亂於未萌楊苧

茹藥飲冰嫉貪婪以如螫爰備棟梁爰儲案牘守樸茂之趣
規保元氣而弗餽農服先疇士食舊德務儉嗇以離齷留啜
風于蟋蟀隆萬既降戶實家殷物力既以餘裕儀章寢而斷
輿輪奐高明而美侈冠帶焜博以華文禮必尙夫豐溢器用
飾以竒新然而特和年稔猶可勉以逮其外形也漸乎叔未
益趨于澆統務徧乎里市貴介長乎惰驕奉逾適于精鑿處
務掠乎清高旭三竿而偃仰夜達午而號呶茗煮龍雀之味
香薰蘭麝之膏列尊羹于几案刻商羽于笙簫宴必遠羅六
珍錯食必大烹以淳熬君子暴殄于文物小人恣肆于遊邀
以放恣極貫盈棄稔禍招雨澤屢愆于地風烽燧直達于雲
霄奔出山谷疎餒啼號蓋十餘年所而後三三遺子始得以

天命再造區宇武紀恢疆之勛又致升平之德所貴
則寶唯穀賤求而重本懷忠而抱怒溥海熙熙四民樂業
三紀以來可稱太平無事調和玉燭者矣而不臆敵邑則
有可憐憂而蒿目者夫殫物以窮寵畢力以媮樂非保全之
恒事謀生之極則也曾去時之幾何而今彌甚于昔若夫設
綺席肆廣筵臚羞旨布琅玕狎獵金玉充溢方圓侍者呈類
中情情媚客賦醉而青歸主晞露以湛湛爾其燈宵寒食午
節中元爭比具競烹鮮挈觴棹逐後先男女妓服絡繹聯翩
致齋程蠶優紹便妍微眺流睇粉黛連卷及其春秋改節以
祈以報靡神弗舉靡牲弗效迎迓則舉國而出郊享賽則傾
囊而縱樂旌旒飄颻以蔽空珠璣錯落而焜煌鉦鼓徹旦以
舞樂焉唱喧闐而哮叫神醉止其未歆祝飲屬兮橫道矧夫

寒者跣注時尚糞穢樹羽幢幢伐鼓田田羌張侯而制正復
委乏以鉗筵藪錦駿之炫爛奮螳臂以空拳爾乃通化居質
有無等跬步于閩越履蘆葦于江湖屢偽紛其百出誠懲
以爲乎以是琳宮梵宇靡弗增飾緇衣黃冠竭來如織名不
占于版圖目饕餮以糜食由圻甸而南西田荒蕪而弗闢蓬
蒿蔽乎虎狼場園遊乎麋鹿耕者晨星之熹微用者泥沙之
委擲竄情優游日甚一日苟不卽于貧窶雖陶猗而莫得况
丁壯而單寒冀腹果而罔獲假水旱之告災詎自甘于溝壑
夫物極反本者循環之至理也永終知敝者消息之大義也
故達人識士觀江河之下則思砥柱于中流勿使泛泛如不
繫之舟任其溥蕩而不知休也今誠察天道之變揆人事之
愈返古更始改鑿易茲微游聞之躍冶裁奢靡之造端設

唐氏之遺風而不淫於子孫
有以睹乎厥先云爾河西之實濶然
君子爲柔紳玉計亦祀夏漆操之相談也鄙人姑識以傳焉

午壁亭賦

陳廷敬

陳廷敬

山海經沁水南逕陽阿縣東酈道元水經注沁水又東南陽
阿水左入焉水北出陽阿川東南流逕午壁東沿波激石
澗八丈瓔濤穀轉西南流入於沁水余村居近沁水而愛會
壁亭之名故取其義以名其居曰午亭山村今茲遠遊眷言
吾土乃作午壁亭賦云緬關河以聘望蹇淹流夫遠行異向
乎之遐尚同宗炳之幽情涉山川以延佇披酈生之水經
惟先人之舊業肇錫我以嘉名攬古文之奇字馳逸想於漢
流兮情淺午壁兮澗濤鄰猿鶴兮北山邈文物兮西京有

飛仙之稅駕無醉尉之呵行谷口兮寡勞勞之騁唱嶺上兮
多渺渺之吹笙亂牧兒之歸笛間樵叟之吟聲秋風兮
春草兮青青敵晨霞於極浦淪晚景於迴汀撫四時之
極憺慨而屏營考古原之遺封兮悲趙衰之舊邑歷晉侯之
故壘兮莽炎劉其相及慨茲亭之在所兮猶髣髴其未去
靈光之巋然兮晒秦關之角立古今何嚶廓兮咫尺其如相
接倚伏其何常兮盛衰其若濫嗟予心之要眇兮儻若離而
若合縱吾思於千里兮恙不知其所出入山間兮茅屋原上
兮遠邈臨流釣石倚杖柴門露松際之明月出岫中之閑鷺
柳梢遙而容與盡烟景於朝昏雖芳歲之已遠尚桑榆之

海會龍湫賦

陳國敏

...之遊...坤維之上游...
...兮條衆有於浮漚於時未明既謝白鷺晨飛青楓迴引舟
桂初揮詩詠杜陵之句聲入歐陽之扉雲翳翳以徐起...
...而餘暉泉涓涓以吐溜風拂拂而留去朝發騶於東郊夕
...芳於水曲憶枕流於孫荆同悲思于宋玉聊登眺以消憂
...徜徉以免辱歷幽巖而凝神灌心於而...足爾乃桂懸庭
...穿林涉徑法鼓風傳疎鐘竹應八樹鬱蔭五芝鮮淨想勝
...因以遺塵宗淨理而生敬雨花飄帝子之香迸水溼列真之
...乘石倪首而悟機狂克念以作聖瞻紺殿之崔嵬旣金樞而
...玉鳥乃蘭栢之繪靡亦山節而藻祝諸夫無情而有情觀世
...玩迹而滅迹浮屠絕業以干霄鳴鐸震天於咫尺若夫清澹

灑汗古澗沖融滲淫滴瀝激澗液滌雲錦散采於沙海之
窮靈揜映於沼沚之中漾萋萋之文符浸落落之長松
鶴而容與鳧雞頰頰而鳴嚙醴泉地出奇壑天開清
露香裊美於鄮醅窮源既通乎澤府逝流遂漑乎長
切則懷襄陵岳怒張則吐納風雷濺澗潰湍旋澆滄
臺而山立或排碧嵒而龍堆混萬形于一坎包衆象於
乃若天朗氣清宇宙澄寂微塵不飛纖蘿不折輕風
成文遊雲蕩影無留跡浣演滄淪困泣澗激恬鱗顯見
漉芳芷參差于厓側丈人曳屨以長嘯野僧振錫而高
招隱淪之什或發羈客之音一觴以適口半津以疏心
與之不盡慮入山之不深夫何思而何慮豈有懷之莫
天蓬與回輪於真淵之谷水助瀟瀟於金樞之舞

苑於通植集素

於中唐風羣成韻沉

管絃出伏遊

瀾淵藏混澗灑漁澹澹江洗標之以翠翳

之以浮蕙琴高

乘鯉而遊行青女臨波而靚妝豈羨沅湘以

濯纓徒悲靈酌

志任石緬彼江濱以遺珮還憐歲雨之祝

惟岷山其濼

亦盈科而激滯伊大塊之無窮惜測下於

轍哀有陸之須

更空歎逝於朝夕於是游目既過體適心

又無出有物

復元還自然之妙理齊萬彙以並觀同古

乃一致

以永年抽毫命楮是用辭歌歌曰金風起兮

河漢清冽原

數城顯帝則兮民之生適余懷兮長天

歌永乎